ANTHOLOGY OF MODERN HEBREW SHORT STORIES

现代希伯来小说选

徐新 主编

קובץ ספורים עברים בני זמננו

AN ANTHOLOGY

OF

MODERN HEBREW SHORT STORIES

现代希伯来小说选

徐　新　　主编



（桂）新登字03号

现代希伯来小说选

徐 新 主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2.125 插页2 字数261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册

ISBN 7—5407—0897—1/I·636

定价：5.65元

序

徐 新

众所周知，具有和中华民族一样悠久历史的犹太民族曾在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学。以《圣经》为代表的古典希伯来文学被公认为人类古代文学的巅峰，这一“世界上最幽邃神奇而富于魅力”①的文学不仅是古代犹太民族的骄傲，也是该民族对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历来受到各国人民的珍视。然而，由于犹太人的特殊历史遭遇，希伯来文学在相当长时期内出现了衰颓、沉寂。18世纪启蒙运动在欧洲的兴起，给犹太民族以极大的影响，以东欧犹太人为主体的犹太民族在文学领域表现出了新的活力，他们采用犹太民族在流散时创造出的意第绪语写下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从而开创了一场被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称之为“新犹太文学”②的文学运动，为世人所瞩目。

不过，希伯来文学并没有因意第绪语文学的兴起和繁荣

① 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② 沈雁冰：《新犹太文学概观》，《小说月报》，1921年，第十二卷第十号，第60页。

而消亡，相反，随着犹太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认为使用有悠久历史的希伯来语进行创作是保持犹太文化一以贯之的一个重要方面，犹太文学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纷纷开始使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特别是在希伯来语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得到“复活”后，希伯来文学更是得到了发展，终于形成了人们称之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文学新潮。今天，现代希伯来文学已经成为以色列的民族文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和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优秀作家，越来越受到各国人民的注意和重视。

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中华民族对于古典希伯来文学和意第绪文学并不陌生。在基督教传入我国的同时，以《圣经》为代表的古典希伯来文学就被介绍给了中国人民。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对古典希伯来文学有过相当高的评价，说它“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以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未艾。”①

意第绪文学在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时，由于相当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先驱的努力，也被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茅盾、胡愈之等著名文学家不仅撰文评论意第绪文学的长短得失，而且还身体力行亲自动手翻译介绍了相当数量的意第绪语作品。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小小的“犹太文学热”。现在回忆起来，这段历史已经成为中犹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已有一百年历史的现代希伯来文学却基本没有介绍到中国来，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

---

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卷，第64页。

少有的一个“空白点”，致使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界、读书界至今对它仍感到生疏。在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的今天，研究和介绍现代希伯来文学显然已经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和翻译出版界所面临的一项迫切而有意义的任务。《现代希伯来小说选》的选编和翻译就是这一努力的开端。

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开端可追溯到两百多年前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以前，希伯来语一直被犹太人视为圣语，主要在与宗教有关的活动中使用，例如用在研读《圣经》、《塔木德》等圣书上，在犹太会堂中举行宗教仪式上，在撰写宗教哲学书籍上，在处理世俗问题上则很少使用。

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一部分犹太作家开始用希伯来语进行非宗教文学的创作，一大批世俗作品开始出现。由于现代希伯来文学从一开始就是犹太人世俗文化复兴的一种标志，因而常常被一些正统犹太教徒指责为对圣语的“亵渎”，是文化上的离经叛道行为。

不过，早期出现的现代希伯来文学，除了诗歌以外，大部分不是非小说，就是以小说形式出现的说教作品，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此外，尽管它所使用的是希伯来语，然而，却是二千年前犹太人所使用的圣经希伯来文。由于犹太民族的独特历史，被人们称之为“圣经希伯来文”的语言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自公元70年罗马帝国用武力消灭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国家，犹太人开始流散四海以来，希伯来语便遭到了厄运，逐渐丧失作为犹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彼此沟通和交际的工具的功能，因而被人们称为“死亡”的语言。尽管它不像中东地区其他一些古老语言如腓利斯丁

语、埃多米特语那样从人类语言舞台上彻底消失，但到了18世纪，它已基本上成为一种“书面”文字。它所拥有的8000左右的词汇量是没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发展的需要的。用这样的语言来进行新的文学创作显然已经捉襟见肘，难以写出真正反映现代人思想和社会的作品来。

不过，以对其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笃信和固守著称的犹太民族对其语言的眷恋也是执着的，当19世纪犹太复兴运动开始兴起时，这种对本民族语言的执着眷恋导致了一场“希伯来语的复活”运动，在后来被誉为“现代希伯来语之父”的埃利泽·本·耶胡达带领下，在短短的几十年之间，这种“死亡了”近1700年的语言终于复活，为数以万计的人民所接受，成为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日常使用的一种真正的语言。犹太人祖先创造出的具有光荣、悠久历史的语言终于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进入了现代语言的范畴。希伯来语的复活不仅表现了犹太民族的再生能力，成为犹太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还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出现和繁荣奠定了语言基础。

本文在这里用一定篇幅谈论希伯来语的历史，主要是因为它涉及到对现代希伯来文学肇始年代的界定。人们目前在谈论现代希伯来文学时，主要是指希伯来语复活以后犹太民族用现代希伯来语进行创作的文学。如果我们把本·耶胡达携妻来到巴勒斯坦，决定除非使用希伯来语，否则彼此之间不进行语言交流的1881年看作现代希伯来语的开端，那么，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发端就应该大致定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鉴于笔者倾向这一观点，本小说选的选材范围也就自然限于这一时期以来的作品，而不包括这一时期以前的任何

作品。

如果我们同意以现代希伯来语的复活作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的起点，那么，现代希伯来文学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现代以色列建立前时期和建立后时期。以现代以色列的建立作为自然分野，是因为现代以色列的建立使得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现代以色列的建立使现代希伯来文学成为一个主权民族的文学，从而为文学走向繁荣开辟了道路；二、在现代以色列建立后，由于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能够自由地、不受限制地移入这块犹太人祖先牧过羊、立过国的故乡，以及以法律形式规定希伯来语为官方用语，使得现代希伯来文学第一次拥有规模较大的真正读者群。文学终于找到它的归宿，接下来，便是不可避免的发展和繁荣。

现代以色列建立前时期　这一时期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特点是文学与犹太民族的复兴运动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兴起于19世纪末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要看一下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约瑟夫·海姆·布伦纳（1881—1921）、希其尔·尤瑟夫·阿格农（1888—1970）、德沃拉·巴农（1887—1956）、格松·肖夫曼（1880—1970）、亚可夫·斯坦伯格（1887—1947）、海姆·哈扎斯（1898—1973）等人的生平，便可以看出他们全部都出生在欧洲，都是投身于当时正在蓬勃展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都是抱着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的理想告别自己的出生地，来到巴勒斯坦的。在他们看来，文学应该首先为犹太民族的振兴服务。为了服务于这一事业，这些在欧洲出生并长大的第一代现代希伯来作家都毅然决然地丢开各自熟悉

的意第绪语、德语或其他语言，坚持用刚刚复活的现代希伯来语从事创作。对于这些作家来说，采用现代希伯来语进行创作便意味着除了面对掌握一种新语言的困难，还面临着读者对象的变化。因为，即使到现代以色列建立前夕的1948年，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写作对象的人数也没有超过50万人，而它的实际读者要比这个数字少得多。然而，在他们看来，单单是采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一事就已经表明他们是在为民族的振兴服务了。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完全可以说，现代希伯来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民族复兴运动的标志。

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试图回答“做犹太人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命题，而不是去探讨“做人的意义”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创作命题。现代希伯来文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文化上的自我意识无疑是一种民族观念的自然表露。中国社科院王逢振先生在一次文学讨论会①上曾指出：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后期，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想象文学的形式和主题密不可分。一方面，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任务指引着文学的进程，它通过“民间人物”和“民族语言”的浪漫主义概念，把文学导向独特的“民族文学”，另一方面，文学也通过自己的形式——作品，参与民族——国家的形成。事实上，只要看一下当时的文学就会发现现代希伯来文学确实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参与了现代以色列的形成。

现代以色列建立后时期　前面已经提到现代以色列的建立使得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彻底改变了

① 指由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等单位于1990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文学的传统与创新”讨论会。

长期依靠相对来说很少的团体支撑的局面，一批批新作家涌现，文学开始进入发展和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的文学首先为“国家文学”服务，一大批直接描写以色列犹太人生活和精神风貌的作品问世，犹太人继《圣经》文学之后再一次以主权民族身份出现在作品中。无论从什么角度，人们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民族自豪感。

对这一时期的作家而言，他们并没有因为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社会、新的人民、新的生活方式而落入站起来的民族的自我陶醉的陷阱，也没有开创浅薄、莺歌燕舞式的颂扬之风，而是以敏锐的目光、冷静的思考、洗练的笔触大胆地揭示生活的本质，把人们深藏心底的感受挑到意识的表层。作家笔下那一部部表现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内心的思索、探求、怀疑、忧戚、痛苦、烦恼和迷惘的作品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反映着生活和社会，具有艺术的深沉和厚实。这一现象的出现无疑是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这一时期的文学还表现出希望走向世界的倾向，这一点在60年代闯入文坛的作家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一代青年作家无一例外，都以代表在巴勒斯坦出生和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道德观念自居，这实际上也是以色列新一代思想意识和世界观的体现。同他们的前辈不同，这一代人最主要的社会经历是现代以色列的建立、西奈战争和1967年的六日战争。为了走向世界，文学就不可避免地要与现代主义结合，而青年一代作家对来自西方的所谓新思想、新观念以及艺术表现形式十分敏感，接受能力也很强。在他们的推动下，出现了相当一批打上印象派、荒诞派、存

在主义、超现实主义印记的作品，并很快成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主流。

现代以色列建立后新一代作家的崛起，还使以色列文坛出现了一种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少见的反常现象，在创作风格上不是老一代影响新一代，而是新一代影响老一代。正如以色列文学评论家格森·谢克德所说："第二代〔作家〕对第一代〔作家〕的影响远远超过第一代对第二代的影响。"①

现代希伯来文学从诞生至今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尽管它在艺术上还显得不十分成熟，作品的力度还不够厚实，所揭示的生活也还缺乏应有的深度，但它毕竟走过了起步阶段，经历了发展过程，开始向繁荣时期步入。它的优秀代表不仅获得像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世界性文学大奖，而且为各国人民所喜爱。作家兼文学评论家詹姆斯·米切纳曾对它作过这样的评述："也许它（指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文学色彩还比不上法国文学，政治附属性还不及苏联文学，手法精巧的程度还不如英国文学和德国文学，作品的容量还抵不上最好的美国文学，但它的活力却比这些文学中的任何一个都强。"②凡熟悉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人都会感到米切纳的这一看法显然是很有见地的。

本小说选收录的20位作家分别是现代希伯来文学各个不同时期的著名人物，有一定的代表性。所录的作品从内容上讲大致包括以下两方面：以描写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受迫

① 格森·谢克德：《过去四十年希伯来小说浪潮》，《现代希伯来文学》，1988年第1期，第5页。

② 引自《第一批果实——以色列文学25年集锦》前言，福西特出版社，康涅狄格州，1973年版，第23页。

害、遭屠杀的受难题材为主的作品和以反映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题材为主的作品。

在世界各民族当中，也许再也没有其他一个民族像犹太民族那样在历史上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歧视和迫害，撇开罗马人的屠杀、十字军的迫害、西班牙的驱逐等事件不谈，单从19世纪末到希特勒纳粹时期犹太人遭迫害、被屠杀的一系列事件看，犹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就够惊心动魄了。因此，对于现代希伯来语作家来说，描写受迫害的犹太人的悲惨生活就是一个写不尽的主题，创作震撼人心的受难文学成了一个传统。阿格农的《女主人和小贩》、斯坦伯格的《瞎眼女》、阿佩费尔德的《基蒂》、肖夫曼的《安娜》、奥利伍的《排头兵》、托默的《桃、李和面包之邦》、哈雷文的《曙光》就是这样一批描写犹太民族受难历史的作品。

《女主人和小贩》以一则寓言体裁的故事反映了犹太人生活在邪恶吃人的世界之中。故事中的女主人很像美国犹太作家辛格小说中专司迫害的魔鬼，在迫害着犹太小贩。专以吸人血而生的女主人表面上对小贩很好，实际上是为了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小说中通过对女主人"在胸口划了个十字"的描写，暗示女主人的所作所为实质上是一种基督教社会对犹太人的迫害。

《瞎眼女》是一篇主要反映犹太人不幸生活的小说。主人公查娜是个瞎子，在婚姻上不仅受到媒人的欺骗，还受到母亲的欺骗、丈夫的欺骗。被说成是烟草商的丈夫，实际上是个看墓地的人。过着这种受所有人愚弄的生活的瞎眼女当然已毫无幸福可言。亲骨肉的病倒和夭折以及她在墓地察觉到他们生活的环境时发出的令人心碎的惨烈叫喊，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犹太人的不幸历史。

《基蒂》则通过一个犹太女子的不幸遭遇，控诉了二次大战中基督教对犹太民族的迫害。犹太女基蒂在父母双亡之后被带入修道院（基督教社会的象征），接受基督教的教育。这实际上是一种改宗迫害，使人们想起了中世纪异端裁判所在欧洲大陆上发起的一起起基督教对犹太教的迫害，特别是西班牙几十万犹太人被迫改宗的一页。那些迫于压力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骨子里仍然遵守犹太教义和礼仪，以坚韧的意志保持自己的信仰。基蒂的内心活动表明，尽管她无力作出实际的反抗，但她是坚决反对改宗教育的。在改宗目的不能达到后，修女院终于撕下了含情脉脉的仁爱面纱。作品结尾有这么一句话："修道院几乎是在恳求〔德国〕士兵开拔进来"，无疑是神来之笔。修道院玩弄的这种借刀杀人的"游戏"，在向人们揭示宗教迫害的残酷的同时，也诉说了犹太民族的不幸。

在对犹太人的种种迫害中，最悲惨、最令人发指的要数希特勒法西斯对犹太人犯下的种种暴行。《安娜》篇幅虽短，但在控诉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罪行上仍是强有力的。作者借用电影的剪辑手法，在两千来字的故事中描写了一个天真活泼、像"正要展翅飞向远方的蝴蝶"的犹太小姑娘所遭受的扼杀。对关押犹太人集中营的非人生活，作者没有浓墨渲染，只是写了蓬头垢面的人脸、眼中流露出的不安神情、以及当问及小安娜在哪里时，"在忙着"三个字的简短回答，由于作者高超的剪辑手法，这短短的几行字却把集中营对犹太人的迫害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排头兵》是另一篇控诉法西斯暴行的作品。这则反映

两个为了躲避德国法西斯迫害而隐姓埋名在阁楼斗室中藏身立命的孩子的故事，不禁使人联想到犹太少女安娜·富兰克和她的著名日记，他们的不幸无疑是千千万万个在德国法西斯白色恐怖下犹太人悲惨处境的真实写照。

以表现犹太人受迫害为主题的《桃、李和面包之邦》开头所展示的犹太人为迁徙而长途旅行的场景，使人们联想到了自19世纪末以来东欧出现的一次又一次犹太人移民浪潮，隐藏在这一系列移民浪潮背后的是东欧各国特别是沙皇俄国对犹太人实行的有组织的集体迫害。本篇故事中犹太人的形象已不同于其他故事中的犹太人，人们看到的已不再是逆来顺受的羔羊，与迫害者同归于尽的举动表明了犹太民族的反抗精神。

《曙光》是一篇控诉法西斯屠杀罪行的作品。作者采用的超现实手法使得作品容量增大。一个没有阳光的世界象征犹太人所生活过的欧洲社会的黑暗，德国士兵对主人公故乡反复采取的所谓大锅行动，实际上是一种灭绝种族的屠杀。作品中对大多数被害者在迫害临头时表现出的麻木不仁状态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犹太人在迫害来临时的真实状态。

现代希伯来文学作为主要反映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文学，自然会从各个方面反映那里的社会、自然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状态。本小说选收集的布伦纳的《出路》、巴农的《夏末》、贝拉克的《哈依井》、塔穆兹的《一捆帆布》、阿尔蒙格的《植树节过后》、巴托夫的《家族的力量》、奥兹的《游牧人与蝰蛇》、奥巴斯的《猎

手涅姆罗》、沙米尔的《待到黎明时》、哈扎斯的《演说》、梅格德的《取名》等都属于这一方面。由于作家是从他们各自的感受，从他们各自接触到的生活面，去描写、去揭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使得这些作品并不局限于一个主题，而呈现出五彩景象。

《出路》是一篇描写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生活的小说。巴勒斯坦在土耳其长达四百年之久的统治下，到了19世纪末已经成了世界上最贫穷、最荒凉的地区之一。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在巴勒斯坦旅行后，把那里的景象描写为“满目荒凉”。另一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作了一次类似的旅行后，写道：“那里所有的土地一片荒凉、令人为之黯然。……这是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欢乐、令人心碎的地方。”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吐温没有描写，《出路》中却以白描的手法进行了描述：“妇女们穿着破烂的上衣，干瘪的乳房裸露在外。少女们枯皱的脸上早已失去了青春的妩媚。”“有一位约摸20岁光景的年轻妇女独自坐在树林里，与别的人隔得远远的。她赤着双脚，人看上去和她周围的干枯树枝一样细瘦。她手里抱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孩。孩子那惨白的身体上布满了蚊虫、虱子、跳蚤和其他虫子叮咬的伤口，以及正在溃烂化脓的疮疖。”由于作者本人的悲观主义人生观给他的作品抹上了一层悲观主义色彩，作品中的人物常常表现出对生活丧失希望和信念，向着疯狂和死亡走去，不过，透过主人公帮助死亡线上挣扎的犹太难民的描写，人们似乎还是能够感受到犹太民族所具有的团结、友爱、互助的传统。

《夏末》是一篇描写20年代巴勒斯坦城市生活的作品。

一种神秘传染病的流行以及它对新兴犹太人城市特拉维夫正常生活的影响是故事的中心内容。鉴于犹太人的独特历史经历，犹太民族历来把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放在一切之上，对死亡的威胁特别敏感，故有"每当有危险发生时，第一个逃离、最后一个回来的总是犹太人"之说。犹太人这种文化属性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中东冲突上，也是人们在试图解决这一冲突时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作品笼罩着一种对疾病的恐惧，但读完之后，读者还是不难感受到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生命活力，希望继续生活下去的坚强意志和对生活的自信。此外，鲜明的地方特色使整个作品洋溢着一股浓烈的20年代巴勒斯坦城市的夏日气息。

《哈伊井》以找水为题刻画了一个为犹太民族振兴和繁荣不惜献出一切的普通犹太人。巴勒斯坦地处北半球的沙漠带，水资源历来不足，能否找到水就成了决定人们是否能在那里生存的一个首要因素。作者以找水为线索展开故事，就使作品具有了典型性。主人公那近乎狂热的找水劲头，实际上是犹太民族振兴精神的真实写照，使人们联想到本·耶胡达在复活希伯来语一事上的狂热做法。哈伊生前为找水耗尽了一辈子的精力，死后灵魂仍不灭，仍在为找水而劳顿。作品在结尾时以托梦形式使主人公为村民找水的愿望得以实现，无疑是在更高一个层次上颂扬了犹太民族所具有的献身精神。

《一捆帆布》通过一个正统、虔诚的犹太教徒的行动准则的变化，反映了千千万万犹太教徒在涉及民族存亡兴衰问题时的心理状态。主人公卡茨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一生主张犹太民族"应该靠精神去征服，而不是用武力去征服"。

然而在历史关键时刻，却开始思考起自己到底能为“不幸的民族做些什么”这一问题来。一个走路也只是靠着墙边行的极度胆小怕事的人为了民族的利益，冒着可能被逮捕坐牢的风险，毅然决然地把象征着他唯一“财运”的帆布退还给英国当局，这样做无疑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家族的力量》是一篇反映犹太家族关系的作品。和中国人一样，犹太民族历来十分珍视家庭的友爱和家族的团结。犹太人的这种家庭观实际上反映了犹太民族所具有的巨大凝聚力。作品透过叔侄之间的不和与冲突以及问题最后的解决，反映了犹太家族的凝聚力。故事借作品人物之口说出了：“我们应认真记取历史上的教训，圣殿之所以会被摧毁，我们之所以会被流放，原因就在于兄弟间的仇恨。”这种“覆车之鉴，不能不记”的号召是很有感召力的。

犹太民族不仅希望他的人民能保持团结，而且希望新的一代能继承老一代的优秀品质。《植树节过后》就是表达这一愿望的一部作品。以色列的植树节是悼念英烈、纪念传统的节日。通过植树的方式象征新一代对老一代开创事业的继续。故事通过描写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犹太医生的病故、其女儿对父亲的品德的了解、女儿在葬礼上用包含种子的泥土为父亲安葬，以及她亲手栽植的树苗会长出新的枝叶，暗示这种品德必将会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

揭示人的品行的作品还有《猎手涅姆罗》。佩里格少尉是师首长的副官，在他人看来他是个性格孤僻特殊的人。陪伴首长打猎使他获得了涅姆罗的浑名，这实际上是一条猎犬的名字。为了让上司开心，他还不惜降低自己的人格，跳出各种各样的舞，包括像狗一样在地上爬的猎犬舞。加上他沉默、

吝啬，他成了周围的人取笑的对象。然而，作品中的“我”却发现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抚养失去父母的妹妹，他省吃俭用是为了能把妹妹打扮得漂亮一些。正如作品中的“我”所说，当你四肢着地时，你才会感到自己的强大和周围世界的宽阔。

《游牧人与蝰蛇》反映的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贝督因游牧人因干旱北迁，与当地的犹太定居者发生了冲突，世代的偏见和隔阂使得不同民族间的矛盾加深。实际上，这种冲突是以色列内部的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特别是和阿拉伯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的一种民族冲突，也是一直困扰人们正常生活的一个社会问题。作者认为现在应该是结束这种与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的世仇的时候了。此外，作品还反映了犹太人内部在如何对待阿拉伯人问题上存在的两种不同观点和激烈冲突。

《待到黎明时》是一篇反映以色列独特社会组织形态——基布兹生活的作品。基布兹所实行的“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共同生活”的集体生活模式，和一切由其成员当家作主，成员之间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的均等现象，使许多听说过它的人感到极大兴趣。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在基布兹中则表现为人人都吃大食堂，孩子由集体抚养，使人们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生产劳动上。《待到黎明时》尽管没有从客观上描述基布兹生活的全貌，但通过几件小事反映出基布兹人为了集体的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及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从一个侧面向人们展示了这个类似乌托邦社会组织形态成功的秘诀以及它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犹太文化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是在世界范围内

与各种文化长期冲突、交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加上犹太民族的独特历史进程，使得犹太文化成为一种充满悖论的文化。而这种悖论的存在使得犹太人对自己的宗教、历史和现实感到困惑和茫然。《演说》就是通过犹太人对自己历史近乎哲理的探讨，揭示了充满悖论的犹太文化对现代犹太人精神的困扰。

犹太人的历史屈辱地位与崇高理想的错位使得犹太人、特别是在现代以色列建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犹太人，不愿接受自己的过去，他们总想方设法忘记过去，以便与过去的耻辱史一刀两断。这种想法不可避免要和在欧洲出生、与过去联系在一起的老一代犹太人的思想发生冲突。《取名》围绕两代人在给新生儿取名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反映了在以色列出生长大的新一代犹太人与在欧洲出生、经历了大屠杀的老一代犹太人在对待犹太民族过去这一问题的冲突。用已故亲人的名字为新生儿命名是犹太民族不忘历史的传统做法。在东欧乌克兰度过一生中大部分时光、终日沉缅于对往事的回忆的外公自然很希望用自己在大屠杀中遇难的孙子门德尔的名字为外孙女的新生儿起名，因为对他来说，联系就是永远不忘记过去，使用自己孙子的名字就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然而，对于外孙女夫妇而言，门德尔这个名字不仅是犹太人在流散中住在格都里的名字，而且是一种耻辱的象征，因而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们希望能忘记犹太人的不幸过去，只愿意把自己与巴勒斯坦这块犹太人的故土联系在一起。尽管作者以此对年轻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想在以色列创造出一个新的人民，一种新的精神，从而使我们与两千多年的犹太文化分离？”但是，这种冲突仍将会

继续下去，成为不断困扰犹太民族的一个难题。

对于今天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来说，困扰他们的不仅有他们的宗教、历史和充满矛盾的世俗生活，更主要的是与阿拉伯人的长期冲突和战争。迄今为止，阿以冲突已经延续了四十多年，在这期间，单是大规模战争就发生了四次，小的冲突和摩擦则不胜枚举，难以统计。长期的冲突和战争不仅给阿拉伯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造成近百万人无家可归，也给犹太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不幸，这种不幸除了表现在人员伤亡、经济受到破坏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创伤和心灵上的痛苦。现代希伯来作家显然以作家特有的敏锐注意到了这点，难怪在众多表现阿以冲突的作品中很少有正面描写战争的，大多数都集中在表现战争给犹太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上。

伊扎尔的《俘虏》和艾米海的《山岗攻击战》就是这些描写战争给犹太人民造成精神创伤的作品中的两部。《俘虏》创作于第一次中东战争刚刚结束时。故事的背景是1948年夏末，当时犹太人正在与阿拉伯人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作品围绕如何对待以色列军事人员抓住的一名阿拉伯"俘虏"展开。由于这名所谓"俘虏"不过是个普通的牧羊平民，是由于一队以色列军事人员出于不愿空手而归而被抓去的，因此，是否该放掉这个无辜"俘虏"的问题便成了衡量一个人良心的标准。押送俘虏的犹太士兵表现出的激烈思想斗争反映了普通犹太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复杂的矛盾心理和内心的困惑。正如作者在作品结尾时所说，这种对待阿拉伯平民的犯罪行为对于犹太人来说也是"一种噬人心灵的痛苦"。作者在指出这一点后，不无悲哀地指出："可我们仍

找不到答案”。的确，阿以冲突四十多年来，尽管热爱和平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一直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但至今仍一无所获。或许这一答案找到之时，便是阿以人民和平相处之日，中东和平实现之日。这不仅是犹太人民的希望，也是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希望。

《山岗攻击战》的背景是第二次中东战争，取材于1956年西奈战役期间发生在耶路撒冷的故事。当时，成千上万住在西耶路撒冷的市民被动员起来，成为战士，以对付可能在犹太人圣城发生的战争。但等待长达三天之久，这场要打的战争并未爆发。与《俘虏》一样，《山岗攻击战》集中描写的是在战争恐怖气氛下，人们心灵的骚动和不安。故事中的人物一个个仿佛是生活在地狱中忍受着战争的煎熬。夫妻不能在一起，学校不能正常教学，正常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人们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谈论的一切都与战争有关。战争、战争、战争，战争不仅搅乱了正常生活，还摧毁了生活的意义，使得人们终日生活在对战争的极度恐惧之中。尽管战争没有打起来，人们却领略了战争的阴影给人们带来的可怕、混乱场面。小说使用的带有明显超现实主义印迹的混乱形式更是突出了这种不安的混乱。从这种混乱之中，人们仿佛感受到了想往和平的人们对战争发出的无声控诉和对当局推行的穷兵黩武政策的抗议。

当然，这二十篇小说还不可能表达生活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的犹太人生活的所有方方面面，但是，这些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植根于犹太民族生活的土壤，在它们各自所表达的范围内，或许是生活的一个侧面，或许只是生活海洋中掀起的一朵浪花，却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刻。文学历来就是生活

的一种严肃评判。在文学作品中，人们不仅始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窥见一个时代的社会和人的风貌，而且还可以寻找到比表面现象要深刻得多的东西，其中包括这个民族真正的思想、感情、精神乃至灵魂。

该小说选的编成，应该首先感谢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以及该所的协调人尼利·科亨女士。该所不仅提供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版本，而且在选定编目方面提供了咨询服务，使编者受益匪浅。同时，还要感谢本人的许多同事和朋友，他们不仅始终怀着热情支持本书的出版，部分同仁还积极参加本书有关编目的翻译。最后，还想借此机会向我的夫人以及爱子表示感谢。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由于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本人得以把许多本该属于他们的时间“挪用”到了本书的编译工作上。特别是我的夫人还在工作、家务之余，挤出时间参加本书的翻译和部分稿件的誊写。没有上述机构和人士的鼎力支持，想在短短数月完成该书是不可想象的。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于南京大学

目　次

女主人和小贩

希莫尔·尤瑟夫·阿格农

从前，有位犹太小贩，终日在市镇和乡村间巡回叫卖。一天，他无意之中闯入一块位于森林之中的空旷地。除了一座孤零零座落在空地中的房子外，周围没有任何人家。他走近小屋，在门口高声叫卖起他的货物来。从屋子里走出了一位妇人，冲着他说道："犹太人，来这儿有何贵干？"他先是鞠了一躬，道了声安，然后说道："兴许您会需要一些我经营的好货物。"他把背篓从肩上取下，开始向她展示里面的每一件物品。女主人却对他说："我既不需要你的人，也不需要你的货。"他说："看看吧，不买没关系嘛！对吗？这是手镯。这是戒指。这是围巾。还有卫生纸，肥皂，以及专供贵夫人使用的各式香水。"女主人看了一眼小贩身边的一只货箱，然后把眼光从货箱上移开，说道："这儿不需要任何东西，还是走开吧。"小贩再次朝着女主人鞠了一躬，随即从货箱里取出物品，让女主人过目。他说道："我的女主人，看看东西。别说这儿什么也不需要嘛。兴许这件东西就是您喜欢的。说不定您会爱上那玩意儿。女主人，请再看一眼。"

她俯身在货箱上，用手在里间略微翻了一下。她发现了一把猎人用的刀，便买了下来，随后就返回屋子里。小贩收拾好物品，也就离去了。

小贩离去时，太阳已经落山了，他因而迷了路。他走了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一会儿进入林中，一会儿又从林中出来，接着，又再次进入林中。黑夜笼罩着大地，天上连一丝月光也没有。他看看四周，开始害怕起来。突然，他发现有一道亮光在闪动，便朝着亮光走去。在一座房子跟前，他停了下来，敲了敲门。房子的女主人一看是他，便喊了起来："你又来了？犹太人，你想干啥？"他回答说："我自离开这儿就迷了路。到处是漆黑一片。我怎么也找不到有人居住的地方。"女主人问道："那，你想干什么？"他对她说："女主人，行行好，让我在此呆上一会儿吧。只要月亮一出来，能看见路，我就离开。"女主人用很不高兴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终于同意让他在她家天井中的破旧牛棚里过夜。小贩躺在干草上，很快便睡着了。

夜里下了一场很大很大的雨。清晨，小贩起来后，发现四周的空地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他很清楚这家的女主人是个很难说话的女人。他心想：我即便会遭到不幸，也绝不会向吝啬的人求情。他收拾好自己的货物，打算离去。这时，女主人从屋里把头探出来，对他说："咱家的屋顶漏了，你能不能帮助修一下？"小贩把背好的货袋放了下来，说："我这就上去看看。"女主人给他拿了把梯子来，他便爬上了屋顶。在屋顶上，他找到了被风刮得错了位的瓦片，随后，把它们一片片放回原处。尽管他的衣服被雨淋得直淌水，脚上的一双鞋成了两只盛雨水的水桶，他却毫不在乎。他心想：

这有什么关系呢？站在这屋顶上与走在森林中可以说是毫无差别的。这儿在下雨，那儿也在下雨。说不定，她在看出我还能帮她做些事后，会对我产生好感，留我在她家一直住到风停雨止。

在摆好房瓦补好漏洞后，他从屋顶上爬了下来。他对女主人说："我敢说从现在起雨再也不会漏进屋了。"女主人对他说："你的手真巧。告诉我，多少工钱，我来付给你。"他把手放到自己的心门口，说道："说什么我也不能向您这位贵夫人收一分钱。我从来不向人收取除购买我的东西以外的钱财。更何况是您这位让我在贵府住了一宿的女主人呢？"女主人十分好奇地看着他，心想，他这样说一定是为了讨她的欢心，这样她就会自然而然地给他更多的钱。终于，女主人又开了口："坐下吧，我去给你拿些早饭来。"他站在那里，先拧干自己衣服上的水，然后，倒去鞋中的雨水，接着，开始打量起屋子来。墙上到处是鹿的头角，很像是猎人之家。也许，这户人家并不是打猎的，挂在墙上的鹿头鹿角不过是为了装饰。一般说来，凡是住在森林里的人家都喜欢这么做，习惯于用鹿角来装点自己的屋子。

就在他站在那儿打量屋子的时候，女主人已经转了回来，给他端来温过的啤酒和饭菜。小贩在吃过喝过后对女主人说："这儿有没有什么其他需要修理的东西？我准备随时听从夫人的吩咐。"女主人扫视了一下屋子对他说："你自个去找找看吧。"小贩闻后大喜，因为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他已获准呆在这家人家，直至雨停。他是个手不停脚不停的人，一下子修好了不少东西，并且分文不取。到了晚上，女主人不仅给他预备了晚饭，还在一间堆放着许多废旧物品的

房间里为他铺了张床。小贩对女主人表示了谢意，感谢她的大恩大德，并发誓他决不会忘记她的恩德。

第二天早上，天又下起了另一场瓢泼大雨。小贩看了看屋外，然后又看了看女主人的脸，心里不知是天，还是女主人会首先对他表示同情。女主人坐在那儿，心中盘算着，没有出声。室内的家俱成了房间里的多余物品，令人沉闷。墙上的鹿头鹿角上笼罩了一层雾气，散发出一种活鹿身上所特有的气味。不管是不是出于想排遣心中郁闷的愿望，还是出于对这位不得不淋雨在沼泽中行走的小贩产生的怜悯，女主人开始与小贩攀谈起来。她谈到了不停地下着的雨，谈到了不停地刮着的风，说到了变得越来越糟的路，说到了很可能会变坏的粮食，她谈这谈那，几乎无事不谈。小贩打心底里感谢她，感谢她谈到的每一件事，因为她谈及的每一件事都为他呆在这座房子里的事生一条根。这样，他就用不着赶路了，用不着在雨中走风里行了，也用不着受冷受冻了。而她对屋子里多了一个陪伴她的活人一事也感到满意。她拿起她的编织活，吩咐他也坐下。小贩在她面前坐下，向她讲述达官显贵的故事，讲述绅男淑女的故事，讲述他知道的一切，谈论她喜欢听的一切。讲着讲着，他俩开始亲近起来。小贩问她："我的女主人，您是独自住在这儿？您难道没有丈夫或男朋友吗？毫无疑问，天底下会有许许多多有钱有势的显贵渴望着能陪伴像您这样的佳丽夫人。"她回答说："我有过一位丈夫。"小贩叹息说道："他去世了。"女主人对他说："不是，是遭到了杀身之祸。"小贩为她的那位遭到杀身之祸的丈夫叹了口气。接着他又问道："他是怎么被害的？"女主人说："假如这事连警察都不想知道，你还想知

道？其实，不管他是被野兽吃了，还是挨了别人的刀子，与你都不相干。对了，你不是也出售那种可以用来杀人的刀子吗？”

小贩看出女主人不愿把发生在她丈夫身上的事告诉他，也就不再往下谈了。女主人也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小贩又开口道：“愿上帝使杀害您丈夫的凶手被捉拿归案，受到惩罚，偿还血债。”女主人说：“他们是不会被抓住的，他们是不会被抓住的。须知，不是所有杀人凶手都会被捉拿归案的。”小贩垂下眼睛说：“女主人，对不起，我使您想起了您的不幸，假如我能得知使您开心的方法，即使少活半辈子，也心甘情愿。”女主人看着他，脸上露出了一种奇特的笑容。这笑容既可以看成是一种轻蔑的表示，也可以看成是一种高兴的流露，或者干脆可以看成是一种普通的微笑，一种其同伴可以自由解释的微笑。如果这位同伴是个老实的人，他便会用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去解释这种笑容。我们的这位小贩，由于是个老实人，自然把女主人的这一微笑当成了一种喜欢他的表示，一种使他高兴的表示。就在他对这位不论是从其年龄来说，还是从其风韵衡量都会理所当然受到正人君子求爱的女主人表示同情的当儿，他突然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位正人君子。他开始用一种单身女子最爱听的词语与女主人交谈起来。鬼知道这位头脑简单的小贩是从什么地方学到这些字句的。女主人既没有叱责他，也没有阻止他。相反，她倒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想听。见此状，小贩壮起胆子，真的开始求起爱来。尽管她是位贵夫人，而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小商贩，她还是接受了他的求爱，并对他表示了好感。而且，在雨住路干之后，他俩并没有分手。

就这样，小贩与女主人住在了一起。他既不是住在破旧的牛舍里，也不是睡在堆放废旧物品的房间里，而是住进了女主人的卧室里，睡到了女主人丈夫睡过的床上。女主人对他的伺候仿佛他就是她的丈夫。每天，女主人都要用家中有的一切，用田里长的一切，用最好的家禽，用最肥的鸡为他做饭。即使女主人用牛油烤肉给他吃，他也不会拒绝。起先，一见到女主人杀鸡，他就打颤。谁知后来，他不仅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而且连鸡的骨头也要啃一啃，其样子简直与那些开始时并不是有意要干坏事，但后来竟对天底下什么样的坏事都想主动尝试一下的无头无脑的人没有两样。他一无老婆，二无子女，没有任何值得牵挂的人，于是乎，这位无牵无挂的小贩便与女主人住在一起了。他脱去了商贩服，换上了有闲人着的衣。整日与当地人交往，久而久之，他本人也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女主人一不要他帮助干家务，二不要他在田里干农活，相反，她把什么活都揽在自己手里，一个劲地用美味佳肴、好酒好菜伺候他。如果她在白天斥责了他一声，到了晚上一定会对他表示温柔，其举止完全像一个变幻不定、高深莫测的女子。时光在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流逝。后来，他连自己曾经是个穷小贩，女主人是个贵夫人的事都给忘了，而女主人也把他的犹太身份，以及他过去的一切给忘了。

就这样，他俩在同一个屋顶下，在同一座房子里共同生活着。小贩吃啊，喝啊，尽情地享受着生活，连晚上睡的床都是特别为他预备的。日子过得可以说什么也不缺。然而，有一件事却使小贩放心不下，在所有这些日子里，他从未见过女主人吃，也没见到女主人喝。起初，他还以为是因为自己出身

下贱，不配和她一道吃哩。等到他习惯和女主人在一起生活，忘记了女主人是贵夫人出身，忘却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开始越来越感到这事的蹊跷了。

一天，他对女主人说："海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几个月来，我一直和您生活在一起，可是从来没见过您吃饭，饮水。难道您把自己藏到了碗里？"女主人是这样对他说的："我吃还是不吃，喝还是不喝，与你有何相干？你与我在一起，既然什么也不缺，又随时随地都有吃的，应该感到满足了。"小贩对女主人说："确实，我既有吃的，也有喝的，而且吃的东西与过去相比是丰盛到了不能再丰盛的地步，然而，我还是迫切地想知道您是怎么生活的，您自己都吃了些什么。和我坐在同一张餐桌上时，您什么都不吃。而我又从未见您在其他地方吃过喝过，难道一个人不吃不喝也能活吗？"海伦笑着说："你是想知道我吃什么，喝什么，对不？告诉你，我专吃人肉，专喝人血。"她边说，边紧紧地把小贩搂住，然后把她的嘴唇贴在小贩的嘴唇上，吮吸起来。她说道："我从未想到犹太人的肉竟如此香甜。亲亲我吧，我的乌鸦，亲亲我吧，我的小鹰。你的亲吻比世界上任何人的亲吻还要甜。"小贩亲了亲女主人，心想：她刚才说的这番话简直是诗的语言，贵夫人为了让丈夫高兴总是使用这样的语言。女主人再一次地吻了吻他，并说："约瑟夫，当你头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真想把我的母狗放出来咬你。而现在，我自己却像一条咬住你不放的发狂的母狗。我唯恐你会活着从我手中逃脱。哦，你可是我心爱的小甜尸！"他俩就这样在相亲相爱中打发着日子。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干扰他俩的生活。

不过，这一事仍是小贩的一块心病。他俩在同一座房子的同一间房间里共同生活在一起。女主人的床紧挨着他的床。女主人几乎把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小贩，唯一没有做到的是她从不和小贩在同一张桌上吃饭。不仅如此，她连为小贩准备的饭菜都不曾尝过一口。由于这件事成了小贩的一个心病，他终于再次提了出来。女主人却这么对他说："老是问这事的人是在自寻烦恼，自找苦吃。我的小甜尸，享受奉献给你的一切吧。别再问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好不好。"这位犹太人想：也许她是对的，我是错的。不论她是不是和我一块吃，一块喝，也不论她是否用其他东西填肚子，解渴，与我都无多大关系。她难道身子有病，脸长得不漂亮吗？和她在一起，我可是什么也没缺过呀。于是，他决心对这件事保持缄默。他和女主人住在一起，尽情地享用女主人餐桌上的佳肴和其他方面的欢乐。也许是因为他真的爱上了女主人，也许是因为那是个没有谜底的谜，他既不再在她跟前絮聒不休地提问，也不再用多余的废话使她烦燥不安，而是加倍地去爱她。

凡是和女人有过交往的人都知道，任何一种无条件的爱都会以破灭告终。任何一个男子，哪怕像参孙爱尤利拉那样爱一个女子，到头来也会被那个女子作为取笑对象，成为她讨厌的对象，直至心灵受到创伤而亡①。这也是小贩的最后结局。没过多天，女主人便开始捉弄他，随后又开始讨厌他，直至他的灵魂因烦闷而死亡。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小贩仍没

① 出自圣经的一则故事。力士参孙真心爱着妓女尤利拉，最后还是被尤利拉出卖，遭到仇敌非利士人的戏弄和侮辱，最后毁屋而亡。参见《圣经·士师记》第14—16章。——译者

有离开女主人；女主人也没有对他说一声："滚开！"他仍然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和女主人生活在一起，吵了又和，和了又吵。他弄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吵，又为什么要和。不过，他在内心深处却是这样想的：我们已经亲近到了无法相互分离的地步，然而，我今天对她的了解并不比昨天对她的了解多，而昨天对她的了解也并不比我们头一次见面她从我这里买了一把刀时对她的了解多。当他们还能友好相处时，小贩也就不去问她什么。因为每当他要开口问些什么，女主人总是用亲吻使他住口。现在，既然他们已不能友好相处，他也就不得不在心中盘算起来。终于有一天，他这样对自己说：如果她再不告诉我，我就决不给她安宁。

一天晚上，小贩终于对女主人又开了口。"关于你丈夫的事，我不知问过你多少遍了，而你却从来不吭一声。"

而女主人却反问道："你问的是哪一个？"

小贩说："难道你有过两个丈夫不成？以前你不是只提过那个遇害的？"

女主人冲着他道："两个还是三个，与你又有什么相干？"

小贩说："这么说，我是你的第四个丈夫了？"

女主人说："我的第四个丈夫？"

小贩说道："这是从你的话中得出的结论。海伦，是不是这么回事？"

女主人漫不经心地对他说："别急，等我把他们全部数一遍再说。"

她摊开右手，开始扳着指头数了起来：一、二、三、四、五。在数完右手的五个指头后，她又摊开左手，接着往下数

了起来。

小贩对她说："他们现在都在哪里？"

女主人说："我不是跟你说过：老是追问这事的人是在自找苦吃？"

他坚持说："你得告诉我。"

女主人拍了拍自己的肚子，说："也许，有的在这里。"

小贩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女主人流露出一副鄙视的神情，笑了起来。接着，她盯着小贩看了一会儿，说："我若是告诉你，你能保证听懂吗？圣母啊，瞧这行尸走肉的家伙的脸都变成了什么样子！"

事实上，在女主人开始扳着指头数数时，小贩的灵魂已经离开了他。他所问的一切都是在无意识情况下提出来的。这时，他连说话的能力也丧失了。他坐在那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女主人对他说："我亲爱的，你是否信上帝？"

他叹了口气反问道："难道说一个人还能不信上帝？"

女主人又问道："你不是犹太人吗？"

他又叹了口气，说："是的，我是犹太人。"

女主人说："可犹太人并不信上帝啊。因为，倘若他们信上帝的话，就不会把上帝给杀了。不过，如果你还愿意信上帝的话，那就为自己祈祷吧，请求上帝使你的结局不同于那些人的结局。"

"哪些人的结局？"

"你询问的那些人的结局。"

"你丈夫的？"

"我丈夫的。"

"他们的结局是什么？"

海伦回答道："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就没有必要与你交谈。"

女主人边说，边看着他的喉咙。她那双蓝眼睛发出的光芒简直犹如新刀的锋刃，咄咄逼人。小贩看着她，浑身颤抖起来。女主人看着他说："你的脸为什么变得如此苍白？"

他摸了摸自己的脸，问道："我的脸变白了吗？"

女主人说："还有你的头发像猪鬃一样竖在了头上。"

他摸了摸自己的头，问道："我头发竖了起来？"

女主人说："你长胡须的下巴跟鹅皮差不多了。呸，你这乌鸦般的脸真是要多丑有多丑！"她在刮了小贩一个耳光后，便扬长而去了。就在走开时，她又把头转过来，对小贩说道："小心你的眼珠！圣母啊，他的眼珠也在颤抖，怕是看见了刀子。小心肝，不要惶恐不安嘛，我又不会吃你。"

小贩坐在那里没有动，只是偶尔用手摸一下自己的头和下巴。他的头发已经垂了下来，像先前一样，一部分侧向这一边，一部分侧向那一边，分界线在头的正中间。他感到了寒冷，仿佛身上放有冰块。从另一个房间传来了海伦的脚步声。这时的小贩既不爱她，也不恨她。他的四肢已经麻木，仿佛失去了所有的气力。他的脑子却在激烈地思索。他在想：我必须站起来，带上我的背篓，离开这里。就在他打算离开之际，两条腿却再次变得无力起来。海伦的脚步声再次传了过来。脚步声刚停下，又传来了锅碗的碰撞声和炒菜的噼啪声，接着便飘来了饭菜的香味。小贩又想离去。我必须离开这儿。如果不是现在就走的话，最迟也不能超过明天早上。那天，当女主人同意他在冰冷的牛棚过夜时，他是何等地高兴；如今，连女主人为他准备好的床也在发出这样的喊声：

把腿从这儿移开，快逃！想到这里，天色已晚。他违心地决定还是在这座房子里过一夜，不过，不是在女主人的房间，也不是在她丈夫的床上，而是在牛棚里，或者其他房间。他暗暗决定：等天一亮，就马上离开。

海伦走了进来，说道："看你这副样子，好像我已经把你给吞了似的。"说完，她挽起衣袖，来到餐厅。待小贩在桌子旁坐定后，便命令他吃饭。小贩抬头看了她一眼，女主人再次命令道："快吃！"他夹了一小口，嚼也没嚼，便把整口饭菜咽了下去。海伦说："我看你连面包都要有人帮你嚼碎了才能吃下去。"小贩把手从面包处缩了回去，随后站了起来。海伦却开口道："慢，我陪你一道去。"女主人披上一件羊皮外套，和他一道走了出去。

一路上，他们既没有谈论友谊，也没有谈论仇恨，而是像受到困惑的烦恼从而希望不被任何人打扰的人那样说着话。路上，他们来到一块石碑前。海伦停了下来，在胸口划了个十字，笔直地站在那里，作了一个简短的祷告。祈祷完毕，她挽起约瑟夫的手臂，一道走进了他们的住所。

那天夜里，约瑟夫在睡梦中被吓醒，并大声喊叫了起来。他觉得有一把刀插入了他的胸膛——不，不是他的胸膛，而是石碑——不，不是他们在路上见到的那块石碑，而是另一块碑，一块由冰做成的碑，和基督徒于圣日那天在河边所做的碑一样。尽管刀子并没有伤害到他，他还是感到心口疼痛。他边翻身，边呻吟。后来，一阵强烈的睡意向他袭来，他又睡着了。在睡梦中他听到了一个响声，见到了一只已经挣脱锁着它脖子的链条的母狼。他闭上眼睛，尽量不去想这件事，然而，母狼还是跳着，向他扑来，把牙齿咬入了他的

喉咙。他的喉咙开始流血，狼却在舔他的血。他高声呼喊着，在床上剧烈地翻滚着身子。海伦被吵醒了，大声喊道："你为什么吵得整个屋子不得安宁？为什么不让我睡觉？"他蜷缩着身体，躺在枕头上和羽绒被里，一动也不动地直至天亮。

早上，约瑟夫对海伦说："对不起，我吵了你睡觉。"

海伦却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约瑟夫对她说："你不是冲着我喊，说我不让你睡觉吗？"

"我喊了？"

约瑟夫说："这么说，你当时是在说梦话了？"

海伦的脸"唰"地一下白了，问道："我说什么了？"

夜晚到来后，小贩把床上的被褥搬到那间堆放着废旧物品的房间。海伦看见后，什么也没说。到了该上床睡觉的时候，小贩对女主人说："我睡不着，老要翻身。为了不影响你休息，我把床搬到了另一个房间。"

海伦点头表示同意，并说："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

约瑟夫说："我正是这么做的。"

海伦说："那很好。"

从这时起，他们不再交谈了。约瑟夫忘记了自己仅仅是个房客，而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起来。每天，他都盘算离开女主人的家，做一些她不喜欢的事，可是，时光一天天在流逝，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仍然没有离去。女主人也从未叫他滚蛋。一天晚上，小贩在饭桌上坐下。海伦给他端来了饭菜。就在这时，他闻到了从女主人嘴巴里呼出的一种只有饿鬼才

会呼出的气息。他撇了撇嘴。女主人当即注意到他的这一举动，于是问他道："你为何撇嘴？"

小贩答道："我没撇啊。"

女主人皮笑肉不笑地说："是不是你闻到了我的气息？"

小贩说："那就拿一块面包去吃吧。"

女主人说："别为我担心，我不会挨饿的。"

她的脸上再次出现了那种似笑非笑的笑容，其样子比先前还要来得难看。

小贩吃饱喝足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铺床。突然，该进行床前祈祷的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房间里挂着一个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他来到屋外，打算在那里祈祷。

那是冬天的一个夜晚。地上已为白雪覆盖。天空布满阴霾，一片漆黑。小贩仰望天空，不见一丝光亮。他低头看地，地上无法迈步。突然，他发现自己仿佛被雪囚禁在森林空地之中，原来的雪上又覆盖上了一层新雪。他的身上也为越来越多的雪所覆盖。他从雪里拔出脚，开始奔跑起来，一直跑到一块竖立在雪中的石碑处，才站住脚。"我的天啊！"约瑟夫惊呼道："我大概已经走得相当远了，若不马上返回，一定会迷路的。"他四下打量着，好不容易辨认出方向。他转身朝着屋子的方向开始折回。

四周一片静谧。除了他的脚在雪地行走时发出的声音外，什么声响也没有。他的脚在雪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着。双肩感到犹如背有沉重的背篓一般沉。不一会儿，他便来到了屋前。

房子里一片漆黑。没有一丝光线打里面射出。"她一定睡了。"约瑟夫心里想着，停住了脚步，牙齿因憎恨紧紧地

咬在一起。他闭着眼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一进房间，他便觉得好像海伦就在屋里。他隐瞒起对她的仇恨，迅速脱掉衣服，钻进羽绒被里。他轻轻地叫了声："海伦，"但没有听到回音。他又喊了一声，仍没有听到回答。他爬起来，点亮了一支蜡烛。这时，他发现他的床单上到处是一个个窟窿。这儿出了什么事？这儿出了什么事？他离开房间之前，这床单还是好好的，而现在上面却布满了窟窿。不用说，这些窟窿一定是人弄出来的，可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看到一滩血，他看着这滩血，顿时生起了疑心。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声呻吟声。他四下寻找，发现海伦躺在地上，手里拿着把刀子。这把刀正是海伦在他初次来到的那天从他那里买下的。他取下女主人手中的刀，把她从地上抱起来，放到他的床上。海伦睁开眼睛，看着他。就在看着他的同时，海伦张开了嘴巴，露出了她的牙齿。

约瑟夫问海伦："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海伦什么也没说。约瑟夫弯下身子，朝她凑过去。突然，海伦抬起身子，把牙齿咬入他的喉咙，开始撕咬，吮吸起来。随后，海伦把他推开，大声说道："呸！你这个冷东西，你身子里哪里是血，简直就是冰水。"

小贩伺候着女主人，一天，一天，又一天。他为女主人包扎好伤口，这些伤口都是她那天晚上试图前来杀人时自己伤着的。小贩还专门为她烧了点吃的。然而，他刚把饭放入女主人的口中，便全被吐了出来。因为，女主人从来就没有学过吃饭这门艺术。她只习惯于吃被她亲手杀害的丈夫的肉，喝他们的血。她也试图用同一方法来处置小贩。

到了第五天，她终于向魔鬼认输，一命呜呼了。约瑟夫想替她找位牧师，然而，怎么也找不到。他替她打了口棺材，做了身寿衣，并打算在雪地里挖个墓穴，把她入葬。可是地被冻住了，他无法为其掘墓。最后，他只好把她的尸体装入棺材，然后爬到屋顶上，把棺材葬在雪里。天上的飞鸟闻到了尸骨的气味。一个个飞来，用嘴啄着棺材。棺材被啄开后，女主人的尸体也就被众鸟分吃了。这时的小贩背起背篓，重操走村穿巷的旧业，再次叫卖起他的货物来。

（徐新　译）

基　　蒂

阿隆德·阿佩费尔德

修女希望她能慢慢读，记住所有的字句，而她感觉到的却是这些字句撞击石头地面，然后反弹到她身上的滋味，真让她心寒。她们叫着她的名字。然而，名字却使她内心发麻，就像穿上浆过的亚麻布衣服总是使她战栗一样。窗户在耀眼的黄色灯光中闪烁，地面被灯光照亮。有时，她感到四周的空气在紧紧地扼着她的脖子，使她说不出话来；有时，却又感到话语流畅，美好的字句如同自然播下、开始扎根的秘诀一般留在她的心里，暖着她的心房。

玛丽亚每天都要来一次，和她谈上一会儿。不知怎么地，她说出的话与大殿很不相称。仿佛不是出自修女之口，而是其他什么人说出来的，仿佛是从太空飘来的。她们教她法语、数学及《新约全书》的一些章节，用的是一种适合于初学者的问答教学法。根据她目前有限的水平，只宜学一些复述性的课程。

玛丽亚总是坐下和她一块儿读。基蒂则竭力用同样的声调跟在她后面重复。有时看上去她们很像是在进行真正的交

流，但有时，由于有待克服的语言障碍，基蒂还是结结巴巴。每当这时，听到的音节和声调简直使人不敢相信是她发出来的。

学完后，她们会到花园里去散步。玛丽亚总要说一些鸟的名字，基蒂则总是跟在后面重复。有时玛丽亚说一些植物的名字。

尽管有台阶通向这儿，可基蒂却不知道。因为这些天来她一直生活在一种初来乍到者所具有的印象之中。一棵树，一块石头，一丛凌乱的灌木，一汪流动的水潭，所有这些都是内心、都是大殿影像的延伸。不过，室外、宇宙显得宽广多了。来到室外，她可以把脚步迈大，可以伸出手去摸一摸树了。

散步回来，她觉得大殿看上去更加美了。这时多半是黄昏时分，光线更加集中，色调愈加丰富。这是个到处布置着飞翔的安琪儿和装饰性铭文的房间。她不懂这些铭文的含义，但它们与安琪儿的飞翔布置在一起却很协调，给人一种流动感。有时，风琴声还会伴着舞姿。

她会回到书本中，背诵动词的各种变化形式，然后根据玛丽亚的教导反复朗读《新约全书》中的段落。她还没有学会做晚祷，因此到了晚上，她俩总是一道跪在床前，沉默一会儿。

就在这时，她们得知院长要来察访。院子里的气氛顿时变了。房间里回响着柜橱移动声、擦洗声和其他声音，这些

音响听上去很像在沉重的家俱后面关押着被锁链锁上的生灵，一旦有谁去动它，它便会发出尖叫声。玛丽亚想法安抚基蒂，却没能奏效。基蒂还是受到了不安定气氛的影响；因为即使在这些由墙壁隔开的大殿里仍然有某种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因素存在。不定什么时候这儿处处都能听到轻轻的谈话声。

一天上午院长来了。她的脚步声不知怎么地竟使基蒂想起了其他声音。这些声音是从哪来的？她不知道。这座修道院占据了她的全部生活，并以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渗透到她的心灵，排斥以往的记忆。

中午，她被带去见院长。地点在膳厅。它与其他厅有着不同的风格。在门口等候进入信号时，她有机会细细观察四周的墙壁。这些墙壁显然是另外一种风格。后来，她还发现其中珍藏着修道院的许多珍宝：如古画、金冠、银灯以及其他不适于每天使用的物品。

院长端坐在一张椅子上，浑身洋溢着一种活力。她伸出手，示意基蒂过去。基蒂走了过去，在她身旁站着。

“就是这个女孩？”院长问道。

修女们点点头。

“有没有给她上过课？”

“教了她《新约全书》及一些语法，”玛丽亚说。

“你能感到上帝在你心里吗？”院长问。

修女们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基蒂看了看她们，然后转过头对院长说了声“上帝”。

她们讲起了法语，基蒂听不懂。她唯一听出的是“父亲”、“母亲”、“儿子”这几个词。这正是由于几天前，她曾和玛丽亚一起背诵这些词。接着，她被带出了接见厅。在基蒂离开之前，院长曾试着问她另外一些问题，但看到她慌乱而不知所措的样子，也就没有再问下去。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既没有柜橱需要搬动，也没有画需要取下。一切都被裹在那种只有深井里才会有的寂静之中。她背诵着单词和动词变位，每到下午，玛丽亚总要过来和她一块读书。往事不可忆及，已经沉没于最黑暗的深幽之处了。

就这样，到了十一岁，她才第一次与生活有了些接触。

渐渐地，随着词汇量的不断增加，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在她身上发生了。她的脸开始变得苍白，谁在这儿住久了都会是这个样子，就连植物大概也不会例外。每过一个月，都有新的皱纹、手势和表情在她身上出现。这种发展使玛丽亚感到又喜又忧。像她这样的人，应该还具有其他品质。

玛丽亚一直没有向基蒂泄露，这里的大墙将永远会与她联系在一起。房间里的空气，小小的雕像——每一样东西都在身边澎湃，在流动和扩展：“你们是谁？”“我们就是安琪儿。”“那你是谁呢？”直到这时“他”才向基蒂泄露。这是一张男人的脸。血的河流一直淌到安琪儿的脚下，然后从那儿淌到窗前。这是第一次接触。他从画上的隐蔽部分向她走来，既不年轻也不年老，却正在受难。

第二天，基蒂沉浸在沉思之中。她失去了好奇心。当她

触摸到书本时，粗陋的字母跟她说起话来。她用手抚摸着这些字母，试图以此安慰它们。

她跟玛丽亚很少说话。有限的词汇使得她无法进行交流。玛丽亚察觉到尽管这孩子的进步很快，却开始与她离心。于是她决定设法提高基蒂的语言交际能力，使其得以与自己交流，从而能伸入到她的内心世界。因为不开口的女孩子常常会在灵魂最深处编织自己的生活。玛丽亚确实注意到，她并非不了解父亲、母亲和儿子所包涵的意义。她还注意到每当基蒂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发出这些词时，总会有一阵兴奋的震颤使她的眼睛发亮。然而，总的来说，基蒂的生活是沉默，缺乏表情的。她找不到任何可以表达感叹、疑问、乃至发愁的方法。

间或，玛丽亚会看到她在做某种游戏：摆弄着从大殿入口处马赛克碎片上得到的方型石子。她这时的神态看上去很像个孩子，但是当她抬起目光时眼睛发出的却是一种奇怪的神情。

院长没有再来，也不再过问修道院的事了。修女们像往常一样忙碌着。园子里的紫藤、玫瑰和草地又有了生气。每一次沙沙声都表明它们正在生长，甚至连阴影都在努力生长。窗户开始被不同的颜色给装饰了起来。玛丽亚说："春天来了！"她的话音中充满了喜悦。

玛丽亚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报偿。基蒂确实背熟了诗文，以固执的献身精神把它们读了一遍又一遍。然而她还是没说心里话。每当玛丽亚对她说："说出来吧，"基蒂是会作出反应的。可是，在话语之间却是长时间的沉默，这已成了一

种无法打破的隔阂。

夏天到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变化。象从蓓蕾期进入到开花期一样，基蒂突然说起话来。话语在她体内奔涌，生动而狂热，这些像笼中挣扎着试图飞出去的鸟儿一样的话语纷纷转换成法语词句。当然这些词句是通过极大的努力才转换成一个个生硬的音节发了出来，然后，再依靠声音、流利度和语调形成语意。你还不能称它们为词句，因为它们似乎不是从发音中枢发出来的，是她的整个生命在说话。

现在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了。尽管玛丽亚在事实上早就怀疑这孩子不大对劲，但她却没能具体指出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现在，问题已变得相当突出了。是孩子的行为举止，而不是她的声音向人们清楚地表明缺少词汇已不是她仅有的障碍。

有时候，玛丽亚在自己争辩到底是否该按惯例向院长报告此事。尽管这样做看上去很简单，却在她心里产生了疑问，促使她迟迟没作出决定。因为如果报告的话，她们要干的第一件事肯定是把这小姑娘从她身边领走，将其交给一个年长的修女去管教。年长的修女往往对采用什么方法并不特别讲究，她们一味认为罪恶总是不顾一切地在年轻人身上打开突破口。她们经常指责年轻人，为的是调动他们身上的积极因素。

她决心使基蒂的生活成为她自己的生活。她不再像个陌生人那样坐在基蒂身旁，而是像观察她自己的生活那样观察

基蒂的生活。于是在当了多年的修女后，她开始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一连串相互关联的事件，其中每一个具体事件都有特别之处，能清楚地表明生长和发展过程。

随后的岁月没有带来任何决定性的变化。玛丽亚开始感到她的内心也有东西在萌发。那是一种同情心，她希望能凭借这一同情心使基蒂主动接近她，使她快乐，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她。有时基蒂的眼睛看上去十分专注。一个具有苗条身段、勉强姿势、以及忧伤神情的人，却没人能使她开口说话。这孩子只对自己言语，发明了语言中并不存在的表达方式。只有幻想和神秘的欲望才会产生这些毫无意义的表达形式。有时她发出一个声音，仿佛是从心灵最深处发出的呼喊。

这孩子的封闭式生活暴露了玛丽亚自身的一些问题。她开始思考起自己的生活。有时，她似乎感到直到目前为止自己的生活一直在一种难以捉摸的状态下游离，很少接触任何东西。最后，只要一软弱，生活马上就会抛锚，封闭起来，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发生。当修女的岁月也没有给她带来任何转机。尽管对生活的徒劳追求已在内心泯灭，然而上帝的慈悲之光却没有照耀到她身上。现在，玛丽亚由于碰上了这个女孩，开始意识到她内心的巨大空虚。她的思想，就连其中最美好的部分，似乎都浮在表面，从未成为她的一部分。她不仅从童年时代起就有了这种感觉，而且这种感觉一直牢牢地控制着她的生活，就像一条锻造得很好的链条一样。随着岁月的流逝，她青年时代的经历在心灵中留下了不

同寻常的具象。街道、旅馆、小酒店；有一户陷入贫困的人家，男孩被送去当兵，女儿流落在许多城市，而她，家庭中最小的女儿，则进了修道院。这一切宛如建筑物的支柱明摆在那里，无法忘却。其他的一切不过是随机出现的细节。一个人是无法将自己与思想割裂开来，也不能与首次见到的景物、与自身、与其家庭甚至与其从事不光彩职业的姐妹割裂开来的。渐渐地，她开始意识到自己与这些人员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是在孤独中，或许正是由于她在这里把她与家人联系到了一块，就像一个必须报帐的代表与其他人是联系在一起的。有时她会想起父亲，想起他的倔强，他的手势。她开始看出自己的手势中就包含着父亲那种粗犷动作的成分。当然，她并非一直这样。有时她会停止思考，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流露出这里的人通常流露出的那种冷漠表情。但是，一到大殿，一旦与这姑娘在一起，她又会思潮澎湃，仿佛她的思想一下子从某个束缚着的地方解放了出来。

花园里有株山楂树，基蒂时常坐在它的下面。此情此景简直就像是一幅挂在墙上的巨型画的再现。“玛丽亚修女。”孩子总是如此称呼她。玛丽亚则感到似乎是圣婴本人在呼唤她。

不过，渐渐的隔阂开始在她们之间产生。而且基蒂问的问题越多，她们之间的隔阂就变得越大。一次，基蒂问道：“我的父母在哪里？”

“我们没有父母，上帝就是我们的父亲。”这句话玛丽亚在心里已经藏了好多天了，直到现在才吐出来。她像这女

孩一样也想成为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玷污史的上帝的孩子。但是每当她试图清除自己的思想，思想的重担就会全部向她压来。

不过，她还是想用祷告和圣学的美好篷盖保护这孩子，使她成为一个真正的修女，而不是因为外部动因才去当修女；把她移植到永远平静的环境中来。

她开始对基蒂严格起来。

战争又一次出现在修道院的门口。士兵在门前建起了一座军营。子弹带着恐怖划过黑夜。每日的散步停止了。基蒂只能呆在大殿里，她的整个世界被限制在大殿的彩色玻璃窗户以内。一天当中只有一次允许她往外看，还必须是在薄暮黄昏时。半裸的士兵在帐篷四周走来走去。久而久之，这种不同色彩的景象开始与院内的景象融合，直至最后对此模糊消失。她的内心充满了一种统一的安详感。玛丽亚的存在使她充满了温暖的亲密感。修道院的院长已被遗忘。圣马修、圣尼古拉斯、特别是圣母成了她的朋友。即使是一桩小小的要求，她也会先向他们提出请求。

接着，基蒂有了其他感情。起初是生理上的，它并非使人感到不悦，随后，她的乳房出现了硬块。她意识到某种东西正在她体内搅动。这似乎是一种必须经过耐心等待方才会显露出来的征兆。安卧在毯子里，用毯子蒙着头，体验身体的脉搏，聆听甜蜜的低语声，真令人愉快。

起初，她想把这件事告诉玛丽亚，但是某种说不出的东西阻止了她。而她喜欢聆听甜蜜的秘密的渴望渐渐地变成了沉重的负担，以梦魇形式出现在梦与梦之间。

她时常坐在花园后面的山楂树下，看着正在变红的果实。室内，人们正在为院长的到来作准备。再一次响起了熟悉的吱嘎声。柜橱被从原来的地方搬开了，画像从墙上取了下来。草地上，一尊半身石膏像，一盏灯以及一张摇晃的桌子堆放在一起，仿佛是在体现一种神圣和世俗的新结合。从村子里请来了健壮的女仆。她们带着苕帚、刷子，看上去活像是这儿的主人。玛丽亚和比其年长的凯瑟琳修女放下了修女架子，加入了打扫行列。玛丽亚对于院长并没有说过多的话，但她说过的全部是真心实意的赞扬，这使得基蒂产生了一种交织着敬畏和焦虑的不自在感。由于受到内心秘密的困扰，即将到来的院长来访使她心中充满了种种不祥的预感。

一天午休时，基蒂偶然与一个女仆说上了话。她是个骨节粗大，看上去十分男性化的女子，显然她以往的日子十分艰难。她的丈夫起先想当一名教士，但由于卷入了一桩谋杀案，逃到了德国，后来又从了军。她操一口流利的农民方言，喜欢在说话时不时地打一些手势，手势交替表达厌恶和喜悦之类的感情，其速度变化之快，简直像是在玩一种变幻不定的游戏。她不但讲述自己，而且以一种农民固有的在适当时候加带一定奉承的狡诈谈论基蒂。她声称在农民看来，女孩进修道院是一个值得密切注意的现象，因为一个人是不会随随便便走进修道院的。

基蒂告诉她，她的父母双双死于战争。这是最合乎逻辑

的回答，因为她无法向其讲述其他东西。此外，她培养出的新情感似乎也在指向这一解释。她经常思考着这一问题。有时她把自己看成一个被遗弃在修道院门口的孩子；有时当她站在圣像附近时，她也会把自己想象成上帝的孩子。记忆对她来说并不起作用。

这种既成事实的说法常常使她感到满足。“并非每个人都能有幸成为上帝的女儿，在上帝的翅膀下受到庇护的。”她老是对自己重复这句话。当然，院长的来访以及她与院长的会见同她占据着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并不相符。不过，她并没有失去心里的优越感，只不过是把它埋藏在心里而已。

现在，在女仆面前，在这无约束的坦率面前，她不仅有一种犯罪感，而且也有了一种诱人的甜蜜感。

“我是从哪儿来的？”玛丽亚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如同一则神话，既现实又可信，不过，同时还需要有另一解释。有时，这是一个只有孩子才能经历的过渡期。如同一个承认两种真理的王国，每种真理都有自己的权力。

玛丽亚忙于内务，因而也就随基蒂在瓦砾中漫步，任她独自一人去沉思。她只是隐隐约约地、假如说她还能意识到的话，察觉出这孩子在沉思中完全迷失了方向。

与女仆的见面成了一种不寻常的经历。她的谈话通常夹杂着痛骂；她的身材丰满。即使女仆在扫地，基蒂也能感觉到她所具有的轻松感和自在感。有关这一点，在女仆走过原先由沉寂支配的大殿时也能察觉到。

通常她们之间的谈话会转到非常实际的话题上。女仆佩

比总是说个不停。当基蒂承认她感到乳房有硬块时，她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在重复佩比本人提到过的事而已。可女仆却忍不住发出一阵沙哑的笑声，好像声带断裂了似的。从那以后，谈话的内容就堕落了。佩比开始讲起了驻扎在村子里的德国人，其中并不隐瞒她与德国士兵的关系。她还说了些基蒂很可能不懂的事，基蒂还是感到了一种逐渐渗入其内心的、不可言状的甜美，尽管如此，这种甜美正在摧毁某种自身的东西。

第二天，一切又像往常一样。女仆被打发回去了。基蒂醒来时，熟悉的沉寂牢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大殿里挂着图画，大殿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煤油灯的烟味，但这已不是原先的大殿了。大殿里、角落中和图画上似乎少了一些什么。她看看这一切，然而看到的只是图画本身。

玛丽亚累坏了，压根儿就没有察觉到这种变化。她的所有精力都花在为院长的来访作准备上了。她唯一察觉到的是基蒂无法控制的、带反抗意识的转肩动作。

第二天，成熟的标志突然出现。基蒂感到十分羞愧。她想方设法避开玛丽亚。到了晚上，她倒在床上，任泪水烫红她的脸。佩比出现在她的梦中。佩比穿着破烂的衣服，看起来就象从漆黑的河里拉上来的生物。第二天，她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梦。早上晚些时候，基蒂坐在课本旁，对玛丽亚说："我可是个好女孩。"玛丽亚用拥抱表示了赞同。

后来，玛丽亚突然离开了修道院。原来是院长派人把她叫去了。玛丽亚收拾起了自己的行李物品。有一会儿，她伫立着，凝视着发光的灯，她看上去异常地消瘦。她转过头，

基蒂注意到反射到铜器上的突然动作。分别十分仓促。当身后的门嘎吱一声关上时，基蒂顿时感到从她身上夺去了某种东西。

正午像往常一样万籁俱寂。周围散着一只打盹的山羊，一个脸盆以及几只画框，这几样东西如同注定要承受热量的生物，躲到了各自的角落里。这些物品对基蒂来说应该是熟悉的，但还是给她以某种陌生感。她必须重新认识它们。现在只剩下她独自一人，她开始在建筑物周围漫游，寻找通向不易被人发现的小房间的入口。这些房间多年来一直在那里，但从来没有人进入过。所有的门都锁着，透过窗栏看不到任何东西。最后，她发现卡特琳娜坐在门槛上。她身材瘦小，穿着节日的服装，似乎失去了反应能力。“卡特琳娜。”基蒂尴尬地叫了她一声。

卡特琳娜是玛丽亚的表妹。尽管她们有共同的信仰，然而，并未按照爱的法则成为关系亲密的人。从家里带来的敌意在这里反而加深了。每过去一天都使她们的夙怨得到加强。她们在这里相遇了。命运之手从未离开过她们，而是把她们带到了一起。院长知道这事后，不愿拆散她们。她发出指示同意她们继续呆在一起。

基蒂心里充满了怜悯。她走近卡特琳娜，想找出一个合适的表达方法。卡特琳娜微微地抬起身子，提起自己的裙子，向后坐到了台阶的角落上。

“玛丽亚走了。”基蒂说。

除了几句应酬的话，卡特琳娜什么也没有说。她无法掩饰基蒂的存在给她带来的不自在感。最后，当要说的都说了，她借口自己得去做祷告，走开了。这实际是在向基蒂暗示，

她必须更加虔诚。基蒂则呆呆地站在那儿。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系列的恶梦。她觉得修道院那口沉重的钟压在了她的肩上。当钟敲响三点时，她觉得那钟锤简直是在她体内摆动。她起身祈祷，想以此摆脱修道院的大墙对她产生的压迫感。然而，直到清晨，她才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的眼里看出一丝和悦之意。

上午佩比突然出现在修道院，其样子活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气使者。破烂的衣服加欢乐的眼睛，表明她是被彻底抛弃的人。她告诉基蒂，战线正在向前推进，士兵都集中在居民区，数量每天都在增加。显然她喜欢这种军事部署。她张开双臂，像要拥抱什么似的。该手势充分说明了她的心态。

"玛丽亚不会回来了。实际上她也没法回来，道路都给封锁住了。士兵终究会冲进修道院的，因为附近地区没有足够的住房。修道院院长正是由于这一担心才把玛丽亚叫去的。他们是不会碰卡特琳娜的。作为一个修女，她的愤怒使她忘记了一切。"——这是佩比的讲话方式，事实和愿望常常混淆不清。

"那我怎么办？"基蒂问。

"不要怕他们。告诉他们你属于我，属于佩比。他们都知道佩比。我将在他们的伙房工作。你是不是也想在那儿工作？基蒂，想不想和我在一起？这场战争会使我们都完蛋。我们会在享受不到一点乐趣的情况下死去。我们必须把这里的金灯拿出去。金灯是属于你我两人的。"

"不，"基蒂说。她吃了一惊。

"不，"佩比以拉长的声调重复了基蒂说的话。"你是

说，不。不过我可有话要跟你说。你是个肮脏的犹太人，他们把你扔进了修道院。不过，我可知道这事，我是亲眼看见的。明天他们就会来把你带走。你跑不了！你跑不了！”

“你跑不了！你跑不了！”——这些字句已不是话语，而是由一个疯狂的存在物发出的声音，就像狗吠一样，直到门“砰”地一声把这一声响关在外面才会听不到。

修道院的大门是扇上面装着带刺铁丝网的铁门。基蒂的眼睛辨认出了铁门上装有两把锁。

基蒂转过头去，站立了一会儿。山谷下到处是扎营的士兵。他们严严实实地包围了修道院所在的山。在灿烂的阳光下，他们那半裸着的身体简直如同一团团走肉。操练场上，士兵合着军乐节拍齐步前进，很像挂在大殿墙上的那幅巨画所描绘的情景。有一次玛丽亚靠在墙上给她讲述了十字军东征的故事。战争一直打了好多年，直到十字军士兵最后成功地收复了圣子的陵墓。现在看到的是同样的情景，甚至连色彩也很相似。

她仍然对与佩比发生冲突一事焦虑不安。“她到底是在生我的气，还是仅仅是在开玩笑？”但内心告诉她，佩比不是在开玩笑。卡特琳娜的房门关上了，她不敢去敲门。她站在台阶上，抚摸着白色的大理石。渐渐地，未来的前景开始出现，起先只是些无意义的细节，后来，借助于其他灵感，出现的前景开始有了轮廓。到了晚上，卡特琳娜进来告诉她，从现在起她必须呆在地下室，她平静地接受了这则消息，就像一个知道了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的人一样。

外面，暮色逐渐退去。天空比平时要来的红一些。一股刺鼻的霉味迎面扑来。由白头巾盖着的甜菜罐在架子上成一字排开，看上去宛如生命还在跳动的冷冻生灵。

“他们正在搜寻我。而卡特琳娜把我藏了起来。”——这一点已是毫无疑问的了。她现在想象着他们将如何找到她：门会被打开，然后，手电光照射进来，先是射到罐头上，然后是她身上。她与罐子靠得更近了，可以听见罐子里发酵的水泡声。

她摸索着设法使自己熟悉周围的物品：画架、破碎的塑像，成袋的苹果。她伸出手，摸了一只苹果。苹果汁流进了她的心田。

过了一会儿，卡特琳娜下来告诉她从现在起她必须一直呆在这儿。基蒂说她知道《圣经》上写着上帝的孩子必须受难，直到阳光照射到他们身上。但是卡特琳娜却以一种听上去是在生气的口吻对她说，她绝不能因这一信仰而自我骄傲。基蒂问道：“我是多毛的犹太人吗？”佩比的声音在她耳边回响，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卡特琳娜已经离去。有一会儿传来了一阵她的脚步声，但接下来就又是一片寂静。

现在所有的怀疑已不复存在。已成的事实亦已确定。她边抚摸着自己的皮肤边说：“是的，我是多毛的。”现在她想起来了，即使在过去，佩比常常边拧着她的面颊，边叫她“小犹太仔”。卡特琳娜站在修道院院长面前时也曾说过同样的话。

她一连好几个小时在门背后坐着，等着手电光的出现。然而，她什么也听不到。修道院里的寂静愈发深沉了。她可以感到毛发正从她体内长出来，布满脖子四周和手臂下面。

“是的，我是多毛的。”她说，似乎在承认一个再也无法抵赖的事实。“罐子，那你们是谁呢？”

“我们是甜菜罐子，”一个声音回答，“在黑暗中，我们失去了色彩。难道你听不出我们发酵的歌声吗？”

“我听到了，”基蒂说，“我是多毛的人吗？”

“你不是多毛的人，你是我们的姐妹，上帝把我们给隐藏了起来。”

后来，她蜷缩在一堆干草上睡着了。

卡特琳娜下来了，基蒂对她说她感觉很好。

在这里，她有了许多朋友。甜菜正在罐子里发酵，维希尼亚散发出神圣的香味。卡特琳娜说士兵包围着这座山头，他们在靠近修道院围墙的地方扎了营。玛丽亚正在路上，但到不了这儿。不过，修道院内没有任何变化。基蒂伸手摸着上过浆的衣服，一阵震颤传遍了全身。现在，她知道自己很快就会被送到另一个地方。卡特琳娜谈论着另一个世界的事，基蒂则询问其细节。她认为这是该做的事。

战争正进入尾声，还需要最后一场仪式。修道院几乎是在恳求士兵开拔进来。卡特琳娜说不是她把基蒂藏起来的。听到这，士兵大笑起来。他们不再急于杀人。现在使他们感到兴趣的是这场游戏。

基蒂在地下室长高了。当她被带出地下室，来到阳光下

时，她穿的是白色的晚礼服。她看起来愈发地高了。晚礼服在她身后拖曳着。

她被领着走上了篱笆后面狭窄的小路。她行走的样子看上去十分壮观——就像浮在太空一样。现在，所有的人都走了。安琪儿簇拥在她的双臂周围。枪响后，有好一会儿，她仍然成站立姿势，对出现的奇迹感到惊奇。

（陈静　译）

家族的力量

汉诺克·巴托夫

我打开门，看到父亲站在门口。一看见他，我马上就意识到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这不仅因为父亲一般不在星期五下午来我家，还因为他脸上的表情和那犹豫不决的举止，这些都表明他决不仅仅是来看望我们的。父亲有个老脾气：遇事好动感情，而且心里有什么脸上就有什么。他已经四十七岁了，但是他脸上紧包住窄窄颧骨的黄棕色皮肤，像女人那样遇事就会颤抖的嘴，以及那双会表现喜怒哀乐的眼睛，这一切都表明他还保留着青春的活力。观察父亲的脸是一件趣事，每一片云、每一丝风、每一缕阳光都会引起变化，就像大海那多变的海面。

但是此时此刻，在我家门口，他整个脸包括他的嘴唇和眼睛，都显得木讷，看上去就像糊了一层淤泥又被晒干了。我迅速吻了父亲的面颊，把他请进房间，给他沏了茶，还切了一块母亲前几天带来的蛋糕。然后我拉了一张小凳，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他是从医院直接来的，他刚去看望了施雷加。父亲说施

雷加很枯瘦，还发烧，医生们对他已无能为力，他们诊断不出他得的是什么病，更不知道该如何治疗。

“依我看，”父亲接着说，“那是积劳成疾。他像骡子一样干啊、干啊，干了三十年。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烧得多厉害，变得又黑又干，就像是修剪过的柑橘枝。”

父亲叹了口气，单调地搅拌着手里的茶，那其实只是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我沉默着，注视着父亲发灰的脸。我突然发现，父亲已经显得十分衰老。父亲是施雷加的叔叔，尽管他们年龄一样大，又是一起到查尔德的。可是今天怎么了，有了什么激烈变化吗？施雷加卧床已经好几个月了，父亲不是早就亲口告诉我施雷加已经没指望了吗？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父亲这个时候来，一定还有其他什么事。他肯定有什么事要说，但是我不逼他讲。我打起精神，调皮地笑着对父亲说我有一个难题要向他请教。

父亲嗜书如命，他的书主要是传统的《圣经》研究、《圣经》注释以及布道术之类。近来，我们几个同辈人在一起津津乐道地背诵《圣经》的部分诗句，尽管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属于那个世界，也无力进入那块领地，但是因为父亲对《圣经》的偏爱，因为我想让他高兴，所以读《圣经》时我一碰到那些警句格言，还有那些微妙的疑难之处，我就记下来。

我装出一副很精通《圣经》的样子说：“在《圣经》的《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中，这样写道：‘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致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偷的物’。《圣经》里就是这样说的。”我瞥了一下翻开的书，说道：“可是这段话是

有问题的，反而把人弄糊涂了。第二节里‘总要赔还’是什么意思？窃贼已被打死了，那谁来赔偿呢？‘他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又是什么意思？卖尸体？卖给医学院？如果‘为他有流血的罪’是指打死窃贼的人，那么，‘顶他所偷的物’又是什么意思？爸爸您是知道的，‘damim’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是‘金钱’，而在《圣经》里的意思是‘血’。还有个问题‘贼就要被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一口气把一大堆问题摊在父亲面前，然后就沉默不语，等待着父亲来显示他的才干。

我一开口说话，父亲就挺直身子，带上那副和他的年龄相称的眼镜，嘴角也开始微微地颤动着，显露出年轻人的活力。而这一点正是我最喜欢的。我提完问题，他就把书拿过去，把我讲的那两节从头到尾读了两遍，默读了一遍，又出声念了一遍。这时，古铜色的光泽又回到了他的脸上，鼻子上也冒出了细汗珠，这在以前是很少看到的，这表明他正在全神贯注地研究《圣经》。解释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并非易事。可到了父亲手里就遇刃而解了。他的办法是不拘泥于惯用的标点符号，他把第二节的后半段与前一节的末尾联结起来。这使我无法接受。我争辩说他这样做是与传统的观念相背离的，但我赶快又改口说搞传统主义的注释学者也是这样对待解释的。这个说法给了他很大安慰。我这样做为他保留了两个面子：一个是理智的探索，一个是忠诚。父亲坐在那里，疑虑消除了。他一边喝茶，一边吃着母亲送来的蛋糕。

接着他又谈起了祖父。他一谈祖父，我就再次意识到父亲脆弱的心灵受到了创伤。他有一颗孩子般的心灵，任何创伤对他都会是致命的。倘若我远离我的家族，有意脱离与族

人的来往，人们肯定要说是我造成了父亲的心情忧郁。因为正是由于我，父亲与他的大侄子格达里艾发生了一场冲突，要不是因为我，父亲也不至于整整一年都这样悲伤、孤寂。我很久没见到这些堂兄弟了。格达里艾对我的才干和对父亲荣誉的侮辱给父亲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负担，以至后来父亲对这些再没提过一个字。即使现在他还是不谈，反而开始谈起我的祖父来了。

“安息吧，父亲”，他说，“父亲是一名杰出的学者，他害怕进天国，而这并不是他能始终在前面引导我走好人生道路的原因。我来到以色列这块土地上已经有二十七年了，父亲去世也有二十年了，可他的光彩永存。那就是他身上爱的力量。如果对犹太同胞的爱、对人类的爱就是对上帝表示崇敬的一种方式，那么你爷爷可谓是楷模。他是位谦谦君子。他奉守‘追随你的上帝’的圣训，尽管他从不向外人炫耀自己的优良品质，但他灵魂的崇高及其瑰丽的光彩却人人皆知。”

父亲不停地说着，时而停顿一下，用小刀把掉在桌上的蛋糕屑刮起来，刮了一小堆以后，再把它们刮到盘子里去，接着又继续讲下去。我聚精会神地听他说。每当他提到祖父，我都会想起祖父谦逊随和的为人。这次也一样，当初我刚听到祖父去世时的情景，以及他的去世导致我们家族发生变化的情况，现在都又鲜明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煤油灯立在桌上，就像一个罩上了绿色玻璃漏斗的香炉。两个高高的烛台滴着烛泪。汤碗已经空了，碗边还沾着几根面条。父亲双肘搁在桌上，哼着安息日圣歌：“主啊，由于你的恩赐我们才有吃的。”父亲抓着一把大的切面包

刀，有节奏地一边打拍子一边唱着，不时地催促我和他一块唱，有时又有意提高调门以引起母亲的注意。母亲坐在父亲对面，嘴角挂着微笑，仿佛在做梦似的。瞳孔退缩到低垂的眼睑里，她的头前后晃动，就像是坐在行驶的列车里。每当父亲提高嗓门，或者用力拍打桌子时，母亲就会抬起眼睑来，表明她并没有睡着，但她很快就又耷拉下眼睑。面包刀举起又放下，我注视着父亲的手，手指又细又长，上面长着一簇簇蓬松的汗毛。父亲下班以后总是用一种油来洗手，这样沾在手上的油漆就很容易被洗掉。但是现在他皮肤破裂处和指甲的根部都嵌着没洗净的油漆。他手背上的皮肤，从大姆指到食指，都裂了开来，都能看到鲜红的肉了。我注视着他的手，他抓着刀子，还一边唱歌一边敲击桌面打拍子，我感到奇怪，难道他的手不疼吗？我不知道父亲是唱完圣歌了呢，还是唱了一半就停了下来，反正突然间他不出声了。这时我只能听到狂风怒吼的声音以及我身后百叶窗上生锈的铰链发出的像鬼叫的吱吱嘎嘎的声音。我有点害怕了，我似乎觉得父亲也在全神贯注、非常紧张地听这种声音。其实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之中。突然他看着母亲，从他那秀丽的眼里能看到那两支蜡烛闪烁的微光。他告诉母亲他想起了祖父用过的那张方桌。祖父一直是坐在那桌子的首席，就像一个国王，当所有的儿女和孙儿孙女们围桌坐下时，我们这个家简直就是一个小王国，祖父自然就是国王了。那真是何等欢乐，何等高兴。开始我似乎觉得母亲并没有注意听父亲说话，因为她头都没抬，还在那里不停地点头。可是父亲刚说完话，她就说那样的桌子将来再也见不着了。父亲也附合说那张桌子已经不在了。我听着，却估猜不出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们觉得那张桌子有什么好留恋吗?它又大又重,和两张床、一张沙发一摆就占了房间一大部分。接着父亲又谈及祖父去世的事，他说祖父怎么会死呢?祖父永远活在儿子们的心里，对儿子们的影响比他在世的任何时候都大。那时我也曾问过自己，祖父怎么可能去世呢?他的相片就挂在我们棚屋里沙发上面的墙上。我转过头来端详祖父的面容，他与我们一样，长着又短又黑的络腮胡子，有着一双黑眼睛。相片框是用绳子吊在一根钉子上，镜框上面向外倾斜，看上去仿佛祖父正欠着身子看着我们。我端详着他的面容，真想知道他是怎么去世的。就在这时，椅子突然发出的尖叫声以及突然爆发的哭泣声吓了我一跳，我看到母亲从座位上跳起来，她的眼睛和激动的眼睫毛都被泪水遮住了。她跑进厨房，父亲也起身跟着跑去，只剩下我独自一人坐在桌前。蜡烛快点完了，最后一点烛芯浮在熔化的烛油里，就像漂浮在烛油上的一只黑蚂蚁一样。残烛的光闪烁不定，不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物体的倒影在天花板上跳动着。棚屋的墙壁上多处出现了裂缝，刺骨的寒风就从缝里钻进来。我充满了恐惧感。我一下子跳起来，逃到我的房间去。母亲靠近油灯站着，父亲在和她轻声说话，他们在谈论波兰，这是一个我们全家经常讨论的问题。母亲不时地点头，她擤鼻子时发出很响、很难听的声音。后来，她背诵了两句话，从那以后很长时间这两句话总是引起我的恐惧。也许是她说话时的情景深深刻在了我的心头，以至后来每当父亲谈到祖父时，这种情景就又会在我的脑海里出现。母亲背诵的两句话是:“我们见不到他们了。他们都一个个死去，我们永远见不到他们了。”现在这种场面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一瞬间我又成了一个受

惊吓的孩子，这情形与二十年前差不多。但是就是在二十年前，我也长大懂事了，我目光敏锐，注意倾听祖父富有感情的话语。我没有丝毫的紧张，而是出于好奇，想探究产生这种羞辱和遗弃感的原因，想重温对尽善尽美，富有权威的祖父的怀念。

父亲补充说："人们为什么会那样尊敬爷爷？这是因为他具有一种崇高的道德品质。就因为这一点，他首先在家里就是一个拿得了大主意的人，他是名符其实的一家之主。孩子们无论做什么，——甚至是做生意，对此你可能认为他完全是个门外汉——可大家还是首先征求他的意见。同样是因为这一点，你爷爷在全村人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那就是因为家有家规。你爷爷认为，父亲就要像个父亲，母亲就要当好母亲，叔叔就是叔叔，家族就要有个家族的样，这样才能得以生存下来。"

讲到这里，父亲又沉默了，我意识到是到点明故事寓意的时候了。我也能猜到这个故事的寓意，一定是我们这个家族里又爆发了一场冲突，而且这冲突一定是在父亲与他的在乡下的十一位侄子中的某一位之间发生的。父亲不是说过吗，"叔叔就是叔叔，家族就要有个家族的样子。"我祖父一共生了十四个儿女，他的大部分孩子跟他一样也是多子女。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儿孙绕膝的大家族里，仅有大儿子莫舍·大卫的孩子们幸存了下来。大卫有十一个儿女，他们都迁到了以色列，施富加是第一个到的，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他出生在偏远的乡村，当时是年仅十七岁的一个孩子，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来到以色列的。我父亲是与他们家一起移居以

色列的，他和他兄弟的大儿子同龄。我父亲在家排行老小，有的侄子要比他大二十多岁。就在这样一种不寻常的情况下，全家族都面临着辈份这个敏感的问题，大家都十分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它对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父亲又不吱声了，而我也保持缄默，等待着父亲的下文。

“我想告诉你一些事，”父亲突然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口吻说道，“既然我们坐在这里谈论家族，……而家族又是我们散居在外的犹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可如今，家族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一无所有。一切都毁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床上苦思冥想这个问题，我拍着脑袋问自己，在我们这样一个应该有难同当的家族里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举止粗鲁，待人无礼，自私自利。他竟然还是一位大老板，是位专家，他专在何处？连用希伯来语写一段《圣经》里的话都干不来。一眨眼，他居然就成了一名大专家，变得狂妄自负。他还居然自称对绘画很有研究……他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竟敢在我们头上称王称霸！”

“是格达里艾吗？”我问道。现在我意识到我们谈到问题的要害了。在所有的堂兄弟中，只有格达里艾从商。他娶了一个油漆商的女儿，后来又接管了岳父的油漆店。由于他经营有方，买卖一直很兴隆。

“他们来看过你吗？”父亲紧张地问我。

“谁啊？”

“你的那些堂兄弟啊。”

我告诉父亲没人来看过我。但我晓得父亲指的是格达里

艾。

“我是来听听你的意见的，”父亲接着说，“还要告诉你所发生的一切。真的，我都感到很羞愧。”

父亲刚说了一些，我就感到他讲的有些详细情节对我来说简直是难以置信。尽管父亲很恼火，但在我面前，他还是设法为格达里艾开脱，他没有转述格达里艾那些刻薄的语言，而是用温和的口吻向我叙述。尽管父亲一开始的语言很激烈，但是从他的话语里我意识到，他还是很想与格达里艾言归于好的。所以在了解了我们这个家族的情况以及他们相处的方式后，我能听出父亲的言外之意，并能顺其自然地来解决问题。

大约在一年前，我在特拉维夫市的一个小美术馆里展出了我的美术作品，这是几个画家的联合展览，我的作品排在最前面。观众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作品反应不错。父亲为我的画能够展出而十分激动，当画展的第一批海报张贴出来时，父亲看到我的大名赫然列在作者之中，他显得兴奋不宁。画展正式开幕那天，看到那些挤在美术馆陈列室里的衣冠楚楚、令人生畏的观众时，他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事后，人们在街上还叫住他，向他打听海报上介绍的那位年轻艺术家是否真的就是他儿子。不过这一星期对父亲一生来说还不是最激动的。展览是星期六开幕的，在第二周的星期五中午，父亲在特拉维夫市的莫舍沃特广场附近碰到了他的朋友佩杰斯。他是一位教师。他见到我父亲十分高兴，立即把手里拿的一份报纸打开，让父亲看一篇艺术批评家撰写的对年轻艺术家舍莫尔·勒曼的评论：“在谁的美术作品里能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作者在用色彩来抒情这一手法上来呢？这种抒情手法对这位

年轻艺术家的大胆，具有阳刚之气的、甚至是有点过分的美术线条是出乎人们意料的补充和完善。”我没把握父亲是否完全明白这段话的意思，因为他事前和事后都没有读过这篇评论文章，即便读过的话，他对他不想听的东西也是一溜而过，不会留意的。他只是听到他儿子的大名登在报纸上了，赢得了文艺批评家的赞扬。佩杰斯老师还告诉父亲这位批评家还是挺有名气的。此时此刻，父亲倒产生了一种畏惧的心理——起因既不是画展，也不是批评家的评论，而是因为父亲的家族一下子变得出名了，其他犹太人对勒曼这一家人要刮目相看了，人们要称勒曼为画家了。父亲一方面感到后怕，一方面又觉得应该让亲戚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喜悦。他连跑回家去告诉母亲一下都来不及了，因为他和佩杰斯老师相遇是在莫舍沃特广场附近，而格达里艾的店也就在旁边，所以他立即直奔那家店去。格达里艾正在店里称赭石，父亲把画展的消息告诉他，他对此却漠然置之。他一边给顾客找钱，一边冒出一句话说他听到了画展的消息。

“你看报纸了吗？”父亲问道，他心里十分自信地认为人们一定都在竞相抢购当天的报纸，因为他当画家的儿子的大名登在上面。

“报纸？”格达里艾的目光停在父亲脸上。不知是他整天坐在店里做生意的缘故呢，还是因为他经营油漆和化学药品的原因，我总觉得他的皮肤肤色与我们家族其他人的肤色不同。他面色苍白，就像多日未见阳光一样，而他的眼睛是红的。尽管他的头发已经变黄了，就像旧的糊墙纸，但是还没拔顶，这在我们这个家族里也是唯一的。我甚至怀疑他脚趾上恐怕都没有脚茧。现在他的脸上显出一种惊讶又带有讥讽

的表情。“我还要看报纸？”当他发现父亲感到吃惊时，又补充说：“所有这些报纸要是想了解这些画家及他们的作品，他们总是来找我的。”

“找你了解？”父亲感到很诧异。报社记者能从格达里艾这个外行那里听取到对于美术作品质量的评论吗？那岂不是人人都成了艺术家。就在三个星期前，还没有一个父亲的朋友或熟人对父亲讲过一句关于这些美术作品的话，现在倒好了，格达里艾这个店老板竟然能把所有的报社记者喊来听他的评论，他倒摆出专家的派头来了。

“他们确实是从我这里了解很多情况的。哎，哎，你干吗这样看着我？你难道不晓得所有的画家都是从我这儿买颜料的吗？……这下我可交了好运了。世上没有一个人像这些画家那样卑鄙和令人作呕。比如说线条大师、霍光斯特普、皮尔契克——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不是？……他们有名气，全国的人都向他们表示敬意，……但是在这里，在我这个店里，你可以看出他们究竟是一伙什么货色，他们互相在背后都说些什么，而在我面前又是如何奴颜婢膝、摇尾乞怜！”

“你卖给他们颜料？”

当父亲问这个问题时，我可以听出他的声音是颤抖的。格达里艾的店倒成了画家们聚会的地方，父亲怎么直到今天才晓得。要是早知道的话，那早就有机会可以名正言顺地帮助他亲生儿子扬名了。我们这个大家族里的事情怎么会这么凑巧，也许我那画展的事就是格达里艾首先透露出去的。

“哪里谈得上是卖颜料？！”格达里艾回答说，“我只不过是在帐本上记记帐，以便对做了多少笔这种蚀本买卖心

中有数。这些画家简直是一伙骗子、浪子、穷光蛋，从无名小辈到鼎鼎出名的无一不是这样的货色……还画家呢！……如果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这些画家是些什么东西！你从他们那儿休想得到一个子儿，不仅如此，他们还用送礼的方式来哄你。当他们意识到欠帐太多时，他们就来给我送画，但是我一张也不要，我格达里艾不要！……我要让这些乞丐们晓得他们欠我钱，要让他们记住他们没付钱，而我也不需要他们还债。我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他们以为塞给我一张破画，债务就一笔勾销了……”

父亲还想打听一下他是否同这些画家谈论过我，但就在这时，一位男子走进店里，他身着沾了各种颜料渍的白色工作服。格达里艾立即为他拿油漆、油画颜料、油灰、石膏等。父亲竖起耳朵想听听这位顾客与店老板谈些什么，但这位顾客生性话不多，除了要买的物品名称以外，什么也没说。他仔细看了帐单，就从包里掏出皮夹，付完钱提起东西就走了。

“这人是谁？”父亲问道。满以为很荣幸地见到了一位大画家。

“他？”格达里艾朝门口点了个头，笑了起来，“室内油漆工。他们是我的真正主顾，而那些艺术大师们……”

“还有关于那个画展，”父亲忍不住问道，“他们与你谈论过画展吗？”

格达里艾好像没听见父亲的问话，他从地上拿起一把软毛刷，从开裂的大理石柜台的缝隙里把颜料粉扫出来。此时他脸上表情很严肃，就像特工人员的那副神情，仿佛周围什么都不存在，他只注意那把刷子。

“格达里艾，你听说过什么吗？你听到什么没有？”父亲重复地问他，心里已经预感到会有恶讯。

时间对格达里艾是很宝贵的，他耳朵听父亲说话，手上在一直不停地干活。他打扫柜台，把颜料桶的盖子盖好，清理麻袋，把刷子挂起来，整理架子等等。父亲漠然地站在那里，手上折着那张遇见佩杰斯老师后就立即买来的报纸，他有点不敢重复他的问题了。这时格达里艾转向父亲，犹豫了一下，然后大声说：

“都是些平庸之作！”

“你说什么？”父亲的声音颤抖起来。

“就是画展上的那些拙劣作品，只有儿童的水平。”

“什么？”父亲问道，他这时已火冒三丈，就好像有人朝他脸上啐了唾沫一样。

但是格达里艾没有收回他说的话，相反，他在鼓足勇气说出第一句话以后，其余的话就像开了闸的水似的哗哗流了出来。

“叔叔，你得同施姆利克好好谈一下了，他年纪轻轻，是块好料子。他每天把时间都荒废到那些拙劣的作品上去，我真为此遗憾，叫他学个正经的手艺吧——”

“你说什么？你凭什么……”父亲气得话都说不出来。

“叔叔，客观事实就是这么回事。在绘画方面要想有所成就不是件易事。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情况是出于对施姆利克的关心。”现在他说话的口气婉转多了，时而还说两句安慰的话。“我想说工作并不难做，施姆利克是个伶俐的孩子，你可以跟他谈一下，我也愿意跟他谈，叫他到我这儿来，我来跟他谈。我要把我了解的画家们的情况告诉他，让他知

道即使是这些出了名的艺术大师们现在过的仍是牛马一样的生活，选择这一职业是绝对没有前途的，特别是对有些人，他们不是太……叫他到我这儿来呀，叔叔。”

显而易见，格达里艾的话对父亲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尤其是父亲刚与佩杰斯交谈后又听到这番话是万万没想到的。他愤怒的双眼里满噙泪水，嘴角在颤抖。儿子已经出名了，他要维护儿子得来不易的荣誉，这是整个家族的荣誉。而现在，格达里艾的话好像是怀有恶意要损坏整个家族的荣誉。

“他们说了什么？”父亲低声问，他已使尽最后一点力气了。

格达里艾朝一个罐子里看了看，把一只手伸进去沿罐边摸了摸。他一边干一边不停地对着罐子点头，左边点点，右边点点，仿佛是说：“老在这儿费口舌有什么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

“好小子！”父亲吼了一声。这时父亲明白不是画家而是格达里艾在信口雌黄。你看他那个转身的动作，整理罐子盒子时那股劲，都富有挑衅的味道，他好像在宣告：叔叔，你不是想胜过我吗？好，这就是我的回答。我和我的店比你儿子所有乱涂的油画要重要得多。“我说那些画家，”父亲低声说，“他们难道是哑巴吗？”

“为什么是哑巴呢？”格达里艾睁开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反问父亲，他还没弄懂父亲这个问题的用意。

“那就是你盗用他们的名义来回答——你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好像自己有多了不起。”

“纳丘姆叔叔，”格达里艾在柜台后面挺直了他那矮小的身子，皱巴巴的双手放在大理石板上。顺便提一下，作为我

们这个家族中的成员，格达里艾的体形倒是挺标准的，因为我们这个家族的人没有一个是个子很高的。“请相信我，叔叔，我并不想使你感到不愉快。”

“我毫不怀疑！”父亲以讽刺的口吻回敬道，“而且即使你想这么做，你也休想得逞！”

“纳丘姆叔叔，”格达里艾又一次郑重地宣布说，这时他就像是一个掏出了最后一张王牌，自以为完全可以把对方摧垮的律师，“我有没有跑去把我听到的话告诉你？这些全是线条大师告诉我的，我只不过是重复他说的话！”

“线条大师！你现在把线条大师抬出来，这样你就可以把施姆利克置于死地了！”

“确实是线条大师告诉我的！博物馆里挂满了他的画，国家元首都把与他交朋友看作是件荣幸的事。不要小看线条大师！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你什么也不知道，而你却在谈论……”

“我为什么不能谈？不就是那个线条大师蒙特·辛奈吗？你是同他交谈的，可和我交谈的是色彩大王。”

父亲告诉我，他讲这些话时，看到格达里艾的眼里闪过一丝卑鄙的凶光。

“对，就是色彩大王！”在画展开幕式上，他走到我的跟前，双手拉住我的手说：“施姆勒·勒曼的父亲和祖先真幸运！”

格达里艾默不作声，只不过抬起头瞧着父亲，好像在说，“他终于找到个权威来替他说话了！”

“啊哈！”父亲大叫道，他已经克制不住自己了，“色彩大王对你们来说是不是还无足轻重？……要是还不够，那

么今天报上登的文章又说明什么呢？”他把报纸扔给了他的侄子。

格达里艾飞快地浏览了报上的那篇文章，说：“噢，原来是克利班斯基写的……”

“克利班斯基写的又怎么样？他有什么问题吗？他写文章难道就不深思熟虑而留有破绽吗？他能为这家报纸写文章，说明他够了不起的了。但是对你格达里艾来说，他根本就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但是如果他能写点文章攻击施姆利克的话，你就……”

“叔叔……”

“别叫我叔叔了！”

“叔叔！”格达里艾缓和了说话的口气，用一种对病人说话的口吻对父亲说，“我们干吗要为这些画家争吵呢？对，您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但是据我所知，您这辈子还从未与绘画打过交道。”

“那么你生下来手上就拿着画笔了！”

“我不想与您争吵。”

“那么是我想跟你吵，是不是？”父亲气得浑身发抖，“你是真正的和平天使！我跑到你店里来本是想与你共享快乐、我们家族的快乐，因为我儿子在报上出名了，我们都可以为他而自豪。而你竟然当着我的面诋毁他。”

“您太傻了，叔叔。”

“但我比你明智，尽管你腰缠万贯。老实告诉你，你之所以讲了那么多胡言乱语，只是出于嫉妒。对，嫉妒……对我和我儿子来说，得到真实客观的评论才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

“您是想……”

"难道我想得到的就是你的那些胡言乱语吗？……所有施姆利克的画都是荒谬可笑的，色彩大王的话也是一钱不值，就像是对墙撒尿一样。至于我吗，是一个天真的游手好闲者，还包括我的儿子。好，既然这样，我告诉你，我宁愿我儿子施姆利克一辈子做个游手好闲的人，也不愿意他口袋里塞满了积蓄。他继续绘画总比去卖颜料招惑别人的嫉妒和憎恨强得多。"

父亲说到这里，激动得说不下去了。我安慰他说，格达里艾只不过是个废物，全家族的人都认识他的真面目，他是个心胸狭窄的卑鄙小人，全家族里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我接着说格达里艾以线条大师的名义说的那些话对我毫无影响，因为人人皆知没有哪个画家比线条大师更蹩脚了，他自称与大人物关系非同一般，这完全是夸大其词。我提醒父亲，要紧的倒是以后不要再同格达里艾啰嗦了。

"我已经告诉他了，"父亲说，"我告诉他我至死也不会迈进他家的门槛。我还对他说，他是一个坏蛋。"

"您干得好极了，"我赞扬地说，"让那个家伙永远记住我们既不需要他，也不需要他的钱，让他在商界去当大亨，在那些像线条大师、皮尔契克、霍克斯特普之流的阴影下寻求安宁吧……"

唔，那是他应得的下场，我自言自语地说。父亲终于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他告诉我格达里艾说了我什么，以及父亲是怎么回答的。我夸父亲干得好，心想这个故事该结束了吧。但是这个念头一闪现，我马上又意识到事情并没有完结。我对父亲的决定表示热情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似乎他并不需要，就像一个人为某事做出牺牲，而这种牺牲人们却不

愿意接受一样。天已经很晚了，过一会儿安息日就要到来了，而父亲这时却不在自己家里。还有，令人奇怪的是，画展已经展出整整一年了，为什么父亲恰恰在这个时候来告诉我这一切——就在安息日的前夕——他又为什么情绪这样激动呢？

“从那以后，你们还见过面吗？”我向父亲打听。

“他——”父亲坦诚地告诉我，“他来看过我。”

噢，那就对了，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们现在到了该揭露谜底的时候了。啊，我对父亲还是十分了解的。

“他是来道歉的吗？”我问父亲。

父亲点点头，没再多说。

“一年后他居然还记得来！”我想引父亲说话。

“你说到问题要害了——他来是因为他需要我。这条毒蛇！”

“他需要你？”父亲对格达里艾有什么用呢？

“你知道他是老大，已是五十的人了，他想在过五十大寿时好好庆贺一番。他要我发誓不要让他难堪，同时邀我去参加他的祝寿活动。”

“哈哈！”我心里暗暗发笑，忍不住笑出了声。谁也没料到父亲还能狠狠地报复一下格达里艾，他要抵制这个寿宴！“你怎么答复他的？”“我的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他愿意到我府上来，对我说：我们都有责任，都有错，我就可以屈尊去参加寿宴。我不会忘记安息在地下的父亲的教诲：圣殿之所以会被摧毁，我们之所以会被流放，原因就在于兄弟间的仇恨。覆车之鉴，不能不记。他已经整整一年没迈进我家门槛了，我对他说我并不急，他还可以不来，我原谅他，

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生日宴会的，我不会去——无论怎样我都不会去。”

“父亲，你真了不起！”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用双臂抱住父亲，吻他的额头。格达里艾一年来一直在埋头赚钱，他还讽刺父亲是整天游手好闲，现在好了，他要庆祝五十大寿，而他的叔叔不去参加。只有对我们家族有所了解的人才能掂量出父亲抵制寿宴对格达里艾的打击是不轻的。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我们这个大家族里，只有父亲长兄摩沙·大卫的十一个儿子幸存下来了。父亲是这十一个孩子的叔叔，是他们的唯一长辈。是的，父亲没能一下子就获得他在家族中应有的地位。一开始，他与他侄子们在各方面都差不多，有时甚至还不如这些侄子，这主要因为尽管父亲主观上作了很大努力，但他干体力活不是侄子们的对手。此外，他比他的长兄小好多岁。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他在家族里作为叔叔的地位就被确定了，当这些侄子们开始向外移居时，他的地位就更加巩固。对这些侄子来说，无论从年龄还是从资历上父亲都是他们的长辈，是他们的亲叔叔。后来有一次在举行燔祭时，所有的侄儿们都感到在他们的生活中产生了一种令人恐惧的寂寞感——这种寂寞感任何东西都弥补不了。动荡飘摇的青年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发现没有什么东西能完全替代我们这个家族的温暖——在这个大家族里兄弟间和睦相处、亲密无间的感情、炽热的爱和强烈的恨、乃至能引起大家对青年时代的美好回忆的共同使用的圣水器，这一切都是其他东西无法替代的。于是他们就开始筹划如何举行追思活动，何时举行大聚会来庆祝婚礼、割礼或其他任何喜庆节日——只要他们能找到理由使大家作为兄弟聚

在一起就行。要想恢复我们这个大家族的那种和谐气氛需要“发酵剂”，或一个“核心”，而我父亲是唯一有资格戴上这顶桂冠的候选人——这是由于他处在叔叔这个位置上，当然还包括他对祖父和教义的忠诚，以及他所具备的优良品质。他很乐意地接受了这顶桂冠，他不是把这顶桂冠看成是一种荣耀，而是看作一种责任，看作是对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巨大的责任。

如果你认为我父亲既然坚持一年前的决定，那么有关他的故事也就该结束的话，那你就错了，你还没有完全了解我父亲的脾气。该说的都说了，该定的也已经决定了，但是父亲仍然坐在我屋里，在座位上不安地动来动去，把周末的报纸打开来又折起来。看来他还没有说出到这儿来的主要目的。“整个家族，”我给他起了个话头，“都同意你不参加寿宴吗？”

“呵，他们都生我的气了。”说到这儿，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他们都到我家来劝我，耶浩莎、玛尔，还有布鲁玛。他们都说在他们大哥的喜庆日子里，我怎么能不去而扫他们的兴呢？即使他对我不公正，或态度粗暴，不管怎么说，总是他五十大寿的喜庆日子嘛，我毕竟是他的长辈。”

这时实际上连我都搞不清是我的堂兄们说了这些话呢，还是父亲自己心中盘算的。他本来想用来打格达里艾的板子现在倒打到他自己身上去了。怎么才能衡量一个国王的伟大呢？是由臣民对他的颂扬来衡量的。一个国王要是从自己的王国里被臣民赶了出去，那还算一个什么国王呢？父亲这些年在乡下过得并不开心，他拚死拚活地干，但所得无几。有时为了一块干面包片还要低声下气求人。他还经常生病。他

去不去的重要性何在呢？就在于他是家族里唯一的叔叔，唯一能光宗耀祖的人吗？那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他的儿子、他的荣耀，反而被人侮辱了，我身上的创造力和圣灵的火花全是父亲给的，在他们和我之间父亲如何选择呢？

"生日晚会是什么时候？"

"周六晚上，就是明天。"

"我认为你应该去，无论怎么说，你是他们唯一的叔叔啊。"

"不，"父亲回答说，"我已下决心再也不跨进那蠢货家的门槛一步了。但我想征询你的意见。"这时我想起父亲刚进门时就说过要征询我的意见。如果他要听我的意见，那意味着父亲的事还没完呢。

"施姆利克，"父亲很少这样叫我，这时他的目光显得迟钝、茫然，双眼深深地陷进眼窝。"毫无疑问，我已经做出决定了，所有的侄儿和他们的话都打动不了我。但是，还有一个人在干预此事——"

只有跟我一样非常了解父亲的人才能立即猜出他指的是谁。

"是爷爷，"我轻声说。

"不，"父亲歉意地朝我笑笑。尽管我的表情很严肃，但他意识到我们在拿他做梦一事开玩笑，因为他经常梦见爷爷，爷爷也总是指导他该做些什么。"要是我能征询他老人家的意见倒好了……我今天去医院看了施雷加。"

"你已经告诉过我了。"

"是他叫我到你这儿来的。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发言稿，他把稿子交给我，要我发誓去参加生日晚会，还要我在晚会

上代他读发言稿。”

“他写了一篇发言稿？一个体力不支在床上坐都坐不住的人！”

“这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影响力所在。他要参与家族里的事，至少可以写点东西。我告诉他我不想去也不能去参加生日晚会，但是他硬逼我去做违背我意愿的事，而我无法拒绝。”

这些人真滑稽！显而易见他们开过家庭会议，而且在会上决定把劝说父亲的任务交给了施雷加。真亏他们想得出，请一个身患绝症、一个自己还有很多重要事情要处理的病人来实施这个计划。

“你不能拒绝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的要求，父亲。”

“我知道我得去，为了施雷加，我得去。”

“父亲，这事没有其他选择余地。”当我看到父亲仍在犹豫不决，又补充说，“如果你关心我的荣誉的话，我真心告诉你我并不怨恨格达里艾，我对过去的一切并不介意，我已经原谅他了。”

“但我还没有原谅他！”一下子父亲又火了起来，“我要让他晓得我并没有原谅他。而且那就是……”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有点尴尬地补充说，“我就是想听听你对这事的意见如何。我要让他晓得我并没有原谅他，我仅仅是为了施雷加才去的。我会去的，但我不会带任何生日礼物，什么也不带，仅仅是……

我这次没笑，只是简短但很严肃地说了一句话，而这句话也不仅仅是为了安慰父亲，“我觉得如果祖父还在的话，他是会同意你这个决定的。”

（董正璟　译）

出　路

约瑟夫·海姆·布伦纳

1

每天上午，每当小火车由图勒卡尔姆驶来，“装载烧机车用的木柴”时，老教师总要从农场上那栋房子的阁楼内跑出来，站在阳台上，手遮额头，眯起双眼，遥望远方，期待着人们的到来。日复一日，从不中断。

他们一定会来的。他们每天都是这个时候到来。

他们会乘坐那列前来“装运木柴”的小火车来；他们会从那充满了恶魔、土地荒芜、树木被砍、房屋破旧的遥远的废墟上来；他们会从那只有几户家中住有士兵、把残留在地上的杏树劈成木柴而留下的农民的死寂地区来；他们会从那只用未磨的小米来果腹充饥的地方来；他们会从那妇女、儿童籍以栖身、老鼠出没、虫害成灾、污秽不堪、长期恶臭、疾病蔓延、寒风刺骨的潮湿小屋的地区来；他们会从那在数百个幸存者中每天至少有五、六人死亡，然后用骡车拉去埋葬的地方来；他们会从那已经容纳不了每天因患病而暴死、

无布裹尸甚至填尸的地方来；他们会从那居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唯一可以做到的只是听听枪声、为战术发通议论，说几句诸如“唉！撤离委员会才是我们的祸根！……我们完蛋了！”等牢骚怪话的地方来；他们会从那精于骗术和窃术的人大发横财、由北方过来的少数几个享有特权的身体健康的年青人吃着鸡蛋和果酱、昼夜打牌、仅仅等候着迟迟不到的“解放”消息的地方来。

“听到没有？他们又打起来了？”

“这是我方① 开的枪……”

“你说什么呀？这不是我方开的枪……”

“那么你认为我们的部队驻扎在什么地方？这枪声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就算是我方开的枪，这也意味着对方在进攻啊……”

“飞机整天在附近打转……”

“今天上午足有两个钟头没有看到飞机了……”

“你看到那‘假人’了吗？……我可看到了……”（他们把军用观察汽球称作“假人。”）

“那是因为天气不好他们才没有来……”

“一点不错。雨季一过，我们就可回雅法了！”

然而雨季过去了，又过了逾越节，那些吃不上一点发酵或不发酵面包的可怜的难民们并没有回到南方的雅法，而是被迫重新打点他们随身的破衣烂衫和零星杂物，迈着疲惫的步伐，朝着相反的方向——北方——走去。

他们会遇见什么？这一切何时结束？他们的身体和精神

① 我方指土耳其军队；对方指阿伦比将军指挥下的英国部队。——译者注

都已彻底崩溃；他们赤身裸体、忍饥挨饿、身患传染病，他们会来这儿的；他们会从火车里倾巢而出，躺在外面的空地上，白天受太阳光的烘烤，夜晚受寒冷潮湿露水的侵扰，由疟疾和可怕的湿地热病来吞噬他们。他们仅仅是一堆破败中空的躯壳，几乎动弹不了，他们无法为自己做任何事情……谁来照顾他们，给他们吃、喝？他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2

几天过去了，他们都没有来。谣传说他们直接被送往加利利，不会到这儿来了。人们都开始松了口气，各自忙各自原来的事情去了。

突然，在暮春的一个闷热的上午，消息像雷电般地传了开来：

“他们一共有四十二人！”

“在哪儿？”

“就在那儿，你看不见吗？他们就躺在那些树桩中间……”

“这么说来，”那位老教师结结巴巴地慌忙说道，“这么说来，我们得有事做了……水……”

“他们已经在给一个水桶灌水了……把桶拿出来，给那边的人送过去……别让他们过来喝水……我们得为孩子们着想……驻地医生说在未对所有的东西进行消毒以前，我们不得和他们有任何接触。问题是马匹到现在还没有回来……用什么把水运去……”

由于激动，老人没有听清别人告诉他关于这一次失败的经过。“面包怎么办？”他说，“咱们得给他们弄些面包，

至少现在得先搞几块让他们充充饥……”

农场的规模不大，只有一个烤面包炉，面包供不应求。这位教师自己有二块面包，他把一块放进了篮子，另一块掰下一半后也放进了篮子，然后他便向农场的每一户（总共只有5家）走去，向他们“借”几块甚至几片面包给刚来的难民们吃；总共来了42个人哩……

家庭主妇们不能拒绝他，但又不能把家里的面包都给他。他们感到十分为难。那些难民已经有一个冬天没有吃上面包了。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又饥又渴，境况十分凄惨。主妇们有的把一整块面包、有的把半块面包，有的甚至把面包皮屑都放在了他的篮子里。老人便匆匆地把装得满满的篮子拿去给了那些新来的人们。那桶水还没有运去，不知要耽搁到什么时候呢。

3

老头老太们犹如可怕的鬼影躺在他们那些不太大的包袱旁边。妇女们穿着破烂的上衣，干瘪的乳房裸露在外。少女们枯皱的脸上早已失去了青春的妩媚。七、八个孤儿患着病。

“乡亲们，别抢！别围着他！”一位个儿不高、留着黄色胡须的小伙子站了起来，奔向手里拎着一篮面包的老头。“应该合理分配，按照名单一人一份……嘘……嘘……名单在这儿……咱们现在来分……不能那样，老头会被你们扯碎的……”

“怎么，有面包啦！”一位老太难民面露喜色道，“这儿定是英国人，他们送面包给我们啦！”

“有运货车吗？”难民中唯一长有满头红发的男人问道。他站在堆在一起的五只板条箱子旁边，这五只结实的箱子都用钢箍加固过。“是委员会里那帮混蛋把咱们送到这儿来的吧？撤离委员会里都是些流氓，每个人都是流氓！真是他妈的该死！在萨法村时，他们给咱们许下了多少愿，而现在他们就这样让咱们躺在外面。他们还会不会把咱们转移到驻地去？”

老教师耐心地向他作了解释，说他不是隔壁驻地撤离委员会的人，而是自愿从附近的农场送面包来的。他会很快去驻地把这批新来者的情况通知当地撤离委员会的。

“在驻地，咱们除了面包还能得到什么？”一位年轻妇女问道，“在萨法村时是让我来分发面包的……可他们说这儿有蜂蜜，有大量的蜂蜜……还有黄油……噢，一磅猪肉要多少钱？”

“我要求留在驻地行不行？”那位红头发男人的妻子在拿到了她那份面包后问。她自称是那位在萨法村分发面包的年轻妇女的姐姐。“我能找到住处住下吗？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有个有屋顶的房间就行了。我不会白住的，上帝保佑……他们要我付多少钱我都愿意付。没有地方住的滋味可不好受……”

“啊！哎呀！”那位正在分发面包的女人嘀咕道，“大家都知道，我在萨法村时住的那套住房有多漂亮！”

另一个女人也缠住了老头不放。“医生，”她说，“我们在这里需要的是医生。请你自己过来看看……一个婴儿快死了……不能吃面包……她已有两岁了，可看上去只有两个月大……她父亲留在了佩塔提克亚……已经有两天滴水不沾

了……她母亲也一直没有吃东西，没有奶水喂这孩子，也没有别的东西喂她。”她开始用力拉扯老人。“请过去亲自看看吧。”

有一位约莫二十岁光景的年轻妇女独自坐在树林里，与别的人隔得远远的。她赤着双脚，人看上去和她周围的干枯树枝一样细瘦。她手里抱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孩。孩子那惨白的身体上布满了蚊虫、虱子和其他虫子叮咬的伤口以及正在溃烂化脓的疮疖。孩子瞪着呆滞的双眼，一动不动，又一声不吭。

“假如……那怕是一滴奶……”那位母亲的嘴里清晰地吐出了这几个别人不大容易听到的单词。

“我们需要的是医生，是医生！”那位把老头贼过去的女人坚持说道。

“听见了吧！”附近的一个女人突然高声吼道，“他们需要的是医生和牛奶。对不起，我的孩子可连水都喝不上……”

“农场没有牛奶。”老教师有点口吃、尴尬地说道，“但水倒是有的，他们很快会弄些水过来的。”他转向刚才唠叨的女人，“你有没有一个罐子，或别的什么容器？跟我走，我会给你一些水的。才十来分钟就走到了……”

“附近就有水，”那位手里拿着名单的小个子男人一本正经地说，“就在那边，在桥的旁边。”

“天啦！不行！”老人惊呼道，“那种水不能喝，那是沼泽地。农场有水可以喝……谁跟我去取？”

没有人愿意跟他去。有谁愿意走那一段路？年轻妇女猛地一下把一个水壶塞到了一个孤儿的手里，这孤儿自告奋勇

去取水，他便拎着水壶去了桥边，在那儿取水要近得多。

村委员会也负责处理难民的救济物资。虽然它现在不在办公，但整个驻地十分平静，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那位老教师坐在它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惊愕地感到，当初驱使他从农场附近的“兵站”跑到驻地来的热情已开始消失。办公室紧闭着的大门使他清醒了许多。不久前，他曾用他那软弱无力的拳头击着委员会的桌子向他们吼叫，甚至还把他的指甲戳进委员会主任的胡子，向他们高声斥责：“你们这些杀人凶手！为什么不想想法子？”可现在他坐在紧锁着的大门前等了足足有半个小时。他感到浑身有点发麻。刚才门卫从他身边经过时跟他说主任在睡觉，过一会才能过来。然而，即使主任来了，他一个教师，又能跟他说些什么？委员会又能做些什么？

过了一个小时，主任来了。

“我是来告诉你，”老头说话的声音很低，“一批难民，有四十二个，已经来了……”

“我已知道了。”主任简短地作了回答。

“那会不会出事？”老教师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要出事总会出事的。我已发出指示，他们在进入我们驻地前一定要先消毒。他们一起得离开这儿……他们在我们驻地是没有事情可做的。”

“好吧。今天得给他们找一辆运货车吧？”教师显得很高兴。

“恐怕不容易搞到运货车吧。”刚刚进来的副主任说，“目前正值农忙季节，哪个农民愿意出租汽车？每年这个时候都是货车贵如黄金啊！”

“无论如何，明天上午以前我们一定得征用到两辆骡车。”主任一本正经地说。

“用两辆骡车运走42个人？”教师反驳道。

“唉……用骡车拉东西。人只好步行了。”

“可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身体不好，有病……还有孩子……”

“我们知道，”副主任插嘴道，“可是一辆货车得付一百二十个金币啊！”

主任沉默不语。

“今天他们就在外边过夜？”

副主任未作回答。相互间沉默了几分钟后，他对主任说他已经和撤离委员会总办公室通过电话。电话是在邮局打的。因为当时几个土耳其军官也在场，他就没有在电话里说让撤离委员会给他们送多少钱来为那些刚来的人买吃的，但他暗示说“得比前天多送一倍的钱来，”这就相当于一百五十个金币法郎。前天的钱是让一个通信员专门送来的。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买小米了？”主任说。

“一斗小米他们要价三十九个法郎。”

“是吗？”主任叫了起来，“别管那么多了，我们还是得买。现在不能太计较价钱了。”

“我要是没有搞错的话，”副主任对主任道，“你必须弄几斗小米卖卖。”

屋子里很快便挤满了商人和掮客。副主任不时地把手伸进口袋掏出几串金币。一个掮客开玩笑说：

“没关系。难民不是猪。他们会吃这种小米的。”

“可里面一半是砂子呀！”

“老兄，没问题！”

老教师提高了嗓门，试图让他的声音盖过其他人的喧闹声：“那么就这样决定让他们在外面过夜?我们就能够说，”他引用了《圣经》中的一句话，“‘我们的双手并未沾满鲜血。’了。”

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他又向大家扔过去一句话：“他们的心都已变成了石头！”

“他们都已见多不怪了，”一位农场职工说，这位农场职工是被叫来商谈租借骡车问题的，这刻儿他想清静一会儿，“他们在萨法村度过了整个冬季。”

村委员会主任辩解道：“只要他们不消毒，我们就别管他们……医生的命令……”

“这样的话,你还得提防我呢。”老教师大声喊道,“我在那边呆过，我也没有消毒，我身上带有细菌！”

“你怎么搞的？”副主任变得严肃了起来，并停止拨弄金币，“你不该来，你真的不该来这儿！”

“这不是闹着玩的……”

“你不该反对卫生规定……”

谈判到此结束。

4

教师就在驻地过了一夜，因为他已无力回到农场。骡车上午能否送来他没有把握，因为如果他不在这里督促催办此事，谁会去办？

半夜时分，整个农场笼罩在一片阴湿寒冷的薄雾之中。他在外边站立了好久，看着雾气在夜空中上下翻滚。他不禁

打了个寒颤，无法走进房间。不，他要呆在外边。整个夜里，他就在这个沉睡的驻地上徘徊。东方泛起鱼肚白时，他还站立在村委员会办公室紧闭的大门外面。

一直到了九点钟，两辆骡车才开始向装载木头的车站方向驶去。薄雾还没有完全消失。老头跳上了其中一辆吱嘎作响的骡车，心想：如果今天不再来人的话，昨天来的人也许能走掉。穷光蛋们会被打发掉的，至于那几个有钱的人，如果他们坚持留下来，特别是如果他们表示不会成为大家的累赘，只要他们接受消毒，也许会让他们留在驻地的。但是，如果今天再来一批人，这儿的管理如此糟糕，对人又是如此冷漠，事情就更是不可收拾了。

他随车来到附近，透过薄雾窥见人们在冻得嗦嗦发抖，他没有发现有新来的人，他才把心放了下来。但他的心脏突然一阵痉挛，眼泪夺眶而出。

红头发男子在由两位也门人相帮搭建的临时小棚子内过了一夜，小棚子是用他的大板条箱，几块帆布和几根桉树树枝搭建起来的。所有其他的人，不管是男、女、老、幼，都蜷缩在外面潮湿的空地上，由于饥渴，一个个都在哆嗦并喘着粗气。

“他娘的，这是什么鬼地方！”那位黄胡子小个子男人吐了口唾沫骂道。过了一夜他似乎显得更加瘦小了。

“你们拿什么东西给我们吃？”前一天把这里当成“英国”的那位妇女问老教师。

“他们会送面包给你们吃的。”老人答道，觉得他应该加上“小米面包”这几个字。

他向四周打量了一下，想找到那个病孩（他终于从驻地

给这孩子弄到了半品脱牛奶），可他没有发现。有人对他说孩子的妈妈把她带去看医生了，她并没有遵从命令先去进行消毒。

“你们让我们怎么办？”周围的人像连珠炮似的向老人问道。“让我们呆在这儿还是继续往前走？”

与此同时，红头发男子的大板条箱在车夫和那位爱发号施令的黄胡子小个子男人的帮助下抬上了骡车。由于箱子内塞满了布疋，死沉死沉的，他们使尽了力气，才气喘嘘嘘地把那几个大箱子抬上了车。可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其中一个从驻地来的犹太人车夫坚持不让人再把东西放在他的车上，哪怕是增加一根稻草也不行（其实他的车上只放了两只木条箱）。在接下去的争论中，有人把小孩放到了他的车上被他赶下来，为此放上又被赶下竟达十来次之多。车夫固执己见，不肯相让，因为他不希望他的两头骡子为了难民而死掉。驻地有许多骡车，撤离委员会完全可以雇到足够用的车。另一位车夫原是阿拉伯四轮马车车夫，他听不懂人们关于权力无边的撤离委员会的议论。此人倒不怎么固执。他的车上已经装有三个箱子，他同意再放上几个包裹并让一对焦急不安的年老夫妇上了车。这一对夫妇上车时的情景宛若殉道者为了摆脱苦难而不顾一切地从容走上断头台。

骡车费力、缓慢地上了路。

“他们还会给咱们送车来吗？”留下来未被拉走的难民茫然惊恐地相互对视着。

“我和孩子怎么办？我们也能有辆车吗？”前一天要水喝的那位妇女还没有明白刚才发生的一切。

紧接着，抗议声、咒骂声、责备声和咬牙切齿声响成了

一片，甚至有人提出了激烈的行动计划，这些都被机智但又粗暴的回答制止了，难民们最后仍然只得呆在外面地里。

为了争夺红头发男子留在小棚子里的东西，难民们中间发生了一场争吵：“我先拿到！”“不，是我先拿到！”在人们争执不下时，有人把竹杆、树枝抽了下来，将它们散在四周。孤儿们坐着玩耍树枝，相互对喷着从农场弄来的好水。

老教师回到驻地把情况告诉了大家。驻地有几个较年轻的小伙子那天没有去上班，而是前来负责消毒工作并给难民搭建帐蓬，这样可以使他们不必再在外面过夜。然而，情况又有了急骤的变化：村委员会副主任宣布上级不允许难民们到驻地来，因为这儿是兵站，上级不希望士兵们传染上难民们带来的疾病，因此不准搭建帐蓬。至于消毒，原来安排在村浴室进行的，但那个浴室老板坚决不让他们在浴室进行消毒，也不同意以任何价格出租他的大锅炉。

难民们只得继续呆在原来的地方。老教师感到很累，他一筹莫展，也只得留下来与他们呆在一起。由于在露水下站了一夜，他这刻儿发烧得厉害。第二天上午，从图勒卡尔姆开来的火车又送来了174个难民。现在真的没辙了！

5

老人仍在发烧。他感到精疲力尽、心力交瘁。他匆匆离开难民们呆着的地方，向着驻地的方向走去，也许到了那儿会能想些办法。

在树林中一块俯瞰驻地的高地上站着一小群人，其中还有几位衣衫褴褛、骨瘦如柴、饥饿不堪的土耳其士兵。他们

俯视着一位赤脚坐在地上、神情憔悴的女人，她的旁边躺着她死去的孩子。

这个小孩前天身上一丝不挂，而此刻她身上裹了件小衣裳。

“医生曾试图往她嘴里灌牛奶，可她根本咽不下去，显然她是无法可救了。”一位旁观者说。

孩子的母亲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她还是两天前那副模样。后来她终于开口说话了，她说她希望他们把她的孩子埋葬掉，并要求他们别忘了把她那份面包给她，她说她饿极了，她要吃东西。

除了身上多了件小衣服之外，孩子的样子与她活着时没有什么两样：她的嘴仍然紧闭着，眼睛张得大大的，两颊深陷，身上的伤口化着脓。

“他们为什么不把孩子埋起来？”一位旁观者抗议道。

“他们已到村委员会去过三次了，”另一位旁观者答道，“但他们找不到人谈……没有人愿意给殓尸处打电话……他们一拖再拖……”

“我去埋”，老教师宣布道，“谁给我一把锄头？”

他们中间几个人去驻地挨家挨户借锄头，其余的人等着，可是最后这几个人还是空着手回来的。

有人注意到一个士兵肩上扛着一把挖战壕用的铲子。老头一言不发地从他口袋里摸出一枚土耳其币，把它交给了那位士兵，似乎说：“你愿意跟我走吗？”士兵点了点头。老头把小尸体从地上拣了起来，用双手捧在胸前（就像在割礼仪式上拉比托着小孩那样），开始向墓地的方向走去。

他们在厚厚的沙土地里艰难地行走了半个小时。士兵走

在前头，头上戴着顶没有流苏的土耳其帽；老头患着疟疾，拖着沉重的双腿跟在他的后面。他已没有力气托起孩子的身体，便只好把尸体放在臂弯里，但小尸体还是不断地往下沉，在他的臂弯里一颠一拐地摇晃着。

围在墓地四周的栏杆都被人拔了起来，留下了许多又深又狭小的洞穴。

抱着孩子尸体的老头浑身被汗水浸透，他似乎为了退烧吃过奎宁。他再也走不动了，虽然他手里那瘦弱的小身体比他两天前给难民送去的面包篮子轻得多。他费力地用他那呆滞的目光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又把小身体抱紧了些，自言自语道："我的小女孩，我的孩子！你长得有多漂亮！你长大后一定会是个漂亮的女人，一个讨人喜爱的女人。谁能知道你今天会把谁的幸福一起带入坟墓？我的小女孩！"

他的一只脚陷进了洞穴，他把脚拔了出来，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左脚的大脚趾已经扭伤。他继续往前走，但突然停住了脚步，"就在这儿！"他向士兵说道。

士兵一言不发，从肩上卸下铲子，立即动手干了起来。他足足挖了有十来分钟时间，就像一个大孩子在地上玩耍沙土那样。然后他抬起他那稚气的眼睛，瞅着他的新"上司"——给他土耳其币的老头。老人把孩子放在土堆上，示意他把坑再挖得深一些。老头思忖："我们可不能让野狗把尸体给叼走啊！"

士兵顺从地继续挖坑。坑挖成后，他伸了伸腰站立了起来，等待着老人的下一道命令。老人把该做的都做了，不知为什么他把盖在她身上的小衣服取了下来，然后把这可怜的、饱受饥饿和蚊虫折磨的小身体放入坑内，再用双手把湿

土一点一点地盖在她的身上。士兵把扔在一旁的小衣服拿起，放在他的土耳其帽子里面，再戴在头上。但他立即又从头上把小衣服取下，塞进了他上衣原来是口袋而现在却是一条缝隙的地方。接着他便帮助老人一起把土铲入墓穴。他是带着一种奇怪的虔诚和异族人的信念来参加这个孩子的葬礼的。

共同的事业把他们连结起来成了同志，现在两人又一起回到了驻地。

老人走路时瘸得很厉害，脚趾的疼痛使他走起路来倍觉痛苦。但他感到，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不能就这样与这位肤色黝黑的土耳其士兵分手。他想请他喝杯酒，并且要跟他说："和我们一起受苦受难的同伴，为了你的健康，让我们干杯！深谙苦难的安那托利亚农民，为了你的健康，请再干上一杯！"然而，在这驻地唯一的商店里买不到任何一种酒，因为酒都被村长拿回去给分配住在他家的土耳其地方军官喝了。

"这倒也好。"老人想。他忽然记起来了，伊斯兰教徒是不准喝酒的，请他喝酒，他还说不定会感到为难呢。于是他买了包香烟和一块坚硬的奶酪给了他，同时又塞给他一枚土耳其币。他热情地和他握了握手。这位土耳其士兵充满了感激之情，兴高采烈地走开了，孩子的小衣裳从他那破烂不堪的上衣口袋的缝隙中露了出来。此刻，老人却一步也迈不动。毫无疑问，从墓地围栏拔下来用于军事目的的带有锯齿状的栏杆断面是造成他脚趾又深又要命的伤口的罪魁祸首。夜幕降了下来，一个在农场打工的学生走了过来把他放在驴背上拉了回去。在他的要求下，那个学生给他房间送去一碗

冷水后便离开了。

他孤独地躺在他那昏暗的房间，他试图用冷水浸泡一下他的脚趾，可他忍受不了那一阵阵震颤的疼痛，他不能动弹，也想不出用任何办法来减轻自己的痛苦。然而，他的心里感到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宽慰以及从他所有的责任和需求中得到解脱的感觉。

他恍惚地感到在他桌上那堆书籍和脏衣服中间还有半块面包，他这才想起他已经三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了，但他脚趾那恼人的疼痛把他的食欲全给赶跑了。出于某种不可言状的冲动，他把手伸了过去碰了一下面包，发觉面包已经变质变硬。他感到万分遗憾，悔恨自己当初没有把两块面包一起拿去给难民们享用。“实在太可惜了！”他暗自思忖，“这个时候哪怕是浪费一点面包皮……”他这种悔恨之感在他的头脑里一闪即逝，立即被他那种充满周身的如释重负之感取代了。离他步行十分钟之遥的地方，无情的夜幕笼罩着第三批刚来的难民，他们是那天下午意外地出现的。他的学生在他们回农场的路上告诉了他，他们一共来了69人。然而，他现在已顾不上他们了，他不能跑去看他们，他实在走不动了。尽管如此，他心里却感到十分轻松。

（陈永祥　译）

夏　末

德沃拉·巴农

以禄月① 月初，天空出现了翻滚奔腾的卡姆辛② 云层。云层色彩奇异，可是，当它们在太阳周围堆积起来时，云层笼罩下的大地却是一副凄凉、寒碜的景象。

驼铃在涌入公路的骆驼脖子间摇动，铃声却令人乏味，没有引起任何回响。骆驼周围扬起的尘土使得驼队与圆顶清真寺以及作为背景的棕榈树无法组成同一幅画面。行路人只要一见到有人在仙人掌下寻找遮阴处，一看到底朝天的水槽，或被太阳烤得发白、只留有水迹的池塘，便会顿时产生自己的身子也会被这热风烤焦的感觉。

城里的情景要略为轻松一些。有东西遮盖的盆景就放在窗台上。窗沿上仍有些水珠在闪烁。一个围着肚兜的男孩坐在理发店的门坎上，搅动着玻璃杯里的肥皂液。他的身后，在光线暗淡的理发店内，是一面占据了整面墙壁，反射着暗淡

① 犹太历12月，介于公历8—9月间。——译者注

② 指起于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上的干热风。该热风时常在夏季刮入埃及和以色列。——译者注

光线的镜子。

水果摊上那一只只翠绿色的西瓜真叫人看了垂涎。尽管瓜上已落有一层灰尘,但依旧闪着诱人的光泽。卖瓜的阿拉伯商贩把一柄锋利、漂亮的小刀深深插入西瓜，慢悠悠地切开瓜瓤，让西瓜汁一滴一滴地滴到地上。

卖汽水的小贩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些轻松感。每一条十字路上都有这样的小贩。他们拿着闪闪发亮的玻璃杯，嘴巴里不知疲劳地重复道：“加樱桃汁，还是加柠檬汁？”尽管冰块放在售货箱最下面，人们还是感到了它们的存在。

然而，遗憾的是，每个街角都贴有严禁食用水果和饮用未煮沸水的布告。张贴这一布告是由于一种新的疾病正在流行。这是一种只具有神秘的拉丁文名字的疾病,即使在欧洲也还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医学会委员正在一名成员的家中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这些人的头几乎全秃了。一个个表情沉重，口袋里的听诊器稍稍露出。透过眼镜,可以看出医学会主席十分口渴，不过，他仍然没有去碰手边的玻璃杯，因为杯里面盛的正是他在前一天晚上亲自规定不得饮用的水。

“先生们，在我们这种拥挤的居住条件下，在夏末这样的气候情况下，疾病很可能会造成一种严重的局面。用更准确的话来说，很可能会形成一场瘟疫。”他一边说，一边挥动了一下那只由于炎热而变得软绵绵的手。话音刚落，仿佛连墙上那幅照片里围在手术台周围的那群教授的脸上也流露出了一种惊慌神情。

“上帝啊，赐予我们仁慈吧，”当那位来自也门的管理员接到吩咐，用石灰水喷洒居民区的所有通道时，他这样叹道。一小时后，他提着桶，匆匆穿行在街道上，好像瘟疫已

经爆发，现在一切都靠他了。

一张张不同颜色、使用了更为醒目字体的新布告出现在旧布告的旁边。编成灰色发辫状的蒜头串挂到了菜篮子上方，蔬菜的价格已经急骤下跌。光滑鲜嫩的茄子变得无人问津了。无须动手就能感觉到食用葫芦开始变软。当人们把眼光投向附近的水果摊时，看到的只是几串藤蔓已经变烂的葡萄。

“主要的问题是垃圾，”一位站在看布告人群旁的行人评论道。他边说边扇动他那顶英国式凉帽。突然一辆车窗紧闭、载着昏厥病人的救护车从他身边驶过，车子正从地方医院驶向位于城市中心的政府医院。车身上的巨大红十字像一支血红之箭顶着强劲的卡姆辛热风飞驶。

“上帝一定会把你从捕鸟人的罗网中，从可恶的瘟疫中解救出来，”卖篮子的老人喃喃自语道。他边说边朝房屋两侧阴凉处走去。从招商市场归来的妇女则一动不动地站在马路中央，仿佛沉重的购物袋把她们给压垮了似的。

随着一声汽车喇叭的鸣叫，救护车开上了那条通向市中心和急诊病房的车道。药剂师助理从药房里走了出来，他站下来，四下看着，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他那件一边有一只口袋的白大褂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地白。两位慢性病人出现在林荫道上——他们是两位已无法治愈的肺病患者，仅仅在前天还因呼吸急促不停地喘着粗气。现在，他们打着绿色的阳伞，迈着欢快的步子，相互走去。

星期五上午，警察检查了所有招商市场的商品，并“依照法令”禁止所有应该禁止的商品出售。

沙地上到处是腐烂、淌水的西红柿；昏倒、无声地拍打

着翅膀的鸽子；发黑的、嘴里衔着细长水草、肚子发软的死鱼。

由乡村驴队驮来的货物正在接受检查，驮着货物的驴子则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副听任命运摆布的样子，甚至对落到身上的虫蝇也不理会。抽打着牲口的乡村阿拉伯妇女的样子是很怕人的，脸上没有面纱，耷着眼皮，所有的伤心事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只有走进面包店才能稍稍让人轻松一点。店里，如同在正常的安息日前夕，刚刚出炉的面包散发出的清香使人食欲大开。柜台后面的女售货员脸色白里透红，一只皮钱包牢牢地系在围裙上，在称物、售货时从不斤斤计较。

“以禄月终于来了。”她说。当看到她刚洗过的头发系着一条白发带时，不止一位顾客想到还没有买安息日蜡烛。

中午酷热到来之前，外面的人行道就已经打扫干净，大理石地面也已冲洗一新。在西瓜和刺梨被禁止食用的情况下，人们只好煮一些干梅子和葡萄干。不过，这些干果却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的回忆，因为在婚礼或海外犹太人举行的庆祝普珥节筵席上，人们总要煮一些这一类干果。太阳终于西沉了。大街上没有再出现新的禁令和布告。人们匆匆忙忙从街道小店买回了一些可以立即食用的花生和南瓜子，然后在餐桌周围坐下，准备用餐。这时，当家人拿出当天的报纸，念了段由医生提出的预防该传染病的措施。从他的声调中，人们已经能够感到一种普遍出现的自信。

“唠，只要有信心……”他伸出手中的叉子，毫不犹豫地从盘子里叉起了一根咸黄瓜。

第二天早上，居民区里一派宁静、安乐的景象。人们可

以清晰地听到从柑桔林传来的灌溉泵发出的潺潺流水声。大街上，没有穿外套的人的白色衬衫袖子使人感到目眩。一所房子的庭院中传出了练习圣歌的声音。一位青年女子在用长把扫帚打扫门廊。她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扫着。她的头发编成了紧紧的小辫子，不过，几小时后，她又会把发辫拆开。当太阳西斜时，第一批穿着白衬衣的玛喀比族人来到了座落在居民区外围的运动场上。

现在有了一种轻松的感觉。聚集在临时会堂进行午后祈祷的老人完全可以嘲笑医生表现出的恐惧，以及青年一代对美好前途失去信心的样子。

“有瘟疫，”一位曾在德维斯克做过唱诗班领唱的美国老人一边用轻蔑的口吻说着，一边穿过会众走向讲台。在他回家时，他的披风像往常一样披在肩上，然而，由于路上的行人太多，他几乎无法穿过马路。行人像潮水一样，一群接着一群地拥过，其中有戴着土耳其帽子、嗑着瓜子的油滑的萨法特犹太人，也有也门犹太人；有带着他们那些羞羞答答的小媳妇、怀抱婴孩、没有胡须的青年人；也有带着他们那些身着难看服装的老婆的城市小业主。这些成为家族主妇的女人总是穿着被压皱的紧身衣。她们配带的首饰则使人想起遗忘在家里的安息日蜡烛。三三两两的阿拉伯人也出现了。他们占据了街道中央的一块地方。在黄昏暗淡的光线下，他们的样子并不十分友善。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你，你永远也猜不出他们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

一位当地驻军的军官出现了。当他的坐骑在踏上人行道前突然停下，转过身并用后腿在街道中心站立起来时，他的样子显得十分潇洒、轻松。在街道的这一边，青年姑娘帽子

上的假花看上去几乎与真花没有什么两样。

突然，在街道另一头出现了一辆马车。一位先生手握缰绳正慢条斯理地从车的一侧走下来。

“是个送往医院的病人，还是一具尸体？”年轻的杂货店老板的妻子站在人群中感到快要晕倒了。今天是她生孩子以来第一次出家门。她把手中包扎得像个包裹似的婴儿递给了丈夫。

“快抱过去。我要晕倒了。”她说着，边在门廊边躺了下去。

也许是看到用床单裹着的尸体，也许是受到不断驶来的车辆的震荡，人们的脸上流露出了颓丧的神情。这时，夜幕已经降临，海面上最后一抹太阳的余辉已经消失。地方医院所有病房的窗户里都亮起了灯。透过窗栅，可以瞥见半数的人扎着绷带。晾在阳台栏杆上的床垫在灯光下似乎布满了斑点。远处，街灯开始依次打开。四个差役出现了，他们两个两个地走进自动打开的太平间。清晰的影子在他们脚下向前伸展，变得又细又长，似乎还在无止境地向前延伸。

突然，从医院方向传来了令人快慰的消息。消息犹如海上吹来的一股清风，迅速穿过街道，使人的精神为之一振。靠近医院的人可以看到一位医生出现在医院的平台上，他那乌黑的胡须在敞着的衣领上自然卷曲。

“在过去的四十八小时里，”他宣布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病例。刚刚被送到医院的死者是被水淹死的。”

“淹死的？”

“我发誓，那是我亲眼所见。”一位旁观者对身边一位和他穿一样的咔叽布上装的人这样说。

“是拓荒移民，还是其他什么人？”

“这我就不清楚了。”

“走吧——没有必要一直站在这里嘛。”

拥挤的人群开始移动了。起初，人群像一堆原先累在一块，后来突然散开的坚果一样，漫无目标地四处流散。不过，当葬礼将于一小时后举行的消息宣布后，大多数的人转向医院的边门。其余的人则分成小股朝着各自的家中走去。

葬礼十分隆重。

抬着灵柩的差役刚一出现就立刻被人群吞没。对于在屋顶上观看的人来说，整个安葬过程，由于人山人海，宛如过节一般。人们静静地点起蜡烛，没有哭号声，也没有讲演声。在道路尽头的交叉路口，送葬的人手里举着忽明忽暗的蜡烛转向右侧，开始下坡。随后，一个个便消失在沙丘的黑影之中。空荡荡的居民区出现了长时间的寂静，这是一种松了一口气后的寂静。百叶窗无声无息地拉开了。在门廊之角，一位老人在举酒祝福之前，背诵着哈伍达拉。他来回地踱着步子。当背诵到“主啊，我信仰你而不惧怕你”时，老人的嗓音有点沙哑。一个手拿蜡烛的小女孩长着一头美丽的卷发，眼中流露出天真无邪的神情。她的面部表情能打动每一个人的心。

俄式煮菜铜壶发出了歌唱声，这是木炭将水煮沸时产生的声响。快到九点钟时，一阵清风从海上吹来。在街道拐角处，靠近路灯的地方，扬起了一股尘埃，尘埃轻轻地旋转起来。白杨树在不停地摇拽着。咖啡馆前，一面写有希伯来文的小旗在清风中来回飘动，后来竟一下子被吹翻了过去。门廊上的那位美国老人对着这一情景颇有感触地说：

“就像我们在纽约常说的那样，这是一种生命的喘息。

不是吗？”说完，他站起身来，跟着他迈着蹒跚步子的老伴一起朝着街角的汽水摊子走去。

他那没披披肩的身子看上去格外地瘦削，几乎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粗大的脊椎骨高高地隆起在毫无弹性的肌肉之上。卖汽水小贩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惜老怜贫的神情。他是个新来的移民，刚刚离开还留在乌克兰犹太居住区的全体家人。他肩上搭着毛巾，手里拿着正在冒气的汽水瓶，嘴里问道：“加樱桃汁，还是加柠檬汁？”

（徐新　译）

一 捆 帆 布

本杰明·塔穆兹

小时候，我们就知道特拉维夫附近的卡茨街是以与我们住在同一个居民区的佩塞奇·卡茨的父亲的名字命名的，然而，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佩塞奇·卡茨本人并不住在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那条街道上。由于我们当时还都是小孩子，从未敢壮着胆子去向卡茨打听其中的缘由。佩塞奇·卡茨的个头并不比我们高出多少，可他的头发差不多全掉光了。他戴着一副眼镜，脸上总是挂着一副悲戚神情，眼睛也总是惶恐不安地看着周围的一切。看着他在街上行走的样子，我们总感到忍俊不禁，时常躲在金银花树丛后面齐声喊着：卡茨先生！卡茨先生！然而，他对此却根本不予理会，连头也不回一下，仿佛他就是在这种生活环境中长大的，早已习以为常了。况且，他心里很清楚，这类事对他并不会造成伤害。

很多年以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他要选择在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以外的地方居住，为什么每当人们提及他就是卡茨先生之子时，他总要流露出一副极不自在的神情。由于我们个子不断长高，我们很快就超过了他的身高。我们隐

隐约约觉得他之所以那么矮小是因为他无法甩掉伟大父亲这一包袱。这一沉重的包袱不仅使他长不高，压得他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来，而且驱使他只能到我们这个在城市中相对偏僻的居住区来寻觅藏身之地。

尽管我们谁都清楚他的妻子在城里的某个商业区当办事员，但对他本人是干什么的却一无所知。每次我们见到他时，他不是去杂货店购物，就是在排队买冰块。他讲话的声音一向很低，并且夹杂着一种悲戚的声调，仿佛他刚刚从"息瓦"①中出来，精神仍然被禁锢在某个漆黑哀悼室的四壁之中，眼前出现的仍然是那些他在脑海深处与之交流的人的影像。周围人的讲话声似乎加重了他精神上的创伤，他脸上呈现出的是一种人们在突然受到阳光刺射时流露出的难过神情。

每逢星期六上午，我们总能见到他和妻子手挽着手，迈着缓缓的步子在海边漫步徘徊。中午一到，他们便折回，重新为他们的小屋所吞食。他们居住的那段街道是我们星期六下午玩耍的一个好去处。其他居民总要斥责我们太吵太闹，把我们从他们门前的街道上赶走，而卡茨的窗子总是关着，他们也从不出来斥责我们，打断我们的游戏。

有一回，和我一起玩耍的伙伴一个个都被喊回去吃安息日晚饭，整条街只剩下我只身一人，于是，我悄悄地登上卡茨家的围墙，然后顺着排水管往上爬，一直爬到能够透过百叶窗窥见屋里的一切为止。早在我的眼睛适应房间里暗淡的光线之前，我便听到了佩塞奇·卡茨那抑扬顿挫的吟诵声，使

① 犹太民族习俗之一。犹太人在自己的亲人或关系密切的亲友逝世入葬后，通常要一连七天为其哀悼。这七天便称为"息瓦"。——译者注

我好不惊奇。接下来，我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情景：佩塞奇·卡茨站在屋子中央，身上除了一条内裤外什么也没穿，手中拿着一张纸，正在背诵上面的一首诗歌，而他的妻子则躺在沙发上，闭目聆听他的背诵。由于担心被人发现，我的心一直“嘭嘭”地跳个不停，因而没能听清他到底在背诵什么。后来，我感到内心有愧，觉得这样做无异于犯罪，于是慌手慌脚地打排水管上往下滑，脚上的拖鞋发出了嚓嚓的响声，我急忙跑到街道对面，藏身于金银花树丛的背后。我战战兢兢地躲在那里，看着卡茨家的窗户。百叶窗稍许推开一些，佩塞奇·卡茨的脑袋瓜探了出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周，脸上仍然挂着往常那种怕见阳光的痛苦神情。

事实上，倘若不是由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佩塞奇·卡茨成为我们这个居住区内的名人，我是怎么也不会想起有关他的这一年代久远、已经模糊不清的往事的。

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我刚刚提及的那件事以后的年代。我现在要讲述的故事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当时我和我的伙伴们早已长成了大小伙子，成了反抗英国人统治地下运动的成员。在我们的居住区，所有的青年人无一例外地成为当时被叫做“恐怖分子”的人。我们经常在居住区的人家中间募捐筹款。在一次募捐行动中，我发现自己敲的正是佩塞奇·卡茨家的门。门打开后，我对佩塞奇说我希望单独跟他谈谈。他把我引进他的房间，并给我让坐。其实这一房间早在五年前我就已窥视过了。这次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与他直接打交道。他的那一套待人接物的礼仪、客套简直让人受不了。我只好单刀直入地向他讲明来由。他则表情严肃地听我讲。听着听着，他的眼睛里流露出越来越不安的神

色。

“看到一个犹太人的孩子把大好时光花费在这样的活动上真让人感到无比痛惜。”他开口说。

“募捐是我们大伙儿不容推辞的义务，”我毫不客气地回答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所贡献。你怎么能说……”看到他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我的声音沉寂了下去。

“不，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佩塞奇·卡茨小声说道，接着，他又补充说，“当然，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为我们的民族作贡献，但是，伤害生命的事都是在禁止之列……你们从事的是伤害人命的事，这可不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规范……这可是严令禁止的事啊。我们不像其他民族，我们应该靠精神去征服，而不是用武力去征服……我们的呼唤哪怕是从最寂静的深处发出，也能够被人们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总是……”

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仿佛希望我会赞同他的话，会表现出一定的悔悟。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捐了？”我干巴巴地说道。

“捐？”他重复道，好像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似的，“不，不是，当然不是。我是想拯救你，想告诫你……这事干不得，我们不能……”

在我们这个居住区，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谈话方式。大多数人家通常是一到就捐。少数不愿意捐的人家，不是用干净利索的口吻加以拒绝，就是直截了当地把我给赶出他们的家门。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对付这令人尴尬的局面，唯一想到的是以笨拙倔强的口气重复刚刚说过的那句话。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捐了？”

他抬起手，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然后又把手放回到大腿上。

“那好，再见！”我边说边起身，打算就此离去。

“愿你路上平安！”佩塞奇·卡茨喃喃道，“不要管我……还是想想我刚才说的话。检点、检点自己的行为……你可是以色列的儿子啊。”

我冲着他的脸又道了一声“再见！”便匆匆离去。

当时，二次大战已经爆发。一天晚上，在当地的一座纳凉亭里，我无意中听到有个人以嘲笑的口吻提到佩塞奇·卡茨报名要求加入英军的事，但由于他那副骨瘦如柴的坏样子，他想从军的要求未获批准。然而，几天后，人们再也没有在我们的居住区看到佩塞奇·卡茨的人影。杂货店的老板在察觉到确实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佩塞奇后，向他妻子打听情况，询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们因而得知，他早已去这个国家的一个英军营地工作了，成为军用物资仓库的一名记帐员。

没过多久，佩塞奇·卡茨开始回家过星期六的休假。在六年战争期间，每逢星期五，人们都能够看到佩塞奇·卡茨从末班车上下来，迈着严肃的步伐向家中走去，随后便消失在他房间的黑暗之中。到星期天早上，他又会从家中重新出来，登上头班汽车。接下来，又是一个礼拜不见他的踪影。久而久之，卡茨的行踪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个景象。这就引出了这则故事的最精采部分。

六年的军营生活在佩塞奇·卡茨身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他的声音不再像过去那样缺乏自信，阳光也不再使他感

到心烦意乱。大战前，他在街道上行走时，通常是挨着墙走．而现在，他像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一样走在街道的中央。正是由于这一系列亲眼目睹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使得我终于相信了从谢亚·戈尔德堡那里听来的有关佩塞奇·卡茨的故事的真实性，否则，我一定会认为谢亚是在胡编乱造……不过，关于这则故事，我们最好还是从头说起。

我现在写这则故事的桌子就是谢亚·戈尔德堡亲手为我制作的。谢亚是一位木匠。战争结束那年的夏天。我由于失业，养成了一种在谢亚·戈尔德堡木工房闲坐的习惯，从而看着他为我制作了这张书桌。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听他说起了有关佩塞奇·卡茨的故事。

一天，谢亚是这么说的，佩塞奇·卡茨来到谢亚的木工房，请谢亚去他家走一趟。他声称自己有件要紧的事要与他商讨。而在这以前，我们的这位木匠除了见面打过招呼外几乎未与佩塞奇·卡茨讲过一句话。然而，谢亚毕竟是位心地善良的人，不愿意伤害他人的感情（我在数年后听他说，他尽管并不完全赞同我们的做法，他还是经常向地下抵抗运动组织捐款），因此，尽管他当时感到十分地意外，他还是和佩塞奇一道去了。

“先生，能不能请你摸一摸这捆布。并把你的看法告诉我？”卡茨开口道。

谢亚·戈尔德堡用手摸了摸摆在房子中间的一大捆布。

“这可是最最上等、用来做帐篷的帆布啊，”他说道，“你是怎么弄到手的？这些年来市场上一直看不到这样的货啊。”

“哈哈！让你吃惊了！”佩塞奇·卡茨兴奋地喊了起

来，“先生，请准备好听一则奇妙的故事吧。请坐下。这捆帆布的来历很不寻常，几乎成了一种象征……”他的兴奋渐渐消退为一种急速的低语：“先生，你不了解我，我也从不逼自己去接近他人……尽管我一向不与他人交往，但我的良心是清白的。”（谢亚·戈尔德堡吃惊地看着他。）“而且，我一向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

“是的，当然，”木匠打断了他的讲话，“不过……”

“戈尔德堡先生，请不要打断我的讲话，”佩塞奇·卡茨恳求道，“我之所以想把这事讲给你听，是因为我想请你做我的合伙人，因此，我希望你了解其中的一切……”

“合伙？”戈尔德堡睁大了眼睛。

“是的，是合伙。不过，还是先听我把话讲完……我曾为英军服务了六年……在那之前，我想报名应征，可由于我气力不够，遭到了他们的拒绝。哼！实际上，一个人即使手中没有枪也能打仗，戈尔德堡先生，你说不是吗？”

“是的！当然！”谢亚忙不迭附和道。

“六年来，我一直在与那个该死的恶魔交锋。愿这个恶魔，我们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敌，永远被上帝遗忘！……当胜利的时刻到来时，我的同伴却因担心会失去工作而万分悲哀。我是唯一的一个真正感到高兴的人，因为我们战胜了我们的仇敌。同伴中的一些人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们从胜利中能得到什么呢？英国人会重新压迫我们。他们是不会让我们建立犹太国的。不过，我反驳他们说：他们的观点并不正确，实际情况并不像他们所说的。我认为，我们已经打败了我们的敌人，而且，我们自身救赎的时刻就在眼前。然而，他们却嘲笑我。可是，军营中的一个异教徒，英军的一位中

士，不仅看出了我的喜悦，而且理解我当时的内心感受……长期以来，他一直对我的无私奉献给予高度的评价……那位异教徒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一座军用仓库。他指着这捆帆布卷对我说：'这是你的了。'"

"就是这捆？"谢亚指着那一捆帆布说。

"是这捆，就是这捆！"佩塞奇高兴地予以肯定，"它有若干米长，其价值几乎与相同重量的金子等价。"

"是的，这玩意现在可值钱了。我想大概一米就能卖十来个英镑。"

"戈尔德堡先生，你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佩塞奇·卡茨叫喊起来，"正是这么回事。这是对一个正直人的奖励和赞扬。正如人们常说的：'正直的人是会昌盛起来的。'我终于得到了我应该得到的一切。在我一生中，我一直是在灵魂深处搏斗挣扎，而现在我要从黑暗走向光明。"

"怎么个……嗯，你是在说……"谢亚仍然理不出头绪，"你在说什么？"

"先生，我在说这捆帆布。从现在起，我随时随地都可能成为一名制造商。"

"制造商？"显然戈尔德堡并没有从中悟出什么道理。"我不明白……"

"什么？你怎么会不明白？你是个木匠，而我是这捆帆布的主人。你我为什么不可以以合伙人的身份一道携手合作，干出一番事业来？我们可以生产轻便折叠躺椅。你负责木工方面的活，我则提供帆布原料……我并不是说我将叉手在一旁站着……愿上帝不许！我会帮你锯板材，钉钉子，以及任何你要求我做的事。戈尔德堡先生，你对此有何看法？"

“这个……嗯……是的……这就是说，我现在懂了。”木匠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佩塞奇的问话，“不过，这是件棘手的事，我无法现在就作出决定，不能单凭一时的冲动就……”

“当然，”佩塞奇·卡茨迅速表示赞同，“有谁比我更能理解你呢？你是想回去与妻子商量商量……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谢亚·戈尔德堡迅速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他声称是这么回事。这事比较棘手，他有必要回去与妻子商量商量。

“接下来，”谢亚对我说，“为了防止自己因忍俊不禁而大笑起来，我决定马上告辞。我离开了这个可怜人的家，心想：‘谢天谢地，他给了我一个脱身之计。我现在就走，晚上再回来对他说我老婆反对我们合作。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那天晚上，我找到他，对他说我老婆反对我们合作。”

谢亚回忆道：卡茨在听到这话后，脸顿时沉了下来。有好一会儿，一言不发，陷入了完全的沉思之中。

“你妻子反对这事？”卡茨终于开口问道，“为什么？……不过，你先请坐，有什么必要站着呢？你妻子没有正确理解这项建议。眼下，你我的妻子都不会懂得……当然，我不能用这样的话来形容我的妻子，完全不能！因为她当时就领悟了。你能猜出，在我把这捆帆布从军营带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我家发生了什么吗？……我做了一个梦……不过，在我做梦之前，当我刚把这笔财富搬进家门时，妻子当即就察觉到这捆帆布所包含的意义。‘佩塞奇，’她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们得救了。’我立即回答说：‘有这么一个明察秋毫的妻子，我真感到幸运。’随后，我们便上床睡觉了。在上床

以前，我们采取了预防措施，将这捆帆布藏到了床底下。我们担心……相信你在理解我们这一做法上不会有任何困难……当我们把这捆布推入床肚后，布捆把我们的床垫给顶隆起一块。我正好就躺在这隆起的部位，因此，久久无法入睡。不过，最终，我还是睡着了。在睡梦中，我梦见自己躺在一座高山之颠，凝视着天空。这时，我想起了诗人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头上天空之广阔与其足下大地之辽阔是一致的。’我自己在这句话的后面又加上了这么几个字：‘……与他家中帆布之长度也是一致的。’随后，我仰望天空，想看看它到底有多广阔。这时，我突然发现天空也是由和我所拥有的同样帆布做成的。唯一不同之处是它上面布满了星星。可是再仔细一看，我发现那些星星只不过是在帆布上剪出的小洞而已。随后，我便被惊醒了。这时，我的妻子也醒了过来。她听完了我的梦后说，这是个很好的征兆。由于床垫隆起的那一块老是在下面顶着我，使我再也无法入睡，我和妻子索性彻夜醒着，躺在床上，谈论着我们的这捆帆布，谈着谈着，希望能与你，戈尔德堡先生合伙经营的念头萌发了……遗憾的是这事竟然不能实现……不过，请问假如你妻子同意了，你本人对此有何看法呢？”

“我，嗯……当然……对，我们很可能会合作的，除了……”谢亚·戈尔德堡耸了耸肩，以此结束了讲话。

“说来也好笑，”谢亚对我说，“这个可怜的蠢货竟开始安慰起我来，叫我不要为此感到遗憾。他还问我是否靠木匠手艺为生。感谢上帝，当我告诉他是这么回事时，他感到了安慰，并把我一直送到街上。分手时，他还向我表示了哀悼，仿佛我家刚死什么人似的。你说我还能对他说些什

么？！”

“后来呢？”我追问道。

“后来？那我就不知道了，”谢亚·戈尔德堡说。“我再也没找他谈过。”

六年的战争除了改变了佩塞奇·卡茨的行为举止外，还把他造就成了一个喜欢动手的人。显然，军营的簿记工作对此有直接的影响。他从军营回到家里后，取出了一本练习册，用笔把每一页分成三栏：在冠以“姓名”的第一栏中，记下了所有他兜售过自己的建议的人的姓名。在标以“建议内容”的第二栏中，记录了他向每一个人提出建议的具体内容。在标以“备注”的第三栏中，则记录下了商谈的结果。

不久，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了，佩塞奇·卡茨找遍了我们这个居住区的每一位有手艺的人。须知，我们犹太人中从来就不乏这样的手艺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卡茨本人和他的那捆帆布便成了人们交谈的中心话题。

“他有没有找过你？”配锁匠这样问家具制造商。

“找过，也找过你了？”

“那还用问！”

“你拒绝了？你放弃了成为百万富翁的良机？”

“我建议他去找罗斯切尔德试试。”

就连居住区的妇女也听说了佩塞奇·卡茨在打帆布主意的事。人们一个个都摇着脑袋，以同情的口吻说：“卡茨的老婆可真是不幸，从早到晚像奴隶似的在商店里忙个不歇，而这个精神错乱的家伙却妄图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一门工业——帆布业！”

在劳动者经常聚集喝啤酒或咖啡的咖啡馆里，饮酒人总要举起手中的杯子，说一、两句祝酒的话。

“为那捆帆布干杯！”

“为重工业干杯！”

唯一在公共场合对此缄默不语的是木匠谢亚·戈尔德堡，然而，他每次在街上碰到我，总要以叹息的口吻问我：

“怎么，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找过你？”

“没有，不过，我倒预备在这几天去找他一下。”

“有事吗？”

“我也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应该去一趟。”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真的去了。

老实讲，我去那里并不是为了向他讲述我后来说过的话。我真的不清楚当时我为什么要去他那里。我只是知道我去那里不仅仅是出于好奇。也许当年对我透过百叶窗偷看他穿着短裤衩背诗给他妻子听的不正当行为的记忆仍在折磨着我；也许是我想与这位卡茨先生再进行一次个人间的交谈，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城市的一条街道是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的。不管怎么说，我当时是抱着与后来的结局完全不同的目的去他那里的。当时，已是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年代，我们与英国人的冲突已变得十分激烈。尽管，我们的官方代表机构想方设法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去赢得英国人的欢心，然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却是越来越严厉的法律和各种带歧视性的苛捐杂税。鉴于佩塞奇·卡茨早先曾拒绝为我们的地下运动基金捐款，我觉得这次正好是嘲弄一下他当年想法的一个机会。“看看他这回会说些什么。”我心中暗自思忖。

就在我拿定主意打算去拜访卡莰的第二天，我碰上正在往家走的卡莰。他当时背朝着我，正欲进门。

“卡莰先生！”我喊了他一声。这一声喊使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当年我和我的伙伴们躲在街道另一侧金银花树丛后高声喊着他名字时的情景。不过，这一次他转过了身。尽管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一番，还是没有把我给认出来。

“你是在喊我？”他问道。

“是的，卡莰先生。我想和你谈谈，难道你认不出我了？”

“我真的不记得了……”他喃喃道。

“几年前，我曾来过你家。我当时想从你这里为‘恐怖分子’筹些款。”我笑着说。

他对我笑了笑，然后像碰上故旧似的伸出一只手。“噢，当然，当然！你的变化可真大啊，一下子就变成了大人。”他飞快地说着。接着又像晴雨表上的温度一下子突然掉了下来，放慢了速度。“看到你还活着真让人高兴……你的许多朋友都不在了吧？唉，年轻人啊，年轻人……青年一代人的心总是会犯错误的……请进屋，快请。让我们好好聊聊。”

我发现自己再一次站到了那同一间房里。房间的布置没有任何变化。我在想，大概连桌上的台布也还是当年佩塞奇·卡莰站着背诵手头那张纸条上的诗时铺在桌子上的、上面放着安息日正餐的残羹剩饭的那同一块台布。唯一增添的物品是那一捆灰白色的帆布，眼上它正堆放在墙角。

“请坐。”佩塞奇·卡莰说道。

“我很想继续我们第一次交谈时的话题。”我边在椅子上坐下，边开口道，“当年，你曾拒绝为地下运动提供赞

助。你说过不应该诉诸武力，而应当以精神取胜之类的话……你当时只忠诚于官方机构。当然现在战争已结束了。你当年曾积极要求参军，显然你是信任他们的。现在，你对此有何感想？你是否愿意说出你的看法？当时到底谁对？他们当时有没有惩罚过你？”

“我的天哪！”佩塞奇·卡茨的脸顿时难堪起来，“这是什么语言！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事实上，我当时也感到很难堪，只不过我那一下子变得通红的脸色掩盖了我谈话方式的笨拙。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然后才开始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是啊，现实是无情的。可以说我被证明是错了……”

“这么说，我们终于说服了你？”我快速地插了一句。

“哈哈，根本就没这事，还是打消这一看法为好！这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从坏的方面谈论我们过去的事。难道我们愿意步他们的后尘？”

“那么你想干什么？”我又一次打断他的话，“在街上再举行一次示威？让所有的主持拉比打头阵？”

“不要发火嘛，我的朋友？”佩塞奇·卡茨抬起一只手臂，仿佛想用它来挡住我要说的话似的。

“那你说呢？你正在干什么?你认为自己该干些什么?”

“我正在干什么？”他把一只手放在脑门和眼睛上。当他继续往下说时，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沙哑低沉起来，“我正在干什么？确实，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为我的民族做过任何事，这些年来……只是为我自已的家……如果这就是你要说的话，那么你是对的：我的地平线已经萎缩。”他叹了口气，陷入了沉思。

“那是因为你打一开始就没有选择正确的道路，”我对他说，“我曾向你指出过正确的道路。”

“不，我的朋友。”他的声音很低很低，为了能听清他讲的话，我不得不把位子向他挪近。“不是那么回事……即便是现在，你向我讲述了你所要讲的话，以及提醒了我应负起的责任……即使是现在，有了我能够做的事……由于你的缘故，我真的有可能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

他再次陷入沉思。他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在一旁等着。与此同时，我环顾了一下房间。当日光落到了他的那捆帆布上时，我禁不住地笑了起来。心想：“真是个可怜之至的制造商！你到底能为你不幸的人民做些什么呢？”

这时，佩塞奇·卡茨从沉思中醒悟过来。“我的朋友！”他突然大声喊了起来，而我却对他的这一举动感到莫名其妙.“你给了我必要的推动……我得感谢你。来，让我握一下你的手。”

他猛地一下站了起来，我也急忙从椅子里起身。吃惊之余，很想知道他下面要说的话。他握着我的手，用劲地上下摇着。“明天这个时候，我有事对你说，务请明天来我家一趟。”

那天下午，在从我离开到他妻子下班回到家之前的那段时间，他在桌旁坐下，取出了一张洁白的信纸，怀着一种悲伤之情长时间地看着靠墙角放着的那捆帆布，然后，抬起手臂，在空中挥了一下，像是为了打消任何可能出现的犹豫似的，紧接着，他挥笔疾书起来：

耶路撒冷
英国托管委员会行政长官

尊敬的阁下：

余曾将一生中六个年头奉献于反对我们共同敌人之斗争，本希望并以为这场斗争胜利之时，便是吾民族救赎之日。吾国之门必将对散居在海外吾民族兄弟敞开。然而，吾辈等来的却是白皮书一份。这一做法无异于对吾民吾族的背叛。

鉴此，本人不仅感到悲痛，且有蒙受莫大侮辱之感，故恳求退还本人于结束在贵军服务之际所获得的英国政府嘉许之资产。如蒙阁下通知本人于何地得以办理这一退还事宜，将不胜感激。

您万分失望的
佩塞奇·卡茨

卡茨在等了两个星期之后，方才收到英国托管委员会行政长官办公室寄来的复函。来函是这样写的：

特拉维夫
佩塞奇·卡茨先生

亲爱的先生：

受行政长官阁下委托，特具此函转告阁下，有关退还财产事宜应去公物管理局办公室申请办理。

专此。

佩塞奇·卡茨花了两天的时间才找到公物管理局办公室的办公地点。佩塞奇昂着头，用一种坚毅的目光向在办公大厅碰上的第一位官员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了他的来意。

然而，与他说话的那位官员并非英国人，而是一位受雇于英国当局的犹太人。那人在明白了卡茨的来意后，先是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四周，接着，对佩塞奇·卡茨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不要出声，并随他离开大厅，到外面走廊上去。走出大厅，那人立即把他拉到楼梯下的一个暗处，然后，凑上去对着他的耳朵低声说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很危险，……就凭刚才对我说的那几句话，就足以把你投入监牢……当然，我是完全理解你的，知道你这样做是出于对英国当局气愤。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收下你所要退还的物品。不过，你必须以你的名誉保证绝不向任何外人披露此事。"

那位官员的话说得很快很低，边说边用手捻他那发黄的人字胡，同时还不停地环顾四周。

佩塞奇·卡茨只问了他这么一句："你会把我刚刚向你说的一切转告英国当局吗？"

"会的，肯定会的！"那人迫不急待地向他保证道，"为了自身的安全，我衷心希望你能守口如瓶……此乃最为重要之事。"

"那好，"佩塞奇·卡茨说。"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因气力不足，扛不动那捆帆布，能不能劳驾你去舍下取？"

"没问题，"那位官员说，"幸亏你没有把东西拿到这里来。否则，他们会逮捕你的……请问府上在何处？"

那天晚上，那位官员来到他门上，在取了那捆帆布后，便立即离去了。

此时，我们的那条街已是暮色苍茫。佩塞奇的妻子随时随地都可能下班归来，然而卡茨还是希望在把这一切讲给妻子听之前能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要干的都已经干了。尽管他知道自己干了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但他心里却很清楚，他这样做对妻子无疑是一个打击。他希望能有时间集聚一下勇气和信心。倘若有个儿子，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在家，他很可能会默默地摸一下儿子的额头，从做父亲的激情中吸取勇气。这样当儿子长大问及自己“在那些日子里，你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祖国做了些什么”时，他这个做父亲的也就用不着感到羞愧难言了。

然而，他并没有儿子。只见他走出家门，迈着稳健的步伐朝着一群正在大街上玩耍的孩子走去。他希望在走过去时能摸一下其中一个孩子的额头。此时此刻，他的内心正心潮翻腾，无比激动。

（徐新　译）

安　娜

格松·肖夫曼

林中的山岗上有一处不大的庭院，庭院的中央耸立着一座刷成白色的房屋。房屋的窗户十分明净，尤如松林中的火焰，闪闪发亮。房屋旁总是停放着一辆两轮马车，马车的车杠朝下。马车的后面放着一只旧水桶，成捆的桦树木柴堆放在牲口棚旁边。一柄锋利、锃亮的斧子竖立在旁边的一段木桩上。

安娜每天早上醒来时总会因粘连在她脚上的那层泥巴而觉得不舒服。她迫不急待地离开屋子，来到还沾满湿漉漉露水的草坪上。在院子尽头，篱笆的外侧是一洼蔬菜地。她悄悄溜进地里，穿行在垄沟中，像在寻找什么似的，将肥壮的萝卜叶上的露水珠都弄到了裙子上。间或，她也会爬上蜂房后的樱桃树，把自已藏在其中。

安娜的父亲是一位德国籍的农夫，曾在波兰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背已微驼，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弯曲的程度变得越来越严重。他正在院房的鸡舍附近摆弄着他的木匠家伙。他调整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那副色彩灰暗的眼镜，预备

把一块木板固定在蜂房上。当他发现手中的凿子变钝后，便在手边的一块磨刀石上磨了起来。这位面容消瘦的老人握着凿刀柄，用力推铲，他的大儿子则在一旁骑着自行车。与此同时，老人还在设法辨别出自己的小安娜正在干什么。在周围的人家里，是再也找不出长得像安娜这般聪明伶利、美丽动人的女孩子了。

偶尔，会有一群上学的孩子在星期天从附近的城镇来这里远足。每到这时，树林里的宁静便会被打破。学生们一个个端庄漂亮，皮肤被太阳晒成棕色。他们流着汗，赤着膊，那理去头发的脑袋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们有的躺在桌子上，有的睡在凳子上；有的藏在松林中，有的爬上房顶的护墙，有的靠在院子的篱笆上，有的干脆跑到了绿色的山谷里。老农的老伴天生就长着一双机警的灰眼睛，忙着把家里的面包、黄油和酸奶酪拿出来给这群孩子吃。安娜特别喜欢坐在由铁链系着吊在两株粗大松树间的秋千上。她从自己藏身的秋千上看着这新奇世界上发生的一切。

一个鼻子微微上翘，两眼骨碌打转的学生离开喧闹的同伴，来推安娜的秋千。秋千慢慢地荡了起来，安娜快活地在上面荡来荡去。只要秋千一放慢速度，停下不荡时，她便嚷着要再来。一开始，她还有些羞怯腼腆，没过一会儿就变得胆大起来，不停地叫道："再来！再来！……"

那小男孩喘着气，不停地推动着秋千。安娜坐在秋千上，飞向天空，飞向松树。她的目光飞到了远方，飞到了树林之外，田野之外，飞向了城市。她那双美丽清澈的眼睛像拍打着蓝色翅膀的蝴蝶，一闪一闪的，飞向远方……

四年以后，当她无意走入城郊弯曲小巷中时，她会突然

产生一种类似在森林中行走的感觉。污秽不洁、令人窒息的环境却给她一种新奇感，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多叶树丛在头顶上沙沙作响。入夜，发红的街灯开始发出迷人的光芒。从洞开着的窗户传出的沙哑、悲伤的曲调对她说来却十分优美。由于曲调是这样优美，当它们不时被那一声声招呼行人的叫喊打断时，不免使人感到惋惜。安娜的笑声是欢快的、兴奋的。她呼出的气息是深沉的，甜美的。她手臂上吻是深沉的，宛如饮过烈酒后出现的红斑，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才会消失。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人们再次进入那充满新奇、刺目、迷人气氛的弯曲小巷。

在作坊里，炼铁炉的火焰照亮了一张张蓬头垢面的人脸，乌黑的脸上只看见一双眼睛在不安地闪烁。干了一天苦工的人们在夜晚相聚时，总要欣喜若狂地叫喊着。人们每次进屋时总是要问一声："安娜哪里去了？"

回答总是简短、悲痛："在忙着！……"

被赶入城市遭受迫害的人所产生的饥饿是一种可怕的、无法忍受的饥饿，一种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饥饿。它总是毫不留情地扑向最美丽的生物，扑向大地上的鲜花，一刻不停地榨干它们的养份，并不停地喊着："再来！再来！……"

几年以后，安娜突然在黎明前死去。她横卧在床上，脸上仍然挂着那种人们早就熟悉的表情。那是一种充满稚气、天真、可爱、给人以同情的表情。这种表情与她在很早以前，当她因为疲倦而在父亲那座沐浴在夏日黄昏之中的房子里的沙发上睡着时的表情完全一样。她眼睛微睁，简直宛如一只微微露出蓝色翅膀顶端、正要展翅飞向远方的蝴蝶……

这一“房子”的主人是个长着蓝鼻子、大腹便便的家伙。他冲着他的老伴喊道：“总是把要死的人弄来，真他妈的倒霉！”然后，转身对她说道：“给我拿件内衣来，我要去洗澡。”

浴室里的侍者是个高个子，一个一只眼患有白内障的人，正用力在他的身上来回搓着，擦着。他躺在一张靠墙的按摩椅上，先伸出一只手臂，然后又伸出另一只手臂。

他那大腹便便、吃得过饱的身体在昏暗的光线里一闪一闪的。浴室里只有他们俩。浴室的天花板是黑色的，积满污垢的窗户上蒙有一层铁丝网。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刚割下的草的香味。在那一块块巨大、潮湿、年久发黄的石块之上是一个黑色的炉子。巨大的炉膛正敞着。溅到发烫石块上的水发出嘶嘶的声响，腾起一阵阵雾气。在某个说不出来的地方，一只蟋蟀正在鸣叫。

（徐新　译）

演　　说

海姆·哈扎斯

郁达卡不善言辞。他从不发表公开演说。从不参加大会、小会的辩论，甚 至 连 对 议事程序也不发表看法。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个无力表达自己的人，尽管他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然而，他不开口的名声只能使人得出他是个无表达能力的人的结论。由于不开口成了他的第二本能，他几乎忘记了如何在公共场合开口讲话，不管在正式场合，还是随便说笑，他都不知道该如何用恰如其分的方式说上两句。正因为如此，当委员会成员听到他提出要在委员会会议上发表正式讲话一事时，无一不感到惊讶。委员会会议只有在委员的提议下才召开，而本次会议的召开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听他演说。

在铺有绿色台布的会议桌旁坐着委员会成员。他们坐成一排，分别在会议主席的左右侧。参加会议的人一个个精神振奋，态度积极，俨然一副议会中的军官和英雄的架式。他们好奇地盯着郁达卡，静候他开口说话。郁达卡开口讲话可是他们闻所未闻的事啊。只有会议主席的神情与众不同。他

那冷漠的眼睛盯着桌子，显然，他不是在做白日梦，就是在打盹。

会议主席以例行公事的口吻讲了几句开场白，作为对郁达卡的介绍，然后便不再作声，坐了下去。他的神情似乎在表明他刚才什么话也没说，好像屋子里除了他，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人了。

郁达卡僵直地站了起来，看上去一副困惑、苦恼、不知所措的样子。他要说的话很多，可又不知从何说起。

他这副神情真叫人吃惊。他是个能开山裂石、在夜晚外出巡逻而毫不畏惧的人。然而，他只要一在同志们面前开口说话，便会完全为恐惧所震慑。

人们等待着。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会议主席只好再次说："现在请郁达卡同志讲话。"他没有看郁达卡，而是对着铺有绿色台布的桌子说这句话的。

郁达卡神情紧张地站在那里，汗珠在他的眉毛上闪亮。

"是你要求发言的，"会议主席一边提醒说，一边斜视着瞟了他一眼，"既然提了出来，就说吧，我们都在洗耳恭听。"

委员会成员有的看着两侧，把目光移到别处，有的把目光从他身上移至会议室没有人的地方，谁也没有吭声。

终于，郁达卡用手摸了一下他的前额，操着俄国南部口音，用微弱的、含糊不清的声音说："我不是来这儿发表演说的，只是想说一件要紧的事……。真的，我本不应该来说任何话……你们知道，在最好是闭口不谈的情况下，来讲话意味着什么？"

他神情不安地扫视了一下坐着的那一排人，两片嘴唇咧

开苦笑了一下。

“但是我必须说话！”他眼睛瞪得大大的，脸上布满愁云。“我什么也不懂……，我再也没法懂了，我已经有好多年不懂了。”

“你不懂什么？”会议主席像一个训练有素、对公众很有耐心的法官，冷静地问他。

“我什么都不懂！”郁达卡激动地叫喊着，“说什么都不懂，当然这是胡言乱语。我们先不去管这些。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我们在这儿干什么？”

“在哪儿？”会议主席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就在这儿！就在这块地方！在巴勒斯坦！总之……！”

“我不懂！”会议主席大惑不解地摊开双手，嘴巴一撇，以嘲笑地口吻说，“现在连我也不懂了。”

“这是不懂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郁达卡接着他的话说，“这很可能是你嘲笑我的方式。”

委员会中的一个人忍不住咧开嘴笑了，同时用手指敲击着桌面。郁达卡感觉到他在笑，他低下眼睛，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回到正题上来。”会议主席要求说。“说你原来打算说的话题，不得争辩。”

“我要说的是，”郁达卡用低沉、紧张的语调好不容易说出，“我反对犹太历史。”

“什么？”会议主席上下打量着他说。

委员会成员惊讶地交换着眼色。先前那个咧嘴笑的人再也不能控制自已，哈哈大笑起来。

“我看不起犹太历史！”郁达卡重复着同样的话，“‘看

不起’这个词当然用在这里并不合适，但是我要说的是，我反对犹太历史！”

刚才那位同志——一个天生性格外露的人，再一次捧腹大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大笑起来。

郁达卡转过身看着他。

“你笑，”他说，他那生硬、适当、严肃的声调所包含的意思远远超过言辞的含意，“是因为你抢走了我的老婆……。”

顿时，所有的人都停止了笑，一声不吭地把身子向后靠在椅子上，仿佛突然出现了某种危险。那位狂笑的人一下子被他的话给弄懵了。

他完全变成另一副模样，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弯着背，眼睛一下子失了神。

会议主席使劲敲了四、五下铃，然后，由于震惊和无奈，又敲了三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我认为就是那么回事，”铃声停止后，郁达卡继续说，“假如我是他，我也会在每次看到他时笑出声来……不是冲着他的脸笑，而是像那样……用一种不同的笑！我会禁不住大笑起来的，我不敢……，我也无法去做除了笑以外的任何事，或者说上些什么……，因为那样，我会感到极其难为情，极其难为情的。我不能随便与他说些什么。譬如，我们不能议论文学，不能自我忏悔、哭泣……。我无法对此作出令人满意地解释。但事情本身很清楚！我已想通了，确信就是那么回事，不过这并不重要……。”

会议室一下子静了下来。这是一种绝对、终极式的宁静。

这时，会议主席再也按捺不住了，只见他浓眉鼓起，用一种讽刺的口吻，毫不客气地说："郁达卡同志，我现在向你发出警告，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请说出来。要说简单点，不得离题乱扯。如果你要谈论历史，那么请到大学去！"

"没有离题，没有离题！"郁达卡带着一种希望和解的微笑急忙回答，"但我现在不能不讲历史。多少个夜晚，我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甚至每个值班的夜晚，我都在想……。"

会议主席耸耸肩，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他打断郁达卡的话，命令道："有话快说。"

郁达卡一下子又变得如同先前那样：困惑、苦恼、不知所措。仿佛就在那一瞬间，恶运定然降临。他顿时脸色苍白，如同受到鞭笞般痛苦不堪。

"你们已经知道我反对犹太历史。"他一边羞愧、不安地咳着嗽，一边开始了他的演说，"我是要对此作出解释的，只是要请诸位耐心等一会儿……。首先我想说的是这么一个事实：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历史，这是事实。这是我们的困惑所在。我不知道如何用希伯来语表达这个意思。换句话说，这正是鞋子夹脚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历史不是我们自己写的，而是非犹太人为我们编造的。正如他们过去在安息日熄灭我们点燃的蜡烛，挤我们的奶牛，在安息日点炉升火一样。他们为我们编造的历史是为了让我们适应他们自己的历史，而我们呢，在这一历史编造出来后，从他们手中接受了过来。可这并不是我们的历史，绝对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并没有创造这一历史。假如我们创造出的话，那一定是另一部完全不同的历史。我们根本不愿我们的历史是现在这个

样子。它只是想要这一历史的人的，而这些人却把这样的历史强加在我们头上。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它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不论是从这一观点看，还是从任何其他的观点看，我都可以对你们说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历史，你们说对不对？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而这正是我反对这一历史的缘故。我不承认这样的历史。它对于我来说并不存在！而且，我不尊重这部历史，尽管‘尊重’这一词用在这里并不合适。我仍然要说我不尊重它……没有半点的尊重！而最重要的是我反对它！我的意思是我不接受这一历史！……”

内心的暴风骤雨使得他像一头拒绝套轭的公牛一样左右摇晃。他挥舞着他的手，仿佛是在搬动石头、挑选林木。他完全为他要说的话所控制，滔滔不绝，欲罢而不能。

“我不接受这样的历史！”他带着一种固执的情绪重复道，这种固执只是一个有了最终、确定不变的观点的人才具有的，“这一历史中的任何一个观点、任何一句话、一个标点都是不能接受的。任何一点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绝对不能接受！你们相信我吗？你们相信我吗？你们甚至不能想象我是如何地反对它，如何地抵制它，如何、如何地不尊重它。睁开眼睛看看吧！开动脑筋想想吧！这部历史中到底有些什么？回答我这个问题吧，这部历史中到底有些什么？除了压迫、中伤、迫害、牺牲之外，还是压迫、中伤、迫害、牺牲。这样的东西重复、重复、再重复。没完没了。这些就是它所有的一切。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毕竟这是……这是……。这简直令人生厌到了极点，枯燥到了极点。还是让我来讲述其中一个事实，一个小小的事实。众所周知，无论哪里的儿童都喜欢看历史故事。在历史故事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历史

事件，看到一系列大胆的业绩，果敢的英雄，了不起的战士和无所畏惧的征服者。总之，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了英雄主义的世界。可现在，在这儿，在巴勒斯坦，我们的孩子，只要不是白痴，也都喜欢看历史书籍。我把它当作一个事实来看待。我对此作了调查研究。是的，他们确实在看这些故事。但是，他们看到的历史故事都是非犹太人的故事，而不是讲犹太人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这完全是由于犹太历史的枯燥无味所造成的。它一无荣耀，二无惊天动地的业绩；既没有英雄，也没有征服者；既没有自己的统治者，也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人。有的只是一群受到伤害的人，被人追踪的人，只会呻吟和痛苦的可怜虫，每时每刻都在乞讨他人怜悯的人。连你们自己也能看出这样的历史是不可能引人入胜的。至少你们会说，这是无趣的。在我看来，我们完全应该禁止向我们的孩子讲授犹太历史。有什么理由要向他们讲授祖先的耻辱呢？我会这样对他们说：'孩子们，从我们被赶出我们自己的家园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一直是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好了，课结束了。到教室外面去踢足球吧。……'不过，这一切只是顺便说说的。还是让我继续往下说吧。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误解我的。我知道我们也有英雄主义，它只是反映在我们对所受的压迫和苦难的抗争上。我承认这一点，不过，对于这样的英雄主义我并不引以为荣。别笑，我对它确实不感到荣耀！我宁愿要一种完全不同于它的英雄主义。首先请理解我的意思，这只是一种绝望后的英雄主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会成为英雄。不管他想不想，他是一定会的。不过这种英雄一无荣耀可言，二无功绩可数。其次，这种英雄主义极其虚弱，甚至比

虚弱还不如。它是一种对于腐朽没落的特殊能力，这就是它的实质。这样的英雄迟早会对他的‘英雄主义’进行自我炫耀，并不无夸大地说：‘瞧！我忍受的痛苦是多么巨大。瞧！我遭受的侮辱和苦难是如此的无与伦比。这一点谁能与我相比。’看，我们不仅经受了种种苦难，而且还喜爱这些苦难。我们为苦难而喜爱苦难……。我们希望被拷打，我们渴望拷打降临，我们呼唤拷打上身……。迫害使我们得以保存下来，使我们现在还活着，没有迫害，我们就不会存在……。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不在遭受苦难的犹太人社团？我从未见过。一个没有遭受过苦难的犹太人是个不正常的怪物，根本不能称之为犹太人，最多只能算是半个非犹太人。……我指的就是这个。这就是显示我们软弱的‘英雄主义’……。它的含意除了苦难、苦难，还是苦难！所有的一切都在苦难周围腐烂。……请注意，这儿说的是苦难的周围，而不是在苦难之中，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苦难周围的一切都在腐烂：历史、生活本身、所有的行动、多种多样的风俗习惯、团体、个人、文学、文化、民歌……，一切的一切。整个世界变得狭小，无法辨认，上下颠倒。有的只是一个充满黑暗、是非颠倒和矛盾重重的世界。悲痛比欢乐价值更高，痛苦比幸福更容易让人理解，破坏好于建设，奴役优于自由，梦想胜于现实，希望高于未来，信仰高于常识，等等，等等。所有的一切都颠倒了……。这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一种新的心理学应运而生——这是一种‘月光’心理学。夜晚有着一种特有的心理学，它与白天完全不同。我说的不是人在晚上的心理学，那是另外一码事。我说的是夜晚本身所具有的心理学。或许你还未注意到它，但它确实存在于那里。我懂

得它。每次夜晚值勤，我都感觉到它。白天，整个世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自然界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运行。每一片草地、每块石头、每一种气味都和夜晚的不一样，不相同……。”

“郁达卡，”会议主席半开玩笑，半是恳求地打断他的讲话，“你的想法非常好，不过，还是可怜、可怜我们吧。你要求召开委员会会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别急、别急，”郁达卡急匆匆地说，“我还没讲到主要议题，你们还不知道……，我脑子里有些想法，我脑子里有些想法……。你们很快就会明白的。务请再忍耐一下……。”

“让他说下去。”委员会中一名成员大声说道，“让他说下去。”

“不过……，”会议主席开始犹豫不决起来。

就在这时候，郁达卡身不由已地朝他喊了一声：“安静！”会议主席被震慑了，无可奈何地闭上了嘴。

“我并没有离开正题。我在谈论本质，在讲最基本的东西……”郁达卡在思索，他双眼睁得圆圆的，他脸上的神情看得出他是严肃认真的。显然，他陷入沉思，而且这种沉思在升华，在向更高的层次升华。

很快，他又继续说道：“我已经说过，并请求你们记住，一种特别、颠倒、离奇的心理学已在我们当中滋生。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称它为‘月光’心理学，一种在所有方面都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理论。……我们喜欢受苦，因为只有受苦我们才能成为犹太人。受苦使我们生存、发展。受苦证明了我们是果敢、无畏的，比世界上所有的其他民族都要勇

敢。我承认，事实上我必须承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确实是一种英雄主义。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人们常常会滥用一些美好的、高尚的词汇……。从某种意义上讲，受苦是一种英雄主义。就连衰败也是一种英雄主义，退化也是一种英雄主义……而我们恰恰正是这样一种民族。我们从不打仗，从不征服，从未做过统治者。我们从未有过任何欲望，将来也不想有什么欲望。我们宁愿屈服做一个二等民族，宁愿永远受苦，而且是心甘情愿，愉快高兴。我们实际上是在说：'你们用不着征服我们，用不着打败我们，也用不着毁灭我们！世界上没有一种权力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权力是有限的，而我们的苦难是无限的，是无边无际的。事实上，压迫越深，我们就会变得越伟大；退化越快，我们就越感到荣耀；受苦越多，我们就越强大；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主食，是我们生命的要素……一切安排得是如此之美妙！谁能想到，天底下竟有这样一种生灵，大自然的造化也太完美了……流放、牺牲、救世主都得到了解释……简直就是三位一体的事物，为的是同一个目的，同一种意图……不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吗：三股的绳索……。"

"三股的绳索不易断。"委员会中的一位说出了这一熟语。

"就是它！"郁达卡激动万分地抓住了这一熟语不放，"不易断！不易断！永远不会拉断……这三者永远互相支持，相互帮忙、相互鼓励。这样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永远不会跳出苦海了。……他们只能从一处流浪到另一处，从一个国家流浪到另一个国家，一代一代地流浪，以至无穷。法律的重量永远压在他们身上，敌视他们，不法的仇恨不断地

掀起，到处是审判、苦难、敌对、仇恨……除了流放，还是流放……啊！流放，他们是多么地喜欢它，是怎样地紧紧抓住它不放！流放是最神圣、最可爱、最亲热、最贴心的东西。比耶路撒冷还要亲热，还要可爱。比耶路撒冷还要犹太化，还要深奥，还要纯洁。天底下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之媲美！这是不是一种似是而非呢？但事实就是如此……，等一等，不要说话！”尽管没人要打断他讲话，他还是按捺不住地向他的两侧打着手势。“让我来告诉你们，我是怎么看待这一切的……。”

他不停地用手抹自己的脸和嘴，好像刚从浴缸里出来似的。他压低嗓子轻声轻气地说，仿佛是在讲述一个重大机密。

“流放，这可是我们的金字塔。牺牲是它的基座，救世主是它的顶尖，而……而……《塔木德》这可是我们的‘死亡之书’……打一开始，早在第二圣殿时期，我们就开始建造这座金字塔了。而在比那更早的时候，我们就为其进行了设计并奠定了基础。……流放、牺牲、救世主……你们是否把握住了这疯狂的幻想中隐藏的奥秘？是否把握住了那冒出火焰的冷色月光中的奥秘？……到底有没有把握住？想一想，好好地想想吧！数以百万计的人，整整一个民族都投入了这一疯狂之中，并在里面沉溺了两千年！他们为此而放弃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实际存在和他们的特性，向不幸、苦难、拷打屈服。这已被公认是一场愚蠢、疯狂的梦。但是，它又同时是一种观念、一种理想。啊，多么愚蠢的民族！多么伟大而可怕的人民！可怕，可怕到了疯狂的地步。看吧，他们蔑视整个世界，蔑视整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斗士、英

雄、社会精英和诗人学者。这真是太可怕、太没有判断力了！这简直就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不，一个人是会发狂的！”

他说到最后一个词的时候，只有嘴型而没有声音。他嘴巴张着、眼神呆滞、脸色苍白、好像昏迷了过去似的。

会议主席请他坐下。“坐下。”会议主席指着一张空椅子说。

“什么？”他回过神来，说话的神态似乎表明他刚从迷梦中惊醒，“不过，这不仅仅是狂想，它比狂想还要狂。……毫无疑问，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同时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狂想。……为什么说它必不可少？其目的又是什么？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里面包含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一个生死攸关的目的！这种疯狂是一种现实需要，显而易见，它有个非常明了的目的。其中的一切细节都可以想象出来。……譬如，我们有一个基本观点，它很微不足道，犹如一则小小的传闻，而它造成的后果却十分严重，并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是对救世主的信仰，这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的狂想，它典型得不能再典型了，难道不是吗？……整个历史留下来的就是这么一则神话，犹如一场大型舞剧的闭幕词，它是在士师之后，先知之后，国王之后，第一圣殿之后，第二圣殿之后，战争之后，奇迹之后——在一切的一切之后遗留下来的。……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神话。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你是不是认为这没有多少东西？你错了！事实正好相反，这份遗产不仅很巨大，而且是太巨大了。你可能会认为这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一个幼儿园里的传闻。但事实并非如此，它完全不是那么简单。要知道，它是一种奸诈，一种如同玩世不恭的古人所玩弄的奸诈，一种

最卑鄙无耻的奸诈，一种能致人于死地的奸诈，一种卑污腐化的奸诈……尽管如此，在这里我还要顺便指出的是，它同时是一则极好的神话，一个天才的故事。除了它所包含的哲学和象征之意外，里面还有讽刺。它并不缺少讽刺，并不缺少犹太人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机智和幽默。他是骑着驴而来！一个无与伦比、巨大、具有宇宙含义的形象，不是骑在喷着气的马背上，而是坐在驴背上，坐在那种最可悲、最无能的动物的背上。……而这所有的一切足以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足以规划出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所要走的永无止境的道路，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这则神话，而不是沙米和希勒学派之间的争论。尽管我对争论不熟悉，我从来没有学过《塔木德》，但问题很清楚。……最明显不过和最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没有这样一则神话，一切便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他们很可能早已回到巴勒斯坦，或者在世界上走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了。不管怎么说，他们肯定会早就想出办法，或采取行动来结束这一切了。……”

会议主席再一次感到应该设法结束他的讲话。因为在他看来在委员会会上讨论这样的事是不适宜的。他扫视了一下两侧，用眼神与委员们商量："你们认为如何？"委员们用手势表示应该让他继续讲下去。他默默接受了，又恢复了原来的坐势。

郁达卡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这种手语的交流。他继续说："现在一切都不需要，他们既不需要想任何事，又不需要做任何事，既用不着进行任何思考，也用不着采取任何小小的行动。弥赛亚王将为他们安排一切。而他们除了坐等弥赛亚的到来之外，什么也不用做。实际上，这整个过程是不

允许介入的，不允许强行中止的。不允许！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的声音震耳欲聋，“它还能包含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服从命令，服从流放的命令，直至上苍决定救赎他们。这一救赎既不能通过他们的自我意志来实现，也不能通过自行采取行动的方式来实现，只能通过上帝来实现。它不能通过正常的方式来实现，只能通过神迹、奇迹来实现……你们听懂了吗？”

他扫视了一下端坐在那里的人。他威严地站在那里停顿了一会儿。

“你们听懂了吗？”由于惊愕和思想压力，他重复道，“他们什么也不做，不作任何努力，什么也不做，只是在坐等……他们假造出一个天上的弥赛亚，但那不是作为历史上的一则神话，而是作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允诺。这一点十分重要，非常重要。他们坚信他会来到，并会救赎他们，因而什么也不想做。这样便出现了现在这一处境。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相信这种事的！他们是如此地相信，而且一信就是两千年！整整两千年啊！……这些人头脑一点儿也不简单，一点儿也不傻，相信他们是非常精明的人，善于怀疑的人，十分讲究实际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些实际过头的人。真不知道这样的人怎么会，怎么会相信这样的事，这样的事……不仅仅是一般地相信，而且是到了坚信不疑的地步，把他们的全部生命都押在了它的上面。把生命的全部含义，把他们的存在，把整个民族的利益，把他们的历史命运全面押在了这上面，真不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而且是那样地严肃，那样地诚心诚意！他们真诚地相信这完美的信仰……这一切都是出自于他们真诚的信念！不过，在他们的内心秘密处，在

某个隐藏得很深的心灵的角落，心灵深处某个几何点的地方，他们还是有些不信，存在着一团小小的疑云。不管怎么说，相信弥赛亚现在就会到来，马上就会到来，会在他们这一辈子中到来，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到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要这些人不相信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尽管从广义上来说，他们是怀着至善至美的忠诚去信仰的。明白了吗？……这是犹太人的特征，是一种典型的犹太人的做法：在相信时既要包含至善至美的忠诚，包含来自整个身心和灵魂的狂热般的忠诚，也要包含在一定程度上，很小程度上的不信任，并允许其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事我不能解释得很清楚，但就是这么回事。我没有搞错！只是事情本身太错综复杂了！……获得救赎是他们全部意愿之主旨，是他们希冀之精髓所在。但是他们又自我束缚，用铁链将自己的手脚铐上，自我规定自己的劫数，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迂腐的严厉来规范自己的言行，等于使自己永远、永远也得不到救赎！唉，不是现在就是将来，不是现在就是将来……弥赛亚降临前的阵痛……这简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章节，一个十分有趣的章节。……为什么依据民间的信仰？为什么在末世到来之前要有一段大灾难的时期？为什么？……为什么末日不能在没有大灾难的情况下到来？毕竟，他是救世主，具有无限的力量嘛……他为什么不能带着仁慈和祝福，在欢乐和和平之中到来？……请看：这些灾难并没有特别降临到以色列的敌人头上，降临到非犹太人头上，但却专门降临到以色列人的头上！这些灾难并没有，譬如，使以色列人作出懊悔之类的反应，只是为灾难而灾难，没有任何理性，没有任何道理。潮水般的灾难、瘟疫、压迫以及各种各样的折磨一起向人们袭来，

直到以色列人的眼睛由于长时间的悲伤和苦恼而变得疲倦不堪，直到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直到他们对救赎失去信心……这是一种什么现象？是一种处世哲学观吗？还是历史智慧？会不会是一种人们不敢说出的暗杀：即，纯粹是他们对救赎的自我恐惧？……我真是不知说什么好！”

他站在那里，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仿佛暂时性地完全忘记了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在我看来，”他带着一种莫明其妙的苦笑说，“我曾听说有位圣人，也许是位虔诚的教徒，我忘记到底是谁了，就已经说过：‘让他来吧，不过，希望不要让我见到他！’这样一类的话……这也许是一则笑话，也许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抨击，也许只是一种闲谈；不过这也可能是一则伟大的真理，揭示了一个埋葬得很深的秘密。……这个神话到底是怎么编造出来的呢？不能算是编造，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在一开始，除了希望以外，无疑什么也不会有，人们只是希望能建立大国王朝。……但它又怎么会变成后来那个样子呢？怎么会成为犹太民族的经典创造呢？人们很可能会说它是这个民族最高的天才创造出来的，是以色列人创造出了不朽之作。然而，是什么使得它优于其他任何神话，使之如此之深，如此之广地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使之成为每一个人，不论是拉比，还是思想家，还是广大民众，不论是学者，还是文盲，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还是孩子，都知晓的故事？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一种魅力，使其能浸染我的心上的血，上升为信仰和宗教上一种信条，成为整个民族有史以来的生活基础，成为我的思维的基础，成为我的历史观的基础，成为我们政治纲领的基础，成为一切的基础呢？无

论答案是什么，它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这是铁的事实！既然，它影响是如此之深，它无疑是在向人们表明，在这则神话和我们民族精神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的血缘关系，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契约关系！它意味着在它和我们民族思想之间，在它和民族意志之间，以及在它所要引导的方向上，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和谐和一种完美无缺的统一。……这是毋庸置疑的，是再清楚不过的！”

他停顿了一下，整个脸变得呆板苍白。会议室中鸦雀无声，如同暴风雨到来前那般宁静。这是一种持续 、 叫 人 压抑、令人沉闷的宁静。

“是——的——”他说话的声音拉得很长，仿佛是从心灵最深处发出来似的。“这就是他们的那种近乎发狂发热的‘月光’理论，是他们为了实现现实目的的理论，是为了达到受到充分理解的结局的理论。正如我已经向你们讲述了的那样。……因为……因为……”

他停顿了下来，无法再继续说下去。尽管他呈现出一副半瘫痪的样子，他仍然用一种极度狂乱的神色挨个地扫视着所有的人。

“因为他们不想获得救赎！”他脱口而出，中间连顿都没顿一下。他再次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环视左右，活像一个担心会遭受到自己的愚蠢伤害的人。

“因为他们不想获得救赎！”他又重复了一遍，想以此来表示肯定。“不想获得救赎，不愿回到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是这一神话最显而易见的意图，也是它要实现的实际效果。……我不想说，也没有必要说，是出于自觉。但是，如果说那是出于不知不觉的，事情则更加糟糕……他们真的相

信救赎的那一天终将到来，我要再重复一遍，他们真心真意地相信那一天的到来。他们希望那一天的到来，渴望那一天的到来，然而却又想着那一天不该到来。这既不是欺骗，也不是口是心非。对此，我确信无疑，确信无疑。……在这个问题上，有某种东西透过表面在起作用。它是一种植根于他们心灵深处，无法察觉到的东西……这则神话在这个民族中如此受到欢迎，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不是没有道理的。由于它的影响，致使那些人像一些诗人那样丝毫不关心现实进步，而是将整个心灵都奉献给了梦幻和传说。两千年来，这则神话一直在安慰着他们，在今后的两千年里，他们将依靠它的温暖生活，无论是在梦中，在哀悼中，在期待中，还是在对它的神秘的恐惧中，他们将永远对此乐而不疲。而这正是犹太教的全部实质，以色列的全部特征！对圣山、对圣土、对圣言、对末世、对所有一切爱的本质……现在，让我们暂且不谈这些事，而是来设想一下，如果他们确实有值得畏惧的东西，该怎么办呢？如果犹太教确实能使人在放逐中生存下去，而在这里，在以色列的国土上，却不能生存下来，又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国家命中注定要取代宗教，如果它对这个民族的生存产生巨大的威胁？如果用暂时的中心代替永久的中心，用空洞不实的基础取代坚定的基础，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如果以色列的国土是一个使人绊倒之邦，一个叫人毁灭之邦，该怎么办呢？如果它是一切的终结，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他嘴角边挂着一丝令人费解的、疲倦不堪的苦笑。

“那会是怎么样一种情形呢？”他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好像等待他们回答，“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会怎么样

呢？如果他们的直觉没有欺骗他们，又会怎么样呢？……好吧，请看一看，在这里，在以色列这里，他们是如何地反对我们，反对所有早期定居者，反对所有虔诚的老犹太人，反对所有那些仅仅是在其他时期居住在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他们的脸不是在清楚地对我们说吗？我们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是敬畏上帝的犹太人！我们不需要一个希伯来国家，也不需要民族之家。我们需要的只是和平的成长，最终能在'橄榄山'上，以及不受打扰地到哭墙边祷告……，好了，这说明了一些问题。我不想谈论我们的米茨拉克人，他们是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患有幼稚病又有些重于世故的人。我现在要谈论的是那些有根有基的人。这个，又会怎么样呢？……我来讲给你们听听吧！在我看来，假如我说得不错，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两码事！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它们都是很不相同的。如果一个人不可能再是犹太人，他一定会成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并没有言过其辞。毕卢姆人最初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犹太人。威胁他们的并不是集体屠杀——那纯粹是胡说八道。使得他们四分五裂的是内部因素，他们无根无基，分裂是从内部开始的。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于犹太教徒受到诋毁之时，民族力量衰落之时，这是历史事实！不过，还没有人开始懂得犹太复国主义的含义。这种民族主义所产生的巨大、不祥的结果比表面的，比人们所说的要深刻得多，要意味深长得多。赫茨尔所表达的不过是其中的民族主义萌芽思想。阿哈德·哈安姆实际上什么也没说，他所表达的只不过是进入好奇的犹太人头脑，是一种想法而已。最多，他做了到处游说的事，劝

说那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决心建立一个新的社团的人去成立一个犹太研究会，或者先建立一所学校，一个基地。……你说什么？”他把身子转向一个已经张口说话的委员会成员。

“哦，没什么，”插话人嘻笑着说，“我只是想起了一件事。我有过一个叔叔，是个很聪明的人。可布尔什维克却杀害了他。不为任何事，只是想杀他而已。他过去常说，‘阿哈德·哈安姆属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哈巴德派。’”

委员会的人都很喜欢他的这段插话，但会议主席觉得有义务制止他的讲话。“不要插话！”他说道。

郁达卡很可能不是没有听到会议主席讲的话，就是没有听懂他讲话的意思。他只是面带笑容，茫然不知所措地站着。

“我马上就说完了。”他带着一种央求的微笑说。

他停顿了一会，竭力思考着，准备重新开头。

“嗯……”他咳了两、三声。“现在……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对了……，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它，一句话，没有一个人说出它的真正……这个……内在的、最最深刻的含义……没有一个人对它作了充分的说明或解释，……只是空谈，谈的都是些一般的东西，一些陈词滥调，要知道，那些都是空洞、毫无意义的废话……。”

“不，他们做了解释，”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以玩世不恭的口吻插话说，“譬如，布雷斯·沙龙派的人，大学里的那些聪明人，以及所有没有什么名气的教授都……。”

“白痴是不能证明任何事情的。”另一位以一种不以为然的口吻打断了他的讲话。

“还有欧内斯特·弗格……”第一个插话的人继续道，“他指的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被认为有痴呆症和露阴癖的人。”第二个插话人以诙谐的口吻把他的话说完。

“请诸位不要插话，不要讲与会议无关的事。”会议主席挺直了身子，制止了人们的插话，“请继续讲吧。”

“好的。”郁达卡搜肠刮肚，又重新开始，“当然，我不是来解释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人，我不是对此作出解释的人，不过，我对此是动了不少脑筋，思考了很长时间，当然，这并不重要……。有一件事很清楚。犹太复国主义不是延长物，也不是治病的药。那是胡言乱语，它是根除灭绝性的东西，是反对现有的一切的东西，是终结……它几乎与这个民族无关，是一个绝对不受欢迎的运动。它对民族的背叛远在联盟之上，远在同化主义之上，甚至远在共产主义之上。事实是，它是背离这个民族，反对这个民族，违背这个民族意愿和精神的。它损毁这个民族，败坏这个民族，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朝着一个遥远的目标。以一小撮人作为首领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不同民族的核心。……请注意：它既不是‘新的’，也不是‘恢复了的’，而是‘不同的’。如果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我将遗憾地说，他不是错了，就是在欺骗自己。什么？也许不是这么回事？我以为这块以色列的土地上已经不再具有犹太人的特征。现在就已经没有了，更不要说将来。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时间会作出判断的。这就是它的隐藏的核心，有一天会释放出来的力量。是的，不管怎么说，它是一种不同的犹太教，如果你宁愿愚弄自己，坚持使用这一名称的话。不过，它肯定不同于已经存在两千年的那种犹太教，绝对不是一码事。那是……

好了，没什么。你们听懂了没有？一切都无济于事。无论是祖父母那一辈人，还是古人，都帮不了忙，就连作为历史的结晶和反映我们对在那里被放逐的古老乡镇的希望的希伯来文献都毫无用处。废物一堆！我还想借此机会说一个细节，尽管没有直接的关联，但还是有某种关联的，一种切线形的关联……切线形这个词用在这里不错，你们说是吗？”他撇嘴一笑，“切线形可谓又圆又滑……好了，还是言归正传吧。众所周知，我们羞于讲意第绪语，仿佛它很不文雅似的。我有意用了‘羞于’一词。该词的含意不是说我们不喜欢，或害怕、或拒绝，而是说羞耻。可是对于希伯来语，我们都大胆地使用，其实那充其量只能算是西葡犹太人的希伯来语，里面夹杂着稀奇古怪的外来词汇。尽管，它没有意第绪语那样流利、自然，也缺少我们民族语言特有的活力、犀利以及流畅，我们还是带着一种自豪，也可以说是怀着一种虚荣的情绪操着它。这意味着什么呢？出于何种原因呢？为什么在什么原因也没有的情况下，要背上这一沉重的负担呢？不过，事情很简单：这个社团不是任何组织的延续体，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团，是个完全特殊的社团，几乎没有多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犹太人的特征。……同样，在我们羞于用一些通用的、符合习俗的犹太人的名字称呼自己的同时，我们却神气十足地为自己起了诸如阿茨爱尼或阿夫利爱尼这样的名字。你们也许会同意，海莫维克这个犹太人的名字有些过分犹太化了，但是阿夫利爱尼则是另外一码事了，鬼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它有的是奇怪的发音，一点犹太味也没有，可是用它的人却神气活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吉迪翁斯、厄胡茨、伊格尔斯、特察斯……，什么

……是的，我们过去也发生过这样的事，这没什么，那是由于同化的缘故，这一点很容易被人理解。在那里，我们生活在异族之中，他们不仅和我们不同，而且敌视我们。我们不得不或是躲藏、或是隐瞒、或是不露面、或是装扮成不同于自己真实身份的人。但在这儿，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我们自己人中间吗？难道还需要害羞？还需要躲藏？还需要躲着什么人吗？既然如此，你将如何理解这一点……对了！这就是事情的全部，问题的实质。很明显，这不是一种继承、延续，而是一种中断，是过去一切的反面，是一种新的开端。……尽管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不很重要，也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谈论，但它作为一个征兆，有着深远的……哦，我离题了。我不会让你们在这儿坐得过久，我马上就结束了。总而言之，他们的目的是：一个民族首先应该是一个用自己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民族，而不应该要他人为自己编写历史。应该是历史，而不是拼凑起来的编年史。只有编年史以外的东西才能流传下去。对于一个不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民族，一个不能管理自己的民族来说，是没有历史可言的。这就是我的全部想法。我已经把这点向你们作了讲述，我还将重复我的观点，我会一遍又一遍，不分白天和夜晚来阐述这一观点的……清楚了吗？清楚了吗？”突然间，他要讲的话都跑到了一块，讲话声由于激动而时断时续。只见他的眼睛左右环视，活像一个迷了路、不知该往哪儿走的人，“关于这一观点，我已说了不少，说出了事情的全部……，说出了我头脑里的每一个想法……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了，也没有任何要补充的了，已经讲得够多的了！”

他重重地拖过一张椅子，一屁股坐到了上面，然后，用手掌擦去脸上的汗水。他坐在那里，心里却很不平静。他脸色发红发光，心在砰砰地跳，太阳穴在不停地跳动。会议室开始静了下来，就像吵架过后出现的寂静。人们默默不安地坐着，脸色都变了。他们的心很不踏实，脑子里一点也不平静，不知他们会不会失去或缺少什么东西，或者好像他们在半路上，不知从哪儿来，也不知到哪儿去。

这时，会议主席抬起眼皮，用一种紧张的语气问道："你讲完了没有？"

听到这话，郁达卡猛地跳了起来。

"就完，就完了……"他急忙答道，神色显得有些惊慌。"我讲得太多，太多了……这不是我的本意，我从未想到会这样，话都是自己冒出来的。只有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是些胡说八道的话！至于那些琐碎小事，离题的话，对意第绪语的看法，还有那些名字，都很可笑，毫无必要去说它。我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可是那些偏题的东西，毫无意义的细节老是出现在我的头脑中，拿它们没办法，……唉，老是这样。我的意思是我真的只是想作些说明……我再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我想说的，最主要的是……它不仅仅是……对了！可现在，现在还是谈最主要的事吧。我请求诸位耐心地再等几分钟……。"

委员会的成员一个个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轻松多了，似乎郁达卡把他们从无穷的担扰中解救了出来，特别是解救了会议主席。这时，他正低头坐着，打量着自己的手指甲。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他说道，"我们倒要看看没有这一哲学我们是否还会活着……。"

（徐新 译）

哈 伊 井

阿谢尔·贝拉克

1

在下加利利高地一个贫穷的小村庄里，居住着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他拥有一所小木屋、一德南[①]土地、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此人名叫内森·哈伊。他是个农工，但已在吉达、绍莫隆和上、下加利利地区历尽周折。他情绪容易冲动，常激动地诅咒新老伊休夫的生活方式，而且还用单身汉的尖刻语言取笑女工，嘲讽婚姻。然而，在他三十五岁时，尽管模样长得像一小段裂痕斑斑的橄榄树干，他却娶了个比他年轻的女裁缝为妻。他们婚后在该村定居了下来，五年之内，生了三个能吃会喝的儿子。自那以后，生活的重担就压到了他俩的肩上。

他怎会得到哈伊这个名字的呢？他毕竟不是来自西班牙或葡萄牙的犹太移民，在那些犹太人中间，这一名字极为普遍。而他是杜布奴地区人。原来，他那“哈伊”之名是“哈

① 德南：中东地区的地积单位，小于一英亩。

伊凡卡亚姆”（意即“健康愉快”）的省略。因为，他总是这样回答别人对他的问候。“你好吗，内森？”“哈伊凡卡亚姆！”更确切地说，甚至这“哈伊凡卡亚姆”也仅是他朋友翻译过来的。他那位朋友不喜欢希伯来语，便把他多年来一直用的意第绪语的回答，即“哈伊格勒勃特！”翻译过来。内森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译名。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话说得少了，因为他的生活负担越来越重，他只是简单地回答一声“哈伊！”。因此，这个简短的名字便保留了下来。这样，从丹到贝尔谢巴，人人都知道他叫内森·哈伊。

他与塞肯特阿利亚十来名和他一类的人一样，也有着某一种癖好。而他的特殊癖好是什么呢？水！国家的兴旺以及这个民族、这个移民区的兴旺，都依赖于水。只要以色列能获得充足的水，那么它将成为一个天堂。而他可引经据典，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证据，来证明这一论点。他会首先引用《创世纪》的开篇诗句：“源自伊甸的一条河流浇灌着那花园。”（籍此证明，假如没有水的浇灌，就没有伊甸园。）接着，他会引用凯瑟·威廉在马背上对赫茨尔说过的一句名言：“此地需要水，大量的水！”当时，这两人正顶着烈日走在靠近米克尔以色列地区。最后，他还会加上自己的经历。

内森·哈伊并不满足于淡水，他简直可以被称作天下所有水的仆人。他调查研究了整个国家的水情，从海洋里的普通盐水，死海里的超浓度盐水，到江河、溪流、季节河里的淡水；从泉水、洪水、地下水、雨水，到上游水、下游水、浇灌用水、发电用水，他无不调查研究。他曾整年整月地参与在全国各地的打井工作，整年整月地忙碌在柑桔林的抽水

机房里，参加过抽水排放沼泽和铺设灌溉管道的工程。总之，哪里有水，哪里就有他。据说有一位老工人、老作家、全体工人的老教师，曾经拍着他的肩膀，引用《约伯记》里的一句话对他评价："他是在用水的气息使鲜花盛开。"

而现在出现了一桩令人费解的怪事。这个名叫内森·哈伊的水人，在择地建屋时竟然选择了下加利利一个荒僻的小村庄作为他的定居地。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该地区的土地都是白茫茫一片。人们很可能会这样猜测：他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找水的强烈愿望。因为，假如他在河龙地区的某个村庄定居，由于那儿水源充足，他找水的欲望就会枯竭。但是在因缺水而失去生机的加利利地区，他那强烈的找水愿望会带来鲜花，就像圣经中亚伦的魔杖一样，他也就永远会不厌其烦地大谈其水。

在这个村子的中心有一口水井，上面装有汲水用的绞车。井的水源是雨季的雨水。假如冬季雨水充足，井水就多，就能在八月初以前提供足够的水（指仅供人畜饮用和浇灌房子周围小片菜园的水），但在那以后，就只能从井底打起很少一点泥浆了。假如哪年的雨量少，井水就只能维持到六月中旬，最多也只能到七月初。此后，用水就得靠运输了（自然内森也没有在这一工作上少花时间）。人们常常从早到晚赶着毛驴，拖着架在轮子上的大水桶，从遥远的阿拉伯人居住的地方运来高价泉水。每当运水的人回来晚了，村里的人便会愁容满面，不知道人畜还能喝什么。

然而，内森不是那种看着同胞受难而无动于衷的人。从他在村子里扎根下来，成为其中一员之时起（当然他的小屋和土地可以作证），他就开始与"伊休夫所有有影响的人"进

行接触，向他们提出整个加利利地区，特别是他所在村庄的水的问题，而他所在村庄的缺水情况最为严重。不能说内森·哈伊的努力没有结果。他使伊休夫的所有机构都为水的问题而行动起来，其中包括罗斯柴尔德男爵设在巴勒斯坦地区和海外的办事机构，犹太人基金会以及犹太代办处的各个部门。他采用通信、拜访、递交备忘录和采访记录等方式，使他们有事可做，无可推托。他们只好下来察看、调查，派遣专家。他们挖地、钻探；钻探、挖地；不仅在村子里挖，还在山地里钻；在山的这边钻了以后，又到山的另一边去钻；不仅在村北一英里外钻，也在村南一英里外钻。他们钻钻、停停，停了又钻。钻机倒塌，工人受伤。其中有一个工人从钻台下跌下，摔断了脊椎骨，成为终身残废。然而，水却没有找到。在某个地点，他们钻了六个星期，发现了湿土，水泵甚至还抽上来几桶泥浆水。当地一些居民开始围着它跳起了阿拉伯"塔巴卡"舞。可是，当他们再往下钻时，泥浆没有了，钻机带上来的又只是冷冰冰使人厌烦的砾石，使居民大失所望。

但是内森从没有停止预言过："在我们美好的大地下一定有着大量的水。像人体的心脏动脉一样，大地也有一根跳动的动脉。关键是找到它的脉博，把钻机架在那正确的地点。"

一天（谁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办到的），内森从内盖夫请来了一个英国佬。那英国佬蓄着一把黄胡子，头上顶着一条贝督因头巾和绳箍。他在苏丹居住了多年，说一口带英国腔的阿拉伯语，中间还夹杂着许多浓重的"咯咯"声。他手持一根不大的小魔杖，走起路来像一只金丝鸟一样，不时地用

它触及地面，扶住它，看着它摆动，以此来断定地下是否有水。

那英国佬决定在一个新地点钻一口井。但是在经历了种种艰辛，浪费了许多钱财以后，谁也不愿再投资那开钻所需的几百镑钱了。当地居民把村子里能找到的最好的食品都找来了，在村公所请那英国佬吃了一顿，还把在村子里收集来的五镑钱送给了他，算是体面地把他打发走了。但以后并没有开钻。

在这期间，内森·哈伊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了。他在不知不觉中已度过了四十三岁、四十四岁，现在已是四十五岁了。他的头发从前一直是卷曲的，那位女裁缝曾用颤抖的手指抚摸着它，低声地说："内森，你的头发真漂亮。"而现在，大部分头发已经脱落，只剩下被太阳晒黑了的头皮，像丝绸一样既光又亮。三个孩子全都是男孩，使家中一刻也得不到安静；此外，他妻子伊娃·李的那架缝纫机一直响个不停，因为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它。她一直在为周围村子里的阿拉伯妇女做衣服。而他，尽管充分认识到他对妻子应尽丈夫的义务，对孩子应尽父亲的义务，却所挣无几。有时候，他还要一连几个星期离开家，到远处去寻找工作。他不在家时，地面的作物变得枯黄和稀落了。

尽管他从未意志消沉过，然而他看上去已憔悴不堪，特别是他的眼睛已经深深凹陷，在一系列无法渲泄的不幸的打击下失去了神采。不过他的嘴巴仍发挥着它的功能。他经常开一些小小的玩笑。只要一谈起水，仿佛他自己的身体就已经得到了水的滋润，潺潺的水已经流入了他的血管，他的眼睛就会发亮，舌头也会变得灵活，会绘声绘色地谈起他的异

想天开。“要不了多久，水就会从地下大量涌出，浇灌我们的土地，给我们带来丰收。水正在我们的脚下流淌。你听不见吗？只要仔细地听，你准能听到！”

这时，听者就会拍着他的肩膀，盯着他的眼睛，问道：

“内森，你们近来生活得怎么样？”

“我们生活得，嗯——嗯——哈伊凡卡亚姆，哈伊！”

2

当他们的小儿子长到六岁时，也就是说在隔了六年以后，伊娃·李发现自己第四次怀孕了。全家都为此发愁。内森·哈伊本人也感到害怕，害怕他们一无所有呀！他们已有的三个孩子常常是衣不遮体，像饿狗一样四处觅食。伊娃·李为所有的人做衣服，但就是无法为自己的孩子做一件衬衣或一条亚麻布裤子。她根本没有时间。即便她能挤出时间，她又将能拿什么来填饱他们的肚子？现在，第四个又要来了！而且是在他们以为不会再生孩子以后！

当地的护士兼接生婆把伊娃·李骂了个狗血喷头，坚持要她去医院。“人可不是猪！”她粗鲁地说。她是个有头脑的老妇人。（据说她曾经是那些“到俄国人中去的成员”之一。）有那么一会儿，伊娃·李曾有点心动了，想：“也许她是对的。她的建议值得一试。”但当她把这一想法告诉内森时，内森睁大一双吃惊的眼睛盯着她，狠狠地唾了一口，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声音大声说：

“去听那个老树干的话？不行。只要我活着，你就不能干那种罪恶的事！”

此事就这样被排除在考虑之外了。

坦白地说，从那天以后，内森的情绪起了变化。他似乎变成了一台上紧了发条的机器。他一刻不歇地四处奔波，不仅去太巴列、海法、阿富拉、拿撒勒，甚至还去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他一般只在那些地方呆几天，最多几周，便动身回家。每次回来，背包里总能装上一些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诸如罐头食品，几段布或编织物之类的东西。他那破旧的钱包里也会装有一些零用钱。

只有这时，小屋里才会出现一点生气。然而，内森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人越来越瘦，仿佛整个人都在萎缩。发亮的秃顶被太阳晒成了古铜色，眼睛红得像是在发着高烧。不过，他情绪仍旧很好。每当别人询问他的情况时，他总是用老话“哈伊格勒勃特！”回答，不过，随即又用“哈伊凡卡亚姆！”纠正自己。三个孩子也比以前穿戴得整齐了。那是因为他呆在家里的几天或几周里，他总要设法使伊娃·李少接一些活计，为孩子做上几件衣服。

临产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们预计孩子将在八月中旬降生。

犹太历的阿布月的第九天是八月初。伊娃·李已经临月。接生的准备都已就绪。他们已与接生婆谈好。尽管她对他们的“野蛮行为”的怒气还未消尽，但她又无可奈何，只能面对现实。因此，她不时地到他们家来看看，确保一切正常。

阿布月的第十八天，伊娃·李感到了阵痛。内森急忙装满了两盆水。尽管伊娃·李还没大声叫喊，接生婆一得到消息就赶紧过来了。她几乎一来就发现了生产不顺利。她极尽所能地接生了一个小时，意识到必须去邻近村庄请医生来

了，因为危险正在加大。她对内森这样说了。内森二话没说，抓起自己的拐杖，便急匆匆朝那个村子跑去。

这时正是晌午时分，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烈日当空，只有远处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是晒日光浴的好天气。由小破房子组成的村子里一片宁静。几处菜园子灰褐的地面上只有被晒焦了的蔬菜残体，看上去宛如锡皮上的锈斑。只有路旁被修剪过的桉树抽出的一些嫩枝还给人一丝绿意。通往山下干涸河道的道路上覆盖着厚厚一层粉尘。空中，有三只秃鹫组成三角队形在来回盘旋：一只在北，一只在西，一只在东。内森注意到了它们，顿时一个念头在脑中出现：这几只秃鹫都来自有水的地方，一只来自基内雷特，一只来自地中海，一只来自约旦河。这一想法使他脚下生风，他全然不顾自己头上像泉水一样往衣领里淌的汗水。穿过那条干涸的河道，到达对面的村子通常需要一个小时，而对他来说，只需要半个小时，因为他是在奔跑。他为何不骑马或骑驴子去呢？这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他这时候再想起来，折回去已不值钱了，因为他已跑完了四分之一的路程。

内森打小山上的墓地经过。他瞥了一眼四处散落的墓碑，只有两块墓碑竖着，其余的就像是躺在野地里的乱石。墓地的情景使他突然害怕起来。他想到了由于产痛在床上翻滚的伊娃·李，她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加快了步伐朝山下跑去，手中的拐杖一直伸在前头。汗水从头上滚到脸上，流进嘴巴，淌进脖子，最后落到裸露的胸毛上。当他到达山下时，天气已不像先前那般热了。他稍稍松了口气。他脱下帽子，用另一只手抓着，让自己闪闪发亮的脑袋沐浴着阳光。

他刚跨上干涸的河道，便感到脑袋里突地轻轻一击，接着两条腿开始打起颤来，仿佛失去了重量，开始离开地面，在空中飘动起来。他的心跳得很快，好像要从胸口跳出来似的。他只觉得眼前一黑，便跌倒在拐杖上，随后身体抽搐了一下，滚向路边，落到了一条浅沟里。

3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仍然不见内森回来，更没有医生前来。接生婆头发散乱着跑出小屋，以这个小村庄建立以来从未听到过的声音叫喊着。内森的三个儿子立即停止了玩耍，一个个惊恐万状。他们从地上爬起来，目瞪口呆地站着。村上的大人们一个个从家里走了出来。接生婆冲着他们喊道：

"你们还像木头似的站在那儿干什么？快去找医生来！伊娃·李快死了！"

不到半小时，本村的一个青年用车子接来了医生。但医生发现伊娃·李已经停止呼吸，而孩子还在她体内。

五天以后，一个阿拉伯村民在那条浅沟里发现了内森·哈伊的尸体。他当时先见到一群秃鹫聚集在那儿飞来飞去，待他走近一看，认出了死者。于是，他赶快跑去报告了村长。当村民们前来把他弄走时，尸体早已腐烂，脸和眼睛已被那些天鸟啄去。

人们没有给他洁身就把他埋在了伊娃·李的墓旁。那三个孤儿分别由三家人收养，一家一个，最小的由接生婆接回家去。她曾像一头母狮一样与死神进行了搏斗，但并没能取胜。

整个村庄都沉浸在哀悼之中。一天之内，三条生命被夺

走了。一个家庭就这样从该社区里被连根铲除。有谁能理解这生命的操纵者呢？

4

一旦人们依照以色列人的习俗把内森·哈伊安葬，他也就彻底摆脱了生活的重担，这是一副他生前无力挑起的担子。伊娃·李躺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体内还带着她的孩子，永久地安息了。“此地安息着精疲力竭的人，”就精疲力竭的程度而言，有谁还能超过伊娃·李的呢？即便是在婚前，在她一踏上以色列故土时，她就被压上了沉重的生活担子，起先做工，后来当家庭女佣，最后成为女裁缝。即使在她嫁给内森并接二连三地生了三个儿子后（每个孩子的间隔都很短），她也没有轻松过，总得弯着腰坐在缝纫机前。她剩余的血都被这缝纫机吸干了。但她是个性格、脾气都非常好的人。无论她吃多大的苦，都没有听她发过一句怨言。现在，她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安息。三个孩子尽管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但生活却比以前好多了。每一个孩子都生活在一个美好的家庭里，准时有饭吃，不缺衣服穿。条件最好的要数老三了。那个吹毛求疵、言语刻簿的老妇人把全部的关心和爱都给了他。在她的眼里，那孩子总是弱小娇嫩的。

而他，内森·哈伊，也已获得了彻底的休息。他的那一把生前因繁重的劳动而磨损、弯曲了的骨头现在已完全放松了。他的那颗由于对他人的关心和忧愁而疲惫了的大脑，现在也得到了休息，可以集中在一个想法上了——当他活着的时候，他从头到脚都充满了的想法——水。

一天天，一月月，他躺在那儿聆听着，传达着他的意

志。人们完全可以说，他就像一根深深埋在地下的灵敏天线。他忘记了一切，忘记了自己和整个世界。在某个地方，在某个隐藏的地方，有一根水动脉在潺潺流动、突突跳动，在渴望着被人发现。夏天过去了，冬天也过去了，又一个夏天来到了。他的意志像小提琴的弦一样绷得更加地紧了，他水的反应也更为灵敏了。

第二年夏天，在八月的炎热日子里，在他跌倒在路旁的一年以后，有一股湿气隐隐约约地向他接近。起先，他弄不清楚湿气来自何方。他变得激动起来，他必须集中他意志的全部力量，才能准确地找到它的方位。最后，他终于准确地找到了。一股清凉舒适的细流从一个明确的地点向他流来。就在那儿！水动脉集中在他的意识里。它并不远。他让意志辛苦地工作了整整一年才找到了那个地点。哈哈，那当然不是那位英国佬，所谓找水先知所指的地方！不，水眼就在这儿，在这墓地底下，就在他的坟墓西侧直线九十码的地方！九十码，根据mayim数字逻辑的价值是个吉祥的数字，而Mayim就是希伯来语中的“水”！

他的所有骨头都欢呼了。现在他知道该怎么做了。他知道。托梦。他以前在地面上所做的梦又回来了。现在他知道该怎么办了。一定要把禁锢和封闭着的水释放出来。

5

第二年夏天，在八月最热的日子里，内森·哈伊一连三个晚上托梦给村长。哈伊容光焕发地出现在他的梦里，并对他说了下面这些话：

“醒醒吧，快起来！出去钻井吧！水眼就在我坟墓西侧

直线九十码处！水在地下三十三码处等你。别耽搁了！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把水引到那里。别错过机会。我不可能使水长期蓄在那儿。去凿开它！”

第一个晚上，村长从梦中惊醒过来后，在黑暗中向妻子讲述了那个奇怪的梦，两人都认为那梦荒诞不经。可是第二天整个白天，村长一直是神志恍惚，不知道做什么是好。那个梦萦绕于他的脑中。第二个晚上，他做了同样的梦。于是，他把梦告诉了好几个当地人，其中有一个人说：“那并非荒诞不经。”第三个晚上以后，村长召集了一次村民委员会会议。大伙决定试试。只要开挖三十三码——其所需费用可说几乎等于零。

说来也巧，在不远的地方，找水公司刚刚钻过一口井。他们已钻下去两百多米深，整整钻了三个月，钻透了两道岩石层，现在已钻到了更为坚硬的第三层。然而，仍没有一点儿能找到水的迹象。钻探工作已在三天前停止了。钻探工人都感到厌倦了，便决定放弃了。他们所使用的钻探工具像尸体一样躺在那儿。

两名村民委员会委员到海法的找水公司去预付了三十三镑的定金，钱是根据他们希望钻探的码数付的。第二天，水井钻探工人来到现场，那里已经被插上了一根铁杆标记。他们破土动工，架起钻机平台，开始钻探起来。

在他们钻探时，人们又说又笑，好不高兴。然而，钻机越往下钻，人们的情绪就越低落，对村长的梦也就越失去信心。当钻机钻到三十码地方时，他们都不抱任何希望了，都想叫钻探工人停止钻探了，但都又羞于说出口来。

可是，突然之间——

当时正是正午，一天里最热的时候，也正是内森·哈伊在请医生的路上跌倒后滚入水沟的时候。烈日炎炎的天空里飘浮着几片白云。三只秃鹫以三角队形在盘旋，钻机最后的隆隆声在宁静的小村子里回响——钻井工人手里铁的钻杆突然感到一震，立即从地下深处传来了一种水击声。没等他们弄清是怎么回事，突然一种声音滚滚而来，在周围回荡。水！水！架在那儿的小水泵突然喷出一股水来。从水泵出水口里喷出的清澈的水，在阳光下像水晶一样闪闪发光，它洒落到地面上的悦耳水声充斥了整个村子。水泵不停地把那宝贵的液体抽到地面上。

村子里没有哪个活着的人不出来观看这一壮观的场面。他们全部站在这小水塘旁，透过眼泪盯着那水，身体因激动和高兴颤抖着。

找水专家测量了水的流量，每小时两百立方米。植物和动物终于有了一个救命泉。从此，这个移民村将要开始发展和繁荣。有关内森的故事在到处传颂。

6

不久，人们建起了一个大蓄水池。水池很大很高，架设在五根巨大的柱桩上，四角各有一根柱子，中间一根柱子。一座与它相配套的抽水机房也建立了起来。村民们举行了一个庆水节。

许多远近村落的人也纷纷赶来，与该村的村民一起欢庆。一旦有了水，干渴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人人都带来了礼物，感谢上帝对他们的恩赐。在水井的四周，他们栽种了小树和鲜花，并给它们浇足了水。用来容纳庆祝人群的整个

广场都洒上了水。无论男女老少，无一例外地在自己白衬衣、白罩衫上别了一枝绿色的细枝。邻近的阿拉伯骑手加入了本村骑手的队伍。人们架起了条案，上面摆满了各种佳肴和美酒。

舞台上站着三支儿童合唱队，他们分别来自三个移民区的三所学校。音乐教师用指挥棒示意他们保持安静。他们在准备唱《你将高兴地从这救命泉里汲取清水》这支歌曲。

在合唱队的前面，站着内森·哈伊的三个孩子，就像是合唱队的领唱似的。他们依年龄大小排列，一个个都穿着雪白的服装。

在抽水机房正面的铁门上方镌刻着几个大字：

哈　伊　井

此乃内森·哈伊井。愿其名
与此井一样流芳百世。

然而，有一个人正以极其难过的心情看着他刚用粉笔在铁门上写下的一行小字（这是他乘别人不注意时写下的）：“愿伊娃·李也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常进　译）

取　名

阿哈农·梅格德

齐斯肯德外公住在小城南郊的一座小屋子里。大约每月一次，他外孙女雷娅及其年轻的丈夫耶胡达总要在某个星期六的下午去那儿看望他。

每次雷娅总是在门上轻轻地敲三下（这是她小时候当外公还和全家人住在一起时，她与外公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信号），然后等门打开。当外公的拖鞋声从房间传出时，雷娅的脸上便会闪动着光芒，接着，跟耶胡达咬耳朵说："他来开门了。"又过了一会，钥匙开始转动，门打开了。

"进来吧。"外公总是有点心不在焉地说，边说边系着裤子，眼里的眼屎还没擦去。尽管天气很热，他仍然穿着人们冬天穿的黄色长袖棉毛衫。袖口露出一段手臂，又白又瘦，像女孩子的手臂那样娇嫩。他那清洁、光滑的脖子也和手臂一样又白又瘦又嫩。

房间的方桌上铺有一块白台布。上面还留有他独自一人用过餐的痕迹：安息日的面包屑，一只剩有肉末的盘子，一只盛葡萄酒的玻璃杯，一些瓶瓶罐罐之类。等雷娅和耶胡达

在方桌旁坐下后，他便开始铺平起皱的枕头，然后在狭窄的床上铺上一条床罩，这样床就算整理好了。房间不大，但其中明显的杂乱使人不禁对孤独无助、单人只身照着这个家的老人产生怜悯之情。房间的角落放着木架，木架上摆着两只熏黑了的煤油炉，一只水壶和两、三只长柄煮锅。木架的旁边是一只盛着盘子、刀、叉的面盆。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是一只书架，上面放着用粗皮绳捆好的书，一捆靠着一捆。他的一些衣服就搭在椅子背上。一只陈旧古老的桃木柜和一个空无一物的食品橱正对着房门。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只早就停摆的钟。

"我们应该买钟送给外公。"每次雷娅打量着房间，眼光落到这只钟上时，总是这样对耶胡达说。可每次总是给忘了。她爱戴外公。外公长着一脸雪白如丝的长胡子，平静的脸上闪动着一种神圣的光芒。他的嗓音既轻又温和，仿佛生来就是适合讲叙崇高智慧的话语。雷娅为外公的自信心感到骄傲，正是外公的这种自信使他搬出她母亲的家，独自一个人生活，从容地接受上年纪的人所面临的痛苦、磨难和孤独的困扰。外公和母亲之间曾有过一次激烈的争执。自从雷娅的父亲去世后，家里便开始失去原来的光彩，富裕的装饰也随之消失了。一些继承下来的古老家具，和那些保留着老家富裕时模糊记忆的珠宝一道都给卖了。雷娅的母亲雷切尔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去当牙科护士。自从来到这个国家后一直靠子女供养的齐斯肯德外公打算把他存在银行的小笔资金交给女儿，然而女儿却不肯接受。她像她的父亲一样固执、自信。经过长时间的争执和几个星期互不理睬，外公带着他房间的一些物品和那只破钟，开始了单独的生活。这已是大约

四年以前发生的事了。现在雷切尔总是每星期去看他一、两次，每次去总要给他带上满满一袋食品，为他打扫房间和烧些吃的。外公已不再对费用感兴趣，甚至连问都不问一声，好像这些都与他无关。

“好了，我可以给你们来点什么？”当齐斯肯德外公认为房间可以接待客人时，总是问这么一句。“外公，不需要给我们拿什么。我们不是为吃而来的。”雷娅总是不正面答复外公的问话。

不过，拒绝是没有用的。外公总要取出一罐酿过的干果，放到桌上，然后，还要摆上葡萄、梅子、饼干和两杯浓茶，硬叫他们吃。雷娅为了让老人高兴每样都尝上一点，而耶胡达总是用做鬼脸的方式悄悄地向雷娅表明，他是不会去碰这些酿过的干果的。对他来说，每次探望都是一种受罪，看到这些东西，他就恶心。每当这时，雷娅都会温柔地朝他笑笑，敲他一下大腿。不过，在外公的坚持下，他不得不至少尝一茶匙那又甜又叫人恶心的玩意儿。

接着，外公便开始谈论各种各样的事。为了不使耶胡达感到无聊，雷娅尽量使谈话进行得轻松、愉快。每到最后，耶胡达最讨厌的事情总要发生。单是为了这件事，耶胡达就不止一次地设法逃避上这儿来。只见齐斯肯德外公站起身来，端起自己的椅子，在墙边放下。为了防止摔倒，他总是手扶着椅背，小心翼翼地站到椅子上，然后打开钟，取出一个用黑绳子捆着的布袋，接着又合上钟，从椅子上爬下来，再把椅子端回原处，在上面坐下，然后解开绳子，取出用布包着的一捆纸，放在耶胡达的前面，说道：

“我想请你读一下这个。”

“外公，”雷娅赶紧出来解围，“他至少已读过十遍了。”

然而，齐斯肯德外公装着没听见，不作回答，这样，耶胡达每次都被迫读同样的文章，必须翻阅长长的八页纸。纸上是用颤抖的笔写下来的大字，对于上面的内容耶胡达差不多快背下来了。这是一首描写外公的故乡——一个位于乌克兰小镇的哀诗。该小镇已被德国人彻底摧毁，镇上所有的犹太人都被屠杀了。每当他读完，外公便从他手里拿过这些纸，折叠起来，然后长叹道：

“除了灰尘和尸体以外，什么也没留下。甚至连一块可以作证的墓碑也没有留下。想一想吧，一个两万人的犹太人社团，竟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告诉我们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说完，他总是要从那同一只装着各种各样信件和信封的布袋里，取出孙子门德尔的照片。遇难时，门德尔才十二岁。他是外公那位在一家大化工厂当总工程师的儿子奥西波的独生子。他每次总要把照片拿给耶胡达看，并说道：

“他是个天才。须知，他十一岁时就修完了音乐学院的所有课程，并获得了政府的奖学金。他被认为是个出色的小提琴家。一位真正的天才！瞧他的额头……”在他把照片放回原处后，他又长叹一声，并重复说道：“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出于同情，雷娅和耶胡达总是缄默不语。这些事他们不知听了多少遍，现在再重复这些已不能再打动他们了。老人在用绳子把布袋扎起来时，总要喃喃道：“奥西波也是个奇才，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已精通希伯来语，就能背诵毕阿

尼克的诗歌。这些都是他自学的。他总是不停地博览群书，什么格莱丝、弗拉格、波沙德斯基等人的著作无一不看。你们大概不知道波沙德斯基是何许人也。他是个优秀的作家……他有颗温暖的心。奥西波也有颗温暖的心。他从不插手政治，甚至连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但当他被提升时，他却没忘记自己是个犹太人……他给他的儿子取名为门德尔。他是在好多名字中选择了他已故兄弟的名字。毫无疑问，生活在俄国人中取这样的名字是很不简单的。是啊，他有一颗温暖的犹太人的心……”

在他说这番话时，他的身子转向了耶胡达。在外公的心目中，雷娅始终是个坐在他膝盖上听故事的孩子，永远都不会长大。然而，他却一向把耶胡达看成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个能理解别人的人。当耶胡达在政府部门谋有工作时，外公的态度更是如此。

雷娅仍然记得发生在外公身上的这些变化是怎么来的。战争结束时，外公由于情况不明仍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能得到一些有关自己儿子的消息。当时有消息说有相当多的人成功地逃到了东方。他不停地走访那些曾和他一道在那个镇上居住过的人，但是这些人谁也没有得到有关他们的亲属还活着的音讯。尽管如此，他仍抱有希望，在他看来，奥西波所担任的要职很可能会保住他的性命。一天晚上，雷娅回到家里，看见外公坐在地板上，外套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家里人都在耳语。母亲的眼睛都哭红了。雷娅在看到外公难过的神情，看到他那痛苦的面容，看到家中那令人窒息的宁静时，也哭了起来。在那以后的好多个星期，外公什么话也不说，仿佛要用沉默来惩罚自己似的。只见他从早到晚坐在桌

旁，一遍又一遍地看过去的信件，一连几个小时地看着家人的照片。由于近视，他总是把照片贴近自己的眼睛。再不就是一动不动地靠在椅子背上，手摸着桌边，眼睛看着窗外的远处，仿佛成了一个石头人。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健谈、机智、幽默的外公了。在这以前，他一直热心于家里的一切。经常询问他的外孙女在干什么，教她如何做事，测试她的知识，像孩子一样，以此来证明他自己的知识比老师的还要多。可现在，他仿佛割断了自己与世界的所有联系，整天沉浸在沉思和回忆之中。对于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家里人谁也无法知晓。接下来，他的身上出现了一种叫人无法忍受的古怪脾气。他坚持要和别人把饭分开吃，并送到他自己的桌上。不论什么人都不得在事先没有敲门的情况下进入他的房间。此外，他还拉上百叶窗，不让阳光进入。无论是谁违反了他的这些禁令，他都要暴跳如雷地和自己的女儿大吵一场。有时，他还摆出一副憎恨她的样子。

齐斯肯德外公在雷娅的父亲去世时并没有流露出半点悲伤的样子，甚至连安慰女儿的话也没有一句。可是当哀悼父亲的日子过去后，他似乎苏醒过来，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不再沉默了。然而，他既不提起他的女婿，也不提起儿子奥西波，只是一个劲地谈论他的孙子门德尔。白天，他经常提及这孩子的名字，好像他还活着。他尽管只是在照片上见过门德尔，可谈起来却一副很熟悉的样子。仿佛经过了深思熟虑。他经常谈论该如何培养门德尔。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开始对他儿子和儿媳的指责。他指责他们没有预见到即将临头的灾难，没有及时把孩子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没有把他藏到非犹太人家中，没有及时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故土以色

列来。由于他的讲话杂乱无章、语无伦次，致使雷切尔气愤得大喊："住嘴，闭上你的嘴！再说你那些荒唐的胡言乱语，我就要发疯了！"她会怒气冲冲地从座位上跳起来，回到她自己的房间。事后，等她冷静下来，她便会对雷娅说："患上了硬化症，这已毫无疑问。失去了记忆，他不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了。"

雷娅永远忘不了有一天，她和妈妈见到外公穿上了最好的一套西装，一套黑色的西装，西装里面是一件雪白的衬衣，他鞋子擦得锃亮，头上还带了顶帽子。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穿这身衣服了。见到他这一穿戴，全家人都感到惊讶。他们以为一定是他脑子出问题了。母亲问道："今天过什么节？""难道你们真的不知道吗？"外公反问道，"今天是门德尔的生日！"母亲"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雷娅也哭着跑出了屋子。

打那以后，齐斯肯德外公就单独住了。显然，他的脑子恢复了正常。尽管他经常对一、两天前发生的事有所忘却，但他对三十多年前发生在他家乡和家庭的事却连细节都能记住。雷娅经常去看望外公，最初是和母亲一道去，婚后则与耶胡达一起前往。最令他们感到厌烦的是他们老是被迫听谈论他孙子门德尔的话，以及被强迫着读同一首描写他那被摧毁的故乡的哀诗。

不论何时，只要在他们看望外公时，雷切尔碰巧也去那里，母亲总要对外公不客气地斥责道："不许再用你那杰作来折磨他们。"她常常边说边把纸从桌上拿走，放回到布袋里去。"如果你还想要他们常来看望你的话，就不要再对他们谈论死者了。要谈还是谈活着的人，他们都是年轻人，没有

脑子去考虑过去的事。”当他们一起离开他的住所时，她总要转过身安慰耶胡达说：“不要对他的所作所为惊讶。外公已经老了。七十多岁了。脑子不管用了。”

雷娅怀孕已有七个月了，齐斯肯德外公却糊涂到了一点儿也没觉察的地步。不过，雷切尔再也无法忍受瞒着外公的做法，她要让外公分享她的欢乐和希望。她告诉外公说，不久他就要抱重孙子了。一天晚上，雷娅和耶胡达住所的门被敲开了，外公出现在他们的门口，身着节日服装，和门德尔生日那天的穿着完全一样。这是外公头一次到他们家来造访。雷娅喜出望外地拥抱并亲吻着外公。自雷娅长大以来，这是她头一次如此热烈地迎接一位来访者。外公满面红光，眼里闪烁着智慧和神气的光彩。只有在很久以前，当大灾难尚未发生时，他才有过这样的神气。外公进屋后，快步走过各个房间，对房间的家具及其摆设发表看法，诙谐地谈论着他周围的一切。他显得十分快活，致使雷娅和耶胡达在他讲话时自始至终笑个不停。他对将要发生的事装着不知道。这是数月来的头一次他在讲话中没有提到门德尔。

“啊，你们真算得上是调皮鬼，”他说，“你们就这样对待外公？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有这么一个漂亮的住处？”

“外公，你说我邀请你了多少次？”雷娅说。

“只是邀请？你应该领我上这儿来，应该把我强行拖来！”

“我是想这样做的，但是你坚决不肯。”

“哦，我当时以为你们是住在黑窝里，而黑窝嘛，我自己也有。算了，算了，我原谅你们。”

离开时，他吩咐道：

"再不要为上我那儿去烦神了。现在，我知道该怎么找到你们，并知道你们有个宫殿般的住所，我会来看你们的……只要你们不把我赶走就行。"

几天后，雷切尔来他们家作客。他们对她讲述了外公的那次有趣的拜访。雷切尔听了并不觉惊讶。

"嗨！你们不知道自从我把你们很快要有孩子的事告诉他以来，他这几天一直在想些什么……他有个愿望。如果生下来的是儿子，希望能用他孙子的名字取名。"

"叫门德尔？"雷娅喊了起来，随即又止不住地大笑起来。耶胡达只是在一旁微笑，其神态好像在笑一个老古董。

"当然，我对他说过，这样的事想都不要想。"雷切尔说，"不过，你们是知道他的固执脾气的。这件事涉及到感情问题，他不会打消这一念头的。不仅如此，他还十分自信地认为你们一定会同意的。特别是你，耶胡达。"

耶胡达耸耸肩说："真是荒唐！孩子一生都会不幸。"

"但是他不能理解这一点。"从雷切尔的声音中能听出她的担心。

雷娅的脸变得严肃起来。她说："我们已经取好了名。如果是个女孩，就叫奥斯娜丝，如果是个男孩，就叫埃胡道。"

这两个名字雷切尔都不喜欢。

随后，每当雷切尔来看望这一对年轻夫妇，取名的事便成了他们唯一的话题。这使得充满家庭的希望气氛中渗入了一种沉闷。

雷切尔由于介于这两代人中间，对这事的看法是双重

的。当她与自己父亲交谈时，她总是叱责他，反驳他，把她从雷娅和耶胡达那里听来的观点一古脑地向他道出，好像那些就是她自己的看法似的。但是，当她与小辈谈论这件事时，她则想方设法，引导他们去满足老人的愿望，让他们的怒气发在她的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在一开始并不为她重视的问题正逐渐成为一种神秘的、蕴藏着某种难以逆料之物并孕育着生与死的事件。孩子自身的命运似乎也成了问题。她在内心深处祈祷最好雷娅能生个女孩。

“其实，门德尔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她问女儿，“它和任何其他名字一样，也是个犹太人的名字。”

“妈，你在说什么，”雷娅不同意母亲的看法，“那是个受人侮辱的名字，一个难听得叫人恶心的名字，我甚至无法用我的嘴发出它的音。难不成你想让我恨自己的孩子吗？”

“哦，你不会恨你的孩子的。不管怎么说，是不会因为名字而……。”

“我肯定会恨他的。这就好比你告诉我孩子生下来就长着一个瘤。再则，我为什么非要这样不可？这到底是为哪一桩？”

雷切尔平静地说：“为了外公，你得这么做。”不过，她心里很清楚，她并没有说出所有的真情。

“妈，你知道我向来愿意为外公做任何事的，”雷娅说，“我爱他，但我不准备为了他的迷信而牺牲孩子的幸福。那样做有什么意义？”

雷切尔不能合理地解释这“里面的意义”。然而她心底里还是反对她女儿的逻辑。尽管过去她自己也一直坚持这种

逻辑，这种逻辑也一直是她自己的，可现在，这一逻辑似乎变得虚妄不实起来，变成了一种使年轻一代遭受痛苦的轻浮症状。她那年迈的父亲犹如一株古树出现在她面前。深深扎在地下的根吮吸着那种使之生存下来的神秘乳汁。对于这种乳汁，不仅她的女儿，就连她本人也一无所知。倘若不是发生了这场取名的争论，她是绝不会去思考灵魂轮回、生命不朽之类的问题的。她常常在夜里醒来，披上冰冷的毛线衣，朦胧地回忆起那可怕的一幕幕。一丝不挂、惨遭毒打后又被踩压在士兵长筒皮靴下的孩子的尸体在她的眼前晃动。一种可怕的负罪感折磨着她的灵魂。

终于，雷切尔找到了一个折衷方案：孩子应该取名为门纳切姆。她声称，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这既是一个希伯来人名，也是一个以色列人名。许多孩子都用此名。谁也不会用此名来开玩笑。经过反复劝说，外公终于同意用这个名。

然而，雷娅却不依。

她说："妈，我们已经取好名了。那是我们俩都喜欢的名字。我们是不会再改动了。门纳切姆是个带着旧时代气息的名字，在我看来，还是一个与痛苦的过去和苦难的人民联系着的名字。我不喜欢。门纳切姆只能用来称呼一个矮小、瘦弱、难看的孩子。妈，这事就到此为止吧。"

雷切尔半晌没有说话。她差不多对说服他们失去了信心。最后她说：

"这么说，你们是准备承担违背外公愿望的责任啰。"

雷娅两眼圆睁，眼神中流露出了她的担心。

"你为什么把这件事搞得这么性命攸关的？你在吓唬我！"她说着就哭了起来。她开始为她的后代感到担心，就

像人们担心那罪恶的眼睛一样。

“也许它本身包含着性命攸关的成分……”雷切尔喃喃道，连眼睛也没抬一下。话还未完，她就停了下来。

“你在说什么？”雷娅追问道，同时用一种恐惧的眼光看着母亲。

“我不知道……”她说，“兴许，我们大家都应该使用死者的名字，……为的是纪念他们……”连她自己也不能肯定她说的话是否有道理，或者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的信念。但是她父亲的信仰显然在她的信仰之上，比她的疑虑，比她女儿那简单易懂的不同意见要有力得多。

“可是，妈，我可不愿老是记着那些讨厌的东西。说什么也不能让这样的往日回忆缠住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可怜的孩子去承受这过去的一切！”

雷切尔完全明白女儿的话。当她听父亲以沉浸在过去回忆中的方式讲话时，她的内心也会发出这同一种叫喊。她喃喃自语，仿佛是在进行自我交流：

“我不知道……有时，我似乎觉得遭受着失去记忆折磨的不是外公，而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

大约在产期前两周，齐斯肯德外公第二次来到了雷娅和耶胡达的门上。只见他脸色蜡黄，满脸怒容，两眼也失去了原有的光芒。尽管，他与他们两位打了下招呼，然而，对雷娅却看都没看一眼，仿佛这是他对别人的一种惩罚。他转身对耶胡达说：“我想和你谈谈。”

他俩走进里屋，外公在椅子里坐下，习惯性地把手掌放在桌边。耶胡达在床边坐下，位置要比外公的低。

“雷切尔对我说，你们不愿意用我孙子的名字来称呼你

们的孩子。”他说。

“是的……”耶胡达胆怯地应了一声。

“你可以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他问。

“我们……”耶胡达开始结巴起来，他感到无法正视那逼人的目光，“主要是对它没有兴趣。”

外公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又开口道：“我理解你们对门德尔这个名字不感兴趣。因为它不是一个希伯来人名，对不？可是，门纳切姆，门纳切姆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的？”显然他在设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那不是……”耶胡达深知解释是没有用的。他们在观念上已经相差两代。“那不是以色列人的名字……它产生于放逐之地。”

“放逐之地，”外公重复着这个字眼。他因气愤而浑身发抖。然而，他还是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他平静地接着说：“须知我们都是来自放逐之地。我，雷娅的父亲、母亲，你的父亲，母亲，我们大伙儿都是。”

“是的……”耶胡达说道。他的脸色表明他正在卷入一场对他说来毫无意思的争论，更令其厌恶的是，争论的对方是一位脑子已不太清楚的老人。只是出于尊敬，才使他控制住自己，没有喊出“行了、行了，这已没什么好谈的了”的话来。“是的，但我们出生在这个国家，”他大声说，“这就是区别！”

齐斯肯德外公以轻蔑的眼光看着他。在他面前，他看到的是一个丑陋的粗俗之辈，一个贫乏、无知之徒。

“看来，你认为只有这儿才有新的东西，而其他地方的一切都是过时之物，不再有用了。死了，不该延续了。所有

的一切你们都要从头开始。”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我们生在这个国家……。”

“你们生在这儿。多么了不起……”齐斯肯德外公情绪开始激动起来，“这有什么好得意的？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你们在哪一点上比出生在其他地方的人强？你们是比他们聪明呢，还是比他们有教养？你们是在对《托拉》的学习上，还是在做好事方面胜过他们？是不是因为你们的血比他们的要红？”齐斯肯德外公摆出了一副欲致耶胡达于死地的架式。

“我也没那个意思。我只是说，这里的情况不同……。”

听到这些不着边际的话，齐斯肯德外公终于失去了耐心。

“你们都是些废物！”他大吼起来，“对其他地方的情况，你们知道些什么？对于那里的人民你们又知道些什么？你们知道多少他们的社团情况？多少他们城市的生活？你们知道他们当时是怎样生活的？”

“是不知道多少，”耶胡达说，他的士气开始垮了，“但是，我们跟他们已不再有联系了。”

“没联系了？”齐斯肯德外公上身弯向他，他气得嘴唇直抖，“那你们与……与什么有联系？”

“我们……我们和这个国家有联系。”耶胡达强装笑脸说道。

“愚蠢的家伙！”齐斯肯德外公冲着他骂道，“你以为人只要来到沙漠就可以自成一个民族了，是吗？这样你们便成了某一个新种族的创始人，对不对？你们不再是你们父亲的儿子？也不再是你们爷爷的孙子了？你们是想忘记他们，

对不？你是不是因为他们有比你们高出百倍的文化和教养而为他们羞愧？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这儿的一切，”他用手臂在周围划了一圈，“如果跟那边相比，充其量只能算作小水坑与大海的比较。你们这儿有什么？一群大杂烩！有的是七十种语言，七十个不同的团体！有什么习俗？有什么生活方式？谁不知道这里的每一个家庭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有着自己的风俗习惯，有着自己的姓！这就是你们联系的一切。你说……”

耶胡达垂下眼睛，不再作声。

“还是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联系。”齐斯肯德外公平静地说，“联系就是记忆！你懂吗？例如，俄罗斯人就与自己的民族相联系，因为他从不会忘记他的先人。如果他叫伊凡，那么，他父亲也叫伊凡，他的爷爷也叫伊凡，这个名字可以一直追溯到最早的一代人。没有一个俄罗斯人会这样说：‘从今天起，我不再叫伊凡了，因为我父亲，我父亲的父亲都叫那个名字。我现在是俄罗斯民族的第一人，与伊凡的家族没有任何联系，明白吗？’”

“但那个与这个有什么关联？”耶胡达烦燥不安地争辩道。齐斯肯德外公只能对他摇头。

“而你，你却羞于给你儿子取门德尔这个名字，就怕使你想起曾经有犹太人用过这个名字。在你看来，这个名字应该从地球上彻底抹掉，一点痕迹都不能留……”

他顿了顿，长叹了一声，然后说道：

“孩子啊，孩子，你大概并不清楚你正在干的是什么……你正在完成以色列的敌人开始的事。他们曾经从这个世界上夺走了我们的肉体，而你在夺取我们的名字和记忆。……使

我们成为一个没有延续、没有证据、没有纪念、没有名字的民族。什么痕迹也没有的……”

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来，拿起拐杖，大步向门口走去，离开了他们。

新生的孩子是个男婴，取名埃胡德。满月时，雷娅和耶胡达把他放进童车，带到了外公的家。

雷娅小心翼翼地在门上敲了三下，当她听到里面传来的沙沙脚步声时，她同时也听到了她那颗焦虑不安的心，嘭嘭跳动声。孩子出生后，外公一次都没来看过他们。“我紧张极了，”她含着眼泪轻声对耶胡达说。耶胡达摇着童车没有作答。他现在对老人可能要说的话和会做的事已经不在乎了。

门打开了，门内站着齐斯肯德外公。他面容憔悴，满脸皱纹，他好象老了许多。眼睛由于睡觉还糊着眼屎。有这么一会儿，他好像没有认出来访者。

“外公，安息日好！”雷娅感情激动地问候道。现在她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爱自己的外公。

外公看着他们，样子十分惊讶。然后，心不在焉地说着：“进来，进来。”

“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来了！”雷娅说着，脸上闪动着光芒，目光从外公身上移到熟睡在童车里的婴儿身上。

“进来，进来。”齐斯肯德外公用一种疲倦的嗓音重复着。“坐吧。”他一边说一边拿开了堆在椅子上的衣服，然后，转身去整理他那凌乱的床。

耶胡达把童车推到墙边，小声对雷娅说：“这里的空气对孩子来说太闷了些。”雷娅打开了窗户。

“外公，您还没有看过我们的孩子呢！”她带着一丝苦笑说。

“坐，坐。”外公说着，拽足走到木架旁，取下一罐干果和一筒饼干，放到了桌子上。

“外公，不用拿，真的不用拿。我们不是为吃东西而来的。”雷娅说。

“只是一点点东西。今天，外公真的拿不出能招待你们的东西了……”外公用一种滞顿、沙哑的声音说。他把茶壶从煤油炉上拿下，泡了两杯茶，端到他们面前。然后，他坐了下来，嘴里说着，“喝，喝吧，”手指在桌上轻轻地敲打着。

“我已经好多天没见到你妈了。”他终于开始了谈话。

“她忙……”雷娅低声说着，眼睛不敢抬起来看外公一眼，“为了这孩子，她帮了我不少忙……。”

齐斯肯德外公望着自己那双苍白、鼓满青筋、孤零零放在桌上的手，然后，伸出其中的一只，指着雷娅说：“你为什么不喝？茶会凉的。”

雷娅朝桌子挪了挪，喝起茶来。

“还有你——，你现在在干些什么？”她问耶胡达。

“工作跟以前差不多。”耶胡达答道，随即又笑着补充了一句，“有时间也逗逗孩子。”

外公再一次低下头来看着他那双手。他的手指修长而清瘦，由于老年性麻痹而不停地颤抖着。

“吃些干果吧。”他用颤抖的手指了指罐子对耶胡达说，“很好吃的。”耶胡达把调羹伸进罐子，取出一些放进嘴里。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这次的沉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有齐斯肯德外公的手指在白色台布上微微颤动。房间里很热，能听得出有只苍蝇在嗡嗡乱飞。

突然，孩子哭了起来。雷娅赶紧站起来去哄孩子。她摇着童车，低声哼唱着："安静吧，孩子，安静吧，安静……"小孩安静下来了，她仍在不停地前后摇动着童车。

这时，齐斯肯德外公抬起头对耶胡达小声说：

"你认为真的不能救他吗？……实际上是可能的。他们有许多朋友。奥西波曾亲自写信对我提到这点。工厂的经理对他十分器重。全镇上的人都认识他们，喜欢他们……唉，他们怎么会没想到这一点呢？……"他说着，用手掌拍打了一下自己的前额，"不管怎么说，他们是知道德国人正在逼近……如果要采取行动的话还是……"他顿了顿后，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想想看，一个刚满十一岁的孩子就已经完成了音乐学院的学业。……野兽！"他突然怒目园睁，"一群野兽！竟把年幼的小孩子也关进车里，逐了出去……"

等雷娅回来重新在桌边坐下时，他却停止了讲话，再次沉默起来。唯一的声响是一声发自其内心的深深的叹息。

这又是一次长时间的沉寂。随着这种沉寂的加深，雷娅感到胸中那种压抑感在不断增加，一直增加到她再也忍受不了的地步。外公坐在桌旁，用他那瘦长的手指敲打着桌子。孩子躺在顺墙而放的童车里，其样子仿佛向人们表明在行将就木的世界和刚刚诞生的世界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它不再仅仅是划在第四代前面的一条线。年迈的外公已认不出其生活中不再有纪念碑的重孙了。

齐斯肯德外公站起身来，把椅子搬到钟旁，随后站到椅

子上去取他的书信。

雷娅再也不能忍受屋子里那种令人压抑的气氛。

“咱们走吧。”她哽咽着对耶胡达说。

“是的，咱们该走了。”耶胡达说着便从椅子里站了起来，“我们得走了。”他转声向老人大声说道。

齐斯肯德外公那只拿着钥匙的手在空中停留了一会儿，然后便放下了。他抓住椅子背，从椅子上爬了下来。

“你们要走……”他说着，面部因痛苦而歪扭。他无奈地摊开手臂，把他们送至门口。

当门在他们身后关上时，泪水打雷娅的眼里流出。她俯身在童车上把嘴唇紧贴着孩子的胸口。只是这时，她才感到她的这个孩子十分孤独，犹如人世孤儿的孩子确实需要同情和疼爱。

（徐新　译）

曙　　光

舒拉米斯·哈雷文

昨晚，我又回到我的出生地生活了一年。对于进入那座城池的口令我早就熟谙。那是一行但丁的诗句："我便是通向悲伤城池的路。"我清晰地说了声："Per me si va nella citta do lente。"①时间的大门便向我开启，我顿时回到了我的出生地。在那一夜之年，我不仅与一位男子邂逅结合，而且有了身孕，生下了一个模样不清、却长得很快的孩子。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没有阳光的环境里。

由于太阳在很久、很久以前就离开了我的出生地，那座城市异常地黑暗，一派黯然失色的景象。街上的行人在昏暗中急步而行，只能借助于蜡烛和火柴的火光暖和手脚和照亮脸庞。偶尔也能见到提着油灯行走的人。尽管街道如我记忆中那般宽阔，但许多人家的窗户都由交叉的木条给封了起来。而剩下没有封死的窗户不是挂着破布，就是糊有旧报纸，以抵挡寒风冷气。由于没有阳光，街道上再也见不到树木了，有的只是作栅栏用的光秃秃木条。窗台上也不见有任何

① 拉丁文。系上面提到但丁诗句的原文。——译者注

花草植物。

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位早先认识的熟人，然而，似乎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很面熟。每个人的脸上都带有一丝淡淡的笑容，可谁也没有开怀大笑过。他们清楚地知道从现在起直至永远他们将生活在没有阳光的环境之中。这些人的身上包含着一种温和谦让的品质，相互间总是尽可能地友好相处。两个熟人在街上见面时，总是以一种谦恭的微笑紧紧握住对方的手。

人们穿的是我童年记忆中的衣服：根据一个人的衣着穿戴就可以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当警察的自然穿的是警服。当法官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副法官的模样，从车里出来总是头戴假发，身着长袍。扫烟囱的人总是一成不变地穿着扫烟囱穿的工作服，赶车人是这样，伯爵也是这样。孩子总是一副孩子的打扮：水手式的衣领和饰带。女孩子总是穿着用浆过的塔夫绸做成的、饰有扇形皱褶的裙子，两个膝盖头常常冻得发紫。更多的孩子则穿着校服，或是深蓝色、或是咖啡色，帽子上绣有中学的校徽。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归属。

人们已经无法回忆太阳是什么时候离开那里的，然而，自从太阳消失以来，在我出生的那个城市里没有任何人死亡，也没有任何人做过新衣裳。他们那类似制服的服装，尽管还算不上太旧，也可以说压根就没破，但是却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唱戏用的戏服。这些戏服常常是一穿再穿，衣缝里积满了灰尘，袖口开始磨损，每一个拆缝里都散发着一股股霉味。然而，那里的人仍然十分爱整洁，看上去像蒸气一样洁净。

在这衣胞之地，我似乎不需要睡觉，不需要吃饭，唯一

需要的是说话。我自言自语道：现在我觉已经睡过了，饭也已经吃了。仿佛是睡好了，吃足了，能连续不断地干事了。我走啊，走啊，穿行在那黑暗的街道上。只有一部分街道在我记忆中出现，其他部分已成了废墟，由于无人修整，只好封闭。

一天晚上，我乘坐马车去戏院。马一边拉车一边排便，然而，我却没有嗅到粪便的臭味。我猛然间意识到这个城市已不再有气味。车夫戴着一顶旧礼帽。当我付钱时，他举起帽子向我致谢，并用一种十分独特的方式甩起鞭子，一声行家里手的甩鞭声顿时在空中响起。尽管他明白我是个来访者，却不知我来自太阳之邦。兴许他压根就不知道世界上有这块土地，虽然这块土地近在眼前，就在墙的另一边。在曙光和它之间只隔着一句口令。然而，大多数人还是不知道有这么一块地方。

在戏院，我碰到了我在那天夜晚，不，在那一年，与之结合的男子。舞台上的演员正在演唱莫扎特的歌。听众由于异常高兴，兴高采烈地在一旁和着，致使人一时间分不清谁是演员，谁是观众。我在想，连我本人也可以上台，加入到演唱《魔笛》的歌唱演员之中了。整个剧院充满了一种节日的气氛，一种欢乐的气氛，“布拉欧！布拉欧！”的喝采声不绝于耳。只见妇女们的帽子欢快地成排晃动着。是呀，人的生活中怎能没有莫扎特呢？

看戏时，坐在我身旁的男子侧过身对我说道：“我们必须乘幕间休息的机会快速离开，因为演出结束后，剧院就会被士兵包围。所有的观众都会被带走送上货车。”

尽管我对为什么在人人都知道这一点的情况下却没有一

个人逃跑一事感到困惑不解，我还是答应了。幕间休息时间一到，那个男子便抓住我的手，我们很快从一个边门离开了剧院。满载着疲倦不堪士兵的卡车已经停在广场，车上的士兵正在作下车包围剧院的准备。他们的上司手拿文件正在核准进攻的命令。一个年轻的士兵一边用口哨吹起《魔笛》的调子，一边对他的同伴说："人的生活中怎能没有莫扎特呢？"

在昏暗中，在什么光线也没有的黑暗中，我不动声色地问那个拉着我的手的男子：为什么人们不逃离。他说："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这样的事每个夜晚都重复发生。"

他把我拉向一扇门。这个门窄得像个供随从人员进入的通道。门的另一边有个光滑的螺旋形楼梯一直通向屋顶。屋顶十分独特：我们站立的高度正好是飞机的飞行高度，大约有一万二千英尺高，兴许还不止这些。不管怎么说，我们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然而，我却能看到下面剧院广场中的每一样细小的东西。

突然间，装载士兵的卡车的车灯打开了。灯光撕破了黑暗，既刺眼又可怕。随着这罪恶灯光的出现，传来了嚎哭声和叫骂声。这时，一切事情都在快速地发生。穿着节日盛装的人被赶上了卡车，一批接着一批，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唯一能分辨出来的是那些士兵。因为他们身上照射着刺眼而又可怕的灯光，因为他们正在疯狂地吼叫着。

"大锅行动，"站在我身旁的那个男子说道，"每天夜晚，这样的事都要重复一遍。每天夜晚这些人都像这样被赶上卡车，然后被押送到火车上。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回来看戏。一切又重复开始。唯一不同之处是这样的事每重复一

遍，这些人的活力就减少一分，就像影集中的照片，慢慢地褪色。由于褪色的过程非常缓慢，因此不太让人察觉出来。”

“那你呢？他们为什么不把你包括在‘大锅行动’中呢？”我问。

“不用了，”他说，“我已经……”他把手一挥停下不说了。

随后，他补充道：“你也不必去了，当然，若是你想去的话……”

就在他说这番话的一瞬间，我像是给一阵突如其来的旋风震慑住了。我真想不顾一切地从这个高高的屋顶跳到下面漆黑的、站满叫喊着的士兵的院子里，从那里走到剧院广场，和那里的所有儿童在一起，和所有的邻居在一起，现在我突然间把这些人一个个都认了出来。他们是波拉夫人，阿金先生及夫人，过去常给我小天使画片和将胖娃娃贴在我的练习簿上的开服装用品商店的穆谢，还有药剂师的儿子包莱克。他们都在我的眼皮底下被赶上卡车，一个个颤颤慄慄、忧心忡忡。士兵还冲着他们大喊大叫。我只希望我能跳下去，和他们在一起，也被人带走。

“我以前也没有逃。”那男子非常悲戚地说，好像在供认什么罪似的。震慑我的那股旋风开始减弱。我抓住女儿墙，急促地喘气：一种可怕的欲望刚刚袭来又转而消失，使得我感到头晕目眩。

卡车带着可怕的刺耳声一辆接着一辆地开走了。广场上唯一留下的是一只孩子的芭蕾舞鞋，一根镀金手杖以及一根从女性观众帽子上落下的鸵鸟毛。我暗自思忖，这些物品大概会在夜晚消失吧。我的忧虑无法得到平息。广场的空旷感

使我的精神彻底地垮了。

“明天，这一切还会再次发生。”站在我身边的男子说。除了无限的悲切之外，一切都已结束。

“我们可以结婚啊？”我问道，就像在咖啡馆里询问能否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似的。他点点头说：“可以。”

我们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住下。由于除了黑暗的程度有所不同外，那里分辨不出白天和黑夜，因此整个夜晚，我们一直在街道上游荡、徘徊。一切都笼罩在无光线之中。那天夜晚，我们在这个令人压抑的城市中穿过一个公园。实际上，自从太阳离去以后，这个地方已不再成为公园了。许多大理石塑像都被推倒在地，其中一部分的塑像已被捣成碎片。有一尊小型人像很像我的祖父。我很想把它带走，却找不到地方安放。有一、二次，我看见一尊由大理石雕成的马，马的臀部已经断裂，看上去很像冻在大理石上的血块。我小的时候，这里并没有那么多石雕，现在不仅整个公园，而且整个城市到处都是。显然，这地方已变成了一个垃圾场。这儿的街道上看不到任何慈祥的人。我们又回到了那个不夜城。到处是四下游荡的男男女女，为抵御寒冷而互相挤在一起。我们看着这一切，直至来到一家热气腾腾的酒店。酒店门口站着一些人，他们呼出的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形成了白雾，人们情绪高昂地挤在酒店门口，却没有人进去。

和我呆在一起的那个男子曾闪过一个进入酒店的念头，但旋即又将此念头打消了。酒店后面有一块空地，像一个铺上了水泥的小院子。院子里有一间棚屋，我只当是间附属建筑。他打开棚屋的门，我们走了进去。谁知棚屋并没有尽头。在对面的一侧有一扇门。门背后突然出现了一个无人居

住的大宅子。宅子里面摆放着质地精良、份量沉重的家具，其中有食品柜、地毯、宽大的扶手椅以及水晶吊灯。吊灯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和蜘蛛网。我早就知道这样的屋子总是会出现在一堵墙或其他什么东西的后面。我还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继承这一住宅。我的祖上一定是生活在这儿。他们一代一代，包括我的先祖母们，顶着漂亮的头巾在这里居住生活。我走了进去，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家具过分庞大、笨重。我们决定只使用其中的一间房间，一间简单的、除了一只放在地板上能用纸和木头生火的炉子外，什么其他家具都没有的房间。那个男子蹲下，点着了炉中的火。尽管我并没有感到炉火散发的热量，然而，他的影子却落在了我的身上。我接受了随后发生的一切。他轻轻地吹着火，当火上来一些时，他检查了窗锁，然后站到我面前，对我说："婚礼今天下午举行。"

我知道这些话就代表了我们的婚礼仪式，我就像在庄严场合站立的样子，一动不动地站着。我对自己说，从现在起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住在一个没有阳光的城市里，或许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寓所，永远不能进入其他的大房间，只能呆在这间房子里，或许有一天，士兵也会来抓我，把我带上卡车，押上火车，和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在一起。我会对所有的孩子说：等等我。我会对所有的人说：我要和你们在一起走，我一定要和你们在一起走。

忽然间，房间里站满了人，有披着围巾的妇女，还有四周的邻居。他们笑着，提着礼品、箱子、盒子，走了进来。人们挤在门口，挤在房间里，他们兴高采烈地用相同的语言祝福着："婚礼今天下午举行。"他们边说边吻我。"婚礼

今天下午举行。”房间里到处是人和礼品盒。我打开其中一只，发现里面装的尽是我儿时丢失却从未找到的玩具。那位给我带来这些玩具的邻居像天使般地站在我对面，微笑着，激动地反复说着：“婚礼今天下午举行。”她知道她的礼物是会受到特别欢迎的。

随后，女性邻居们都开始离去了，她们那细细的嗓音，像小鸟般的欢乐声，沿着楼梯而下。只有所有的礼品盒留在那里，原封不动：有的装成盒子，有的装成箱子，有的由饰带包扎。尽管这些礼品盒摆得到处都是，连我们活动的地方都没有了，但我仍觉得没有必要去移动它们。

“这就是我们即将生活的地方。”我对那个和我一道呆在房间里的男子说，他点头表示同意。

一年的时间就是这样在流逝。我们像生活在地缝中的蜥蜴一样，生活在这个房间的空盒子当中。我不记得有任何人去买过食品，但每天我都穿过长长的走道，经过那些富丽堂皇、没有暖气、没有人住的大房间，在一间酷似巨大山洞的厨房里烧煮。有一回，我们甚至出去郊游了一次。那是在我们寓所的后面，不是在酒店的旁边，而是在酒店的对面，有一个绵延若干英里的沙漠。在沙漠的对面，在远处的迷雾中，群山起伏，看上去很远、很远。我们和几十个人一道站在屋边，望着远方的山峰。

“那是什么地方？”我问和我们在一起的人。他们极其自然地笑了笑，却未作任何回答，好像那是我应该知道的似的。后来，其中一个人说：“是洛杉矶。”当然，这只是在开玩笑。我走进屋，回到了我们的房间。我脱下了鞋子，由于长时间的行走，我的脚已经累坏了。

我们不时地能听到从周围房子里传出的喊叫声。那是士兵过来杀人的声音。但他们从未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则一直麻木不仁地躺着，等待夜间大锅行动的结束，等待那揪心般的寂静的恢复，等待那深沉悲痛的再次到来。

接近年底时，我临产了。第一次阵痛，孩子就离开了我的身体。我模糊地记得，很早以前，在我的另一次人生中，我曾深深地爱过一位男子。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他就是用这种方式离开了我，当时的情景犹如我身体的一部分突然间永远地从我身上分离了出去。接着，我痛哭起来。

孩子于一、两天之内就能直立行走了。接着他开始用一种缺乏条理、我无法听懂的语言跟我交谈，向我讨东西。他开始生起气来，我知道他跟我呆在一起的时间不会长。一天，他离开了我，再也没有回来。我的丈夫回到家中，一言不发地脱下外套，我们俩都知道：孩子已经去剧院广场了。而这件事的发生是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的。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白天、黑夜在没有任何实质性区别中互相交替着。有时，善良的邻居过来造访作客。一次，一位邻居带来了裁缝留下的碎布片，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做了些孩子的衣服。不过，到了一天结束时，我们又必须把它们全给拆了。

一天，我意识到时间已经转了整整一周。我在这个无阳光的城市的一年已经结束。我该回去了。我对那个和我在一起的男子说：“我要走了。”

他点点头，但没有提出要和我一起走。为了在另一个国度醒来，我必须先去睡觉，而他却不能陪我进入梦乡。我想在这一年中，他与我都没有睡过觉。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

我们的眼皮总是睁开的。

我躺在床上，只是到这时，床底下突然生出了轮子，就像医院的病床一样。那个和我生活在一起的男子用力一推，床便滚动起来，沿着变得陡斜的长廊滑动起来。一直滚进了厨房。这间我在里面烧了一年饭的厨房已变了样，变得完全像个手术室。不过，我并未感到惊奇。我躺在上面等待着，一点也不害怕。所有的手术器械显然都已准备就绪，只是我上方的大手术灯仍是暗的。一个面部表情严肃，穿着绿色手术外套，带着绿色手术帽子的外科医生朝着我弯下了身子。他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了声："开灯。"

大手术灯在我头的上方发出强烈的光线。我顿时进入了酣睡状态。等我醒来，我已在另一所房子里了。

时间已是上午，强烈的阳光一直射到了我的眼睑。椿树的枝条在游廊里轻轻地来回摆动，致使淡淡的光帘在我脸上来回拂动。空气中洋溢着一股浓烈的咖啡味，可是，我却还不能深深地呼吸这种空气，因为我的灵魂还未回到我的肉体。

门外传来了我丈夫和孩子低低的说话声。他们话说得很轻，很轻，这样可以不吵醒我。我爱他们，但一时还不能从内心理解他们。我静静地躺着，等待着我的灵魂再次完全回到我的身上。我知道一切都已结束了，完成了。我再也不会回到我的出生地，再也不会回到那个黑暗无光的城市。但丁的那一诗句变得暗淡了，褪色了，像其他诗句一样回到了书中去。诗的力量枯竭了。过一、两天，我很可能能够在不感到任何痛苦的情况下去读这些诗句了。同时，我高兴地对自己说，又可以真正地睡着了。我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从现

在开始，我在其中唯一能够找到的是耶路撒冷的石头，生长茂盛的植物和充足的阳光。

我从床上爬起来去准备早饭，心仍在激烈地跳动着。

（孔德芳　译）

排　头　兵

尤里·奥利伍

士兵组成的编队面对面地分布在地板两侧，隐蔽在经过伪装的房子和由伪装材料筑成的掩体里。尤里克和卡齐克就趴在各自士兵的身边。尤里克拿起一枚硬币，朝着他兄弟的军队掷去。钱币落在士兵的编队中间，所到之处士兵们死的死，伤的伤。

“我打死罗宾汉了！”尤里克欣喜若狂，高兴地跳了起来。

“那不是罗宾汉。”

“你骗人。你刚刚还说那个没有上刺刀的就是罗宾汉。”

“没有，我没说。”卡齐克坚持说。

尤里克把手中的士兵扔到了地上。“我再也不跟你玩了。”他说着从地上爬了起来，“为了让他一直活着，你老是把他变来变去的。须知这是犯规行为！”

“不玩拉倒！我就是没变。”

“算了，算了。不过，下次可得记好了，”尤里克又开始了游戏，“这回还是该我。注意，我要向你的都城发动进

攻。”他突然停了下来，把手臂举至耳边，仔细听着上楼的脚步声，“上来的是谁？”

卡齐克也注意听了一会儿。

“是那个在我们对面，走路很快的人的脚步声。”他说。

“她回来了，”尤里克惊慌地说道，“是的，真的回来了。”他压低声音又加了一句。

“潘·佩特勒斯卡，”楼梯上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嘀咕声，“潘·佩特勒斯卡，镇上有什么新闻吗？”

“没什么新闻，”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你有没有听说马里斯卡打算和扬奈克一道去？”

“潘·佩特勒斯卡，这消息已老掉牙了，连胡子都长出来了。”

“你有没有听说他们在科瓦尔斯卡的住所发现了一些犹太人？”

“你在说什么？！”那女人显然吃了一惊，“一个像她那样虔诚的天主教徒会藏匿杀害耶稣的凶手？潘·佩特勒斯卡，你女儿近来好吗？”

“好多了，潘妮，好多了。医生说再过几天她就可以下床了。你能不能借给我一公斤土豆？明天，我老伴就会从乡下回来。我们到时一定加倍奉还。”

“她现在已经走远了。”尤里克说道，“我马上就要进攻了。注意看好，不要到时候又说我要赖！”

尼蒙上校率领尤里克的军队来到了卡齐克都城的城边。撒迪厄斯·科斯克尤斯库骑着一匹白马，亲自从侧翼向挥舞着军刀的骑兵团的团部冲去。这些骑兵都是尤里克在纸板上

画出并剪下来的。他的一位来自若利博日的老友，塔斯戴克·斯威尔莫扎韦斯基率领一支由预备役人员、骑兵和步兵组成的纵队投入了战斗。这支队伍从一个阵地进入另一个阵地，迅速向前沿阵地接近。贝尼将军骑在马背上，走在他的炮兵团的前面。火炮准备，射击！

胜利已经在望。不过，近距离内有力的钱币进攻还没有开始，卡齐克都城的城墙已经倒坍崩溃。卡齐克的士兵组成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被冲垮了，士兵纷纷逃向位于地板另一侧的一座孤堡。尤里克夺取了城池，开始用缴获来的火炮向溃逃的敌军开火。他向敌军开了三次火，敌军三次以最大限度的距离（卡齐克的手张开的宽度）向后撤退。卡齐克的士兵只剩下一名还活着，他所处的位置距离要塞只有一手掌宽。尤里克对准他开了火。钱币击中了该士兵，然而，他在空中翻了个筋斗，落到地板上时仍然站立着。

"他还活着！"卡齐克喊了起来。

"让我来看看，不过，得记住他刚才的位置。不得移动。"尤里克把这位英雄翻过来，看了看他的底座。"他已经获得过两枚勋章，"他说道，随后取出铅笔，在那两枚勋章旁又画了第三个叉。"应该给他取个名。"

"他是我的士兵，"卡齐克自豪地说道，"我要叫他……钢铁勇士。"

"这个名字我早就预备好了，"尤里克争辩道，"那本书是我先看的。"

"不是，你没有。"

"算了，算了，"他让步道，"下面该轮到你了。"

"钢铁勇士骑马出发。"卡齐克说。

"他根本就没马。"尤里克指出。

"有马，他就有马。别打扰我。"

尤里克开火了。

"没有打中！"

钢铁勇士终于到达要塞门口，躲进了要塞。尤里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进攻。骑兵，步兵，和马拉炮兵从四面八方向前推进。五颜六色的兵团在要塞前组成了一道严密的包围圈。只要尤里克能想象出来，不论是小说中的英雄，还是有名的将领，或者是有头衔的人士都率领着自己的军队杀向敌军的最后一个要塞。钢铁勇士忠贞不渝地部署着他的三门火炮，轮流用这些火炮进行还击，然而，进攻的部队仍在不停地向前逼近。铅做的士兵，纸做的士兵，手枪子弹，来福枪子弹，国际象棋中的皇后、象、小卒，统统站到了要塞脚下。

"投降吧！"

"钢铁勇士决不投降！"

"把他交给我吧！我已经俘虏了他。"

"你得找到才行。他躲了起来。"

"说谎，你把他放进了口袋！"尤里克扑到他兄弟的身上，试图得到那个士兵。卡齐克则尽力反抗着。尤里克用力拧着卡齐克的手，发现那个士兵就握在他的手心里。

卡齐克几乎要哭了出来。"把他还给我嘛！"

"不行，他现在是我的俘虏。我的人马要把他押回到我的身边。懦夫，跪下来！请求宇宙之统帅——简·格伦南第尔·塔赞饶你一条性命。快把钢铁勇士放倒地上，我要亲自打他的耳光。"尤里克用手在空中狠狠地挥舞了一下。"把

他押进地牢里去！”他命令道。

卡齐克看到自己的英雄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绝望地扑向哥哥，试图把钢铁勇士夺回去。”把他给我！”他哭泣着说。

尤里克从弟弟手中挣脱出来，边笑边围着桌子转。卡齐克则在他后面追，一边追一边毫无顾忌地大声哭喊着：“把他给我，你这头猪！”

“白痴，谁让你这么大声哭的！邻居会听见我们的。”

卡齐克强忍住哭泣。尤里克开始怜悯起钢铁勇士来。“算了，算了，”他说道，“你同不同意我用最高的荣誉把他处死。然后，我们再重新打一仗？”

“好的。”卡齐克同意道。

尤里克把战俘靠在他曾经战斗过的要塞边上，然后，在他的对面放了一个班的由从喀土穆归来的戈登将军指挥的射手。

“我要把他的手捆上，眼睛蒙上。”

“你用不着蒙上他的眼睛。”卡齐克大无畏地说。

“你的最后愿望是什么？”

“把这封信捎给我妻子。”

士兵举起了枪。

“慢，鼓乐队。”卡齐克提醒道。

鼓手在鼓上敲打起来。

“战无不胜的自由波兰万岁！”钢铁勇士喊道。

“射击！”戈登将军下达了命令。

枪声响了。钢铁勇士仍旧靠在要塞的墙上，只是他的头垂到了胸前。

“你想不想为他举行葬礼？”

这时，卡齐克已经停止了游戏，正在侧耳听着楼梯上的动静。“克里斯蒂娜来了。”他熟悉克里斯蒂娜的脚步声。“她来送午饭了。”

进屋的是一位漂亮女子。她长着一头金发，两只碧眼，约摸十八岁左右光景。她提着一只洗衣篮和一束紫丁香花。

“看，我给你们捎来什么了？外面已是春天了。紫丁香正在开放。”她把带来的花插入一只花瓶，又从水罐里舀了些水把花瓶注满。“我今天特别忙，因为妈妈有许多衣服要洗。快点来吃吧。”说着，她把篮子里的衣服拿开，将藏在下面的饭菜取出来，递给了他们。

“卡齐克哭过了。”她打量着卡齐克的脸，说。

“我们刚刚在做游戏，”尤里克解释说，“你能帮我们换几本书吗？”

“我先前带给你们的书都看完了吗？那好，明天，我一定给你们带些新的来。”她允诺道，“我已经给你们预备了一些彩色纸、硬纸板和胶水。今晚，我会把这些东西带上来的。这次实在是没地方放。”

尤里克和卡齐克吃完饭后，克里斯蒂娜把盘子放回篮子里。

“别忘了每天给花瓶换水。若是让这些花很快枯掉，就未免太可惜了。”她提起洗衣篮，走了。

“准备不准备再来？”尤里克问道。

“还是让我们先安静一会儿吧。”

“过一会儿我们再来打仗的游戏？”

“对，过一会儿再说。”

克里斯蒂娜下楼来到了洗衣店。

洗衣店正面窗户上的告示写着“迅速、干净”的字样。克里斯蒂娜、她的母亲以及两名雇来的女子正在雾气缭绕的店里洗衣服。潘妮·萨多姆斯卡的丈夫在保卫华沙的战斗中阵亡了。她之所以同意收留这两个犹太男孩，是因为可以获得一笔为数可观的钱。她拥有一套两居室的住房，房子由一个窄长的过道与洗衣店相连。潘妮·萨多姆斯卡和女儿合住一间房间，她的十六岁的儿子则住另一间。那两个犹太男孩藏身的地方在这座楼房的顶部，要往上走七层楼梯才能到达。

“这儿没有收费员，”潘妮·萨多姆斯卡在两个孩子刚到时就告诫他们。“谁敲门都不能开。我们上来时，会在门上敲三次，每次三下。在里面一定不要出声。幸运的是现在没有人住在你们下面。”

支撑着屋顶的木头横梁又粗又大，使他们呆的房间看上去很像村舍。里面的家具既简单又陈旧。其中包括两张木板床，一张两条腿的安乐椅（椅子靠墙放着，上面的弹簧已露了出来）以及一张摇摇晃晃、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时代的方桌。一块布帘成了睡觉区和洗濯区的分界。洗濯间里有一个水池，一只水罐和一只木桶，其他什么也没有。墙上挂着两幅油画，一幅是扛着十字架行走在耶路撒冷街道上的耶稣的画像，另一幅是圣彼得的画像。在这两幅油画的旁边，还贴着一幅画，上面画的是一艘航行在湖上的帆船。显然，这是从广告画上剪下来的。

“天色已暗得快看不见东西了。”卡齐克说。

“那我们快把东西拿开。”他们把所有的玩具装进一只

盒子里，然后把盒子塞到床肚里。他俩躺下，偎依在一起，等着晚饭的到来。

“塔戴克和她一块儿上来了，”卡齐克说道。

尤里克赶紧跑去开门。克里斯蒂娜点亮了煤油灯，开始摆好桌子。塔戴克在床边坐下，两只水汪汪、无神的眼睛盯着一只在窗台上“嗡嗡”乱飞的苍蝇。突然，他跳起来，把苍蝇按死在窗户的玻璃上，接着，又回到床边坐下。

克里斯蒂娜很喜欢跟尤里克交谈。她只念到四年级就辍学了。尤里克具有的知识和思想常常使她着迷倾倒。她弟弟由于小时候从摇篮车中跌落到地上，大脑受到了损伤，连一年级的课程也没能学完。

如果尤里克说得对，克里斯蒂娜在沉思，那么，天上的星星真算得上神了。可倒底是什么使它们在不停地燃烧呢？尤里克还向她讲述过一些其他的故事……对了，想起来了。他曾经讲述过为保卫山中狭窄的要隘而不惜献出生命的希腊人的故事。她还想到了这些希腊人在山间要隘的石壁上留下的文字。这是个十分动人的故事。她曾试图把这则故事讲给兹比舍克听，然而兹比舍克对这类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们还是跳跳舞吧，”他是这么对她说的。

“你会不会跟他结婚？”尤里克问道。

“我说不上来，也许会。”

“克里斯蒂娜，”尤里克小声道，“快看，塔戴克怎么回事？”

刚刚还一声不响坐在床边上的塔戴克突然抽搐着挥舞起双手，翻着白眼向后倒去。克里斯蒂娜赶紧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开始拖着他在房间里转。“塔戴克，”她嘴里

喊着，“快醒醒！塔戴克！”

塔戴克苏醒了过来。他站起来，问道：“出了什么事？”

克里斯蒂娜这才镇静了下来。“这种毛病常在他身上发作。”她向两个犹太男孩解释道，“只要一发作，他便什么也记不得了。据说这是因为血在他大脑中跑错了地方引起的。”

塔戴克帮助克里斯蒂娜把盘子收拾起来，放入篮子中。

“时间不早了，”克里斯蒂娜说道，“晚安。”

尤里克把煤油灯的灯芯捻小，躺到了床上。他们周围的宁静不时地被马蹄声或过往汽车的喇叭声打破。

“卡齐克，你想不想玩潜艇游戏？”

尤里克从床上爬下来，把煤油灯放到桌子底下。

“把你的毯子也挂到桌上去，”他一边把自己的毯子从桌子上悬挂下来，一边对卡齐克说。两个孩子钻到桌子底下，坐在各自的枕头上。尤里克把煤油灯捻亮了起来。

“尼蒙上校！全速前进！我们正在朝着金银岛进发。”

过后，他们又会坐在桌上，透过昏暗的天窗，看着天上的星星。“刚才月亮在烟囱的那一边，”尤里克在指给弟弟看，“现在它已到了烟囱的另一边。有没有看出来？这说明地球真的在不停地转动。”

一轮满月爬上了屋顶，窥视着他们的房间。

“月亮也有一张面孔，”尤里克说，“仔细看看。”

“外加一双斗鸡眼，”卡齐克说。

半夜，尤里克醒了过来。桌上的煤油灯已经是奄奄一息。一个又高又黑的人影正站在房间的角落里。尤里克仔细听了起来。靠门处的一块地板在吱嘎作响。有人已经从关着

的门闯了进来。那块地板还在吱嘎作响。一个人影正在向他的床前走来，越走越近，不过，还没有碰着他的床。

“卡齐克。”

“我在这儿。”

“如果你现在就爬起来把煤油灯捻亮，我将让你随便挑十道命令。”

“我不。”卡齐克回答说。

“我把戈登将军也让给你，”尤里克说。

“不。”

“假如我不把灯捻亮，你愿不愿过来跟我睡在一起？”

“好的。”卡齐克表示同意。

尤里克迅速掀开盖在自己头上的毯子，猛地一下捻亮了煤油灯。黑影顿时消失了。卡齐克走过来，爬到了他的床上。

“不过，不许踢人，也不许扯毯子。”

“你才是老扯毯子的人哩！”

煤油灯自己熄灭了。尤里克和卡齐克也都睡着了。月光下，兄弟俩紧紧地挤在一起。

楼梯上响起了陌生人的脚步声，并在他们的门口停了下来。他们俩人屏声敛气，仔细听着。敲门人在门上敲了三下，接着又是三下，然后，停了下来。

“我该不该开门？”尤里克小声问道。

敲门人又敲了三下。

“已经九下了。我来开门。”

一个身材高大，头戴圆顶帽的陌生人走进了房间。他先打

量了一下他们俩，接着，开始找挂帽子的地方。最后，他还是在桌上他的手提包旁把帽子放了下来。帽子放好后，他一屁股坐到了安乐椅中。

“孩子们，早上好。”他总算开口了。他对卡齐克笑了笑，然后用手把他的下巴抬起。“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卡齐克没有回答。

“他叫卡齐米尔兹斯特范·科松波尔斯基，”尤里克替他作了回答。

“不要插嘴！”陌生人生气地说道，“我并没有注意到有谁在问你。”他再次对卡齐克笑了笑。“小伙子，你在来这儿以前，住在什么地方啊？”

卡齐克手足无措地坐在那儿。他从来就没能记住那些事先编好的、应该在这种情况说的话。

“我们来自利沃夫，”尤里克说道。

朱克警长绕过桌子搧了他一个耳光。“我刚才就对你说过不要替他回答，”他警告说，“你是不是犹太人？”他问卡齐克。

卡齐克愈发感到手足无措，不过，他还是摇了摇头。

“他不是，”尤里克说。

警长再次绕过桌子。“好一个聪明的家伙！我刚才就叫你住口了。难道你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吗？”

“他……他话说不好，”尤里克用歉意的口吻说着，“他还小。”

“你是不是犹太人？”这时，问题终于直接对准了尤里克。

“不是。”

"你叫什么名字？"

"杰泽·亨利克·科松波尔斯基。我们是潘妮·萨多姆斯卡的侄子。我们从利沃夫来这儿，因为俄国人占领了那里。他们杀害了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是由叔叔送到这儿来的。"

"你们是不是乘火车到达华沙的？"

"是的。"

"接下来呢？"

"接下来乘的是马车。"

"车夫有没有八字胡？"

"那是老早的事了。"尤里克回答道。

"你喜欢不喜欢华沙？是不是超过对利沃夫的喜欢？"

尤里克有点忘乎所以。"哦，是的，"他说，"华沙要漂亮多了。特别是若利博日。"

"这么说，火车经过若利博日啰？"

"是的，"尤里克回答说。这使他自己露了马脚。

"噢。"警长吭了一声。

克里斯蒂娜提着午后点心走了上来，刚进门就站住了，脸一下子变得煞白。警长又最后看了他俩一眼。"很好，"说着，他拿起了手提包和帽子。"孩子们，再见！"他说。

两个男孩在他离去以前再也没有说话。克里斯蒂娜则跟着他走出了房间。警长从外面把房门锁上，并取走了门上的钥匙。

"他拿走了钥匙，"尤里克说道。他们一直等脚步声从院子里消失，才在一张床上坐下。

"会不会出事？"

尤里克耸了耸肩。

“不会出事的。”卡齐克突然说道。

“你怎么知道？”

“我做过一个梦。”

“梦到了什么？”

“布朗·修特和格莱·修特来到我们门上，用手枪威胁我们。不是真的手枪，那是像我们玩的那种枪，也是用硬纸板做的，扁扁的。”

“后来呢？”

“我们和埃拉姨妈一起沿着马路跑着，一直跑到我们这儿。后来，天花板突然裂开了，从中走出一个赤身裸体，长着很长很长头发的男人。房间里一下子亮了许多。他扛着个十字架。我猜想那人一定是耶稣。”

“你是什么时候做这个梦的？”

“前天夜里。”

“你不是在胡编吧？对我发誓！”

“我发誓。”卡齐克同意道。

“以爸爸的名义发誓。”

“我以爸爸的名义发誓。”

“后来怎么啦？”

“他们两人越变越小，最后消失在地板里。明白了吧。”卡齐克想了起来，“潘妮·萨多姆斯卡说过，等战争一结束，我们就要成为天主教徒。到那时，克里斯蒂娜还要做我们的教母哩。”

“我们是不是该做祈祷了？”尤里克问道。

卡齐克点点头。

“万福马利亚，大慈大悲，”尤里克开始祈祷。

“大慈大悲，”卡齐克跟着他重复着。

“现在就保佑我们吧。在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为我们祈祷，阿门。”

为秘密警察工作的朱克警长向上司报告说，他的调查证实是有两个孩子和潘妮·萨多姆斯卡住在一起，与那幢房子里的房客的报告完全一致。不过，那两个孩子确实是潘妮·萨多姆斯卡信天主教的侄儿，来自利沃夫。

埃拉在搞到这位警长的住址后，曾专程去向他表示了感谢。她提出给他一笔钱作为答谢，但遭到警长的拒绝。为了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埃拉送了他一份厚礼和一大束洁白的百合花。

一颗炸弹落了下来。尤里克和卡齐克在黑暗中坐在房间的桌上。“上帝，给我们每天的面包吧。”他们祷告着。炸弹的爆炸声震得房间的墙摇晃起来，窗上的玻璃被震破了。“原谅我们的罪过，就像原谅那些反对我们的人的罪过一样吧。”

“我怕。”卡齐克小声说道。

“那是俄国人，”尤里克安慰他说，“瞧，我们能看到防空的炮火。”

“我们还是躺下，再作些祈祷吧。”卡齐克建议道。

尤里克在卡齐克身边躺了下去，卡齐克则用手紧紧地搂着尤里克。又是一声炸弹的爆炸声。

“你还记得克瑞多①吗？”

“不记得了，不过，我可以跟在你后面背诵。”

“我信你，上帝，万能的父亲，天地的造物主。”尤里克开始背诵起来。

夜晚的天空呈现出一派空战的壮观景象。

（徐新　译）

① 一种表示信仰的祈祷。——译者注

桃、李和面包之邦

本-扎恩·托默

一程一程又一程。过了一个昼夜，还是过了好多个昼夜？在车轮滚动的单调节奏中一切都那么地乏味，那么地无聊。单调、乏味的车轮声一会儿催你入睡，一会儿又把你给弄醒。此时此刻，你只知自己在旅行。时间已是夜晚。只有平淡、苍白的车灯。火车正在一座桥上行驶，空洞洞的回音使整个车厢都颤抖起来，恐惧使你脑海出现了这样一种可怕的景象：桥梁突然倒坍，火车坠入江河，你刚要张嘴呼救，嘴巴却被奔腾的江水灌满。没等你来得及想开，火车已驶入了一条隧道。只要是进入隧道，那怕是在睡梦中，你也能感觉出来。这时，还未来得及从你身上消退的恐惧变得愈来愈强烈：山突然坍陷，把隧通的通气口统统堵上。你被困顿在这黑暗的深渊之中。你或许会想起约拿的奇迹① 。可他当时是在鱼腹之中，而你现在是在大地的肚皮里。窒息，朝着隧

---

① 出自圣经故事。一位名叫约拿的希伯来先知在一场暴风雨中跌入大海，被一条大鱼吞食。三天后竟奇迹般地从鱼腹中钻出。参见《圣经·约拿记》。——译者注

道尽头的行驶，当一切都已忘却，再也喊不出声时，救赎又从深渊中升起。

一程一程又一程。我的头不时地倒在母亲的肩上。然而，每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却总是发现自己的肩上枕着一颗形同骷髅的陌生人的脑袋。这位陌生人的皮肤脏得发黄，周身散发出一种难闻的臭味，一双贼溜溜的眼睛活像一对老鼠眼。当我把他从肩头推开时，他脸上的惊慌神情表明他曾经是位集中营的囚犯，尚没有习惯刚刚得到的自由。他的神态与一位刚在脚上穿上一双新鞋的人的神态一样极不自在。像他这样人脸上所流露出的那种神色，用不着他们开口，就已将他们的全部经历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你面前。而分辨什么是家狗，什么是野狗的人所借助的也正是这同一神色。他身上那件褪了色的灰棉衣上没有一颗纽扣，全靠一根森林人常用的粗麻绳系着。像主人一样，衣服也是千疮百孔，破烂不堪。他到底是刑事犯还是政治犯？尽管我最后的结论对他有利，把他当作政治犯看待，但我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警觉。

“是难民吗？”他问。

“是难民。”

“原来如此。”

“是的。”

“去哪儿？”

（这时，报警的铃声在你大脑和心脏的每个细胞中响起，提醒你做好防止陷入圈套的准备。然而，他的声音却十分温和、悦耳，完全不同于他那形同骷髅的面容。）

“去哪儿……在天下仍打着仗的情况下，谁能说得准呢？”

“这倒是。”那人表示赞同。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旅行之中。”父亲说。他的声音听上去让人感到放心。

“确实。”

“也许，去南面。”

“原来是……去南面……看来人人都在向南涌去。”

“那你呢，你上哪儿？”

“去某个地方，”那人回答道。豁嘴的嘴唇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也在往南走……邻座，南面见。”说完，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一程一程又一程。驶过了一座没有任何特征的小桥，火车突然摇晃起那人的头，致使一阵阵令人作呕的臭气从他那张张开着、又没有牙齿的嘴里喷出，直冲我的脸而来。

“兴许你认识安德蔡。安德蔡也是个政治……”

“住嘴！”母亲打断了我的话。

“打听，打听总不会有坏处吧。”

“闭上嘴巴更没有坏处！”

最后一句吼声是父亲发出来的，既十分严厉又是终极性的。为了向我表明这场争论确实该就此结束，他们两人随便闭上了眼睛，而且闭眼动作在同一时间进行，仿佛是事先说好的，我也闭上了眼睛。然而，安德蔡这个人一旦出现在脑海里，就不会轻易离去。他曾两次来到我们的车间，每次不是与他父亲，就是与我父亲的徒弟西米尔进行长时间的秘密交谈。我对自己被排除在外十分恼火，于是便设法去偷听他们的谈话。他们打算在小教堂对面的公园碰头。西米尔的木头假腿走在鹅卵石上“叽呱，叽呱”地作响，当这叽呱声越

来越临近时，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我的心头。

就在我进入公园的当儿，曾经刮起了一阵大风，使得一片片秋叶扑面而来，打在我身上。我把自己藏在一棵树干的后面，突然，一串串的栗树果像冰雹似地打在我头上，而且还有人在树上笑。我抬起头来，看到的却是安德蔡。没等我来得及捡起栗树果向他回敬，一团厚厚的、宛如毯子的物体把我从头罩到脚。从此，西米尔假腿发出的叽呱声老是在我耳边响着，这时又与火车车轮在钢轨上发出的“咔嗒”声以及那刺耳的汽笛声交织在一起。

一股新鲜面包的香味飘进了我的鼻孔。我想睁开眼睛，可是上下眼皮像粘在了一起似的，怎么也睁不开。我用手顺着面包香飘来的方向摸去，我掰了一块面包塞进嘴里。这时，我隐隐约约听到父母在喃喃低语。有人从铜壶里给我倒了杯开水。不知是由于我的迷糊，还是由于火车的震荡，开水顺着我的下巴流下，一直流进脖子。冰凉的水在脖子里流动的感觉简直如同有蜗牛在身上爬，叫人难以忍受。我顿时完全醒了过来。火车继续在两道黑墙中间奔驶，摇晃着的车厢使得正在睡觉的人的头像大型木偶一样不断地晃过来晃过去。车厢里弥漫着一种难闻的气味。其主要成分来自那个“政治犯”。他的嘴巴张着，发出一阵阵呼噜声。不过，母亲在睡着后也会发出某种呼噜声。我站了起来，走到车窗跟前，把额头贴在了潮湿的车窗玻璃上。窗外，黑夜像海啸一样翻滚着，像墨汁形成的洪水铺天盖地地扑向这铁甲之旅，而我们的列车则像是一个在深水中游累了的人，在噗哧噗哧地直喘气。蓦地，一片朦胧的灯光出现在眼前，宛如海中的烛光。灯光似乎来自某个被人遗忘的小村庄。随后，黑夜出人意料

地发生了变化，变得越来越呈乳白色。尽管窗外的景色，白色浓雾以外的景色，还在躲藏着，然而，浓雾却在渐渐退去，从东方某一点升起的太阳，宛如一只巨大的金球，正在飞腾于天地之间。

“我的小朋友，那是地平线！”“政治犯”喊了起来。他早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正与我一道站在车窗前。“我已经有十年没见过地平线了。我的小朋友，你懂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懂。”我答道。

“这不可能。你永远也不会真正懂得没有地平线的十年意味着什么。在这十年中，除了裹着你的森林之外什么也没有。森林，森林，除了森林。还是森林。上面是森林，背后是森林，前面还是森林。无论你把目光投向哪里，看到的都是森林。”

“你兴许不知道我也是来自西伯利亚。”

“是的……在我们的国家所有人都长得很快。你觉得我多大了？”

“我想——大概五十吧。”

“你恐怕不会认为超过五十吧？”

“也许五十五。”

“我的小朋友，你可不是个优秀的猜谜选手哟……我刚三十岁。”

“不可能！”

“我同意你的说法，不过，其理由正好与你的相反……真实情况是我属于大洪水时代的人……你有没有听说过诺亚方舟？”

“我读过这个故事。”

“你会发现，尽管方舟上什么动物都有，却没有单身男子。”

“你忘了诺亚。”

“哈，那位神圣的诺亚……他在方舟中的存在只不过是则神话而已。”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这很简单，我的小朋友，圣人是不当船长的。记住我说的话……圣人总是最早遭到洪水的吞食。”

“你倒是很会说话。”

“我的年轻的朋友，那是我的职业，我一度是个作家。”

“一名作家？真的？……你说的‘一度’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已不干那玩意了。”

“是出于自愿？”

“既是又不是。”

“我不懂。”

“终于，有了你不懂的东西。不懂就是不懂，一定不要装懂……你书看得多吗？”

“多。”

“也看诗歌吗？”

“也看。”

“帕斯捷尔纳克① 这名字对你有任何含义吗？”

“没有。”

---

① 苏联诗人鲍利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最有影响、也最引起争议的作品为《日瓦戈医生》。——译者注

“他是个诗人，一个真正的诗人。你愿不愿听他的诗？”

“愿意。”

“那就请听吧：

‘哦，倘若我早知这就是结局，
在我初次登上人生舞台之际
我的那些和着鲜血、描写暗杀勾当的诗行
竟会扑向你的喉咙，把你也给宰杀，

‘那我早就会坚决拒绝
拿这样一件私事开玩笑。
因为当我着手提笔时它还十分遥远，
而我最初的兴趣也只是半心半意，

‘然而，这古时代像罗马要求的
既不是俏皮话，也不是恶作剧。
演员说什么也不能随便处置表演
而应在严肃的坦诚中庄严死去。

‘当心灵在口授这一行行诗句时
它实际上是在把一名奴隶送上舞台，
那里既有艺术的终结，也有
大地和命运的一声呼吸。’

“当然俏皮话和恶作剧并没有危险，相反，它们还可能给你带来好运……如奖状啦，乡间别墅啦……问题是想不想

写心里话。我的年轻朋友，如果想写心里话，你就会获得一座位于西伯利亚的豪华乡间别墅……谁需要这样的别墅？我的有头脑的朋友，谁会要呢？也许你能够告诉我，对不？我的年轻的朋友。这就是下面几行诗所要表达的意思：'倘若我早知这就是结局，／在我初次登上人生舞台之际／我的那些和着鲜血、描写暗杀勾当的诗行，……那我早就会坚决拒绝／拿这样一件私事开玩笑……'"

"我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不过，不管怎么说，你似乎还不懂得警惕的必要……这样是很危险的……"

"我的孩子，如果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差别的话，我会整天警惕的。现在，警惕也罢，不警惕也罢，已没有任何差别了……而且，我的肺已整个烂了，是不可能再好起来了。"

"听说南部的气候对治疗肺部的疾病有利。"

"大概是吧。可是，那里的气候能修复我那受到创伤的灵魂吗？……我的孩子，人的灵魂不是建筑物，是无法修复、无法重新安装的，不管他说什么……"

"他是谁？"

"他，当然是我们国家的灵魂总工程师……"

"我想我该回到我的座位上去了。我感到有些累了。"

"你是害怕听到他的名字吗？"

"我怕你……为了我们两人，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换个话题……即使是为了我……"

"噢，是啊，……看来我是错了。我不该说灵魂是不能重新装配的……你的灵魂就经过了重新装配——像贸易市场上的小贩，总是掂量自己的话，……我们一直在设法把连同孩子在内的人变成整天计算利弊得失的商人……当然，你是

对的，——假如你不能活着看到安息日除夕的到来，又怎么能唱安息日的歌？”

“你是犹太人吗？”

“不是。这话是我从我所认识的一位聪明的犹太人那里听来的。……他于服刑期满的前一天死去，……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度里创作出的动人故事，不是吗？我的小朋友，你现在该看出来了这个国家的作家根本就用不着发挥他们的想象；他们需要的一切都由我们伟大俄国的现实为其编造好了……不过，当他们不允许你用笔去触及那制造出来的一切时，你只好用谎言掺和进去，以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如此阴郁压抑。你明白了没有？”

“没有。”

“祝贺你了！”

“我听不明白你的话。”

“这正是我向你表示祝贺的原因……想要达到不明白的境地并不十分容易，承认不明白就更不容易……喂，我的公民同志，那位子已经有人坐了！”——“政治犯”转身对一位蹲在那里试图去占据他座位的农民喊道——“是的，是我坐的……还要坐多长时间？坐到火车停下……我的小朋友，你看见了吗？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永久的家还嫌不够，连在火车上的一个临时座位也得看着，以防有人从你手中强占去。唉，我现在感到累了。我想我的这些闲话也让你听累了。”

“不，不累，一点也不累。”

“不过，我是累了，”说完，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低下头，又睡了起来。

一程一程又一程。所经之处都是绵延起伏的黄色平原，连一星半点的绿色都看不到。偶尔，才能看到一两株专门生长在沙漠中的灌木，矮小的干，平平的顶，昂着头竖立在那里活像一把把草黄色雨伞。风轻轻地吹拂着它们那荆棘般的头发，把有弹性的蓟树果吹得满天飞，一直飞遍那无边无垠的平原。我们越往南，黑皮肤、小眼睛的人脸就出现得越多。这些人总是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你，你则会用一种不自然的惊讶神情回敬他们的注视。在一个火车停靠站（不过是一幢刷成白色的泥屋）旁，一只光秃秃的骆驼在呆呆地看着我，那呆滞的眼睛仿佛在问：你上这儿来干嘛？——我不知道——我肚子里有人在替我回答。我不知道这儿的一切都和别处不一样，骆驼，你、我都表现出了不同，让我们像蓟树果一样，飞遍你的沙漠王国吧。你国家的太阳灼烤着我。西伯利亚冻我，你却在烤我——快逃，孩子，为了活命，快逃吧！——骆驼跪了下去，仿佛它已经尽到了职责，从现在起，担负起责任的应该是你，而不再是它了。

“爸，我们去哪儿，爸？这里一无所有，我们会饿死的。”

“我的孩儿，你在讲些什么？我们正在前往桃、李、面包之邦。”

“你忘了还外加有葡萄干的杏仁……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加进去？我们就靠吃rozhinkes mif mandlen①……烤鸽肉和牛鲸肉。”母亲不无讽刺地说道。她一气之下将牛和神秘的鲸鱼并到了一块。尽管我难过地知道，母亲总是有办法证明她最终是正确的，但我还是倾向于接受父亲用甜美的

① 意第绪语中的“葡萄干和杏仁”的发音。——译者注

"桃、李、面包"这些词为我们编织起的美好生活前景。

"你看见了吗？"我高兴地跳了起来。"你管那叫做什么？"

"什么东西？"一时摸不着头脑的母亲开始用她自己求索的眼光和我一道看着窗外我所发现的景物。这时火车也开始放慢了速度，仿佛它也在想用小镇上苹果园的景色填塞它那污黑的胸膛。挂满鲜红果实的绿枝条被香甜果子的重量压弯了腰，垂挂了下去，一直垂到了地面。和煦的阳光使我的身体发软、想睡。它唤醒了我心中已经熄灭的渴望。只有战争的枪炮声，扬声器的沙哑声，在破坏这梦幻般夏日小镇的景色，把积聚起的尘土如黄色阵雨一般震落在小镇之上。

两株枝叶交叉缠绕的大树组成了一个树的荫顶，荫顶下立着一匹白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喷着气的钢铁魔鬼。骑马人是个十三岁上下的小男孩。他一面看着我，一面对着马耳朵格格地笑着。他的马匹，他的笑声，他的整个青春世界像荆棘一样刺痛着我的眼睛，在我胸中燃起了一团火。突然响起的一声汽笛声把马给惊了起来，不过，骑马的人使它立即恢复了平静。第二声汽笛使马惊骇地蹬起了后腿。我很想看看骑手坐在马鞍上飞奔的样子，可是，他那双老练的手却紧勒着缰绳不放。只是在火车拉响第三声，也是最后一声汽笛时，他才开始策马奔跑起来。起初，他的那匹活马把我们这匹死马给甩到了后面，不过，渐渐地我们这匹死马超过了那匹活马，融入了地平线上越变越暗的夜晚的黑暗之中。

我转过脸去看了小镇最后一眼。沐浴在金色的晚霞中的夏日小镇在旋转着，以先前向我们走来的方式离开了我们，宛如一位在一天行将结束时缓缓向家中走去的老人。终于，

小镇被果园城门对面的晚霞吞没了。

一程一程又一程。尽管“政治犯”的眼睛睁睁闭闭，但他显然已不再把注意力放在我或其他人身上。他一声不响地坐在母亲和我之间，他的头耸拉在两肩之间，就像一只正在睡觉的鸟头那样，他的样子很像他已离开了他自身和周围的环境。我设法捕捉他的目光，可他回敬我的目光像冰一样冷酷、无情。当然，我不会放弃我的努力。我假装出于无意，踩了一下他的脚。我随即表示道歉，可他只是微微扬了扬他那浓浓的眉毛，似乎在说：好，我原谅你。现在求你一件事，不要再打搅我。我另外几次设法打破坚冰的企图都遭到了类似的失败。他在对待我的态度上表现出的非理性和无常的表示使我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刚才，他不是还对我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和思想，像吹笛子似的和我亲近？而现在，我成了多余的人，一支谁也不需要的笛子。最后，还是饥饿把他从我的头脑中赶走，使我想起了口袋里还藏有两只苹果。我咬了一口这又甜又香的苹果，这时一个念头突然在脑中闪过：自从上火车以来，我还从未见他吃过东西。

“给，”我边说，边把另一只苹果向他递去。

“谢谢，”他说道，“我可不饿！”

“随你的便。”我回答道。他说话的语调激怒了我。

“不管怎么说，还是要感谢你的好意。”他说完这句安慰的话，又闭上了眼睛。

“你是不是疯了？”稍后，母亲喊了起来。接着父亲又补充道：“疯子！这孩子成了疯子——意在所多玛城① 戏弄

① 死海边一城池名，上帝以其居民罪恶重大降火焚毁。——译者注

起圣人……就跟你妈一样。”——他把话锋指向了母亲。

“幸好他不像你娘。”母亲反唇相讥。

母亲从未对被迫与外婆分离一事原谅过父亲。在大多数情况下，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尽量不提及外婆。为了不给母亲有反击的机会，他迅速闭上了眼睛。母亲每次在与父亲发生争执时，总要说这样的话：“你嘴巴说什么倒不要紧，最令人讨厌的是你眼睛要说的东西。”

父母亲以为睡着的“政治犯”这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了窗前。没过多久，我也来到车窗前，站立在他的身边。沙漠的夜晚是寒冷的。月光似水，扬起的风沙像鞭子似的抽打着车窗。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只是默默地站着，听着窗外的风沙声。我怕开口，而他则像橱窗中的假人一动也不动。他除了偶尔活动一下他那冻麻木了的手脚，没有流露出任何注意到我就在他身边的迹象。我暗自忖量：一副多么训练有素的身体，很显然还有着一只训练有素的胃。除非接到命令，否则永远不会感到饥饿。

“他们是对的，”他突然冲口说了这么一句，身体仍然像先前一样一动也不动。

“你在说什么？”

“不要装成天真的样子。”

“我没有装。”

“那就别假装聪明。”

“我没有假装聪明。我根本就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你是明白的……我当然是在说苹果。”

“我刚才给你递了过去，就这么回事。”

“而你得到的却是一个冷脸，就这么回事。”

"看来，你一定是犹太人。你懂意第绪语。"

"你说的两点都不对，不过，我懂得人，尤其懂得两条腿的哺乳动物，专门从事捕杀掠夺一类的人。"

"那个苹果仍然在我的口袋里。"

"一个安全的好地方。就放在里面吧。"

"你真的不饿？"

"这与你无关。"

"可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

"这是我的自由！"

"我不明白。"

"我完全承认你的自我辨察力，不过，作为对你的诚实和慷慨的报答，还是让我来给你讲一则小小的故事。当然，只有上帝和魔鬼才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则故事讲给你听……现代神话故事的开头和其他神话故事一样，也是用'从前'这个词。从前，在我们的集中营里有弟兄二人。这两个在良好教育中长大的孩子一贯互敬互爱，简直就像一娘所生的大卫和约拿单①。我想，你是知道大卫和约拿单是谁，对不？他们出自圣经……孩子的父母在革命后的那场大饥荒中双双死去，两兄弟手挽着手共同面对这个世界。

"一天晚上，弟弟迪米特里在一个晚会上喝醉了，写下了一首讽刺我们国家中专事拍马谄媚文人的诗。就在同一夜晚，约摸凌晨一、两点钟的光景——行动总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人来敲他家的门。来人不仅抄送了所有有字的纸，还逮捕了他的哥哥。当时，迪米特里本人还没有到家。他

① 根据《圣经》，大卫和约拿单是好友，但不是一娘所生。参见《圣经·撒母耳下》第一章二十六节。——译者注

因为喝得太醉而迷了路。等到天亮，他清醒过来后，才发现自己竟在公园中呼呼睡了一夜。他来到家门口，发现有一帮人正在那儿等着他。在审讯中，他承认自己是那首诗的作者。谁知审问的人却哈哈大笑了起来，特别是其中一位光头的家伙笑得格外厉害。他不停地拍着手，说着：'哦，这太好了，太妙了……好就好在你为你的哥哥包庇，他为你打掩护。你们两人都承认是自己写下了那首资产阶级的臭玩意。看来我们踩到了一个特别巢穴的尾巴，破获了一个组织……你们其余的同伙都是干什么的？……其他人员的名单在哪里？'

"这弟兄俩总算幸运，他们的'巢穴'在拘留期间并没有被破获挖出。这使他们得以一块被判流放，得以在流放中相互安慰，冲淡其遭受到的痛苦。总之，他们是两个十分了不起的生灵。他们成功地把微笑带到了满怀绝望的犯人的脸上，使集中营里极其狠恶的罪犯，人称'集中营的头'的人也有了怜悯之心。

"集中营的首长看出了正在发生的一切，看到了好的迹象，当然在他看来是坏的迹象……不过，不要急于因此而责难他。只要你站在他的立场上看待这一切，你便会觉得他是正确的，百分之百的正确。为什么？道理很简单：难道首长不就是我们这个集中营的上帝吗？当然，这是不容置疑的，他就是集中营的上帝！身为上帝和首长，是不是该由他来维持集中营里的秩序？是的，当然是！如果这一秩序是建立在犯人的恐惧、怀疑和对犯人的必要残忍上，如果这弟兄俩在破坏、瓦解这一秩序，难道不该由他对他们俩实行惩罚吗？应该，当然应该！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惩罚他们，去摧残他

们。当然，他完全可以采用行政手段把他们隔离开来，不过，我们这个集中营的首长和任何其他一位名符其实的统治者一样，是位了不起的心理学家。他决定采用破坏他们之间关系的方法去惩罚这弟兄俩。'他都干了些什么？'你或许会问。他的手段并无特别之处。他只是将他们无法完成的生产定额分配给他俩。正如你所知道的，集中营里的粮食定量是与生产定额联系在一起的。每过一个星期他都要提高生产定额和降低粮食定量。等到四个月结束时，他们之间出现了不和的迹象。开始出现了诸如指责对方偷懒、懈怠之类的言语。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严格地执行平均分配不断减少的粮食定量的做法。

"又过了一、两个月，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厌恶的词句越来越为打斗所取代。一天晚上，当哥哥的来到首长跟前，请求道：'我请求您把我们分开！'

"'哦，这怎么行呢，我的犯人同志！'这位超级心理学家说，'如果是你弟弟在工作上懈怠，你就应该好好地教训、教训他！'

"'这事我不能做，'当哥哥的回答说，'我也不愿这样做。'

"'那就等着瞧吧，'这位心理学家吭了一声便把他打发走了。

"第二天早上，他们的生产定额再次被提高了。晚上，当他们从森林回到集中营后，当哥哥的又一次来到上帝面前。

"'我得动手了，'当哥哥的这样说。

"'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的，'上帝说。

“从那以后，作为一个工头，他不仅有权在不会遭到还手的情况下打他的弟弟，而且还能够合法地得到本应归他的额外粮食定量。至于法律，这可是件新奇的事，只有在我们的监狱和劳改集中营，我们的统治者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不管怎么说，尽管当哥哥的威胁、打骂他的弟弟迪米特里，但仍然和他平均分配给他们的饭菜。不过，没过多久，他便不再这样做了。我们的心理学家终于胜利了。不过，在他看来这一胜利还是不够的。一天，他把兄弟俩一起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宣布迪米特里当工头……‘结果呢？’你也许会问。我的青年朋友,结果是典型的俄国式结局。在一个严寒的日子里，当迪米特里抽打他的哥哥时，当哥哥的开始怂恿他，鼓励他：‘迪米特里，再打重一些。我活该如此。兄弟啊，我这是罪有应得！’迪米特里听到哥哥的话后喊出了这么一句心里话：‘假如我再打你，我就是畜牲！’当哥哥的听到这话后，却对他说：‘不，兄弟，打我是你的责任。如果你不打我，就说明你还没有原谅我。打吧，兄弟，你就狠狠地打吧！’

“迪米特里看到哥哥那副痛苦的样子，哽咽着说：‘不，不能，哥哥，我求你。需要有人原谅的不是你，而是我！一开始就是我的过错。是我把你弄到这个地步的。’

“他们像真正的俄国人一样跪了下去，相互叩着头，请求对方的原谅和理解。之后，两人高高兴兴地回到了集中营。当哥哥的吩咐迪米特里到他们的牢房去休息，他声称自己要到另一间牢房去办点事。一个小时过去了,他没有回来。两个小时过去了，他还没有回来。迪米特里从躺着的木板床上爬起来，开始寻找哥哥。他找遍了所有的牢房，也没能看

到自己的哥哥。突然，传来了一阵机关枪开火的声音。他朝着枪响的方向跑去，发现他哥哥躺在集中营的‘上帝’的尸体上，两只手还紧紧地卡住他那粗壮的脖子……‘迪米特里呢？’你也许会问。这可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迪米特里就是把这则故事讲给你听的那个人……”

我想说些什么，可一时又不知该从何说起。良久——也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也可能只是一瞬间，我说不上来到底过了多久——我请求他把那只苹果吃了。

“谢谢，我的孩子。不过，不在这个地方吃，”他说。他来到车厢外面的过道上，闭上眼睛，似乎在祈祷。他咬了一口，苹果汁顿时流了下来。

黑夜结束了。浩瀚的平原上洒满了朝霞，洒满了阳光。

（孔德芳 译）

山岗攻击战

耶胡达·艾米海

我和妻子两人穿过一条通向朋友住处的街道。我们经过了麻风病院。和往常一样，那些在古树下逗留的白人病员连一个影子也看不着。你从来就看不到他们。医院的大门总是敞开着，虽然院子里的草被人的脚步踩过，被车子的轮子碰倒，但却从来也看不到一个人影。铁门深陷在围墙里。在铁门前，你有时也会看到放在那里的几只铁皮牛奶罐。可是送牛奶的人却不见踪影。

去年冬天的一天，突然下了一场暴雨。我站在这同一堵围墙下躲雨。与围墙相交成角的是一块伸出去的波形天花板。我就站在这天花板下。我弄不清楚为什么要造这块波形天花板。我一动不动地站在下面，就像某些基督教国家树立的圣像。我站在那里，看着最后一群正在奔跑、寻找躲雨处的人，听着他们在泥浆地面奔跑时发出的叭哒叭哒声。

然而，这时却有一位士兵站在靠墙处。我看着他在打手势，仿佛是在指挥交通似的。附近既看不到汽车，也听不到汽车的响声。只有一个年轻女人在穿越一片布满乱石、荆棘

从生的荒地。士兵用双手向她示意，我还听到他在叫喊：“再向右走一点，对啦，现在再向左走。不对，不对！不要朝着我走。要向回走。对啦，对啦。”年轻女人听从他的指挥，她越向前走，人影变得越小，直至她消失在远处。我不知道，她是否会再见到他，或者他是否会再与她见面。

我们的朋友生活在一块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居住在一所不属于他们的房子里。起居室里的那把椅子终于修好了。屋子的凸窗也终于被固定好了位置。这窗子深陷在墙里，平安无事，犹如一只停泊在平静海湾里的船，毫无风险。几年来，房屋的铁门第一次敞开着。屋外晾挂着洗好的衣服。衬衣和裤子如同我们的思想一样，在自由地飘动着。我们的思想尽管形成于我们的体内，但有时却可以随风自由地翱翔。朋友的妻子开办了一所幼儿园。幼儿园前的院子是一片儿童游艺场。游艺场上有一座滑梯，还有一扇专供孩子们模仿天使用的小型爬梯。孩子们互相挤着，推着，一直攀到爬梯的顶部。坐滑梯向下滑的乐趣只有很短的一瞬间。有一个小男孩站在一旁，手里拿着一只红气球；看上去，他从前天起就受到了冷落。沙坑里放着一辆漆成红色的小汽车，轮子和发动机都已卸去，专供孩子们玩耍。和这旧汽车的情况一样，先辈的思想遗传到了我的头脑里，而我只不过是上了一层光亮油漆的一个框架而已。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坐在前辈中间，或者是和他们一起玩耍。但是，我却一事无成。

部队的通讯员来找我。我先前看到的那个给他妻子指路的士兵，后来就是我们连队的通讯员。他奉命前来召我归队。他总是在奔跑着，不是手里拿着书面通知，就是来传达口头命令。这时，我见到他沿着两边都是围墙的马路跑过

来。一张白纸条犹如被抓住的蝴蝶，在他手里拍打着。我正站在儿童游艺场上漆过的旧小汽车旁。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在我面前站了下来，一副通讯员的样子。我看了看写在纸上的通知。我们只好停步，不去走访朋友。我让妻子坐在沙坑的旧小汽车里，紧挨着被冷落的那个孩子，自己向部队基地的动员办公室走去。我经过了许多房间：有餐室，军工技术办公室，犹太教会室，军需办公室，浴室，最后来到了动员办公室。我原以为在这里会见到一大群吵吵嚷嚷、来去匆匆的人。实际上，我只见到了两个女兵坐在办公室门前。"等一会儿！"我正欲进门，她俩却异口同声地说。两个女兵中的一个穿着一件花布女式衬衣和一条卡其布裙子；而另一个女兵却穿着一件卡其布女式衬衣和一条花布裙子——样子活像普珥节① 上的两个小丑。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突如其来。两个人中间的一个刚度完假，还没来得及穿上卡其布女式衬衣，房间的大门就被敲响了。而另一人在有人敲她的房门时才刚脱掉军裙，正准备去度假。在慌乱之中，她抓起了放在椅子背上的一条花布裙子。穿上了身，由于找不到腰带，她只好两手提着裙子。

"我们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还没有穿好。"

"现在我可以进来了吗？"

"再等一会儿。干嘛那么急？会让你到那儿去的。"

"我们还没有穿好。事情发生得那么突然。"

"事情总是来得很突然。"

---

① 犹太人为纪念其人民免受哈曼计划屠杀的节日，于每年二、三月举行。——译者注

“你套裙的下部露出来了。”

“我知道。我的套裙比我的卡其布裙子长多了。”

“我穿军装时，是不穿套裙的。”

“真是太糟糕了。”

“我们还没有穿好哩。”

正说着，我听到椅子在房间里的移动声。离我较远的房门打开了，然后又“砰”地一声关上了。沉重的脚步声在整个建筑物里回响着。

“现在你可以进来了，进来吧！”房间里的一个声音在说。

现在是接近傍晚时分。日落前的阳光穿过关闭着的百叶窗缝透射了进来，金色的阳光染满了我的额头。我擦去了挂在我额头上的一串串汗珠，走进了房间。连长坐在桌子旁。他并没有转过身来。他的四周都是地图。其中一张地图上放着一副眼镜。第二副眼镜他正戴着。我从来就没有弄清自己到底是喜欢他，还是憎恨他。在一次实弹射击时，我看见他脱下了他那副眼镜。我注意到，他那双眼睛里充满了悲伤。自从那时起，我一直深深地尊敬着他。此刻，他继续俯身在桌上，仍然没有转过身来。他低着头的样子很像古罗马守门神贾纳斯一样，长着两张面孔。一张面孔上竖着短发，对未来一无所知。这张毫无表情，朝着我的脸实际上是他的颈脖子；而有着两只眼睛和一个鼻子的另一张脸正在看着地图。我确信，如果这个世界真有一个末日，真有一个上帝，那末也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颈脖。这个脖子上的那张面孔是朝着远处的天空看着的，而且人们永远也看不见这张面孔。连长背对着我说：

“坐下，坐下。我马上就和你谈。”

“我把妻子留在沙坑里了。”

“你做得很对。”

“沙坑靠近爬梯和滑梯。茶快凉了。”

“过来看看这张片子。”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看出来。我拿起这张黑色片子，对着傍晚的阳光。原来是一张X光摄影地图，把整个地区以及那坐山岗都拍摄了进去。但是，我从这张图里却看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看到了我的悲伤，看到了我的白人妻子的负像。她正坐在晾衣服绳子下面的沙坑里。突然刮来了一阵轻风，吹得桌上的文件沙沙作响，掉到了地上。茶送上来了，我把我的茶杯放在地图上。“你的茶杯正好把我们要进攻的目标盖起来了。”连长说，“我们要攻占的那个目标正好在你的茶杯底下。”

说完这话之后，他交给了我一张名单，上面列着要召集人员的名字。“你一定要告诉他们什么时间离开家。把你的表和我的表对准。你得从最后一件事做起。倒着处理每件事情。但是，回到目前的时刻，该做的事情也许是草拟战斗命令，涵盖包括幼儿园在内的过去的一切：进攻，最后的准备，和妻子的告别，最后一次接吻，检查军靴，最后告别之前的一次告别，希望和幻想；‘相对的’和平，结婚，学习，书信与中断书信来往的过程，恋爱和失恋的过程，父亲在夜间的死亡，上学，上幼儿园；你的战斗命令就在那里，倒排的日程表也在那里。”连长大哭了起来。我俩站在窗旁，他把一只手臂放在我肩上。“回顾一下往事，回顾一下往事，”他说。……

我走进餐厅；妻子正坐在餐厅的一个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杯黄色果汁，嘴里衔着根吸管。她不像是在饮果汁；相反，好像是杯子在饮吸着她。在过去那些月光普照的夜晚，当她思绪万千，变得心情悲伤、空虚，而且不能入睡时，我总是抓住她现在捂着冰冷杯子的手的手背。餐厅柜台里有几位姑娘，个子虽小，动作却很敏捷，走起路来身子一扭一扭的。她们向我示意，她们要关闭餐厅，回家休息了。餐厅将要关闭。整个世界也将要关闭。餐厅将要变成一片漆黑。整个世界也将要变得一片漆黑。妻子一入睡，我便从床上爬起来，离开了家。从此，我们将要变得习惯于各种稀奇古怪的告别：在酒杯旁的告别，在洁白的睡枕旁的告别，在家门口的告别，以及在所有其他陌生地方的告别。被大轮船装运着穿越大海的士兵真幸运，所有那些可怕的，听上去像纸张撕裂一样的告别声，都被波动、奔腾着的海浪所吞没。现在，需要一个来自后方隔壁房间的巨大的声音来平息妻子的哭喊声。我过的生活不是安静前的吵闹，就是吵闹前的安静。在吵闹与安静之间我得不到片刻安宁。我在想，当死亡把我带走时，会是阵阵吵闹呢，还是一片安静？……

连长的文书过来把一叠征兵动员令交给了我。仿佛这动员令就是彩票似的。我跑遍了整个城市，叫醒了我的朋友，让他们做好整装待发、参加战斗的准备。光靠我一个人做完这一切确实不是件易事。最终，我还是有几位战友没有通知到。我分发了那些动员令。有的就像嘶嘶作响的蛇一样被我塞进了门缝。孩子在睡梦中说着梦话。我清醒地回答着他们的话，而他们却陷入无声无息的沉睡之中。小汽车静悄悄地驶过去，转过街角就不见了。大人在叫喊。桉树似乎也得了

失眠症，整个的树身都在摇动。每片叶子就好像是一只睁大的、灵活的眼睛。总有一天，当和平来到的时候，我会在我心灵安息的地方插上一根桉树枝。我把一只手伸到了无人地带，我的手触到了敌人丢弃的一张纸片。一阵半夜刮起的凉风从玻璃瓶的碎片上刮过。为了迷惑敌人，我飞跑到城市的另一端。一个女人站在空旷的停车场前的车道上说："他不在家，他不在家。"然而，我却听到洗澡间里的水被放得哗哗作响。她丈夫出来了，睡意朦胧地跟着我就走。整个情节就像金天鹅故事里的情节一样：只要触到了天鹅的羽毛，就会被牢牢地吸住，不管如何挣脱，也没有用，只能跟着这金天鹅走。

我熄灭了手电，手电发出的光就像训练有素的狗一样退缩了回来。我们来到地下室。冲鼻而来的是一股破烂物品的臭味和孩子睡觉时呼出的气味。不过，我的朋友很快就穿上了军装，背上了背包，站在了我的面前。"你的背包里有些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脸色苍白，脸上的皱纹就像被踩踏过千万次的楼梯木板一样。他妻子站在我身后，身着一件过于肥大的白大褂。"你别管她。"他对我说。看来他已经心灰意懒，正在死去。每晚半夜三更她都会出现在他面前。现在她已从视野中消失。从她呆的地方传来了脚步声，脚步声和她的人一样轻盈。

雄鸡不只是在黎明时啼叫，整个夜里都有可能啼叫。我整夜不能入睡，只好白天做梦。梦就像从热饮料里腾起的蒸气一样，在这个城市上空盘旋着。水在每户人家屋顶上的每一根排水管里流淌着。唯一的一辆小汽车在行驶中不停地变换方向，和我的脑袋一样。只有我的嘴保持缄默，一句话也

不说。我脸上的其余部分也是这样。男人接受命令时与警车接到命令时一样，随时都可能变换方向。我从通知连队成员集中的那位战士身边溜走了，到部队餐厅去接我的妻子。我叫醒了值班军官。草坪上和过道上躺满了熟睡的士兵。我推开餐厅的门，妻子正伏在一张桌子上睡觉。桌面上因有以往的糖迹而发粘。她手里仍然拿着那只杯子。我叫起了她，她的一只手还紧紧抓住那只杯子。灯光照在杯子上，使杯子闪闪发亮。离开餐厅时，妻子没有抓牢我的手，跌倒在地，那只玻璃杯也因而打碎了。妻子的头给碰撞了一下，但她连哼也没有哼一声。而我却吓了一大跳。我俩一起坐在路边。这里你可以听到无线电通讯车里收发报机发出的嘟嘟声。我把妻子带回家，打发她上床睡觉。

"你有没有把打碎的玻璃杯子拾起来？"

"拾起来了。不过，现在我得走了。"

"为什么？去哪儿？"

"我想你是知道我该去的地方的。"

"有一次，你曾经对我说，'我把你当作我的结发妻子，'那次我俩也摔碎了一只玻璃杯子。①"

"另一次，我们坐在一堵白墙下边，墙上长满了葡萄藤。"

"那次我也碰破了头。"

"那是因为你跌倒了。天快要亮了。你听到汽车的声音了吗？"

"听到了。"

---

① 犹太人的习俗之一。犹太人在婚礼上通常要摔碎一只玻璃杯，以作吉祥之兆。——译者注

“那准是来接我的。”

“不，那是送牛奶人的车子。”

“不是的。那是一辆军车。那车子是来接我的。”

我收拾了几件衬衫和几套内衣。由我自己支配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刚刚驶过的那辆车既不是送牛奶的车子，也不是来接我的车子。我拿起了自己的行李物品。当我打开熨烫得十分平整的手帕来擦额头时，我才看到印在手帕上的是一幅由敌人占据的山岗的平面图：一座孤零零、摇摇欲坠的小屋，它的周围是几个十分坚固的阵地。地图的下面绣着我的名字，即在印有手帕的一个角落里绣着我姓名的头一个字母。地图上的进攻路线由箭头表示，炮位分布则由叉或圈来表示。我没有用手帕擦额头，而是把它重新叠好。我既看到了正在熟睡的妻子，也看到了街上破碎了的玻璃杯。我走出房间，来到了楼梯上。我打开了灯，再次看了看那块手帕。这山岗叫什么名字？我们将从什么地方去攻占这个山岗？我们如何设置轻机枪，又在什么地方撤走伤员？我们的血将通过这世间的何种渠道流走？这是座早就命中注定要去的山岗，是座人生终极的山岗。我曾听人说过，太阳是从它的东面升起。我听到了街上最早的一批行人的声音。我希望妻子不要醒来。我小心翼翼地把手帕折好，放了起来。我喝一杯咖啡，站了起来。我并没有嗅到战争的气味。布告栏里贴出了新近阵亡战士的通知书。上面这张贴了些标语，号召各个不同城市的居民集合起来，召开纪念六百万死难者的集会。这些标语实际上都是变相的战争动员令。一张报纸从我手里滑落下去，我没有去管它。

一辆汽车驶来，在我身旁停下。“跟我一起走吧。”

"你上哪儿去？你不是从部队来的吧？"司机大笑着答道："你难道没有看出我把汽车挡风屏上都涂上了泥巴吗？"尘土在飞扬。尘埃在弥漫。随后，司机便把孩子的照片拿给我看。"我们上哪儿去？"他把手举到我眼睛的上方说，"地图在这里。我们將按照我手掌上的线路行驶。"他水壶里的水在"叮咚"作响。"我们很快就会重新回到家中的。"我讲这句话是为了安慰他。我很像我的母亲。她总爱说些毫无意义的话来安慰我们。如果天气灼热，她便会说："又是一个大暑天。"如果天下起冰雹来了，她又会说："空气真令人愉快，既清新又温和。天气也很好。既不燥，又不旱。"

我犹如木偶剧里的一具木偶，由几根牵线吊着。而这些线又和牵引其它木偶的线缠绕在一起。当该其它人动的时候，我却动了起来。相反，当该我动的时候，别人却又动了起来。我们头顶上方的广播不断地在响着。我吩咐司机停车，因为我要去叫我们连队的一位战士。他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门前过道上仍然用冬天采折下来的树枝阻挡着。大院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院内所有住户的姓名。每个名字下面又注出叫喊该户需按门铃的次数。我按了四下后，便在一旁等着，然而门却没有打开。我看着敞篷军用卡车开过去，点缀装饰这些车辆的是车上姑娘们的长长的秀发，无线电天线和机关枪。尽管我知道时间还有的是，我还是使劲打起门来了。我听到了正在走近的脚步声，门开了。来人一见是我，顿时脸色变得刷白。他折回他的卧室，取了一副眼镜戴上。然后他请求我原谅他没有及时开门。他说他不知道按电铃的人是来找他的。有时门铃响了四下，但却不是来找他。休假期间，他老是躺在那儿，数着电铃响的次数。他老是在等，

老是把铃响的次数搞错了。在平时的生活中，他也老是把事情搞错。他是位教师。房间里放着好多叠作业本。作业本上写满了更正学生作业错误的红笔记号。他的生活也是一样，充满着错误和更正错误的记录。房间只有一扇窗户，窗户的百叶窗一般都是关着的。在收拾完行李物品后，他和我一道走了出来。受到征用的民用车辆纷纷驶过，车子都用泥巴和深色毛毯伪装了起来。

将近黄昏时，上级首次指派我去观察那个建有小屋的山岗。我走进靠近边界的一幢房子。房子的楼梯上空无一人。墙上的泥灰在一片片地剥落。墙上挂着几只邮箱。其中的一只塞满了信件，几乎装不下了。房客老早就搬走了，然而，信件却还是不断地寄到这里。有时，当我沉浸在思考之中时，仿佛就有人在跟我讲话，讲话声常常从门厅传到我身边，由于我不愿意理睬这些讲话，讲话声叫得我无法再深入思考。

我登上楼房的顶层。一位正在用围裙擦手的女子让我走了进去。我出示了军队的介绍信。整个房子里充满了烧煮食物的气味。一只高压锅在发出煮沸的响声。一位姑娘正在洗澡盆里哼着歌。肥皂泡在她周身拍拍作响——但是，我却无法看到这个姑娘。我的心顿时激动起来。积压在心头的千言万语，犹如那个无人过问的信箱里的信件一样，突然一下子涌了出来，使我的心得到了满足。我想起了我的使命。我的双眼，就像以泥巴作伪装的汽车挡风屏一样，由于担忧而模糊起来。一个男孩站在那儿，盯着我看。我弯腰站在他的上方，如同苍穹一般的拱形物。忧虑模糊了我的眼睛。孩子嘴巴里塞满了吃的东西。我来到了房子的阁楼。我在板箱之间

卧伏了下来，那个孩子就站在我脚旁。“你在看什么？”“我在展望未来的岁月，”我回答说，“我在看我的妻子，她的头跌破了，正躺在床上。”男孩子离开了我。我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他的哭声。连长早已站在窗子旁边。铁丝纱窗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们把它撕了开来，却使得灰尘到处乱飞，弄得满身都是。连长把望远镜递给了我。

“你看到了那个山脊了没有？还有那条分界线，那个制高点，那条壕沟以及那个火力点？”这些我都看到了。我们把看到的和地图上画的作了对照。地图上画的既精确，又明了。连长起身要走；他对我说，“你在这里再呆一会儿，把你看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我记录了如下情况：一个人牵着毛驴经过了那里。一个男子携妻子走了过去。太阳慢慢地落下。山顶上的小屋旁边一个男子正在伸懒腰。他举起了双手，是在向谁投降？

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刚才的那个小男孩又转回来了。他开始向我提问。我给了他铅笔和纸，要他把这座山画下来。他把山画了下来，自己就站在这座山上。他还画了一面旗帜以及一只正在往山坡下滚的皮球。这时又上来了一些军官。他们都是第一次来观察那个孤零零的前哨阵地。我沿着那个套间折了回去。洗澡间的门已经打开，炉子上的高压锅已不再作响。我请求主人允许我使用一下卫生间。先前我听到在唱歌的那个姑娘现在正站在我面前。”你为啥总像木头人那样盯着我看？”她说，“帮我把背擦干！”我拿了一块毛巾。把她的背擦了又擦，直到把皮肤擦红为止。

“你到阁楼上干什么来着？”她问。

“我们在观察敌情。”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旧洋娃娃？"

"我过一会再来。"

"我的背已经擦干了。现在，你可以用卫生间了。"

她大笑了起来，抬头甩了一下她那乌亮的浓发。她那双眼睛炯炯发光，嘴唇红润。她头上掉下的水珠落到了我的卡叽布衬衣上，很快就干了。她那个狮子鼻颇具生气，并且有点咄咄逼人。她一把拎住我的耳朵，说，"你一定得再来，你一定得回到我的身旁！"和她相会之后，我简直无法直接回部队去。于是，我绕远路，取道包围这座城镇的谷地公路。西班牙领事开着车过去了。他举起了他的旗帜。犹太人集中在米·希利姆正统教派教区，高声喊着"Ma′ ariv Ma′ ariv"，① 他们面朝着东方。但那已经不是犹太人心目中的东方了。东方是吸引犹太人的磁心。我看了一下表，已经到了去学校教学楼参加家长会的时间了。我坐在教师休息室，等待家长们的到来。不管你从什么角度分析问题，对于父母亲来讲都无济于事，都不能防止发生在建有小屋的山岗上的流血牺牲。只有时间偶尔能进行干预，并且允许生命再多在世间逗留片刻。伯杰曼把头伸出窗外，看看我是否已经到来。他的一个孩子仍然活着，另一个已经死去。他死去的那个孩子正在阴间为他游说。这孩子已经编入了死者的行列。他是天堂里的一位光荣献身者。那个活着小孩子在跟我学习。二次大战期间，伯杰曼和我一道在部队服役。现在，他正一声不吭地坐在我面前。教室的玻璃柜子里放着上物理

---

① "Ma′ ariv"是犹太人每日晚间的祷告语。这一词字面上的意思是"晚上"。这一词和另一词"ma′ arav"在含意上有关。"ma′ arav"的意思是"两方"。——译者注

课用的仪器。其中，有的仪器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尽管我们这些人从不连结在一起。还有经加热后就不能够通过金属环的铅球。甚至还有来自阿里什的贝壳。从这些贝壳里你可以听到大海的声音。还有用纸做成的地球仪。它很像我的脑袋瓜子，因为长在肩上的脑袋瓜子也差不多是圆形的。

我学生的姐姐朝我走来。她已长大成人，而且结了婚。她用一只眼睛看着我，她的另一只眼睛已经瞎了，眼球呈白色，向里凹陷。到会者有上了年纪的父亲，他们已辨认不清自己的儿子。“你指的是哪一个孩子？是哪一个？是约瑟夫还是施莱尔？”父亲和儿子彼此都很相像。一家人和一家人也都彼此相像。而我们大家在一起却谁也不像谁。我把攻占山岗的作战图放在我的记分册旁，不时地看上一眼。在纪律分数、品行分数和作业分数下面画有一些虚线，这在地图上则代表敌人的阵地。我被告知，本连队并不担负攻占整个山岗的任务，而只是负责攻占南面山坡的战斗。在南面山坡的对面是几条土墙工事，以及坐在工事后面的一小股敌兵。当我们真正开始进攻时，我们不必像篮球运动员那样在背上都别上号码布，以防把一方错当成另一方。我们是不会搞错的。即使我们果真搞错，这种错误经久也不成其为错误。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着一系列事情：太阳落山。孩子呐喊。刮起了风。灰尘飞扬。窗户关闭。正如军队职务名册上所列出的那样，信使一个接一个地到来。班主任齐娃小姐已经来到了。

“我们熟悉你，我们了解你的一切。”

我用手盖住作战图，不让齐娃看见。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人是不能看这张图的。

"我们了解你的一切。我们也了解你为其擦过背的那位姑娘。"

齐娃小姐博览群书，是一位研究天气变化和空中风暴方面的专家。她冬天要比夏天看上去漂亮。不知那位学生的父亲走上前来，抱怨他的儿子喜欢吵闹，不守规矩，在家里的墙上涂满了太阳落山时天空呈现出的颜色，他还用石块砸猪和狗，他打搅母亲的睡梦。

齐娃小姐颇为恼火。"你为什么不好好教训他们？"她的两眼像螺丝钉一样无情。她曾想用那双眼睛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她没取得胜利。一次，我俩到田野里去散步，她的尼龙长统袜子被荆刺扯破了，她却对我发起火来。时至今日，她还是带着她那双无情的蓝眼睛在这个世界上来来往往。她为什么到我这里来？

有人正在街上叫我。"请等一会儿，"我说，"又来了一位学生的母亲。""我简直不知道对你如何开口，"这位母亲走过来说，"我那女儿自从在我肚子里开始起，就一直是个讨人嫌的调皮鬼。"

伯杰曼走到隔壁一间教室和其他教师交谈起来。他眼睛下面的阴影很像乌云投下的阴影，老是停留在那儿不肯散开。他妻子一定对他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你一定要不断上进。"因而，他一直在勇往直前。但是，他双眼下面的那片阴云使他不断回想起他事业的起点。伯杰曼是位测绘员。他具体做些什么呢？他每天一早外出，把他那黑白相间的标志杆深深地插入荒地，然后向着远方，活像一位预言家：这里将建住房，那里将建花园和公墓！而我却要预计，住在这些房子里的将是什么人。他身边尽是些稀奇古怪的设备。有标志杆，

经纬仪，卷图，记录簿，还有记录计算结果的表格。

伯杰曼脱下他的大外套，把他那件上衣的领翻给我看。衣领破烂不堪，简直和送葬人的没有两样。随后，他又解开了他的衬衣，脱下了汗衫。就连他的胸部都留下了干泥巴的印记，这简直和流放犯没有两样。“你都看到了吧，”他对我说，“我也是这个样子。”人们过去习惯于向自己头上撒灰，作为一种表达哀悼的方式；现在由于战争人们把身上弄得到处是泥。伯杰曼重新穿上了衣服，离开了我和那个地球仪。地球仪由于长期使用，它的表面已经开始剥落了。钩上挂着一只罗盘和一把尺子。这些东西，和那些老师一样，都是些用来欺骗孩子的玩意儿。说它们骗人，是因为这些东西给人以世上真有直线和钝角的错觉。现在仍然活着的总统的画像在凝视着已故总统的画像。比亚列克的肖像有点歪，我把它扶正了。我最宠爱的学生走进了教室。我轻轻拍了拍她的面颊，把泥巴涂在了她的脸上，就像伯杰曼的胸部以及那些小汽车一样。“真好玩，”她高兴地对我说，“这下我可以和你一起去打仗了！”

我离开学校时，天色已经很晚。妻子正在楼梯口等我。她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她的头发在风里飘拂着。野蔷薇在风中吵吵摇晃，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燃烧的气息。她的眼睛变得乌黑闪亮，像是经历了那场开天圣火似的。“来，”我对她说，“我们再去叫醒几个人，这样部队就会更壮大了。”名单上的第一个人便是送奶人，连他家过道上都是奶腥味。我们走进院子。在耶路撒冷，像这样的庭院已经不多了。院子的入口处，曾经住过一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教授。他是和撤退的捷克军队一起来到这里的。他是怎样成为教授，他又

是怎样和捷克军队一起来到这里，这两点我都不清楚。他住在一所破房子里。房子的一垛墙紧靠着一座烧制陶器的窑。因此，他老是担心他的房子会着火。他十分羸弱，憔悴得像个侏儒。虽然他居住在地面上，但是他却像侏儒一样生活在他灵魂的地下洞穴里。他讲话时的音调很尖，而且像老鼠的叫声一样颤抖着。除他之外，在破房子里还住着一位上了年纪的钉书匠。就在他的几个儿子像被风刮的那样在地球表面上四处飘泊时，他却笃守他的工作岗位，老老实实地干他的装订行当。他的两个小儿子在他的装订车间门口遭到英国警察的逮捕，罪名是非法拥有武器。这幢房子的主人是住在耶路撒冷旧城的一位美国医生。他瘦高个儿，相貌不凡。他不时过来看看。房子有一个贮存蔬菜的地窖。一个不大的院子里堆着几口袋花生和一些蔬菜。

这幢房子的一个房间经常租给那些外出独立谋生的姑娘。这些姑娘到耶路撒冷来，不是在音乐学院学习，就是在贝扎莱尔艺术学院学习。同时，她们也干编织地毯或者是陶器制作的活儿。她们从不依靠他人。当她们高兴的时候，便邀请男士来她们处；相反，当她们情绪不佳的时候，她们就把此人拒之门外，把他从院子里赶到外面去。她们整天都在洗东西。这幢房子的顶楼是专为女孩子开设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学校。房间上面的楼板由于脚步的踩踏，一天到晚都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尖叫声不时打断人们的休息。一次，我坐在一个房间里，双膝上放着一个出生刚刚八天的男婴。我紧紧地按住他，因为正在为他行割礼。行过割礼之后，便送上了小饼，邻居也都来了。然后，客人们便畅饮起酒来，酒无声无息地流入了那个能装得下任何东西的、和海一样大的容

器。

我的战友正坐在制陶旋床的转轮旁。我希望提醒他应担负的服军役义务。他是位制陶匠，和粘土打交道。看，这位制陶工已被他的粘土所约束控制。我暗自思忖。我把我所知晓的谚语都颠倒了过来，不过我发觉这个世界是永恒不变的。即使你可以埋葬生者，复活死者，一切都不会改变。“等一等，”那位士兵说，“我想把这水罐做完。”靠墙的架子上排列着几十个待干的水罐。任何东西如果想要完工，并做到完美，都需要时间和耐心。然而，在战争时期，未完工的往往和已完工的并在一起，晾干了的和还没有晾干的混在一起。孩子被当作成人看待，使他们过快地成熟起来。无论是谁，死了就死了。那些能够返回的，再也没有耐心坐在那里，像架子上等待晾干的水罐那样，等待轮到它们被加工的机会。它们想即刻就变成有用之物，而且能起作用。在没有干透之前就想能涂上一道釉彩。但是，一旦裂缝出现，这些制品便再也无法修补了。

制陶匠从床底下取出了他的那支步枪，开始擦洗起来。枪筒、枪栓以及前后两个准心都擦洗了一遍。一生中，我不知见过多少枪支的准心。我把该去的地方告诉了他之后，便离开了。我和妻子在公共汽车站等车。车来了，她上了车。车门关上后，她伸手去摸车钱。她把一张大面额钞票给了司机，司机不得不停下车来，以便找钱给她。她一生中总是用大面额钞票付钱。她在车窗旁边坐下，把头靠在座位的靠背上。汽车摇晃着向前驶去，然后便消失了。她从窗口处冲着我喊了一声，然而我却没有听出她喊的是什么。她的话就好比是一块云团。真不知雨会在什么时候降下来。我被一种巨大

的恐惧震慑了。我担心自己很快就会血肉模糊地躺在邻近那座山岗的田野里，等待有人来包扎伤口。

我决定去观察所，在晚间察看一下那座山岗。我来到房子旁。一辆自行车靠在大门上。是谁的车？上次我帮着擦背的姑娘站在门前小道上，说道："我早就知道你会来的。"

"你想要擦背吗？"

"你的脑袋太肮脏。你有烟吗？"

"我不抽烟。你想对我干什么？"

"我不想对你干任何事情。"

"那你为何要穿一条红裙子？"

我想通过，她却不让我走。不要去看你的那座山岗，来看看我！我强行通过，她却拖住我不放。我挣脱开来，用自行车车锁把她铐了起来。"你别走开，"我说，"别走，很快我就会下来。"我上了楼，进入另外一个没有人住的套间。我开始在墙上钻孔，直到可以看见外面为止。山岗沐浴在月光之中。我看见有人影像掘墓人一样在挖土。金属撞击石块的声音在夜间回荡。我在地图上又加上了几条线和几道半圆，在另外一张纸上，我又写下了集合地点、撤退线路、两挺机枪、初部测距、探照灯、位于小院内的弹药箱。我同时也记下了另外的一些情况。我走下楼后，那位姑娘仍然站在那里，不过自行车锁链已经挣断。她并不知道，这里的一切将会被毁掉。

"尽管我已经挣脱了锁链，我还是在等你。"她站在那里，就像黑暗中的一团厚厚的白云。

"今生今世都不会有此机会。"我对她说道。

"那些云彩做什么用？"

"尼罗河正在泛滥。"

"尼罗河每年都泛滥。你为什么还没有孩子？我愿意来当他们的保姆。"她陪着我，一直走到街的尽头。在那儿，我们被一位藏在送面包车子里的士兵喊住。我回了一声口令，便继续往前走去。后来，我把她送回家。我们两人分别站在晾衣服绳子的两边。她的那件无袖连衣裙一直挂在绳子上晒着。衣服是里子朝外。她站在衣服旁，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

"你多大了？"

"十七岁。"

"是个大姑娘了，可你的肚脐眼却还没有长好。"

"傻瓜！你想不想看一看？"

"即使你的肚脐眼已经长好了，你的眼睛还没有长好。在与母体分开之后，你的眼睛就永远不会长好。你曾经在母体世界呆过。当你出世时，他们把连接你的那根脐带剪断了，你就不再是母体的一部分了。这也是你仍然留恋母体世界的原因。这也是你的眼睛长不好的原因。"她一边大笑，一边用手把我挡开。"往下说吧，说说你自己、你的地图和你的那些战斗计划吧。""情况是因为这些计划和我的脸一样悲伤，"我对她说，"亲爱的，你的脸上没有什么悲伤，也看不出有什么作战计划，而是显露出你对未来毫无准备。"

一位军士长打这儿经过。"陪我一道走走，"他说，"我得去取我的军用靴子。"他的军靴存放在他年迈的父母的住处。他本人已结婚，有了孩子，也有了自己的家。然而，他却把他的军靴放在他父母亲那里。他的老母亲给他拿来了梯子。他爬上了阁楼，找他的军靴。他母亲看着我。"他们为

什么点到你？”她问我。我只是耸了耸肩膀。

那天晚上，战争迫在眉睫的征兆在这灯火管制的城市里越来越明显。车辆穿过街道，悄声地开过去。连孩子也停止了叫喊。妻子从楼顶阳台上把洗好晒干的衣服收了回来。穿着睡衣的女战士在天线旁边，对天而谈。在公墓里，人们已把挖掘工具备好。杂货铺里，纪念碑下，以及正在熟睡的人身下的秘密军火库都已经打开。屋外，排队的人们正在广场上把弹药箱从一个人的手里传递到另一个人的手里。被赞美诗弄得快要发狂的犹太人都站到院子里来了。号手和鼓手在青年中心练习吹号打鼓。宣誓书都贴到了人们的背上。人们试吹着羊角号。到处都是新的武器，都是重新燃起的希望。把武器埋藏在地下，人心得到了考验。士兵用毯子裹着身子，睡在门前车道上，样子活像没有烛光照着的死人。电影院门前排起了长队。为了作好战斗准备，为了不为往事所困扰，人们在互相挑剔，看看自己是否像从布告栏上撕下过期通知那样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在城门口，每个公民都领到了一枚圣地徽章。上帝啊，人和他们的机器在保卫着您！驶过的救护车都罩上了伪装网，活像罩在死去的新娘脸上的面纱。尽管周末还没来到，女人却已面对安息日蜡烛在祷告。身着裙子的姑娘来到了广场。金属的撞击声充斥着整个夜空。命令在轻声地传达。高音喇叭架了起来，梦呓者吓坏了其他睡觉的人。

第二天，幼儿园的孩子被带到了边境上。为了诱惑敌人，要他们在那里跳舞、玩耍。为了诱惑敌人，年轻的姑娘也被带到了边境，一个个都被告之穿上缝有色彩鲜艳的纽扣的花衣服。傍晚时分，还运送来一双双的情侣，要求他们在敌人

的眼皮底下谈情说爱。这样一来，敌人便不太可能看到为这场可怕的战斗所作的种种准备了。

我们的连长来了。他说，“我们得另找一处能观察到山岗南坡的房子。”我们像巴兰和巴勒①那样把山岗团团围住。“等一下，”我说，“等一下。”妻子的手被紧握在我的手中。大手必须要握住小手：这是它们在世界上的责任。妻子颇怀敌意地看着我们连长。“我和你们一样，离开了妻子和孩子。”他说。连长向我们出示了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照片上的人都在微笑。其样子和那些在阵亡士兵口袋里找到的照片上的人的微笑毫无两样。我们向哨兵走去。哨兵是我们的军需官，现正在把守路口。“您妻子不能再向前走了，”他说道，“从这里开始便是前线了。”他发给我妻子一罐酸奶，一些果冻和其他一些军需品。于是，她便向家里走去。由于拿的东西太重，她几乎无法转身。尽管如此，我只能目送她离去。对她来说，双手捧着一大堆瓶瓶罐罐倒是件好事。打这以后，我开始和连长深谈起来。

“他们在夜里又增加了四个新阵地。”

“此外，他们还在阵地前加了一道又一道的铁丝网，铺天盖地都是铁丝网。南边山谷的红房子周围布满了地雷。”

“这是我们部队的集合地。这儿有水和下水道。它既有出口，也有入口。”

“我们在哪儿架设机枪？”

“伤亡会很大。”

一个也门籍男孩走了过来。我们从他那里买了两根冰

① 《圣经》人物，参见《民数记》第22—24章。——译者注

棍。我们舐着吃，一直舐到只剩下两根棍子为止。我们用冰棒棍，在地上勾划出了一幅地图。我们用冰棒棍比划着，就像人们用托拉经卷指示物一样。越来越多的军官加入了我们的讨论。他们也在地上划线打点，巧妙地利用大小石子。我装着要去小解，离开了人群。在转了一个大弯后，我便奔跑起来，一直跑到家门口，才停了下来。妻子不在家，我只好站在窗前。打算再一次离开，这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注意到墙对面院子里的树木。一阵和风吹过，枝叶开始摇动起来，仿佛是在表达爱情一般。我家的墙和邻居家的墙相连。邻居家的墙又和另一家人的屋子相连，好像在传递信息似的。假如我是所罗的国王，我一定会知道它们对即将来临的战斗的看法。我低下头，样子很像挂在旗杆拦腰处的旗。这时，我突然发现咖啡桌上有一张妻子留给我的纸条。上面写着：

“我在妈妈家里，你来吧。”

我很惊奇，纸条竟然像死海经卷一样变得退色发黄。因为我知道这纸条是今天写的，而且用的是洁白的新纸。在孩子放飞的风筝下面，我看到了整个城市的轮廓。在我曾经谈情说爱的一个角落，紧挨着那块岩石的地方，一位哨兵正坐着给自己做饭。他指着空中放飞的风筝，指着橄榄树发黑的枝条。他只能用手指着，因为他的嘴巴正在忙于咀嚼食物。他的身旁有一个罗盘，罗盘里的指针在神经质地转动着。一个男孩正牵着条狗，跟在狗后面奔跑。是他们在追赶物体？还是别人在追赶他们？用荆条搭成了网格结构，在这荆条网的下面，一座加农炮已架好，正荷弹待发。我沿着谷地向母亲家走去。这样，母亲便不会预先知道我要回家。路上到处是粉笔画的箭头，就像儿童游戏里所画的箭头一样。所有的

箭头都指着同一方向。我一路上几乎是沿着箭头指引的方向向前走。我母亲生活的那个区是个小街区。住在这个街区的有艺术家、学生、有从也门来的人、德国来的人以及在基金会和劳工联合会工作的老耶路撒冷居民。生活区中长有许多大树。每当我星期六晚上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总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人踏上通向这个街区的台阶坡路。一对紧紧偎依在一起的青年男女；两位姑娘，其中一个长得十分漂亮；另一个刚从青年中心回来，拖着两条僵直发硬的大腿。他们全都进了居民区。一位男青年正在往台阶上推一辆童车，孩子则抱在他妻子的怀中。街上还可以看到猫和狗。有时还能见到投送邮件的邮递员。不过我只看到他进入这个街区，从来没有见到他离开，似乎是这个街区不愿放他走似的。送牛奶的人是如此，另外一对肩并肩、手挽手在散步的恋人的情形也是如此，只见进，不见出。在母亲生活的居民区，老是有人在弹钢琴，不是在弹贝多芬晚期奏鸣曲，就是在弹贝多芬早期爱情奏鸣曲。居民区容纳这所有的一切，从未显得过于拥挤，也没有让人觉得地方不够宽绰。人们既未在这个地区建新房，也没有在旧楼房上新加楼层。有不少公寓，只有通过“之”字形的室外楼梯才能进入。该居民区还建有一个小型公园。建造该公园是为了纪念一位献身战士，本居民区的一位青年。青年的父亲每天都要来公园，给树木浇水。老人弯着身子，精心为树木浇灌。在他的照看下，树木一棵棵长得粗直，叶子发亮。弹钢琴的姑娘有时在胸前别上一簇油光发亮的桉树叶。她的男朋友每次从部队回家，总要捻揉这些桉树叶，直至浓烈的桉树气味进入他的鼻腔。该居民区的地势向山谷倾斜。妇女晾出了洗好的衣物，男孩则在把风筝放入

天空。所有的人都有接触天空的办法。

我问母亲要了几只麻袋，以便用来装沙子，保护自己免受炸弹的伤害。母亲家的阁楼很宽敞，里面堆满了在普珥节化装舞会上穿的旧衣服。她拿来了装有我父亲用过的祈祷披巾的袋子，将里面装满了沙子，在另外几只麻袋里缝上了不少旧衣服——这样做是为情况紧急。我站着用了餐。妻子并不在那里，直到我离开前的一刻她才来到。她把我一直送到了集中地。我注意到：花园的围墙已经开了个口子，井水已经抽干了，路旁的战壕和往常一样敞开着。我俩在狭窄的巷子里走着；刚到下午时分，街上已不见行人。一个战士站在一座高楼的顶上，朝远处的一个地方打旗语。我也在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向我的热血，发送信号。当时我的热血正在沸腾。我妹妹正在电话间里打电话。她不能放下话筒，但还是用头向我示意。尽管她的嘴在和远处通话，但她的眼睛却在和我交谈。我们相聚在一起时总是十分愉快，而现在我很可能在走向死亡。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分享一切。即使当我们不和，打起架来的时候，我们也还是很有理智，从不胡来。我总是把背朝着她，让她用拳头打我，而我不作任何反抗；当轮到我打她时，她总是坐着，随我怎么打。在这以后，争吵宣告结束。尽管我们有过争执，但是我们对殴打却从未有过好感。而且，我们的耳朵对拳头击打身体时发出的奇妙声响很是反感。

我们来到了集合地。连长以及连里其他人正在等着我。尽管运兵车还有三分钟才会开到，连长还是对我开了小差感到十分恼火。他摘下了眼镜，因为他不想看到女人眼睛里的泪花。我把一口袋的糖果放到了地上；糖袋裂开了，露出了

五颜六色的糖果。运兵车开来了，车上涂着正在干裂的泥，车子发动了。“今晚开始行动，”连长对着我的耳朵轻轻讲了一声。我知道很可能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妻子了。这是冬天的一个日子，可她的脸却像受到西洛可沙漠干风烘烤一般干巴巴的。她不想哭，但眼泪还是流了出来。她的整个身子，她的手，她的腿，她的头发以及她的臀部都在哭泣，直哭到她的躯干变得沉重起来。然而，她的脸却仍然是干的。当我们的车子在移动时，她那张脸就像发生月蚀的月亮一样。房子的一面墙在侵蚀着她那张美丽的圆脸蛋。墙在慢慢地向前移动着，最后把她整个脸全部都遮住了。在回家的路上，她的身子一直在微晃着。她的热血像婴儿一样在啼哭。她必须使这啼哭的热血安定下来。然而，她的身躯犹如盛着热血的一只摇篮，越是摇动，里边的热血就越是啼哭得厉害。

卡车在颠簸中前进，我们坐在里边，像醉汉一样，摇晃着。各种迹象表明，战斗预定在今晚打响，连长说，“不过，我对此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因此，我们得找地方把连队安顿下来。”我们找到了一幢尚未完工的房子。房子的一部分仍由木板覆盖着。房顶仍然在滴水，这是因为在前一天才浇上混凝土，一排排的木柱还支撑着。我们开始更换衣服：短裤换长裤，长裤换短裤。战士们分散在房子里。没有完工的房间回响着他们的讲话声。爱恶作剧的战士跑到这里，跑到那里，开玩笑说：这是洗澡间，那是浴缸。我是个漂亮的太太，正在往身上擦肥皂。

石灰水桶旁堆着几袋水泥，我们坐在水泥袋上，透过光秃秃的窗洞观看外面的天空。天空中布满了云团。从卡车上跳下来的人声、军靴发出的刺耳声、砰砰的关门声以及重器

械掉到地上发出的撞击声组成了连续不断的交响乐章。整个夜晚就是在这声音中度过的。我们躺在狭小、空洞的房间里。通讯员睡在我们的脚旁。在他的身边放有一挺机枪，一只羊角号和一份晚报。晚上，增援人员的到来不时地把我们弄醒；人影如同乞丐一样地站在屋子外边，等待我们给他们找休息地方和分发武器。连长在半夜里爬了起来，离开了屋子。回来时，他打着手电，手电的灯光照在那些熟睡战士的身上。他手里拿着一个新文件夹，看上去像一束花，实际上是一叠命令。我们起身后又重新测定了我们的方位；敌人已加强了山岗的工事，此外，还有加农炮和新布的地雷区。有个女人在村前的道路上哭喊。一些地雷通过心灵感应已经炸响。我们不得不修改了我们的整个攻击计划。

我们在城里来回分发武器弹药。每人都领到了一个包。我们把军火藏在牛奶桶里，藏在玩具盒里，甚至藏在我们的帽子下面。这样做是为了不让敌人知道军火藏在什么地方。早上，当我们外出观察山岗时，看到山顶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像人身上长出了斑点一样，山顶上布满了一排排的防护围墙和一条条新筑的壕沟。然而，却不见一个人影。风把云吹向一边，堆成了一道高高的云坝。我去了学校。我本想把一本书放在桌上，然而，放到桌上的却是几粒子弹和一只空饭盒。孩子们一个个狂了起来，不肯坐定下来。替代我的那位女教师用她的长发把黑板擦干净，并向我微笑。我用不同颜色的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幅攻占那座山岗的作战图。“这是新的领土，”我说，“我们会了解有关它的情况的。”我又画了些箭头、虚线、圆圈和叉号。女教师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用一种悲伤的声调说道：“不要激动，放松一下！”

听了此话，我擦干净了黑板，离开了教室。我直向家中奔去；黄昏已过去，夜晚来临。妻子正在睡觉,我没有弄醒她。整个世界一片寂静。我躺了下来。从邻居家窗户射过来的灯光在我房间的天花板上投下了一个正方形亮块。人们在欢宴之后，悠然慢步地返回家中。我在一家照相馆橱窗里见到过其结婚照片的青年夫妇也在向家里走去。新娘的声音有点沙哑，但仍然甜蜜，在低声细气时尤其如此。这也许是由于她在晚会上歌唱得太多的缘故。所有的门——房子的门，小汽车的门，包括人们心灵之门，都关闭上了。但是我的双眼却大大地睁开着。卡车开了过去，驶向不同的方向。这一点使我感到放心。倘若车子都朝一个方向开去，则意味着战斗正在打响；现在这些卡车既然驶向不同的方向，则表明不会有问题。我思想上很矛盾，到底是叫醒妻子，还是让她睡下去。谈话的机会是不可能出现的。喧闹之后是寂静，寂静之后又是喧闹。喧闹时，我们谁也听不清谁。而寂静时，我们又不能交谈，生怕别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我趴在床上，用枕头作为掩护物。脑子里又出现了那座可怕的山岗。这时，被铁丝网覆盖的地区正在不断地扩大。铺天盖地都是铁丝网。半个连的人都被击倒。我正要睡着，突然听到有人在打门。前门的门铃响了起来。是连队的书记官，他脸色苍白地说道："立即归队。"我悄悄地穿上衣服。这时书记官已先走了。他一步跨下好几级台阶，因为不少级台阶已不复存在了。妻子坐在床上，两个膝盖紧挨着身体的上部，其样子似乎在说：这身子和大腿是忠诚于我的，是永远和我不分离的。我从衣柜里抽了一件套头衫出来，不巧把所有的套头衫都抽了出来，有红的，有黄的；有她的，也有我的。妻子犹

如一个在睡梦中被惊醒的孩子，在呜咽抽泣着。我做好了出去献身的准备。这次道别，我吻的是她的前额，而不是她的嘴或手指。在那硬硬的额头后面，蕴藏着温柔的情思。而在它的后面，则是柔软的秀发。

我开始下楼。我很想走得轻一点，但是带钉的皮靴还是打破了沉静。我径直朝着那坐未完工的房子走去。在狭窄的街道上，我看到一位我以前的学生蹲在那里拔弄着她的鞋子。我问她半夜三更为什么还坐在那里。她一边穿鞋一边打量着我。

“基布兹里的情况如何？你毕业后不是去了基布兹里吗？”

“那地方好极了，不过，现在只剩下我一人了。所有的人都上前线打仗去了。而我的鞋子已经破了。”

我发现她已经长大，不再听我的话了。我的学生遍布各地，其中的一个已经死去。我没有时间和这位姑娘聊天。在探照灯光的照耀下，她显得格外漂亮。她一只脚蹲在地上，试图把鞋穿到另一只脚上。从她坐着的样子看，她的身子似乎有点发圆。但是，我的思想可不是缩成一团的，而是像船头那样，尖而突出的。她为什么要离家出走？我不想外出打仗，可战争就发生在我的家门口。我家的大门就是前线的起点。“我无法理解你，”她说，“当我还是你的学生时，我就没有理解过你；当时你老是叱责我。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变得漂亮了。在这两垛墙之间的夜晚，我坐在了你的面前，我的臀部是丰满的。”

一辆摩托车开了过来，车灯刺得我的双眼什么也看不见。开车人在我身边停了下来。我跳上了摩托车的后座。姑娘仍然蹲在地上。也许她看见了一位天使，正用拔出鞘的剑

挡住了去路。不过，这样的天使我却没能看到。我回到了那座未完工的房子前。除去年长的守门人，那儿已经没有其他人了。石灰水桶仍在原来的地方放着。混凝土的楼顶还是和原先一样在滴着水。一只猫从守门人和我之间窜了过去。“他们于一小时之前便离开了这里，”守门人说，“你看，文件仍然在一度曾是连队驻地的地方飞扬着。这儿还有一条被遗忘了的军用皮带。”我从一件仪器上取下了一只扣子。我的扣子到哪里去了？我的生命该扣在什么地方？扣子就是死亡。扣子实际上总是和带子连在一起的。我扔掉了那只扣子，在城里到处乱走，寻找我的连队。一支工程兵部队正在广场上架设一座临时铁桥。当我询问他们为什么要架设这座铁桥时，他们没有给予任何回答。一门装有橡胶轮子的加农炮车孤零零地从街上悄声驶过，在撞上了一根电线杆后停了下来。一辆翻倒在地的小汽车躺在十字路口，四个轮子还在空转着。一对情侣走了过来，爬进了汽车肚子，倒坐在里面，汽车的轮子还在他俩头顶上转动着。这时我想起了我们连队一位住在被遗弃的英军基地里的士兵。为了找到这个地方，我不得不抄近路，走小巷子。“这么说来你已经原谅了我，是吗？”地下室里有一个声音在叫喊着。我俯下身，看到了尼西姆；高度近视的尼西姆正戴着副厚眼镜。他老是打破眼镜，只好另配新的。他从未学会打枪，因此我们也就不去召集他了。然而，他却走出了地下室，跟在我后边，一直走到了那个被遗弃的基地。基地上除有几只旧炉子，几座破旧要倒的平房和一间户外厕所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厕所墙上涂满了如下这一类的字句：“禁止入内！”“专供军官使用！”“供儿童使用！”“补充大队为女子专用！”在这

些字句的上方是希伯来文："男厕所"、"女厕所"、"四连"、"约斯卡是头蠢驴。"、"坚决反对重新武装德国!"、"约翰将军，滚回老家去！"、"无耻！"、"继续装备西班牙！"。

我站在写着"禁止入内"的牌子下面，但是，我敢肯定，我已经是身在禁区之内了。我被死亡和命运束缚。我看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位士兵，他正坐在一堆废墟上，读着一本什么书。他的胡须既短又软。他有着一付酷似耶稣的脸儿。当我一把抓住他时，他说，"自从上次动员令发布以来，我还没有睡足过觉。我需要有充足的睡眠来修身养心。"我打发尼西姆去修配他那副破损了的眼镜。我则和样子长得很像耶稣的那位士兵呆在一起。位于他头顶上方的铁丝网很像一顶荆冠。一辆卡车开了过来，有人把一捆电话线扔给了我俩。我们两人抓起一根棍棒，塞进了电话线筒子的中心空槽，便开始走了起来。电话线有好几种，颜色也不同。有传递佳音的，也有传递噩耗的。还有传递诸如"您在哪儿？"这样的表达想念之情的悄悄话的。

我被禁止说话。

声音讲高一点。

不准我提高声音。

把头抬起来。

已经抬起来了。

但愿能见到你。

我本人就像你手里的话筒：耳朵是受话的听筒，嘴巴则是讲话的话筒。

我们不停地走着，直到电话线放完。我们放下了空的金属圆筒。孩子们却跑来，玩着这只绕电话线的空筒子，把它到处乱滚。女孩子则把彩色电话线作绳子跳。我俩从孩子身边走过，脚踩着了孩子用粉笔在地上划的界线。孩子们玩的是一种不准踩粉笔线而要跳过去的游戏。而我们却踩到了这些线上。上帝，或是类似上帝的人，也是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一旦定下了规则，划好了界线，他便会来，毫不在乎地用他那巨大的脚踩这些界线。

我们来到了位于城边的一个院子，院里设有一个观察哨兵。尽管耶路撒冷的每一处都是滩头阵地，然而，这里的一切都是干燥的，没有任何水。不过，耶路撒冷之海却是所有海洋中最可怕的海。耶路撒冷的每一个地方都是这城市的喉舌。尽管它有许多喉舌，却没有人能理解它。我多次设法切断我和耶路撒冷的联系。然而，每次都留了下来。如果在打完山岗攻击战之后能安然无恙地回来，我将永远不再回耶路撒冷。

我继续往前走去，边走边思考着。一个陷入沉思、在街上独自行走的人看上去总是一副垮掉的样子。一位身着卡叽布军装，在街上行走的人最好不要思考。否则，总有一天，他们会把他抓起来，称他是卖国贼，而且还要他交待思想。沉思最终把我领到了一条狭窄的山谷。我们连正在橄榄树下安营扎寨。我还没有来得及坐下，不少人就围了上来，一个劲地问我问题，我必须回答每一个人的问题，谁都轻视不得。

有一个人说："我是个店主。店里的人造黄油像河水一样从门缝里流了出来。"

我回答道："我对妻子的思念也像小河水一样在流淌着。"

另一个人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领到我的工资。"

我回答道："你的孩子会替你领的。"

他说："没有我的签字，他们是不会把工资发给他们的。"

我回答道："我倒是有自己的签字，但我仍然不知道我是谁。"

还有一个人说："今天是我父亲的忌日纪念日。我想要背诵一段哀悼祈祷。"

我回答道："我们大家都会死去的。云雾会降落到我们身上的。根本没有祈祷的必要。"

几个小时过去了，我累坏了。医生和护士过来给我验血。护士把针头扎进我的静脉里。医生看了看那抽出的血，叹道，"这血不行。"

所有参加攻击战的军官都集中到了一块。炮兵专家也来协调如何炮击敌军阵地。连随军牧师也来了解何时需要布道，以助斗志。与此同时，有人把妻子也带来了。"让女人看看打仗并不那么可怕，应该说是件好事。"连长这么说。我们再一次做了攻占山岗的准备，并做了种种预测。上帝啊，人和你的武器在保卫着您！刚刚传来的情报使得大家对形势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我们以为是铁丝网的东西实际上是些人，原来我们以为是防护围墙的设施实际上是一些机关枪火力点。情况再一次表明，一切都是不确定，唯有死亡对于大家来讲是确定无疑的。我根据最新情报修改了军事地图。由于我的笔里的墨水用完了，我向妻子借了一支，而这

支笔却掉到了两只弹药箱之间的夹缝里。弹药箱上写着“易碎物品，小心搬运”、“易爆物品，请勿吸烟”和“放置于阴暗处”等字样。我也想躺在一个阴暗的地方，并在自己身上写上“小心搬运”的字样。我再也没能找回妻子的那支笔，不过，在应召的第一天夜晚我所经历的那种惊恐再也没有回到我身上来。我不时地镇静下来。秋天已经来临，彻底清除了那令人讨厌的夏季干热风。一群士兵蹲在山谷的斜坡上，玩着“问和答”的游戏。我心中明白，第二天晚上就不会再有人向他们提问了。他们将埋伏在那里，等待零点的到来。在由步兵组成的巡逻兵里，我碰见了我的一位学生。她的名字叫马扎尔，才七岁。她长着一双大眼睛，她母亲是个邋遢女人，父亲是个饮亚力酒的酒鬼。“我要和你们一道投入战斗，”她说，“我是个护士，我有普珥节舞会上用过的帽子和白围裙。”

“你得回家去，你妈妈会着急的。”

“她不会着急。”

“你的几个小弟弟呢？”

“我已经把他们安排好了，给了他们一些吃的东西。”

“今天可不是普珥节。你得去上学。”

“他们不让我上，因为我头发里有虱子。是老师叫我不要上学的。”

“用煤油把头发洗一下，然后再把头发剪短一点！”她摇动着她的黑头发结。“我不剪短头发。我要和你一道参加战斗。如果我把头发剪短了，我就没有力气了。我们不是讲过力士参孙的故事吗？”

“但是，像你这样年纪的女孩子一定要保持整洁。”我

对她说。

她久久地凝视着我，时间之长完全来得及从耶路撒冷城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我让她在已改为伤员撤退中心的操场上坐下。她开始玩起洋娃娃来。她一会儿听洋娃娃的心跳，一会儿给洋娃娃打针。一只洋娃娃肚子里塞的干海草露了出来，她赶紧把它包扎起来。楼上传来了椅子移动的声音。我知道参谋会议已经开完。我听到了人们登车的声音，金属碰撞的声音和仪表的运转的声音。连长来到了我们中间，他见到了马扎尔，但什么也没说。他挥舞了一下手中的一叠文件。我抓住了马扎尔的手，一起登上了阁楼。在那里我们能够看到那座山岗。“你的眼睛已经看累了，”她说，“让我来帮你看。”我把望远镜递给了她。

“马扎尔，你看到了什么？”

“站着的人，他们在搬运绿色的弹药箱。”

“还看到了什么？”

“还有不少沙袋。还有铁丝网，真像大把大把的卷发，”

“还有什么？”

“他们现在正在躲藏起来。我现在只能看到灌木丛和土墩。”

我把马扎尔从阁楼的观察点上带了下来，吩咐妻子送她回家。她俩手挽着手，消失在远处。一切都在消失，我什么也挽留不住。“那位年轻姑娘上哪儿去了？”我问楼里的房客，“就是爱在洗澡盆里边洗澡边唱歌的那位姑娘？”原来她去参加了一个专为在美国领事馆工作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召开的招待会。我站在门前的过道上，曳光弹照亮了整个夜空，可是，我脑海中的长明灯却只在默默地发出微弱的闪

光。我来到美国领事馆大楼。靠墙放着一排五颜六色的瓶子。我看着那姑娘在跳舞；她那五彩的裙子，有红色的，黑色的和白色的，在她腰间飘拂着。她没有注意到我。她一直跳到两腿发冷才停下来。海军陆战队的大兵在狂笑着，她也跟着笑了起来。美国国旗像波浪一样飘拂着。我走了出来。穿过了一道坚固的墙。我真希望像拉希的母亲①那样，把自己的身体紧靠在可怕的历史之墙上。我希望能为自己找一个保险箱式的壁龛，从而逃避冷酷无情历史的厄运。我真期望能有奇迹出现，这样我就不会肢断体残地躺在那座山岗上了。

我折回我的尖顶帐篷里。我想得很多。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说，“我们于一点五十八分整开始轰炸。”我还想到了其他一些事情。最后，我抬起了一只手，像熄灭床头电灯一样，中断了我的胡思乱想。夜间，我不断惊醒，老是觉得有人在叫醒我，随后又再次睡着。一阵冷风打山谷扫过，像剖鱼刀一样把山谷吹了个口子。第二天早晨，我无法断定攻击战到底是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我们继续对山岗进行观察。大地如同基督圣徒一样正在蒙受苦难。耶稣的手脚都被用钉子钉在十字架上，而大地在炸弹落下之处也会被炸得皮开肉绽的。

我们在加固了阵地，装好沙袋后，便去与情人和妻子谈情说爱了。我们漫步在街头，边唱边跳。一天，一位士兵走到我跟前，我问他是哪个部队的。“我不属于任何部队。”

---

① 根据犹太传说，十一世纪著名的圣经评注家拉希的母亲在沃姆斯城的一条两侧都是高墙的狭窄街道上行走，当时她已有孕在身。突然一辆马车向她奔来。她面临被马车碾倒的危险。她将自己的身子紧靠在身后的墙上，这时高墙奇迹般地张开了一个口子，使她免遭灭顶之灾。——译者

他回答道。“那你肩上的肩章又是怎么回事？”“那不是肩章。是补丁。我的衬衫撕了个口子。”我注意到，他缺了几颗门牙。连里的通讯员出现在我面前，这使我想起我还有一项负责预备热饮料的任务。我召集了几个士兵，带着空桶出发了。我们来到地下室的大伙房。这时，天还没有亮。炊事员大声喊着，以便能相互听见，只见他们在几堆鬼火般的火苗之间来回走动着，仿佛置身地狱。“茶水在哪里？”我大声问道。炊事班长用手指了指一只桶。空气中弥漫着油烟味、金属味和水气味。我们穿过了一个小院子，靴子在地上敲打着。一场好雨开始落下。通讯室里传来了女话务员的笑声。我们放下茶桶，朝点着灯的窗户里张望。桶里的茶水仍在晃个不停。然而，我们看到的只是灯光。

整整一天，士兵都在进行紧急动员演习。先是叫他们去干活，他们去了，然后警报突然拉响，他们随即匍匐在战壕里，做好进攻的准备。到了傍晚时分，紧急动员的速度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士兵能极其迅速地丢下劳动工具，接过传递来的枪支。我以同样的速度去了学校一段时间。当我突然从一张小亚细亚地图的后面出现时，孩子们都吓了一大跳。深夜连长突然来到。这表明情况十万火急！我注视着他。

“你是在开玩笑吧？”

“不，这次可是真的。”

士兵都已睡着了，不过睡觉用的是随时可以出击的姿势。我们出去作了最后一次观察。街上空无一人。空荡荡的街上有的只是喧嚣声，仿佛是由过多的叫喊声组成的。我们在山对面的一块野蔷薇丛里伏下。连长和我不断打盹。拂晓前，我突然问道，“还要等多久？”他摇摇头，肩膀周围的

野蔷薇被摇得沙沙作响。天亮时，我注意到，我头顶上的野蔷薇丛比我的脑袋要来得大，比冉冉升起的太阳也要来得大。我还注意到，身旁的枯草在摇摆着，抖动着。而远处的草却纹丝不动。大自然也和人一样，总是注视着角落里的同一样物体。我在远处观看着这些人。但是，我讲不清，他们觉得如此奇妙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俩走进一家小酒店，在一张大理石桌子旁坐下，把要做的事情列了一张清单：山岗攻占下来之后武器的运送，以及伤员的撤退。我们听到了金属的撞击声；连长迅速跳了起来，并大声喊道："坦克车过来了！"然而，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坦克，看到的只是一辆载满瓶子的卡车。我俩都笑了起来。这时，我不再看敌军的山岗，而是朝着城市看去。我看到，大人正在漫步，孩子正在玩耍，可是，我却不能回去。傍晚时分，战士一个一个离开岗位，溜回家里。我欲阻止他们。"让他们走吧，"连长说，"不管怎样，他们很快还会回来的。"我拉着妻子的手，边走边把有关那座山岗的情况讲给她听。以后，每逢星期六我们总要去看看那座山岗。偶尔我还能见到我的那位连长。一次，我坐在理发店里的椅子上理发，我瞥了一眼镜子，突然看见了正在街上走过的连长。有时，在理发店的镜子里，我能够看到自己过去的一生。我从理发椅子上跳了下来，付了理发费，冲到街上去追赶连长。可是，连长早已无影无踪了。

（吴越　译）

瞎眼女

亚可夫·斯坦伯格

查娜是个即将当新娘的瞎子。她正在听母亲介绍新郎倌的情况：新郎是个鳏夫，专做烟草生意，和第一个老婆没生孩子。做母亲的深知女儿最恨别人对她撒谎，便补充道："我是说他家的地方大得很，谁也不会注意到他的两个小家伙。再说，那两个孩子安静得活像一对小鸽子。至于住房嘛，他家简直就是一座庄园，外加一个大的庭院。过门后的前几天，你可千万不要一个人离屋子太远。要记住，他是个烟草商，与镇郊的非犹太人住在一起。所以，你最好呆在家里。"

瞎眼女静静地听着，两只啥也看不见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然而她的内心深处却燃烧着愤恨的怒火。她用手敲了两下桌子，强压住心中的怒火，问道："他有多大？"

"我向你发誓他刚刚三十，"母亲回答得很快，"媒人也是这么说的，不过，话说回头，多一岁，少一岁，又有什么关系？"

瞎眼女满腹疑虑，愁眉紧锁，一动不动地站着，不时用手敲着桌子。母亲虽然没有再说什么，但她那饱经风霜的薄

嘴唇仍发出一声隐约可闻的叹息声。她轻轻地将女儿那颤抖的手从桌旁移了走。

新婚之夜，瞎眼女没有睡。她在等丈夫入睡。丈夫睡着后，她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尖摸了摸他的胡子，旋即便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欺骗。这把年纪，说什么也不止三十了。况且，他心脏的跳动也不正常。瞎眼女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她一边听着丈夫那不停的咳喘声，一边捉摸着丈夫到底是干什么的。难不成他只是个担水夫？或者是旧衣服收购商？会不会是个木匠？烟草商是不会咳成那个样子的。愤怒的查娜辗转反侧，根本无法入睡。

突然，她从床上下来，在她熟悉的房间的地上四下摸爬，直至碰到丈夫的大皮靴才停下来。她用手在粗糙起皱的皮靴上摸了好一会儿，然后气愤地把皮靴扔到一旁。皮靴使瞎眼女一下子明白了许多。这个漫长的不眠之夜，瞎眼女彻夜在脑子里勾勒着她丈夫的模样：一个又瘦又高的男人，走起路来弯腰伛背，头戴一顶旧便帽，身着一件土耳其长衫。

第二天上午，她留心听着丈夫的脚步声。丈夫一离开屋子，她便悄悄地跟在后面。她听出丈夫在使用一根沉重的拐杖，拐杖不紧不慢有节奏地撞击庭院路面。瞎眼女知道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会用这种从容的步伐走路。丈夫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他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两个问题仍在困惑着她。不过，有两件事她已确信无疑，第一，她受了欺骗。第二，她的丈夫根本就不做烟草生意。

一晃就几个月过去了。随着住棚节① 的结束，雨季开始了。已经怀孕的查娜被告知，要不了多久她便会发觉自己行

① 犹太人节日之一。

动不便，于是，她同意立刻搬到丈夫家去。

马车是夜里进村的。在驶过一户户已经入睡的犹太人家后，车子开始在集市的泥泞道上挣扎，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四处静悄悄的，连打破沉寂的狗吠也听不到一声。唯一能听到的是更夫巡逻的脚步声。瞎眼女估计这儿差不多就是市镇的广场了，所有的商店都集合在这里。过了一会，马车驶上了一条直道，速度开始加快。接着，周围响起了狗吠声。查娜估计他们正穿过非犹太人居住区，这时，她想起了丈夫的家位于镇郊的事。然而，她对为什么要走这么远的路一直感到困惑不解。

风开始大了起来，马车在驶离镇郊，爬了一个山坡后，终于停了下来。驾车人从车上跳下，吩咐查娜在车上等候。查娜坐在车上，听着车夫远去的脚步声。听着听着，她实在太累了，便闭上了眼睛……

突然，她被惊醒了。马车仍然停在原处。只有风在四周怒吼着、呼啸着。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她开始了胡思乱想。马车会不会停在荒野之中？远处传来了车夫敲打窗户的声音。瞎眼女转过头，仔细听着这深夜里的响声。看样子车夫像在敲一个异教徒人家的窗户，因为，如果是敲犹太人的窗户，那就应该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敲法。看来，她丈夫的生活方式和异教徒的生活习俗差不多……他到底是什么样一种人呢？

接着，她听到车夫在喊："雷伯·伊斯罗尔！雷伯·伊斯罗尔！"

终于，她的丈夫出来了。他把妻子从马车上扶下来，然后搀着她的手，把她领进屋里。瞎眼女在穿过门厅时，感到

门厅相当宽，几乎跟农民家的门厅差不多。门打开以后，一股暖气迎面扑来。她当即意识到烧饭炉子就放在客厅中。这又是异教徒的一种习俗。接着，她听到的便是孩子的哭喊声。

“那是小的。”她丈夫边说边去泡茶。

瞎眼女用手把屋子上上下下摸了一遍。她共摸到两张床。其中的一张冰冰冷，显然没有人睡。另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哇哇啼哭的孩子。孩子的父亲走了过来，先哄住了啼哭的孩子，然后把查娜领到桌旁。

房间恢复了平静。瞎眼女开始听到树木在秋风中的摇曳声，她想象不出这座住宅会有花园。只见她眼睛紧闭，眉头紧锁。这是她每每无法在脑中勾勒出周围情景时，所特有的一种表情。

与此同时，她丈夫取来了茶壶和切糖块用的刀。雷伯·伊斯罗尔开始用刀切糖，突然，有一小块掉到了地上，他弯腰捡糖，喉咙里发出的一声喘息声和上年纪人发出的声响几乎完全一样。乘雷伯捡糖的当儿，瞎眼女用手在桌上迅速摸了摸那把切糖刀。她试图用手指摸摸，看这刀是否和犹太人家使用的刀一样有个坚固的骨柄。

雷伯·伊斯罗尔往茶杯里倒了些茶，然后问妻子道：“要我喂你吗？”

查娜的脸顿时红了起来，她回答说：“我能自己喝。”

瞎眼女的心“嘭嘭”地跳着，茶杯在手中不停地抖动，她呷了一口。她十分清楚丈夫这时正在看着自己。过了好一会儿，她的手仍在颤抖。茶终于泼了出来，烫着了她的手。事到如此，她只好接受丈夫的帮助。

雷伯·伊斯罗尔开始铺床，这时，突然有人猛敲窗户，并高声叫着："雷伯·伊斯罗尔！雷伯·伊斯罗尔！"

已经开始宽衣解带的查娜，脸"唰"地一下变白了。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她简直无法相信丈夫竟然毫不介意地把门打开。不用说，今夜的敲门声肯定是一种不祥之兆。她侧耳细听，想听出个名堂来。然而，丈夫与陌生人之间的谈话声很低很低，她什么也没听到。终于，她听到了丈夫发出的咳喘声，接着，门关上了。

"出了什么事？"瞎眼女问道，身体在单薄的睡衣里冻得直打颤。

雷伯·伊斯罗尔对她说，他的一个姨妈病了。查娜没有再追问。但面部表情十分独特，两眼圆睁，满脸惊诧。这是她的一种本能反应。她随即爬上床，用暖和的毯子将自己盖住，可是，毯子并没有使她的身体停止打冷颤。

约塞尔，那个稍大一些的孩子，在用他的小手敲打着窗户。瞎眼女放下手中的活，急急忙忙地来到他身边，她用手轻轻拍着这个刚满四岁的孩子的肩膀，然而孩子却无法向她讲述到底是什么使他如此兴奋，因为这孩子到现在为止尚不能清楚地说话。

查娜站在那儿，担心孩子会不会突然病了，担心会不会是因为什么地方不舒服才敲打窗户的。不过，在用手摸了摸孩子的额头和面颊后，她那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孩子安好无恙。随即，她意识到约塞尔之所以不会说话是因为周围没有人家，没人跟他说话的缘故，就连他父亲也是整天沉默寡言，只是碰上异教徒才说上几句，难怪他只能够说出

为数不多的一些词，就连这有限的几个词也几乎和他父亲的呻吟声相仿。

那么，到底是什么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窗户上呢？她在思索。会不会是他看到了窗外的某样东西？查娜走到窗前，将耳朵贴在玻璃上。然而，她听到的只是阴森森的寂静。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的沉寂，她甚至能听出乌鸦飞过时的翅膀扑打声和叫声。好几分钟过去了，查娜仍在一动不动地听着。她始终觉得屋外有动静。可是，她越听越觉得周围除了宁静还是宁静，静得简直就像娘家在安息日清扫工作结束后所呈现出的星期五下午所特有的平静一般。终于，她开始明白孩子所要表达的意思：冬天的第一场雪正在飘落下来。

查娜想问丈夫，丈夫却不在家。尽管雷伯·伊斯罗尔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但有时也会被人叫出去几个小时。每次从外面回来，他总要把手洗干净。查娜从不打听他去的地方。还有，他俩很少在一起说话交谈。对于这一点，查娜从未向任何人说过，因为家里的一切采购都由伊斯罗尔操持办理。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什么好谈的东西呢？

一次，在去厨房的路上，查娜听出门外有动静。她随即在原地站住，听着正在走近的脚步声，她想也许是丈夫回来了。然而，听到的却是许多人走路时的声响。怎么会有一群人来这里？会不会是住在村里的异教徒从镇上回来了？不对……异教徒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行走方式，他们常常迈着一种落脚沉重的舞步。瞎眼女继续仔细听着。这时，她已经能够完全肯定门外走动的是犹太人，这使她回想起先前她也曾数次听出门外有人群的情景。到底出了什么事？查娜把约塞尔带到窗口，对他说："约塞尔，快告诉我，谁在外面走动？"

孩子十分高兴，一个劲地敲打着窗户，却什么也不说。查娜开始意识到如果她能准确理解孩子的举动，约塞尔的反应说不定可以成为她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的指南。多少天来，她一直希望能听到人的脚步声。她渴望能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由于行走已经变得十分困难，加上产期临近，她只好呆在屋里。

查娜站在窗前，急切地希望能听到人的讲话声。这时，她听到门开了，丈夫走了进来。然而，他并没有跟妻子说一个字，搭一句讪，只是从手袋掏出一把钱币，放到了桌上。接着，开始一个一个地数了起来。咳喘声像往常一样急促。

从钱币发出的声响，瞎眼女知道他数的是便士。等丈夫数完钱。查娜才开口问了一声："伊斯罗尔，你认不认识那些在我们家门口走动的人？"

"关你什么事？"丈夫哼了一声。

瞎眼女仍穷追不舍。"外面的喧嚣声可大了。是不是什么地方着火了？"

"那不关你的事，"丈夫生气地说，"你只要呆在屋子里，管好自己就行了。"

查娜低下了头，这是她忍气吞声的特有动作。她虽然嘴上再也没说什么，可心里却如翻腾的大海无法平静。不过，当她听出丈夫在向大门走去时，她问了一声："你午饭打算吃什么？"

"我有比吃午饭更为重要的事要处理！"伊斯罗尔在门口冲着她说了一声，随后，便"砰"地一声把门给关上了。

查娜摸索着来到墙角，在那里又摸索了一会儿，终于摸到了丈夫的拐杖，显然他不会走很远，很可能是去邻居家。

她低着头，皱着眉，把丈夫的拐杖摸了一遍。她实在想不出这是伊斯罗尔用来干什么用的。

当冬天的第一个冷汛到来时，查娜生下了一个女儿。每天晚上，接生婆总要把孩子从查娜的床上抱开，放到另一个地方。过了好几天，瞎眼女才明白了接生婆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查娜睡着后，会把孩子给闷死。而查娜却对此感到好笑，难道她对家中发生的一切真的一无所知吗？

孩子生下三天后，接生婆给查娜端来了一碗热汤。查娜在喝汤前先把孩子抱起来，放到了另一个地方。接生婆注意到了这点，心想查娜也许并没有全瞎，还是能辨别出白天黑夜的。

查娜生过孩子后，脸上有了一种新的光彩，浑身上下都充满了一种喜悦的感情。除了哼催眠曲外，她比以往更为沉默寡言了。只要她在摇篮旁坐下，她的两个继子就会跑到她身旁。她每次总是搂着这两个孩子，为他们唱上个把小时的歌，直至丈夫从外面回来。只要一听见丈夫的咳喘声，查娜就会微微地皱起眉头，因为从远处她无法感觉出丈夫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普珥节① 到来之前，天气开始变得愈发地冷了。一天上午，查娜去门厅取柴草，一阵大风突然将外面的一道门吹开，刺骨的寒风直扑这位正在取柴火的年轻女子，把她的手给冻僵了。就在寒风侵骨的一刹那，瞎眼女一下子明白了这里的风为什么会这么大。一定是房子座落在一处开阔地上，周围无遮无盖。她手捧着柴火，来到敞开的门前，仔细听着

① 犹太人为纪念其种族免受哈曼计划之屠杀的节日，于每年的二、三月举行。——译者注

打地里呼啸而过的狂风。

她听出打在她脸上的雪花飞舞时发出的轻微飒飒声，以及把雪花吹得满天飞舞的寒风的飕飕声。每过去一阵风，瞎眼女都要转过头，侧耳倾听。她似乎感觉到门前有某样能够挡风的东西，但却无法确切地说出那东西究竟是什么。不过，天气很快就会转暖，查娜打算届时好好对住处周围的情况作一了解。

冰雪开始融化了。查娜整天都能听到有水从房顶上往下滴。一天，像往常一样咳咳喘喘的雷伯·伊斯罗尔对妻子说："镇上出现了白喉传染病。"几天后，他在午饭时又对此作了补充："现在每天都有孩子死亡。"

查娜刚送进嘴里的一块面包突然卡在她的喉咙里，受到惊吓的瞎眼女不知道丈夫为什么要告诉她这一令人不安的消息。

打那以后，瞎眼女对家务事越管越少，整天坐在摇篮旁，不停地用手摸孩子的脸，检查孩子的呼吸。她以为这样一来便能够及时察觉出哪怕是最轻微的病。

每天丈夫从镇上回来，她都要打听白喉在镇上的传染情况。雷伯·伊斯罗尔总是喘喘地回答说："孩子正一个个像苍蝇似的死去。"

雷伯·伊斯罗尔这一漫不经心的回答却使查娜感到凉气贯身，并且一直凉到骨头里。他怎么会如此漫不经心！

暖洋洋的天气终于驻扎下来。外面开始出现了一个个水塘。从伊斯罗尔的沉重的脚步声，瞎眼女便可猜出泥浆已经漫过他的皮靴踝部。每天清晨，都有鸟儿在窗前吱吱鸣啼。看到这些，大一点的孩子开始又蹦又跳，又喊又叫。然而，

查娜却仍然满面愁容地坐在小女儿的摇篮前。到目前为止，她尚没把心中的不祥预感告诉丈夫。一天，丈夫刚回到家里，还没来得及抹去沾在皮靴上的泥浆，她便说出了压抑在胸中已久的话：“伊斯罗尔，快去看看孩子！我觉得她呼吸太急促了。”

话刚说完，她便感到一种极度的担心涌上心头。她发呆地站在那里，低着头，死命地绞着自己的手指。她知道孩子病了。

伊斯罗尔没有答腔，他把拐杖放回到墙角，开始仔细洗起手来，孩子的病并没有使丈夫惊慌失措，查娜因此也松了口气。

几天来，孩子一直病着。但雷伯·伊斯罗尔仍像往常一样出出进进，整天忙于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例如，他的许多时间都花在把大块糖改成小块糖上。沉浸在悲痛之中的瞎眼女既不烧煮也不吃喝。她开始恨起丈夫来。为什么他竟如此无动于衷？如此冷酷无情？为什么他的脚步声如此地有节奏？如此地沉重？

终于，查娜再也按纳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你是杀人犯！”她冲着伊斯罗尔喊了起来。“你有眼，对不？告诉我孩子生的是什么病！”

伊斯罗尔咳喘了一声，从妻子身边走开。查娜静静地侧耳细听。他是在向摇篮和正在喘息的孩子走去？不是。伊斯罗尔并没有去孩子那里，而是从墙角拿起拐杖，离开了家。

那里夜里，伊斯罗尔的鼾声如雷，响彻整个屋子。雨水也不停地从屋顶上往下滴。查娜一直坐在摇篮边，听着孩子艰难的呼吸声。她知道孩子就要死去，却无力哭泣。她的嘴

巴已不停地喃喃动着："让掘墓人来吧！我不会把孩子给他的。他想试就让他试试吧！"她坐在摇篮边，头低着，嘴唇翕动着。她开始了胡思乱想：许多年过去了，她仍坐在那儿。

外面的雨水还在滴嗒作响，但她丈夫的鼾声已经停止。这时，她的脑子已空空如也，什么也不想了。她的心开始变硬变冷，她的头垂得愈发地低了。终于她慢慢地睡着了。

她醒来时发现自己伏在摇篮上，周围一片静寂，连女儿的呼吸声也没有了。她仔细听了一会儿，随即便跺着脚，嚎哭起来。

那天夜里，她独自一人坐在屋里，哭啊哭啊，泪水不停地淌着，连丈夫出去的声音也没听到。天亮时，已经极度疲惫的查娜停止了哭喊，但仍然坐在摇篮旁。只见她头发蓬乱，头在不停地来回摇着，不时地发出"让掘墓人来吧！想来就让他来吧！"的微弱呼喊声。

她把手伸进摇篮，想再摸一摸死去的孩子，然而，孩子早已不在摇篮里了。瞎眼女的喉咙里突然爆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声："伊斯罗尔！孩子到哪里去了？"

房间里没有人回答。极度的痛苦使查娜的身体彻底地垮了。她摸索着来到门口，呼喊着："伊斯罗尔！孩子到哪里去了？"

她在台阶上停了下来，默默地等着。屋顶上滴下的一滴雨水打在她的脸上，使她苏醒过来。瞎眼女把自己的耳朵转向田野。

查娜跟在响声后面，起先是走，接着奔跑起来。她被绊了一跤，爬起来后，她开始放慢了速度。她的脚在乱石丛中

蹒跚而行。她突然撞在了一块巨石上，她不假思索地张开双臂，开始用她那充满触觉的手在石头上急速地摸了起来。眼前的新发现使瞎眼女惊呆了，她痛苦地发出了一声令人心碎的哭喊声。这哭喊声在整个墓地上久久地回荡着。

（徐新　译）

俘　虏

史·伊扎尔

岩石山坡上，低矮的笃薅香树林和玫瑰丛中，甚至在弯弯曲曲、波光粼粼的溪谷旁，到处可见牧人和他们赶放的羊群。夏季的庄稼随风瑟瑟作响，泛着点点金绿。谷子已经熟透了，脚一碰，就会散下一层灰色的粉末。养育这片庄稼的泥土地散发出古老的气息。平原上，山谷里，一群群绵羊正悠然地走来走去。山顶上，隐隐约约的人影东一个西一个地躲在橄榄树下纳凉。显然，再往前走就会引起骚动，妨碍我们这支巡逻队执行任务。

于是，我们坐到岩石上稍事休息。毒热的阳光晒得我们个个大汗涔涔，眼下正好凉一凉。夏日里，四周嗡嗡作响，就像金色的蜂巢不时传来蜜蜂的嗡嗡声。依山开出的漩流般的山地，种满橄榄树的山丘，沉寂广袤的天空，是那么明亮刺眼，令人一时眼花缭乱。我们满心渴望能听到一句欢声笑语，以重振士气。然而，田野、山脉却是如此安谧恬静。远处的田间，人们正静静地牧着羊群，就像生活在没有邪恶，没有罪孽的美好往昔，看上去是那么无忧无虑，闲然自得。

羊群在远处默默地啃着草，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时代的羊群一模一样。大山脚旁，跌宕起伏的丘峰，看上去就像一只只蹲伏的绵羊。山边静卧着一个偏远的村子，四周围着古铜色的橄榄树。可是一场阴谋正向这片宁静的田园风光投去一道斜长的阴影！

我们的中士一直在透过望远镜仔细地窥视周围的一切。他不时地吸烟，暗自盘算着行动计划：继续往前已毫无意义，但又不能空手而归。必须抓一个牧人，或至少抓一个牧童，也许能一下抓到几个。得采取点行动，要么放把火。这样，我们回去时就可以有点实实在在的东西炫耀一番：这就是我们的战果。

中士中等个儿，两道浓眉下一双深凹的眼睛。帽子扣在后脑勺上，露出开始脱发的头顶以及扁平的前额。几根湿漉漉、软塌塌的头发随风飘动。我们始终随着他的目光观察着。不管他看到的是什么，反正我们眼里看到的是：一片绿茸茸的丘陵，荒凉的砾石滩，远处的橄榄树，纵横交错的金色谷地——一个使人充满宁静和平的世界。人们内心渴望回到这一方沃土良田，哪怕是弯腰曲背，面朝灰土，头顶烈日，而决不是为了参加中士的小分队，执行他的计划，去破坏这片宁静。

事实上，中士正准备采取行动，因为，就在此刻，我们发现在一块刚收割过的谷地里，一个牧人正领着羊群在一棵小栎树下歇息。我们迅速形成一个包围圈。圈外，一切安然无恙；圈内，一个孤立无援的人正待活擒。猎手们已开始行动。大部分人借助灌木丛和岩石为掩蔽向右翼挪动，中士带着另外两三个士兵顺坡而下，从左翼包抄过去，目的是为了

吓唬一下这个猎物，再把他逼进坡上的伏击圈内。我们在软绵绵、金灿灿的谷地里像贼似的鬼鬼祟祟摸行着，带钉的靴子粗暴地踏过刚才羊群吃草的灌木丛和温热的灰沙地。我们利用“地势”、“植物”以及“天然掩体”的保护，然后突然向岩石山上坐在树荫下的人奔袭过去。那牧人一阵惊吓，猛地跳起来，扔下手中的东西，像只落入圈套的羚羊，茫然无措地向前乱跑，刚越过坡脊便落了猎人们的手中。

多么好笑，多么开心！我们的中士狂喜之下，突然又冒出另一个妙主意，既大胆又狡猾，令人惊叹：把羊群也一同带走！真是一次圆满的行动！中士心满意足，又拍手又擦掌，仿佛在说：“这将是一次真正了不起的行动！”有人咂咂嘴唇发话道：“伙计，依我说，那可是件麻烦事。”可大伙求胜心切，渴望得到嘉奖，因此迸发出一股激情，愿意接受这项任务。“好啦，开路吧！”

这一阵喧闹吓坏了羊群。有的抬头四望，有的企图逃跑，还有的则观望着其他伙伴的行动。可是谁会对付羊群呢？正像中士说的，我们都显得荒唐可笑。他还说，像我们这样的笨蛋和白痴，好事也会办糟。这时他自己扯起嗓子，呼唤起羊群来：“嘿儿——，嘎儿——，嗒呵——嗒呵——，”凡是牧人和羊群间所使用的吆喝声和手势，他都会用。中士吩咐其中一个士兵跑到羊群前学着羊叫，我们几个人则双双结伴守在两侧。我们像使用棍棒那样不断挥舞着步枪，同时学着牧人吹起口哨。还有三个人，也许还不止，学着我们的样子在后押阵。我们使出浑身解数，不时放声狂笑，借此消除自己的为难心理，同时装出一副真正战士的样子。

慌乱中，我们已经忘记山坡上岩石后面，还藏着我们的

俘虏。他像只受惊的兔子，抖抖索索地蜷在一根枪托和两双钉靴之间。这个人年纪四十开外，嘴角两边垂挂着一缕胡须，那鼻子长得很难看，双唇总是微微开启，还有眼睛……不过这眼睛蒙着缠头巾，看不见，或许他能看到些什么，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中士走过来准备仔细打量一下这个俘虏，“快起来！”有人对他喝道。这时士兵们纷纷拥上前嚷嚷说：“你以为我们会一无所获吧，瞧，我们干得多漂亮！我们才不会干傻事！一粒子弹不费，高吼一声‘举起手来’——他立刻就照办了。”

“你们棒极了，”中士说，“真了不起；连人带羊一起抓到。回去以后还不知他们会怎样赞扬我们呢！太了不起了！”直到此刻，中士才瞅了瞅俘虏：一个矮个子男人，穿着件褪了色的黄长衫，双眼蒙着布，嘴里喘着粗气，脚上套着双破胶鞋，像两只裸露的马蹄。他那隆起的双肩正承受着厄运的降临。

“替他把蒙眼布往上拉一拉，不过得把他双手绑在后面，叫他给我们赶羊上路。”好战的天性总会使中士迸发出灵感，发出一道道绝妙的命令，这就是其中一例。听到命令，我们一阵欢欣。士兵们解下蒙着牧人眼睛的包头巾上的黑绳子，用它把他的双手捆了个结实。为保险起见，捆完后又紧了紧。不放心，再来一次。然后把蒙眼布朝鼻子上方推了推。显然，那牧人已吓得不轻。“Nabi el' anam kudmana！①到我们前面赶羊去！”有人命令他。

我不知道我们的俘虏重见光明后，会作何感想，心里有

① 希伯来语发音，意思同后句。——译者

何感受，也不知道他的血是静静地流淌还是汹涌澎湃，更不知道他内心是否在绝望地波动。我的确弄不清——不过他很快转向羊群，一会儿咯咯笑，一会儿瓮声瓮气地嚷着，跳过一块块岩石，穿过一片片灌木林，那神态仍是那么悠悠然，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羊群像是有点迷惑不解地跟着他。我们紧随其后，一路扯着嘶哑的嗓子，乱窜乱跑，任步枪乒乒乓乓敲打着我们的脊背。下山时，我们更是什么也不顾了。

我们只管得意，却没有注意到，其他牧人正静静地聚在山岗上，一边放羊，一边远远地偷看着我们。绕过一个陡坡，我们突然被一道强烈的光线刺得睁不开眼，这时才意识到，在执行任务的一小时里，太阳已经西下了。光灿灿的火球像是宇宙空间发出的无声告诫。自然我们已无暇细想，此刻，我们只想着：羊群！俘虏！羊儿咩咩地叫着，四处乱窜，而那牧人却木楞楞地呆在一旁，似乎不知所从。他的内心一片废墟：身后一无所有，眼前绝路一条。途中，他愈来愈寡言少语，迷惘忧伤，不知所措。

我们沐浴在夏季作物成熟的一片平和的气氛中。穿过一个个山谷，越过一座座山丘，一路上的种种情形，是写不尽说不完的：羊群受惊后会怎样蹒跚绊绊，四处乱窜；我们的俘虏又如何一路闷头不语，那沉默的样子就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植物，他脸上的痛苦表情说明他内心充满了阵阵恐惧；蒙在眼睛上的布被粗暴地紧捆在他的眉毛上方，一起一伏，那样子既让人同情，又显得荒唐可笑，且令人生厌；田里的谷子在阳光的辉映下，显得愈加金黄；沙石小径在山丘和田野间逶迤伸展，路上的驮兽总会乖乖地让道。

我们就要到达行动基地了。

基地安扎在一个空无人迹的阿拉伯村子。此刻那儿的标志愈来愈明显：时断时续的回音，遗弃已久的蚁山，恶臭熏人的废墟，非人的生活环境，肆无忌惮的虱子，穷困可悲却麻木不仁的村民，那破烂不堪的人生。转眼间，一个个农舍院落以及里面七零八落的杂物便赤裸裸地暴露在我们的眼前：里面一贫如洗，破旧残缺，气味难闻，蓦然给人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像是因许多人中风暴死而处于居丧的悲哀之中，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而且充满敌意。炎炎烈日中弥漫着悲伤的气氛——抑或是令人生厌的气氛？不管怎样，这一切都无关紧要！

村子四周，我们"卫国"团的另一些志愿兵正在灰暗阴湿的战壕里茫无目的地转来兜去。——他们吃的、喝的都糟透了，白天辛苦，夜间难眠。他们边走边默默地嘟哝着：让我们将要做的一切见鬼去吧，让将来见鬼去吧，让昔日美好而舒适的一切见鬼去吧，让一切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就是要肮脏邋遢，胡子拉茬，我们就是要夸夸其谈，衣服就是要浸透汗水，紧贴在久不冲洗、结满伤痂的躯体上。我们就是要捕杀野狗，让它的身体腐烂发臭。我们就是要睡在污秽之中。我们决不会在乎，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

走近战壕时，我们个个昂首挺胸，为自己的战利品而洋洋得意！我们迈着轻快的步伐，几乎像跳舞一样直往前走。羊群又开始咩咩地叫起来，四下逃窜，乱成一团。那个俘虏后来眼睛又被蒙上了，听到我们温和的责骂声，赶紧拖着不灵便的脚步往前走。这时我们个个得意自满：真是一次了不起的冒险！瞧，我们干得多漂亮！虽然汗流浃背，污垢满身，

可我们却是真正的军人，了不起的男子汉。我们的中士此刻更是欣喜若狂。欢迎场面还不知会热闹到什么地步呢：那爆发出的一阵阵欢呼啊，狂笑啊，就像大桶把桶箍胀断似的！

一个大汗淋漓，哈哈大笑的人走近中士，指着蒙着眼睛的俘虏问道："这就是俘虏？你们要结果他吗？交给我吧！"中士灌下一大口水，擦了擦汗，咧嘴笑着说："坐到那边去，这没你的事。"周围的人轰地一下笑开了。那混乱无序的场面，那阴湿的壕沟，那千般困难，那没有假期的服役，——同这个比起来能算什么？

有人正在把这一切拍摄下来，等下次轮休时便可以把胶卷冲出来，还有个人偷偷地溜到俘虏身后，情绪激昂地挥挥拳头，然后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摇摇摆摆地回到人群中；还有个人面露困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是否体面，他的双目朝四处张望，像是在寻求答案，什么答案都行；另一个人说着说着一把抓住个水缸，高举过头顶，然后一边张开大口咕咚咕咚地痛饮着，一边举起左手食指示意围观的人等他喝完最后一滴水，再给他们把那个胡编乱诌的故事讲完；一个身穿汗衫的人总是露出满口蛀牙，显出一副吃惊好奇的神态，他看过许多牙医，失眠过数不清的夜晚，有个干瘦如柴、泼悍刁钻的老婆，住房狭促拥挤，一度失业，为"党"曾尽心效劳，所有这些使他产生了一个无休止的疑问："那么，又会怎样呢？"

这里面，有的人工作稳定；有的人青云直上；有的人起初无可救药；有的人常光顾电影院和剧场，每逢周末总要看上两份报纸增刊；有的人能成段背诵贺拉斯、先知以赛亚、比亚尼克、甚至莎士比亚的作品；有的人爱妻子儿女，爱自

己的拖鞋，爱住宅边的小园子；有的人憎恶各种偏袒宠爱，认为每个人都要有应得的地位，稍有待遇不公之嫌，便大声疾呼以示抗议；有些天性善良的人因房租、税收的沉重压力而落得郁郁寡欢；有的人知面不知心，有的人则坦露无遗。他们都兴奋地站成一圈，围观着那个蒙着双眼的俘虏。就在这时，那人伸出一只僵硬的手（没人知道那手是否肮脏，只晓得那是一只农民的手）对他们说："Fi cigara？是要支烟吗？"

他粗声粗语的问话（好像一堵墙在开口说话）在人群里引起一阵哄闹，他们觉得这人太滑稽可笑。而有的人则觉得他厚颜无耻，愤愤地指着他给以警告。

就算这时有人动了恻隐之心，打算给他一支烟，最终结局仍是另一回事——战场自有战场的规矩。两个下士和一个中士从司令部方向走过来，把俘虏带走了。因为眼睛看不见，无意间他不由自主地倚在一个下士的胳臂上，那位下士恰好也在不知不觉中伸出手臂作支撑，甚至还叮嘱他注意往前走。此刻，他们俩仿佛是为了克服路途上的障碍，正默默携手，和平共进。一路上他们相互搀扶，如同一对亲密的伙伴——可一到那栋屋子前，俘虏又问道："Fi cigara？"这几个音节立刻破坏了刚才的气氛。下士抽回了一直和他挽在一起的手，竖起双眉，差不多动怒了，然后一把推开他，问："你见过这玩意儿吗？"

突然，那蒙着双眼的人在屋子的台阶上绊了一下，身体失去了平衡，差点没摔倒，结果跌跌撞撞进了屋子。他拼命想稳住自己，掀飞了一张椅子，又撞在桌子上。由于刚才动作过猛，加之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怀有恐惧心理，他颤巍巍地站

在桌前，耷拉着双臂，呆若木鸡，对一切听之任之了。

几个军官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前。可是刚才俘虏冷不丁地闯入，把他们静悄悄的准备工作完全给打乱了，同时也破坏了肃静的气氛。门口的哨兵，押送俘虏的中士和下士们，一时都楞住了。总之，得让这气氛重新恢复，哪怕是让他有这么点感觉也好。

坐在中间的那个军官高大魁梧，浓密的短发下，衬着一张严厉的面孔。坐在他左边的正是我们的中士。现在可以看清中士近乎秃顶，额上的一点头发还是黑的，可是靠近太阳穴两边的头发却正在变得灰白。他嘴里刁着一根皱巴巴的雪茄，脸上不断浸出汗珠。他是当时的英雄，而且他的辉煌的冒险经历才刚开头。一个面色苍白的小伙子独自站在墙边，显得十分突出。他两眼正透过微微下垂的睫毛四下打量着，就像一个人相信了某一真理，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渴望看到这一真理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展示的。

“叫什么名字？”那个高个军官猝不及防地开始了审问，可俘虏还处于茫然中，故没有理会问他的话。那个倚墙而立的小伙子，旁观着一切，不时努努嘴唇，神态十分自信：这情形正不出他所料。

“你叫什么名字？”高个军官拉着长腔重新问道。

“谁？问我吗？”俘虏浑身一颤，继而用抖索索的手去扯蒙眼布，手刚悬在半空忽而又垂了下来，仿佛那布正燃着火焰。

“叫什么名字？”军官第三次发问时，声调显得有特别耐心。

“哈桑，”俘虏粗声回答后，便低下了头，眼睛看不见

这使他很难堪。

“哈桑什么？”

“哈桑·艾哈迈德，”他边回答边点头，看来已恢复了常态。

“多大了？”

“噢，一般年纪吧，记不准了，”他扭动了一下肩膀，左右不定地搓着手掌，尽量想说得准一些。

“多大年纪了？”

“阁下，我的确不知道，”那厚嘴唇不停地蠕动着。不知怎的，他突然咯咯地笑起来，垂挂的胡须就像刺山柑一样。“二十，也许三十吧，”他表现出很愿合作的样子。

“好吧，你们村里有什么情况？”高个军官克制地问道。这种克制与其说是表示平静，不如说暗示着暴风雨的来临——这是一种独特而又狡猾的欺骗手段，先是缓慢地盘旋着往下飞，继而猛扑向心脏，扼住颈脉。

“大家伙儿都在村里劳动，阁下。”俘虏意识到一种不祥之兆，便大致地说了一下乡里的情况。

“你说他们在劳动？像平时那样吗？”审问者像个蜘蛛，一旦发现蛛网颤动，就知道掉进了猎物，立刻围拢过来。

“是这样，阁下。”苍蝇巧妙地躲过蛛网。

显然，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是宁愿说谎话的，他不得不撒谎，他有责任这样做。我们真恨不得揪住他的舌头，这条脏狗，该给他点颜色看看。我们知道用这些计策是无法使他向我们吐露任何情况的，不过我们也不会被他所愚弄，想糊弄我们，没门！该轮到他主动交待了！

“谁在你们村子里？”鹰在猎物头顶上盘旋着。

“呃？”俘虏没听清问题，像没事似的舔了舔嘴唇，那神态无异于一头动物。

“是犹太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审问者又继续提问，如同老师有意刁难学生一样。

“没有，阁下，没有犹太人，只有阿拉伯人。”他回答得很诚恳，并没有要回避的样子。说完他又心不在焉地扯下蒙眼布，好像险情已过。审问者扫视了一下屋子，像是要大家明白：好好看着，这只不过才是个开始，等着瞧行家们的吧！

“你结婚了吗？”他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问题提得十分直率，新鲜。“有孩子吗？父亲在哪？几个兄弟？村里人从哪儿汲水？”他煞费苦心地编织着蛛网，而俘虏则竭力使他满意：一双手胡乱摸索着，不断比划着，令人不知所云，一会儿敲敲头，一会儿鼓鼓舌，说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什么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啦，儿子如何受到姐妹们的冷遇，离家出走啦，病人又去世啦，等等，到后来连他自己也不知所云。他一面含混不清地唠叨着，一面情不自禁地用大拇指，接着又用另四个指头在背上挠起痒来。他常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而结结巴巴——这个俗不可耐的家伙，审问者恼怒不堪。

一阵沉寂。哨兵换了一只脚，移动了一下身体的重心。看看那个倚墙而立的年轻人的脸色，再看看秃顶中士从桌边站起的动作，一切都明白了——不是俘虏无话可说，而是不揍他一顿解决不了问题。

“好好听着，哈桑，”审问人发话了，“村里有埃及人

吗？”（现在他要开口了！现在就要正式开始了，现在他肯定又要撒谎了。）

“有啊，”俘虏回答得这么干脆，真让人失望。

“有，”审问人忿忿地重复了一句，就像债主事先已收到债务人归还的款子而无计可施。他点了支烟，陷入沉思，考虑着下一步的行动。我们的中士在屋里来回踱步，先把椅子换了个位，又把衬衫下摆塞进裤腰里，然后面带不满转过身，背朝着我们，眼睛凝视着窗外。墙边那个小伙子一副精明的样子，钟每敲一声，便摸一把脸，捏一下鼻子。你得知道该怎样应付这种局面！

“有多少？”

“噢，一般，不算多。”（现在他要开始编谎话了。就这么着，揍他一顿再说。）

“到底有多少？”

“十个，也许十五，大概就这个数。”

“听好，哈桑，你最好照实说。”

“是真话，阁下，我说得全是真话。”

“当心点，你可别撒谎！”

“是，是，阁下。”他惊恐地举起双手，蓦地又垂了下来。

“你别以为你能糊弄我们，”高个军官突然提高了嗓门，他觉得这么说恰是时候，“有多少士兵？”

“十五个。”

“你说谎！”

这时，秃顶中士从窗边朝我们转过身来。他乐滋滋地想象着即将到来的所有快乐，为了能使这甜蜜的一瞬间尽量延

长一点，他点了支烟，紧紧刁在嘴角。屋里其他五人也兴奋地相互注视着。门口的哨兵又移动了一下身体的重心。

“我发誓，阁下，共有十五人。”

“正好那么多吗？”

“真的，就那么多。”

“你怎么能肯定就那么多呢？”审问者试图让俘虏明白，他可不是个好糊弄的人。

“那么多，没错。”

“要是不止呢？”（这种问题叫人怎么回答？）

“肯定没错！”

突然，近旁有人抬起腿，照着他就是狠狠的一脚。俘虏万万没料到会遭此袭击，踉跄了几步，大叫一声趴倒在桌上，与其说是因为痛苦，倒不如说是吃惊的缘故。整个情形说明，这不是审问，而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极不正常，出人意料。

“说，你给我老实说真话！”

“阁下，我以自已的眼睛担保，我向安拉起誓，确实只有十五人。”

站在墙边的那个年轻人，生怕有人轻信这十足的谎话。他抽出握在手中的长棍，紧紧攥着，颇有点绅士拔剑的风度，然后又默默地，意味深长地将棍子放在桌上。

连珠炮似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闪电般的脚踢越踢越猛，越踢越狠，每一脚都经过冷静的算计，一脚比一脚准。

这种踢法有时全徒劳无益，却还是在继续着，因为你要想得到真实情况，就得揍他！他一撒谎就揍他！他说了真话，（你千万别相信他！）也得揍他，让他以后别再撒谎。

揍他一顿，兴许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他是你的阶下囚，只管揍他。树遭摇动会落下熟透的果子，俘虏挨揍便会吐露最有价值的情况，这很显然。假如有人对此持异议，那就让他闭嘴。他是个失败者，和这种人打不起仗来，别心慈手软，要揍就揍！他们对你可不讲慈悲，况且，异教徒们已习惯挨揍了。

现在，审问官们开始问起村里有没有机关枪的事，这可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时你得留心提问，否则便一无所获。如果你不这么做，犹太人就会流血，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孩子要流血牺牲，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彻底弄清。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审问他，直到弄得让人厌烦，结果只得到一个结论：他在撒谎。接着又命令他谈谈村里防御工事的设置情况，这下他完全懵住了。他不知该怎样用几何、数学的方法来描述、概括。他抽出手臂一面挥动比划着，一面来回走着，想通过手势使审问者们相信他所说的话，可是，蒙眼布使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屋里的人心里都明白，他的回答谎话连篇。

"你是个骗子，"审问者沮丧地咆哮起来，"你的眼睛告诉我你在扯谎，"说着他在俘虏的眼前晃了晃拳头，以示威胁。这次审问没有一点进展，而且令人腻味，大家都烦透了。审问继续毫无生气地进行着，脚踢上去也显得有气无力。忽然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一根棍棒"嗖——"地一声击在了俘虏的背上，挥棍棒的人不过是顺手一下，例行公事，并非有意。

好吧，还是谈谈机关枪的事。俘虏始终咬定枪筒只有肩部到手掌那么长。他不断用左手掌像用斧子一样，一会砍砍

右肩，一会砍砍手腕，敲打个没完。他一刻不停地敲打着自己，想消除别人的疑心。既使这样，他还是无法肯定这样是否足以说明问题，是否必须继续做下去。他嘴边流露出的表情像是个迷路的盲人。

要提的问题渐趋减少。守卫在门口的哨兵又交换了一下站立的双脚，接着举首仰望天空，可能是想在渐渐暗淡的目光中寻找某件这肮脏昏暗的屋中所没有的东西吧。他担心马上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一定会告诉他：把这个讨厌的乞丐带走，除掉他！

“行了，就这样吧，”审问者说完，颓然跌回椅座中。既然已经完了，他盼望着能好好休息一下。他不耐烦地将烟扔在地上。

“我还是去把他干掉算了，”中士自告奋勇地说，随手用食指将烟弹到了进门的过道上。

“他是个十足的笨蛋。”一个下士说道。

“他只是装出笨蛋的样子罢了。”另一个下士说。

“他需要一个能对付他的人，”听到刚才下士们不合事实的评论，靠墙的年轻人插话说。他撅起双唇，一脸讥笑。

俘虏意识到了这暂时的缓和，便舔舔厚嘴唇，伸出厚敦敦的手说：“Fi cigara？”当然没人去理会这个笨蛋。等了一会儿不见回音，这个白痴放下了手，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处。“噢，上帝！”他轻轻叹了口气。

唉，现在做什么呢？去奔袭村子，还是再给他点厉害看看，让他说实话？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处置他呢？也许可以给他支烟，再放他回去。滚吧，别让我们再看见你！

终于有人给什么地方打了电话，同头本人说了几句，决

定将俘虏转移到另一个营地（屋里至少有三人对此表示不满：一是不妥当，二是用意不清，三是太便宜了这个家伙）。该营地是专门用来审讯俘虏的，并且量情判决。那个哨兵——在整个审问过程中一直困惑不已，故显得心绪不宁——这时让他去喊当班司机，把那辆布满尘埃的吉普车开来。来的小伙子因让他加班，一肚子不高兴，牢骚满腹，倒不是因为反对出车：真要能回到有人居住的地方，哪怕是呆一小会儿，见见人们的面孔，那该多好。可现在是本该轮他休息，那可是个原则问题！另一个士兵，原有任务在身，因缺乏交通工具，被耽搁，现在坐到司机的旁边，执行另一项任务：押送俘虏（这样他们得穿过城里的大街小巷：机枪在前，俘虏在后！）！他坐上车，机枪上了子弹。一趟差执行两项任务，这趟差——天知道——怎么也不能当作一次休假。

俘虏像一捆东西似的被推上了车，坐在车厢地板上，只见他像只动物似的跪在地上。前面有两个士兵，后面是那个哨兵，他衣袋里装着命令、通行证及其它重要文件。山丘、橡树丛、羊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下午，现已披上了晚霞。谁能料到这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吉普车将那个荒破的村子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开过一片干涸的河床，然后四轮腾飞似的穿过一片片庄稼地。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远处的景致不断在变幻。此刻，整个田野都沐浴在玫瑰色的夕阳之下，天边飘来一朵朵金色的云彩，要能坐下来细细观赏这一切真是妙不可言。阳光仿佛要笼罩一切——这一切对你和我来说是那么重要，可是对司机和与他同坐前面的伙伴来说，却毫无关系。他们吸着烟，吹着口哨，反复唱着两句，一会儿是“沙漠上倒下了一个勇敢的人，”一

会儿是"瞧那美丽的绿眼睛"。这时很难猜到躺在车厢地板上的那个人有何感想。他被蒙着眼，昏昏然一声不吭。

车后腾起一道道尘雾，像是喷出的阵阵浓烟，污染了玫瑰色的霞光。车子嘎吱嘎吱，一颠一簸地从凹凸不平的溪谷和庄稼地里的垄沟中开过。整个田野一望无际，静卧在夕阳之下，引起人们遥远的梦一般的遐想。

蓦然，让人产生了一个奇想：这个人肯定昏了头。还未容得人们细究这奇想来自何处，心中犹如一道闪电划过，使人幡然猛醒：这里，就在这里，你已经得到了无情的判决。这判决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叫法，其中的一种就是：命运。

快，跳出这混乱得要命的鬼地方，和前面那两个人好好呆在一起，要么乘落日的余辉把车开得远远的。

可是突发的念头，像愈变愈大的怪圈：那个人就躺在你的脚下，他的生命，他的三口之家及他们的性命和生活由于某种原因全攥在你的手心。你如同一个坐在吉普车里的天神，一瞬间，那个被劫持来的男子，偷来的羊群，还有山村里的百姓们，他们的命运皆为你主宰——一股股生命之线既可以连接起来，也可以使它们分开或永远绞在一起。你只要有意让车停下，放他走，裁决就会改变。别急，别急，再等一等。

坐在车子后面的小伙子内心迸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向自己呐喊：停车！把那俘虏放了！

我们就把车停在溪谷这儿。先让他下车，揭掉蒙眼布，然后让他面朝山岗，指着前方告诉他：回家吧，伙计，往那条路一直走，注意那道山脊，可能有犹太人。千万别让他们再抓到你。听完他便会拔腿往回跑，一直跑回到家。事情就

是这么容易。想想看，期待盼望亲人的滋味该多么难熬，多么令人痛苦！一个女人（一个阿拉伯女人）和她的孩子们的命运又会怎样？他会不会回来？我又会怎么样——最终一切都会好的，人们可以自由地呼吸。这样的判决就会使人复活。行动吧，年轻人，去放了他！

干嘛不呢？谁阻止你了？这事既简单又正当。让司机停车！此刻，不用高谈人性；此刻，一切掌握在你的手中；此刻，不要在乎别人是否阻拦；此刻，该由你和你的良心来定夺，一旦放他走，就是救了他的性命；此刻，选择权就在你的手中（谈到这种极为关键的选择时，我们总是心怀畏惧）；此刻，说什么“我是军人”啦，“这是命令”啦，“万一我被他们抓住怎么办”啦，“我的同事们会怎么说”啦等等，都不能成为你逃避责任的借口，你现在了无干系，面对着自己的责任，这责任仅属于你。

停车，司机！放那人走！无需解释原因。这既是他的权力也是你的责任。这时的思想斗争要是还有个原因的话，现在就该表露出来了。做个男子汉，拿出男子汉的气魄来，放他回家唾弃一切世俗的残忍行为，让他走！摒斥那些狂躁的口号，因为正是它们煽动起这种凶残暴虐！快放他走！哈利路亚！让牧人回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妻子身边！

别无其他选择，要么他可能还得熬好些年，才会有什么魔法来解救他，才能回到山里，去寻找妻子儿女。与此同时，他们为了摆脱苦难与疾病，可能已背井离乡，成了所谓的人类垃圾。谁知道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又发生在哪儿？也许这期间有人决定除掉他，可以找个理由甚至毫无理由地结果他的性命。

你为什么还不让司机停车？这是你的责任，义不容辞的责任！显然，等你拿出行动太艰难了，可是此刻你必须起来采取行动。告诉司机和他的伙伴：这是命令！跟他们谈谈，解释一下——要么只管自己去做好了。该怎样就怎样。你还得准备接受审判，这是肯定无疑的。放他走吧！

（我干嘛要这样呢？他与我无亲无故，又不归我管。事实上我当不了他的主人，不过是个听差的。这能怪罪我吗？别人铁石心肠却要由我来负责？）

够了，那是可耻的逃避。所有的狗杂种都是这样来逃避命中注定的事。什么"我别无选择"，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都是为了掩饰自己。你的荣誉感哪去了？你平时自诩的独立思想哪去了？你不是高呼自由，热爱自由吗？现在呢？让他自由吧！也许你会因此"罪"而被判刑，可那是一种荣耀。你平时侃侃而谈，大声疾呼，反对偏狭和压迫，提倡真理和自由，可现在它们都跑到哪儿去了呢？今天该你付诸行动了！孩子，你一定要兑现，何去何从看你的了！

不行啊，我不过是个听差的。何况眼下还在打仗，这家伙又是那边的人。兴许他是自己人施展诡计的受害者。我毕竟军命在身，无权释放他。倘若我们把俘虏都给放了，那还了得？天知道，也许他真的知道一些重要情况，只是在装蒜罢了。

你真的这么想吗？他是军人吗？你抓他的时候，他手里拿着刺刀吗？你在哪儿看见他的？他不是个战士，而是个既可怜又可嫌的平民百姓。这个战利品是个冒牌货——不要对此视而不见，这是在犯罪。你们审问了他，是不是？好了，放了他吧。没人能从他那儿再得到什么东西了。你愿意为区

区小事而扼杀真理吗？这真理就是给他自由——现在就需这么做！

（真难决定啊！我不是胆怯，只是这么做要牵涉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找司机商谈，规劝他的同伴，接受所有的提问，然后弄得一发不可收拾，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叫哈桑的平庸无能的可怜虫。另外，我无法肯定，在未来得及彻底审问他之前，就把他放了，这么做是否可取。

伪君子！稍懂得一点真理和自由的人都会立刻停下车，放他回家，再继续赶路。所发生的一切很快就会被抛到脑后。对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来说，做起来既迅速又简单。他也决不会因自己仗义行侠而感谢自己！而你呢，虽然知情达理，善争好辩，证据充足，想入非非，可显然不愿去做。你倒是个体面人，这边深思熟虑以激发热情，那边马上又懊悔不迭，重新考虑，一直沉浸于思想的浩海中。刚才干嘛不做呢？你会因自己没能完成生命的使命而感到痛苦，并让世人都感受到这种痛苦。人世是那样丑恶，又是那样残酷。那么快拿定主意吧，现在就动手！挺身而出，接受考验，说干就干！

我同情这个人，他们真不该挑我来执行这项任务。要不是因为害怕，我会放了他，我也不知道怕什么。要是我单独和他呆在这儿就好了。这如同眼看愿望就要实现，却又实现不了一样让人心烦意乱。我还是不能动手，一想到自己得耐着性子去跟别人解释、争辩，说明自己做得对，再把所有的人都牵扯进来，我根本做不到。怎么办呢？）

听着，你这家伙！人命关天，你怎么还有心去计较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呢？如果你是那个蹲伏在车厢地板上的人，如果你的妻子正在家盼你，而一切都已毁坏，像麦壳似的随

风飘散，你会怎么想？

俘虏要说的都说了，该讲的都讲了，你们还要什么？即使他撒了一百次谎，他又能算什么呢？他不过是个卑微的小人物，一个唯唯诺诺、干瘪如柴的生灵，如同一副裹着布的面具。瞧他佝偻着背、战战兢兢、萎萎缩缩，就像一堆废纸袋，一点儿也不起眼。对他来说，生来就是挨踢挨揍的（那就踢他一脚——反正他是个阿拉伯人，对此无所谓。）．对于你——他的保护神——来说，则有义务释放他，即使他本人会取笑你，即使他（或别人）视其为软弱行为，即使你的朋友们要监禁你并拿你开心，即使他们要把你押上军事法庭，甚至是二十次的审判！你应当挣脱这些可鄙的世俗行为的束缚。我们在行善积德的同时，人类丑恶的东西也在日积月累．现在有的居然为社会所推崇、接受，成为冠冕堂皇的东西，尤其受到那些冠以“军人”头衔的人们的钟爱。过去受人鄙夷的东西现在竟然畅行无阻！

啊，哈桑·艾哈迈德，你或许有个叫哈丽玛或法迪玛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你的羊被偷走了，一个晴朗的下午，你被带到一个只有上帝知道的地方。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的命运会怎样？你可以涤除我们心灵上的污秽——愿这些污秽在黑暗中悄悄腐朽消亡！

你当然不会放了他，这点很清楚。以前说的全是漂亮话！就连胆小都算不上——比胆小还可恶，你就是罪犯之一，就是你。说什么：我能干什么，这是命令嘛！以这种卑鄙的借口来逃避自己的责任。这次你有选择权，何去何从随你的便，这是关键的一刻，是奋起反抗的一刻。这一刻你终于可以作出自我选择了，决定权就在你的手中，你可以将已被夺

去的生命归还一个人。好好想想吧！你可以听命于你的心，听命于你的仁爱之心和是非标准——尤为重要的是听命于自由。

让他自由吧！勇敢些！把自由还给他！

显然又会不了了之。你肯定会转移视线，避开此事。一切都毫无指望了，这已经十分清楚。你这个俘虏，真是太不幸了，他没有勇气采取行动。

也许，现在还……，你，就在这儿，只需一分钟：司机，停车！喂，哈桑，下车，快回家吧！就这么做！快说！让他们停车！跟他们说说！就现在！这是个机会！你熬过了许许多多漫长乏味的日子，现在终于，终于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这可是你的夙愿啊！

烁烁泛光的平原宛若一大块亮晃晃的银箔。辽阔闪光的田野像一块神奇的面包。这儿看不见河床、山丘，分不出上坡下坡，也看不见树木和村庄。一切向四周扩展延伸，形成了一个金色的环状发源地。烁烁流光将这块伸向无限的大地点缀着。群山上罩上了一层朦胧的夜色。我们的身后——山坳里（此刻并无人注视着那儿），也许有股别样的感觉：一种噬人心灵的痛苦。这痛苦来自内心的困惑，来自可卑的软弱。一个期待中的女人正怀着一种茫然心理：命运将会怎样？这是私下里一种孤独的茫然，而我们所有的人则怀有另一种茫然心理，它一直弥漫在我们的心际。太阳已落下很久，可我们仍找不到答案。

（秋枫　译）

游牧人与蝰蛇

艾莫斯·奥兹

1

饥荒把他们带来。

他们和满是尘土的羊群一起向北逃散，避开可怕的饥荒。从去年九月到今年四月，沙漠里一直干旱，没见过一滴雨水。黄土块都碾成了尘埃。饥荒遍及游牧人的各处营地，给他们的羊群带来浩劫。

军事当局对此采取了紧急行动。尽管开初有所顾虑，他们还是决定开放所有通向北方贝督因人的道路。不能对男女老少那么多人就死活不管，让他们活活饿死。

沙漠部落人黝黑弯曲、瘦骨嶙峋的身影三三两两在土路上缓缓向前，伴随他们的是瘦得皮包骨头的羊群。他们躲开镇上居民的眼睛，沿着溪谷蜿蜒而行。持续不断的人流向北移动，绕进沿途分散的居民区，睁开了眼睛盯着庄稼地。黑色的羊群漫进金色的麦茬地，用它们坚硬的牙齿复仇般地撕裂咀嚼。游牧人躲躲闪闪，非常克制。在警惕的目光下，他

们畏缩退后。他们尽力不与人照面，尽力不让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要是你驾驶拖拉机从他们身边隆隆开过，掀起阵阵尘浪，他们会很有礼貌地赶拢受惊跑散的羊群，让出一条宽绰有余的通道让你通过。他们像一尊尊纹丝不动的雕像，从远处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你。灼热的天气使他们各自的相貌变得没有什么区别：手持羊杆的牧羊人，怀抱婴孩的妇女，双眼深深陷在眼眶中的老人。有些人是半瞎子，或许是隐约出于想获得施舍的动机假装成的半瞎子。像你这样的人是捉摸不透他们的心思的。

他们悲惨的羊群跟我们精心喂养的羊群相比有天壤之别：又瘦又小的羊儿只剩下一把骨头，没有声音，非常克制，挤作黑乎乎的一团，跟它们沉默不语的主人一样地卑琐。

只有骆驼蔑视温顺。它们伸直了脖子，用疲倦的眼睛从高处盯着你，眼神里充满了轻蔑的悲伤。它们的眼睛里似乎潜藏着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智慧。难以言状的震颤经常传遍骆驼的全身。

有时你能出其不意地撞见他们。步行穿过田野时，你会突然碰到一群懒散的羊群。正午时分，它们一动不动地站着，蹄子就像在焦干的大地上生了根一般。羊群中间躺着熟睡的牧人，黑得像块玄武石。你向他靠近，将粗糙的阴影覆盖在他身上。你吃惊地发现他两眼圆睁。他露齿一笑来安抚你。他有些牙齿闪着白光，有些牙齿烂掉了。他身上的味道向你袭来，你皱起眉头做了个怪相。你的怪相像一拳击在他脸上。他灵巧地爬起来，身体站直，耸着双肩。你冷冷地、

忧郁地凝视着他。他笑容满面，从喉头发出一个音节。他的衣装是土洋结合：沙漠人白色长袍外面披了一件打了补钉的西式短外套。他的头昂向一边，脸上表现出息事宁人的神色。如果你不责备他，他会突然伸出左手，用急促的希伯来语向你讨香烟。他的嗓音如同腼腆的女人一样柔和。如果你心境慷慨大方，你将一根烟叼到嘴上，又扔一根到他那布满皱纹的手掌里。使你吃惊的是他从长袍深处抓出一只镀金打火机，把那微弱的火苗递了过来。他的微笑从未离开过嘴角。这微笑挂在那儿时间太长，以至于难以令人信服。他手指戴有一只粗粗的戒指，折射的太阳光直刺你眯缝的双眼。

你最后转身离开了游牧人，继续赶路。你走了一百步、二百步以后，回首远望，只见他仍站在原地。他的凝视直刺你的身背。你可以发誓他一直在微笑，他会继续长久地微笑。

还有便是他们在夜里吟唱。从太阳落山一直到凌晨，夜空中飘荡着他们悲伤的呜咽。歌声飘过聚居区各家花园和大街小巷，使我们的夜晚变得沉重不安。你刚要躺下睡觉，远处的鼓声像强壮有力的心脏搏动一样就敲起了你睡眠的节奏。夜里很热，水雾腾腾。几朵残云轻抚着明月，像是一群温柔的骆驼，一群没有系铃的骆驼。

游牧人的帐篷用深色布条缝制而成。夜里迷了路的妇女光着脚无声地四处游荡。游牧人又瘦又凶的猎犬从帐篷里急冲出来对着明月整夜狂吠。它们的叫声使我们聚居区的狗神智失常。一天夜里我们最好的一条狗发了疯，冲进鸡窝，把小鸡全部咬死了。守夜人不是生性残酷而开枪把它打死，因

为别无他择。任何有理智的人都认为他把狗打死是对的。

2

你也许会想象游牧人的流入给我们闷热的黑夜增添了一分诗意。对于我们一些未婚姑娘来说，也许是这样。但我们不得不说到那一系列普普通通、完全没有诗情画意的麻烦事，如牲畜的口蹄疫、庄稼遭受的损害及普遍的失窃。

口蹄疫是他们的牲畜从沙漠带来的。这些牲畜从未受过适当的防疫检查。尽管我们早早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我们的牛羊还是感染上了病毒，结果我们的牛奶产量大为减少，并有许多牲畜死去。

至于庄稼的损害，必须承认，我们未能当场抓住任何游牧人。在蔬菜园、干草地及栅栏围得严严的果园深处，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人与牲畜留下的足印，和遭到破坏的排水管、地界标记、田间各种农具及其他物件。

我们对这种事并不是听之任之。我们并不信奉忍耐克制或行善的素食主义。年轻人特别是如此。老一辈的开创者中不乏托尔斯泰等人的观点的追随者。一些年轻人忍耐到了限度，就去偷他们的牛羊，用石头砸他们的孩子，或把他们的牧羊人揍得昏死过去。对于这些个别孤立的报复行动，出于文雅，我不便具体描写细节。为了替那些揍牧羊人的年轻人说几句话，我得讲清楚那个牧羊人有一张令人恼怒的贼脸。他的一只眼瞎了，鼻梁骨断了，口水直淌。还有一嘴尖牙，在场的年轻人一致认为是狐狸的獠牙。有这样一副嘴脸的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贝督因人当然是不会忘记这顿教训的。

最叫人头痛的是偷窃。他们偷果园里还未熟的果子，把灌溉龙头塞进自己的衣袋，拿走堆放在田间的空草袋。他们溜进鸡舍摸鸡，甚至跑到我们的小屋，将最贵重的物品偷走。

沉沉黑夜是他们的帮凶。他们像风一样穿过聚居区，来无踪，去无影。我们设有专门岗哨，后来又增加了守卫人员，但都无法抓住他们。有时你深更半夜开了拖拉机或是旧吉普车到田野里去关闭排水管龙头，你的车灯总能照见逃窜的黑影，不是人便是夜兽。一天夜晚一位易怒的守卫人员决定开枪射击，在夜色里杀死了一条迷路的豺。

不用说，聚居区书记处没有保持沉默。艾特金书记好几次把警察叫来。但他们的警犬也无能为力。它们把警察带出聚居区栅栏外没几步路就昂首狂吠，两眼朝前方傻呼呼地望着。

对那些破帐篷进行现场搜查也没有什么结果。好像赃物都钻到地底下去了，只有那厚颜无耻的地面嘲弄地盯着你。最后，部落长老被带到聚居区办公室。长老两侧各有一个游牧人，他们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脾气暴躁的警察一边将他们往前推搡，一边大声吆喝。

我们作为书记处成员很客气恭敬地接待了长老和他的随从。我们请他们坐下，笑脸相迎，并送上了咖啡。这咖啡是艾特金专门关照让格拉煮的。长老非常谦恭有礼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从谈话开始到结束，他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他使用正式的希伯来语，措词非常谨慎。

的确，他部落中有些年轻人偷了我们的东西。他为什么

要拒绝承认呢？孩子总是孩子。现在世风日下。如能归还赃物、获得我们的原谅，他将不胜荣幸。正如谚语所说：赃物有牙，紧紧咬住窃贼不放。的确如此。对年轻人的鲁莽能有什么办法？对于我们遇到的麻烦及困扰，他深表歉意。

说完，他将手伸进长袍，摸出几颗螺丝，其中有些闪闪发光，有些则生了锈，一付修枝剪刀，一把掉了刀柄的小刀，一只小手电，一把破锤子，以及三张脏钞票，作为对我们所遭受的损失及困扰的赔偿。

艾特金很尴尬地伸出双手。不知为何原因，他对客人的希伯来语不予理会，而是结结巴巴地用阿拉伯语回答。他是早在暴乱和围城年代学的阿拉伯语，现在所剩无几。他首先坦率明了地陈述了作为我们思想基础的民族兄弟情谊。接着谈了我们一直引以为荣的东方各民族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生活在当今这个充满流血和盲目仇恨的年代，能够和睦相处，我们对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自豪。

我们的客人——毫无疑问是因为疏忽——在道歉时没有提及具体的偷窃、损害及破坏事件。艾特金作为我们的书记，可以说对此一点也不含糊。他一字不漏复述了全部事件的细节。如果能把赃物全部归还，立即停止一切破坏活动，我们真心愿意摒弃前嫌，在两个社区相互关系上翻开新的一页。去贝督因人的营地进行友好参观学习无疑会对我们的孩子有益。这种参观能开阔眼界。无庸赘言，为了增进双方了解，部落的孩子也要对我们聚居区进行回访。

长老用了许多谦恭之词表示：除了他已经承认并前来为之请求宽恕的偷窃以外，聚居区的先生们将证实以后再也不会发生失窃。他讲话时脸上一直保持着不起任何变化、非常

刻板的笑容。

他最后祝福我们健康长寿，人丁兴旺，生活富裕，然后在那两个光着脚、身披黑色长袍的随从的陪伴下告辞了。他们很快就消失在聚居区栅栏外的溪谷中。

因为警察已经证明不顶用——他们实际上已放弃了调查——有些年轻人建议夜里搞一次出击，用野蛮人真正理解的语言给他们上一次课。

艾特金对此感到厌恶，他满有理由地拒绝了这项建议。年轻人随即大骂艾特金。出于文雅，我得在此略去他们的粗话。说也奇怪，艾特金对他们的侮辱不予理睬，还勉强同意将他们的建议拿到聚居区书记处会上去讨论。也许他是害怕年轻人令自己胡来。

傍晚时分，艾特金挨家挨户地请委员们于八点三十分开紧急会议。他来到格拉家，把年轻人的想法告诉了她，并讲述了他目前所承受的不民主压力。他要姑娘开会时带上一壶咖啡及众多好意。格拉对此苦笑了一下。她睡眼惺忪，因为艾特金刚把她从睡梦中叫醒。她换衣服时，潮湿、闷热的黑夜降临了。

3

潮湿、闷热的黑夜降临聚居区，融合在落满尘土的柏树中，重压着草坪及观堂树木。洒水人将水喷洒在干渴的草坪上，但顿时就被吸干了，也许水珠还未落到青草叶上就蒸发了。办公室的门锁着，里边的电话烦躁然而徒劳地响着。房子的四壁发出一股潮气。从厨房烟囱里升起一缕青烟。因为没有风，青烟像一支利箭直刺中天。从油腻的洗水槽边传来

一声呼喊。打破了一个碟子，有人淌血了。一只肥硕的家猫咬死了一条蜥蜴或是一条小蛇，把它拖到混凝土小道上，在浓浓的晚霞中懒散地玩弄着。一台老式拖拉机在车棚里隆隆作响，窒息，喷出一股油烟，轰鸣，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最后终于开了出来，去给上二班还在田野里劳作的人们送晚餐。靠近波斯紫丁香的地方格拉看见一只脏瓶子，里边盛有油腻腻的残液。她猛踢几下，但瓶子没有破，而是在玫瑰丛里沉沉地滚动。她捡起一块大石头，试图砸那瓶子。她渴望把它砸破。石头没有击中目标。姑娘开始用口哨吹起一段不知名的曲调来。

格拉个头矮小，充满活力，芳龄二十九。尽管她还没找到丈夫，但我们谁也不否认她的优秀品质，比如她极其热心地参与社区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她的脸苍白清瘦。就煮咖啡来说，谁也比不上她。我们都说死人喝了她的咖啡也能活过来。她嘴角边刻有两条辛酸的皱纹。

夏夜里，草坪上铺了地毯。我们三五成群、懒懒地躺在地毯上，说笑声和快乐的歌声在香烟烟云的陪伴下飞向天空。格拉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直到煮好一壶香浓的咖啡，才走出屋和我们在一起玩。她也总是想方设法保证饼干的供应。

这里不是谈格拉和我之间关系的适当场所。我只是稍微说几句。很久以前，我俩经常在晚上漫步到果园去，一边走，一边闲聊。这是很久以前的事，而且早就停止了。我们相互交换与众不同的政治观点，或就新书进行争论。格拉是位严厉的批评家，有时简直冷酷无情，这使我困惑不解。她不喜

欢我的小说，因为我的情节、景色及人物都倾向于走极端。黑白分明，没有过渡的中间地带。我经常为自己申辩，或断然否认。但格拉总有证据在手。她思维极有条理。有时我大胆地把抚慰的手放在她脖子上，等待她情绪平静下来。但她从来没有完全地缓和过。如果有一两次她倚靠着我，她总是抱怨拖鞋坏了或是头痛得厉害。于是我俩就疏远分手了。直到今天，她仍然把我的小说从杂志上剪下来，把它们收在一个硬纸盒里。这个纸盒放在一个专门抽屉里。

每逢她生日我总要给她买一本新诗集。趁她不在家，我溜进她的房间，把书放在桌上，既不署名也不写献词。有时我们碰巧在食堂里坐到一起。我避开她的目光，这样可以不必面对她那嘲弄的悲哀。天气炎热，满头大汗时，她脸上的粉刺变得通红。她似乎没有任何希望了。凉爽的秋天到来后，有时我从远处觉得她很美，很有魅力。在这种日子里，格拉喜欢在天还没黑时就到果园去散步。她独个儿去，独个儿回。有些年轻人来问我她到那里去找什么。他们脸上浮着一丝不怀好意的窃笑。我对他们说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

4

格拉恶意地又捡起一块石头去砸那瓶子。这次她碰到了目标，但没有听到她热望的破裂声。石头只是擦过瓶子，发出轻微的叮当声响，然后就消失在灌木丛里了。第三块石头比前面两块要大要重。这次砸的时候距离近得可笑：姑娘踩到花坛松土上，站在瓶子正上方。这次发出了刺耳干裂的破炸声，但并未带来任何解脱。必须走出来。

潮湿闷热的黑夜降临。热气像破碎的玻璃扎人皮肤。格拉顺原路返回。路过自己房间的凉台时，将拖鞋扔进屋，在泥路上赤着脚走。

土块戳得她脚心痒痒的。脚底与地面剧烈地摩擦。神经末梢隐约受到刺激后颤动不已。走过岩石山便有凉荫在等待她：夕阳中的果园。她用手使劲将栅栏上的一个空档掰大，侧身钻了出去。这时，微风习习。这是夏季的热风，不知从哪个方向吹来。太阳西沉，正试图让灰蒙蒙的地平线吞没。最后一辆拖拉机往车库开回去，正在田野的泥路上喘着粗气。毫无疑问，就是这辆拖拉机去给上二班的人们送晚餐的。它似乎被油烟或是夏季的薄雾裹罩了起来。

格拉弯腰从泥地里捡起几块鹅卵石。她心不在焉地把卵石一块一块往后扔。她背诵着诗句，有些是她所钟爱的年轻诗人的诗，有些是她自己写的。来到排水管旁，她停步弯腰，似乎是亲吻水龙头一样去喝水。但是龙头生锈，水管发烫，水是热的，并且不干净。尽管如此，她还是低下头，让水冲她的脸和脖子，流进她的衬衣。她喉咙里有一股铁锈味和土腥味。她双目紧闭，默默地站在那儿。没有解脱。也许需要来一杯咖啡。但那要去过果园以后。现在得去了。

5

果园里花果累累，空气中透着清香。枝叶交相缠绕，在一排排树干上方形成一个荫顶。脚底下浇过水的泥地保持着看不见的湿润。树身下面阴影重叠。格拉摘了一个梅子，用鼻子嗅一嗅，然后把它捏碎，渗出滴滴果汁。看到这果子，闻到香味，她感到有点发晕。她捏碎了第二个梅子。她又摘

了一个梅子，放在脸颊上摩擦，使她身上沾满果汁。随后，她跪了下来，捡起一根干树枝，在地上乱画。毫无目的地画直线，曲线，直角，半圆形。远处传来羊群咩咩的叫声。她隐约察觉到一阵叮当铃响。她画图形出了神。这个游牧人在格拉背后站住，如同幽灵一般默不作声。他用大脚趾踢着泥土，他的影子落在他身前。但是姑娘被一片响声吵糊涂了。她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好长时间她继续跪在地上，用树枝在地上画图形。游牧人耐心地等待，一语不发。他不时地闭上那只好眼，而用那只瞎眼盯着前面。最后他伸出双手，在空中缓缓做了一个抚摸的动作。他顺从的影子在地上移动。格拉十分惊愕。她跳立起来，倚靠在身边一棵树上，发出一声轻喊。游牧人垂下双肩，脸上浮出一丝微笑。格拉举手将那树枝在空中挥舞。游牧人继续微笑，将目光落到她的光脚板上。他压低了嗓音，希伯来语中透出一分少有的温柔。

“现在几点了？”

格拉深深吸了一口气。她脸色严峻，目光冷淡。她明确而冷漠地回答：

“六点三十分。正好。”

阿拉伯人笑容满面，微微鞠了一躬，像是接受了盛情厚谊一样。

“谢谢，小姐。”

他的大脚趾在湿地上已抠得很深，土地爬上脚背，就好像他脚底下有一只受惊的鼹鼠在掘土。

格拉将布衫胸口扣子扣上。她的衫衣汗渍斑斑，腋窝处格外令人注目。她能闻到自己身上的汗水味。她的鼻孔张得

很大。游牧人将那只瞎眼睛闭上，抬起头，眨着他那只好眼睛。他的皮肤非常地黑，但很敏感和温暖。几道皱纹深深刻在脸颊上。他与格拉所知道的男人不一样，他身上的气味、肤色及呼吸也是异样的。修长瘦削的鼻子下面留有一撮小胡子。他的两颊似乎深深地陷进了口腔里。两片嘴唇薄而美，比她自己的双唇要美得多。但他的下巴很有力，几乎显示出蔑视或反抗。

这个人很英俊，但使人厌恶，格拉想道。面对着游牧人固执的微笑，她无意识地报以一个假笑。贝督因人从他皮带后面的暗口袋里掏出两根揉皱的香烟，放到自己黑色掌心里，像是拿面包屑喂麻雀一样，伸向格拉。格拉不再笑了。她点了两次头，拿了一根烟。她慢慢地、出神地用手指将香烟整平，然后放到嘴上。快如闪电，她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游牧人突然想干什么，一点火苗已在她眼前闪烁。尽管果园里没有风，格拉还是用手遮住打火机。她将火苗吸入，然后紧闭双眼。游牧人给自己的烟点上火，又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

“非常感谢。”他用他那柔和的嗓音说道。

“谢谢，”格拉答道，“谢谢你。”

“你住在聚居区？”

格拉点点头。

“好——”闪闪发亮的牙齿缝里挤出一个很长的拖音，“很好——”

姑娘看了看他的沙漠长袍。

“你穿这玩意不热？”

那人尴尬、内疚地笑了笑，像是做错了事当场被人抓住

一样。他向后退了一小步。

“上天不容，真的不热。为什么？这儿有风，还有水……”他沉默了。

树梢尖变得更黑暗了。赶早的豺已经嗅到黑夜的到来，疲惫地嚎叫了一声。果园里一片忙碌的小蹄子的急促奔跑声。格拉突然发觉成群的黑山羊涌了进来，在寻找它们的主人。它们默默地在果树林里打圈。格拉圆起双唇，惊讶地吹了一声口哨。

“你在这里干什么？在偷东西？”

游牧人像是被一块石头击中，哆嗦起来。他用手捶击胸口凹陷的文身图案。

“上天不容，我没有偷东西。真的没偷。”他用本族语言说了一句冗长的诅咒语，然后一言不发、脸上又挂起了笑容。他的瞎眼睛不安地眨巴着。这时，一只瘦得皮包骨头的山羊冲了过来，紧挨着他的小腿揉擦起来。他一脚把它踢开，继续激动地赌咒发誓。

“真主在上，真的没有偷。我们禁止偷窃。”

“《圣经》也说禁止偷窃，”格拉冷漠残酷地笑道，“禁止偷窃，禁止杀人，禁止贪婪，禁止通奸。正直的好人是不会被人怀疑的。”

阿拉伯人在格拉激烈言词的抨击下直打哆嗦，低着头看地面。愧容满面，内疚万分。他的脚继续不停地踢着松土。他试图讨好她。他眯起瞎眼。格拉顿时吃了一惊：那只瞎眼会使眼色。他嘴角边的微笑消失了，像是祈祷一样，他用拖长的调子低声细语。

“美丽的姑娘，真正非常美丽的姑娘。我还没有女朋

友。我还年轻。呀——”他最后从喉头那只把前蹄搭在树干上正津津有味嚼树叶的冒失山羊发出一声长长的呼唤。那畜生向它主人瞟了一眼，眼神里充满忧郁和怀疑。它摇了摇山羊胡子，然后继续庄重地咀嚼。

突然，牧羊人以惊人的敏捷跳过去，一把抓住那畜生的后腿，高高举过自己的头顶，凶残可怕地尖叫一声，残忍地将它用力抛到地上。然后，他吐了一口唾液，转身面对姑娘。

“畜生，”他向她道歉，“畜生。你能对它怎么样？没有头脑。没有规矩。”

姑娘离开她一直倚靠着的树干，凑向游牧人。一阵甘甜的颤动传遍脊背。她的嗓音仍然平稳淡漠。

“还有烟吗？”她问道，“能再给我一根烟吗？”

贝督因人回答时脸色苦恼，几乎绝望。他表示了歉意，详细地解释道：他没有烟了，半根都没有。全抽光了。十分遗憾。如能送她一根，他将非常、非常地高兴。没有了。全抽光了。

被扔到地上的那只山羊摇摇晃晃地站立起来。它极其谨慎小心地走回到原先的树干旁，斜着眼，假装坦率地望着自己的主人。牧羊人一动不动地盯着它。山羊伸出前蹄，将它们搭在树干上，继续用力嚼树叶。阿拉伯人拾起一块石头，扬手就要砸。格拉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制止了他。

“不要管它。嗨。由它去。它什么都不懂。只是个畜生。没有头脑，没有规矩。”

游牧人很听话，顺从地将石头扔掉了。格拉随后放开他的胳膊。他再次从皮带里掏出打火机，用他那瘦小沉思的手

指玩弄起来。他偶然地打出一点小火苗，急忙用嘴去吹。火苗稍稍变大，倒向一边，接着就熄灭了。附近一只豺突然大声刺耳地呜咽起来。其余的山羊仿效第一只山羊，都专心致志、快速、几乎是愤怒地咀嚼。

从南方游牧人营地断断续续飘来一阵恸哭。隐隐约约的鼓声随着那有气无力的哭声，有节奏地响了起来。皮肤黝黑的人们围坐在营火旁，他们的单调歌声飘向天空。黑夜接过旋律，让忧郁的蟋蟀吟唱。西边最后一道微光正在消失。果园站立在黑暗之中。微风的飒飒声，山羊的嗅闻声，遭受过蹂躏的树叶的沙沙声，交相汇合。格拉圆起双唇，用口哨吹出一首旧曲。游牧人销魂般地聆听着，脑袋惊讶地侧向一边，嘴巴微微张开。她看了一眼手表。指针上闪烁的磷光不怀好意地向她使眼色，但什么也没有说。黑夜。

阿拉伯人转身背对格拉，跪了下来，前额碰地，开始热切地咕哝起来。

"你还没有女朋友，"格拉突然打断了他的祷告，"你还太年轻。"她的嗓音响亮并且异样。她的双手放在自己臀部上，但她的呼吸依然均匀。那人停止了祷告，将他的黑色脸庞转向她，用阿拉伯语说了一句话。他仍然蹲伏在地上，但他的姿势显示出一种强忍住的欢欣。

"你还年轻，"格拉重复道，"非常年轻。也许二十。也许三十。年轻。没有姑娘给你。太年轻。"

那人用阿拉伯语讲话，他的回答严肃而冗长。她紧张不安地笑了，两手抱着自己的臀部。

"你怎么了？"她笑着问道，"为什么突然用阿拉伯语跟我说话了？你认为我是什么人？不管怎么说，你在这里想

干什么？”

游牧人再次用阿拉伯语回答。现在，他的嗓音中充满恐惧，像是面对垂死之人，他轻柔无声地向后退缩。她呼吸很重，心砰砰直跳，浑身颤抖。牧羊人狂叫一声，这是他与羊群之间的暗号。山羊作出反应，顿时蜂拥在他周围，羊蹄子踩在落叶层上，发出嗒嗒声响，像是撕布声。蟋蟀已不再吟唱。山羊群在夜色中挤作一团。受到恐吓，颤动不已的羊群消失在黑暗之中。牧羊人消失在羊群的中间。

后来，她就一个人，颤抖着，看见一架飞机在夜空中沉闷地轰鸣着飞过树梢尖。飞机上的灯光一闪一闪，其交替变化的节奏如同鼓声一样精确：红，绿，红，绿，红。黑夜覆盖了痕迹。空气中飘浮着篝火的烟味，微风吹来尘土味。果树林间只有一丝微风。接着，她恐慌起来，血都凝固了。她张开嘴尖叫，但没有喊出声。她开始奔跑。她光着脚奋力往家跑，跌倒了，爬起来，像是被人追赶似的飞跑。但是只有跳跃的蟋蟀在追逐她。

6

她回到自己房间，给书记处成员煮咖啡，因为她想起了对艾特金的许诺。室外到了晚上开始凉爽起来，但室内墙壁发烫。她的身体也着了火似的。由于她一路跑回家来，衣服都粘在身上。腋窝的气味使她作呕。脸上的粉刺通红。她站着数咖啡沸腾的次数——要煮沸七次。这是从她哥哥艾胡德那儿学来的。艾胡德在一次去沙漠报复袭击中被人打死。她圆起双唇数数时，黑色的液体沸腾，平息，沸腾，又平息，到

达沸点时冒出许多泡沫。

现在次数够了。拿上晚上穿的干净衣服。去盥洗室洗淋浴。

艾特金对野蛮人了解什么？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他对贝督因人知道什么？游牧人从远处嗅出你的弱点。给他一句好话，或一个微笑，他就像野兽一样朝你身上猛扑过来，试图强奸你。我还是从他身边跑开最好。

盥洗室下水管道堵塞不通，长板凳滑腻腻的。格拉将干净衣服放到石头壁架上。我并不是因为水冷而颤抖。我是因为厌恶而颤抖。那些黑色的手指，他要把我掐死。他的牙齿。还有那些山羊。又瘦又小，像个小孩，但如此有力。我又咬又踢才得以逃脱。用肥皂擦洗我的肚皮和全身。擦了一遍又一遍。对，让年轻人今晚立即到他们的营地去，由于他们对我的暴行，砸烂他们的黑骨头。现在我必须出去。

7

她离开盥洗室，回到自己房间去取咖啡，准备送到书记处去。但路上她听到了蟋蟀叫和笑声。她想起他蹲伏在地的情景，顿时惊恐起来。她在黑夜里伫立着，突然朝花木丛呕吐。她开始哭泣。她觉得两腿发软，便坐到黑色泥地上休息。她不再哭泣，或许是发冷，或许是可怜，牙齿继续在打架。突然，她不用再急急忙忙的了，甚至咖啡也不重要了。她对自己说：还来得及。还来得及。

今晚在夜空中飞行的飞机也许是在进行夜间轰炸演习。它们在繁星中不断地轰鸣，飞机上的灯光一直闪烁不停：红，绿，红，绿，红。与此相对应的是远处游牧人的歌声和

鼓声，那持久不衰的心脏搏动声：一，一，二。一，一，二。寂静。

8

从八点半到快九点我们一直在等格拉。九点缺五分时艾特金说：他想象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他记忆里格拉从未缺席或迟到过。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必须开会了，讨论议事日程上的事情。

他首先扼要地介绍了一下情况。他逐一谈了尽管还没有正式证据，但显然是由贝督因人破坏所造成的各项损失及委员会主动采取的一些步骤。呼吁友谊亲善。报告警察。在聚居区周围加强守卫。跟踪他们的狗。与部落长老会面。艾特金说：他得承认，我们现在走到了死胡同。但是，他认为我们必须保持冷静，不要走极端，因为旧恨会产生新仇。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十分必要。基于这种认识，他以其全部道德力量反对某些年轻人的处理办法，特别反对他们的动机。作为结束语，他想提醒我们：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与人类文明一样古老。这在该隐杀死他弟弟亚伯的故事中可以得到明证。从我们采用的社会福音观点来看，正如我们要铲除其他丑恶现象一样，我们应该结束这种古老的世仇。我们有这个责任，一切靠我们的道德力量。

屋里气氛十分紧张。拉米有两次打断艾特金，有一次甚至用了“废话”的粗语。艾特金很气恼，咒骂年轻人是在计划搞恐怖活动。他最后说道：“我们不想让这种事在这儿发生。”

格拉没有来，因此没有人出来缓和会议气氛。也没有咖

啡。我和拉米激烈地争吵起来。我尽管在年龄上属于年轻人，但不同意他们的提议。我与艾特金一样，绝对反对对游牧人施以暴力。我有两个理由。轮到我发言时我阐述了我的观点。首先，真正严重的事情并未发生。也许有点小偷小摸，但即使这也还不确定：丢失的个把龙头、钳子，也许是拖拉机驾驶员自己掉在田野里，丢到车棚里，或带回了家，现在都立即归罪于贝督因人偷窃。第二，还没有强奸或谋杀事件。拉米这时激动地插嘴，问我在等什么。我是不是也许在等待着强奸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然后格拉可以此为题材做诗，我则可写小说。我的热血一下涌到脸上。我立即寻找词句来驳斥他。

但是艾特金对我们的粗鲁无礼极为不快，马上剥夺了我俩的发言权，接着又重新解释他自己的立场。他问道：如果报纸报道我们聚居区派出一群私刑暴徒去对阿拉伯邻居大打出手，将是什么后果。当艾特金说到“私刑暴徒”时，拉米向他的年轻伙伴作了一个篮球运动员通常使用的手势。看到这一信号，他们一起站立起来，怀着厌恶之情集体退场，让艾特金一个人对留下没走的三位老妇人和一位退休的国会议员尽情说教。

我犹豫了一下，也站起来跟随他们而去。说实话，我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可我也被专横无礼地剥夺了发言权。

9

要是格拉能来开会，并带来那有名的咖啡，情绪就有可能平静下来。也许，她的看法还能使两种激烈冲突的观点之间达成某种妥协。但是咖啡放在她房间桌上，现在已经冷

了。格拉正躺在纪念堂后面的灌木丛中，望着飞机闪烁的灯光，听着黑夜的各种声响。她是多么渴望和解，渴望宽恕。不去恨他，不再希望他去死。也许应该爬起来去找他，到溪谷里找到他，然后宽恕他，再也不回来。甚至为他唱歌。把她的皮肤扎出血的锋利薄片是傍晚时她用石头砸破的那只玻璃瓶的碎片。在土块碎片中蜿蜒滑行的活物是一条蛇，或许是一条毒性很强的蛇，或许是一条蝰蛇。它伸出叉状舌头，三角形的蛇头冷冰冰地直立着。蛇的眼睛是两颗黑色玻璃球。蛇不能闭眼，因为它没有眼睑。她皮肤里扎了一根刺，也许是一块玻璃碎片。她非常疲倦。痛感很模糊，几乎很舒服。远处一阵铃声在她耳中回荡。现在睡吧。朦胧中，她困乏地望着成群结队的年轻人跨过草坪，前往田野和溪谷去和游牧人算总帐。我们手持又短又粗的木棒。兴奋使得我们的瞳孔张大，沸腾的热血冲击着脑门。

在黑沉沉的果园远处，站立着神智清醒、积满尘土的柏树，树枝以温柔虔诚的热情来回摇摆。她感到疲惫，因此她没有来为我们送行。但是她的手指抚摸着尘土。她的脸色非常地安详，几乎非常地美丽。

（王守仁　译）

植树节过后

鲁思·阿尔蒙格

刚刚入冬，父亲就病倒了，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卧床休息。因此，他的卧室门一直是关着的。为了不影响他休息，我们在家时总是踮着脚走路。

上门询问父亲病情的人很多，然而，母亲却从不让来人进入父亲的卧室。她总是解释说父亲那出了毛病的心脏需要休息和安静。一天，一位和我们素不相识的妇女来到门上，把一条羊毛围巾递到了母亲手中，然后开口说：

“你是不会认识我的。一天，我又发高烧，又嗓子痛，因此来到这位医生处看病。他不仅给我看病开药，还给了我这条用来围脖子的围巾。他对我说：‘冬天生病的人最好要注意脖子的保暖。’现在，我的病已好了。我是来把围巾还给他的。我知道我还拖欠他的医药费，可是，眼下我还拿不出钱来。不过，这位医生说，‘用不着着急，等你有了钱再说。’”

父亲就是这么一种人。母亲时常因此而发火，甚至指责父亲。因为父亲在替穷人看病时，不仅分文不取，还免费奉

送治病所需的药品，而这些药都是他自己花钱买来的。“你说说看，假如我们的病人都是穷人的话，”——母亲总是这样说——“我们将如何生活？而且，只有对花钱买的东西，人们才会珍惜。”

“上帝会帮助我们的，”父亲总是十分平静地回答道，“凡是相信上帝的人总会得到上帝的帮助的。”

母亲曾经向我讲述过，在他们以前生活在另一个国家时，父亲也一直是穷人的医生，他从不向那些无力支付医药费的病人收取费用。“我至今还记得，”母亲回忆道，“有一回，一个渔民由于没有钱，给他带了三条鱼。那天正好是我们的订婚日子，父亲的病人都到我家来贺喜，我便把这三条鱼煮了给大伙儿吃。他们一个个都说，一辈子从未吃过味道如此鲜美的鱼。”

几年后，当我终于长大成人时，我专程去父母先前生活过的国家作了一次访问。我来到了一个小镇，在父亲一度行医的地区碰到了一位老妇人。她对我说：“噢，你就是他的女儿，我怎么会记不得他呢？是啊，你说得很对，那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过，我们都还记得他，都还记得。我们怎么能忘记他那样从不向穷人收费的医生呢……”

父亲病倒的那年初冬，一直没有下雨。每天下午，我都呆在厨房做家庭作业。小弟则到院子里玩耍，在走廊的地上玩他的小汽车，直到天黑后他才回到屋里。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家的客厅才会清静下来，不再有父亲的任何病人。（现在这些病人已转由母亲诊治，母亲也是医生出身。）我便会在这个时候走进客厅，坐在母亲那张大扶手椅里看书。

晚餐过后，父亲有时会给我们大声念上几段。我们有时也到他的卧室呆上一会儿。每逢这时，他总要问问我们功课，看看小弟的笔记本。小弟已经学会了写字，因此，他的笔记本上总是写得满满的。每当我与父亲道别，他总要吻吻我，抚摸一下我的头。

提别月① 月底，父亲的身体开始康复。天气在这时却起了变化，开始下起了大雨。雨不停地下着，白天下，晚上也下。父亲风趣地说："我身体好了，洪水也来了。"

到了细罢持月② 十四日，雨还在下。一向为我的健康感到担心的父亲对我说，他将不允许我去参加第二天的植树节活动。我由于爱上了我们的新任青年团队长拉菲，因此，一直盼望能参加那一活动。整整一天，我都在苦苦哀求，求父亲开恩，能让我去。终于，父亲作了让步。

植树节的上午，雨仍旧在下。我正准备走，父亲却叫住了我。

"再带一件毛衣。可别把身上弄湿了。"

整个山坡都笼罩在濛濛细雨中。我们向着举行植树节庆祝活动的地点走去。由于下雨，我的鞋里早已灌满了泥浆。拉菲就走在我的身旁。有一回，我的一只手无意之中碰到了他，顿时，一种甜滋滋的感觉流遍了全身。

抵达庆祝地点后，我们受到了犹太国民基金会代表的迎接。他对我们说，我们将参加犹太烈士纪念林的营造活动。举目望去，满山遍野都是拿锹的青少年男女，一个个都忙着在挖好的树坑里栽种小树苗。我也迫不及待地栽下了自己的

① 希伯来日历中的四月，相当于公历的十二月至一月。——译者注

② 希伯来日历中的五月，相当于公历的一月至二月。——译者注

一棵，并在周围培上了结结实实的一圈土。树种好后，我发现自己的指头上沾上了一层黑色的泥土。“我的小树苗能活吗？”我在想。突然，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我的心一下子飞到了站在我身旁植树的拉非身上，心想，也许他会讲些安慰我的话。我直起身子，朝他看去。可是，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他并没有笑。这时，我才领悟到他是不可能救我的。

晚上，我回到家里，见到父亲正坐在客厅的扶手椅里。他对我微笑着。我真想跑过去亲一亲他。然而，一种难以言状的心绪阻止了我。父亲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坐在这张扶手椅里了。现在，我发现他脸上的气色好多了。

在那以后的日子里，雨仍然不停地下着。父亲穿着一件棕色羊毛睡衣，在屋里四下走动着。他时常来到厨房，在我身后把头伸过来看着我的练习簿。

一连六个雨天过去了。等到植树节过后的第七天，太阳终于出来了。父亲和我们一起坐在餐桌旁用餐。他还作了餐前祈祷。午饭后，他来到屋外，在门廊前坐了下来。外面阳光普照，和风送来了一阵阵柑桔树的清香。母亲坐在父亲身旁，他俩在不停地交谈着。

我知道，很快父母亲就用不着为钱的事担心了。要不了多久，等父亲完全康复后，他便会在医院谋到一份工作。

我坐在厨房里，做着功课。没做多久，就感到累。于是，我站了起来。我看见阳光把父亲的面颊照成粉红色，他的眼睛里边开始闪动着光芒。这时，只要父亲对我一笑，我就会顿时忘记自己的一切烦恼。

“功课做完了没有？”父亲问道。

“还剩下一篇英文作文没写。”我回答。

“到客厅去吧，把作业做完。”他说。

我把自己的位置从厨房移到客厅。客厅与门廊相连的窗户是开着的，因此，我能够看到父亲和母亲，能够听到他们的谈话。父亲讲话不多，母亲也开始沉默起来。过了一会儿，我的思路完全集中在作文上了。突然，我听到父亲用一种古怪的声音说了声：“我不舒服。”

惊悸之余，我正准备站起身来。这时，客厅的门开了，父亲走了进来。只见他手捂着嘴，弯着腰，脸色苍白。母亲搀扶着他，领他穿过长长的过道，进入卧室。我一动不动地在原地站着。接着，我便听到从房子的另一头传来的母亲的声音。

“快，快去请医生！”

可我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眼前出现的是父亲那张煞白的脸和发黑的眼睛。突然，我像惊醒一样冲到院子里，跳上自行车，飞快地骑着去请医生。医生家的门打开了，我却说不出话来。

“快。”我结结巴巴地说着，“快……我爸……”说完，我就离开了。

我没有立即回家，而是骑车来到离我家不远的山顶树林。我在一张木凳上坐下，心里空空荡荡的。后来，我又跳上自行车。骑到家门口时，看见医生正穿过院子进屋去。我意识到刚刚过去的时间并不很长。我不敢回去，于是，便漫无目标地在村镇的街道上一个劲地来回骑着车。后来，我再次来到山顶树林处，在木凳上坐下。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究竟呆了多长时间，不过，等我回到家里，父母卧室的门已关

上了。家里什么声音也没有，我来到厨房，在桌子旁坐了下去。

桌上的一只盘子里放有几片面包。我伸手拿了一片，开始吃起来。过了一会儿，房门打开了，医生走了出来。接着，我便听到我家的大门在医生的身后关上了。又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我们家的大门又被打开了，一位邻居太太走了进来。她是母亲的好友。

“出了什么事？”她问。

我什么也没说。

这时，父母卧室的门打开了，母亲出现在厨房门口。她看了看我，说：

“你爸去世了。”说完，她转过身朝着邻居太太，用她们之间的语言说道：“现在，他这个漂亮的女儿不再有父亲了。”接着，她又转过来对着我说：“去，再最后看一看你爸吧！”

父亲的眼睛已经合上。他的脸色发青，然而嘴角上却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他的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漂亮，像现在这样安详。

我离开父亲的卧室，来到洗澡间。父亲那棕色的睡衣仍挂在洗澡间的墙上。我扑向睡衣，疯狂般地亲吻着它。然后，我抓起睡衣两只空荡荡的袖子，用它们那粗糙、暖和的羊毛抽打着自己的脸。“我一定不哭。”我向自己保证。

第二天，我们家的院子里一下子来了许多人。其中有朋友，有亲戚，还有我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拉比[1]抵达后，人们领来了小弟。小弟和我们一道跟在棺木的后面，一直走

① 犹太教神职人员，葬礼通常由其主持。——译者注

到路上的第一座犹太会堂。在会堂里，他诵读了卡迪西① 祈祷词。吟诵结束后，一位朋友把他给带走了。

母亲没有哭，我的眼睛也是干的。一次，我的目光落在青年团队长拉菲的身上，他走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阵子，啜泣已经到了我的喉咙口。这时，我想起了在山上植树时那种突然向我袭来的恐惧。我再一次在心中说道：他是无法救我的。

在墓地，人们撕破了母亲和我的衣服②。好几个人发表了对父亲的哀悼讲演。棺木被慢慢地放入墓穴。站在墓穴四周的人拿起铁锹，往墓穴里铲土。泥土落在棺木上，渐渐把它全部覆盖了起来。我学着母亲的样子，伏在地上，抓起一小把又潮湿又粘手的黑色泥土，捏成一个圆球。那是坚实大地的一团泥，说不定它里面还包含一颗种子，而到了春天，很可能会在父亲的坟上长成一朵开放的花。还有，我在山坡上为纪念英烈种植的那株小树苗，说不定也会长出新的枝叶来。而我——难道我心中的冰会永不融化吗？

昨天，还是一派阳光灿烂的景象。和煦的春风送来了柑桔林的阵阵清香。父亲坐在门廊前，说着春天很快就会来了，到了夏天，他就会在医院上班了。然而今天，大地却一片泥泞，雨已经下了整整一个月：雨水在大地上奔流，只有农民为此欣喜若狂。

（徐新　译）

---

① 犹太教在亲人死后所诵读的赞美上帝的祈祷词。——译者注

② 犹太人表示哀悼的一种方式。——译者注

猎手涅姆罗

伊茨哈克·奥巴斯

1

第一炮兵师长官耶荷兹克尔·格林—涅波准将已经成了传奇式人物。部队里军衔比他高的长官多的是，但我相信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在我的心目中，他要比他那约五英尺三英寸的身材高大得多。他身躯坚实，穿一套干干净净、毫无赘饰的咔叽军服。他的黑皮鞋擦得一尘不染，不过并不十分耀眼；领带毫厘不差地在喉结下打了个三角结；一顶贝雷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没有一丝轻浮的歪斜。

格林—涅波准将不需要像许多别的军官那样装出一副魅力十足的样子来赢得大家的好感。他从不随意启笑。他的微笑有目共睹，是一种严肃的笑，甚至带有一丝冷淡。也许正是这种微笑，加上他那朦朦胧胧、令人难以明察的目光，让你能一下子将他同周围的人区分开来，无论他是在十来个人还是上千人中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手势，他的手动起来很缓慢，然

而却是一种洞察一切，叫你不能不服从的姿势。

关于他的传奇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了，我只想提及其中两件。一次是独立战争期间，在一场艰苦的战役中，他命令自己的司机冲到开阔地带去吸引敌人的火力。这个诱饵立即起了作用：埃及人开了火，于是暴露了他们的目标，马上就被我们消灭了。不过，这对格林—涅波准将个人来说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因为唯一被打死的士兵是他的私人司机，他最好的随从之一。另一次，他的汽车撞上了一辆摩托，那个头上受了伤的士兵认出车上坐着的正是格林—涅波准将。他爬起来，顾不得揩去额头上流下来的鲜血，赶忙立正敬礼。我们的长官拍了拍那个士兵的后背以示谢意。由此可见，他受到的是多么无上的崇敬和光荣！

我们长官把师部建在一座从英国人手上接管下来的旧“泰哽”堡垒上。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师部。三道漆成红黑两色的关口戒备森严，当准将有客人来访的时候，它们会依次打开；关口之后是通往堡垒的长长的走廊，跟着的是一段台阶和平台；接着便是师部宪兵，他们的袖标泛着白光，目光阴森而又警惕。然而正如我们的长官在需要谨慎的时候会谨小慎微一样，在他心情好的时候，他也喜欢看到他的士兵们开心的样子——开开玩笑、唱唱歌、喝点酒、或是畅笑一番。这正显示了我们长官的宽宏大量。

他的事迹不胜枚举，在此我只想再说一件大家不太知晓的事。这件事显示了他超凡的能力。他向人们表明了他的力量足以使一个人在造物主天平上的份量掉下好几个砝码来。不过，我得先介绍一位年轻的军官，佩里格少尉。

2

佩里格少尉是从军官学校直接分配到我们部队来的。他长得精瘦，嘴上一撮髭须稀稀拉拉的，肩上的铜徽章简直就像别在了肉里一样。他的脖子很细，不过我们从没见过哪回他转头的时候整个身子不跟着转的。他的嘴唇打着褶，说话的声音很低。刚到我们师的那天他就在离别人远远的地方安下了一张折迭床。休息的时候他就躺到上面去，或是睡睡觉、或是读点什么、要不就把头埋在报纸堆里。不出几天，我们就知道这回来了个沉默寡言、悭吝而又酸溜溜的家伙了。

他的吝啬真是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会把几个零钱颠来倒去数上一遍又一遍。他从不抽烟，也不喝酒，连食堂也绝少去。每逢晚上我们去附近村庄玩的时候，他会一个人呆在驻地里，直挺挺地躺在那张床上啃他的手指头。不过得说一句，他当代理副官倒是认真勤勉、恪尽职守的。

我们长官把他唤做涅姆罗，于是这个雅号就粘上他了。这事始于一场打猎，一场我们长官组织的即兴打猎。他问有谁愿意跟着去。当然大家都愿去，包括佩里格少尉。佩里格解释说，他有个叔叔是打猎的，他过去常去帮忙；他的叔叔有条猎犬叫涅姆罗，其实那只不过是一只家养的早已退化了的阿拉伯牧羊犬，可他的叔叔——佩里格告诉我们——还是这么叫着玩。结果长官就带上了我和佩里格两个人。他让我和他一起坐在卡车前面，佩里格坐在后面。

村子旁边有一大片休耕地，上面架着高压电线。电线上栖息着一排一排的野鸽子。长官和我打鸽子，涅姆罗就去拾那些拍着翅膀，身子还发暖的猎物，把它们放到车的后面。跟着长官打猎的人经常换来换去，可涅姆罗却一直跟着他

——坐在车的后面去，勤奋或者说是温驯地干着他的活儿。当然，回来之后还要剁掉鸽子的头和脚，扒去内脏，好准备下锅。

佩里格少尉成了长官打猎必不可少的人物，更有甚者，长官开始提拔他，让他当了勤务兵、门卫、贴身警卫，换句话说，长官简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吉祥物，这真令我们惊讶。您知道，对佩里格这样蹩脚的家伙，这是多大的抬举！有些说长官喜欢佩里格喜欢得要命，乃至同意接了佩里格城里房子的钥匙，到那儿去和女人幽会。我倒是不怎么相信。像耶荷兹克尔·格林一涅波这样的人会找不到比自己属下的房子更好的地方去跟社会上的女人们幽会？？真是不可想象。对于这些你能说些什么呢？伟大历来就受到狭隘和流言的攻击。这些饶舌的家伙还会告诉你说，有一天一个可爱的姑娘从我们准将的办公室里跑了出来（有人说是被扔出来的），满面绯红、头发蓬乱。无疑这完全是讹传。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会这么说。当然了，我是在隔着办公室进口的大铁门的另一边看到的。

这件事发生在“师庆日”。那天举行了阅兵式，士兵们排成方阵通过检阅台。毕业学员们的父母、亲戚和其它的客人被邀请出席了这一庆典。

军事庆典在阳光普照的冬日里举行是再美不过的了。那天很冷，但是却阳光明媚。太阳已经越过堡垒把它的光芒投射到阅兵场上，照耀着那些穿着各色礼服的来宾们。堡垒被孤零零地留在它自己的影子里。一阵低沉而坚定的鼓声突然响起，吓得所有的麻雀和鹌鹑都从古堡垒的裂缝里钻了出来。它们狂乱而又激动地从阅兵场上空飞了过去。当所有的

观众都注目于笔挺的士兵们整齐的步伐时，那个身穿大摆裙和条纹套衫的可爱姑娘却仰起头，盯着那群狂飞而去的小鸟。她像一个好奇的孩子似的张着嘴，头发如一顶花冠一直搭到了肩上。她的眼睛流光溢彩，似乎把太阳投给堡垒的那份光芒全都吸引了过来。

我站的地方离她约五十码，但我敢发誓我看见了她呼吸的样子，看见了她衣服上暖茸茸的羊毛条纹在随呼吸而收缩扩展。可能我们长官也看到她了，我不太清楚。不管怎么说，后来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经过他办公室门口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姑娘走出来，带着一丝慌张。她铜黄色的头发确实有点蓬乱，但是比我看见她顽皮地抬头看着天空那群飞鸟的时候乱不了多少。她脸上露出薄纱一般的红晕，也许这是天太冷了的缘故，或者说这正是少女朝气的体现。这种生命与魅力的流露和古堡那阴暗灰濛的影子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啊——这该死的堡垒，为了过“师庆日”给它涂了一遍又一遍的白灰也没能让它明亮起来。她有点慌乱，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左顾右盼，像被网罩住的小鸟。（在长官的一次夜猎中，我看见车灯光柱下两只惊慌的野兔就像她这个样子。）当然，关于长官和这个姑娘的故事是出于一种误解：也许我们长官只不过是把手放在她那可怜的激动异常的脑袋上，安抚一下她的心灵罢了。说真的，我可也是渴望能这么做呢。她那怒冲冲地噘着嘴、慌慌张张顺着硬梆梆的石头小路向院子出口一路小跑的样子真是迷人极了。

3

佩里格少尉会跳舞，不但会，而且十分喜欢。要不是我

们长官爱看他跳舞，我们还不知道他有这一手呢。

跳舞的机会总是不少的。部队经常会举行一些诸如告别晚会、节日晚会、结业晚会之类的活动。此外还有许多即兴的娱乐。它们的出现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对我们来说真是难以理解。但有人猜测这与我们长官的心情有关，他们说他的心情总有着一种外在的表现。不管怎么说，我们是随时准备着得到一点惊奇，包括佩里格的舞蹈在内。跳舞的时候，他那悭吝而枯槁的背会变得舒展开来，手臂也获得了新生似的往上一伸一扭，好像一只野兽在千方百计地妄图摆脱自身的重力；他的脚跺击着地板，似乎应着地下一种无声的节奏。他的舞蹈从来没有一个起伏回还的慢动作。他歪着头闭着眼，两只脚踏出疯狂而又急促的节奏，像是动荡不安的迪布克鬼魂附了体似的。这是一种哈斯迪克和高加索混合舞（他们说佩里格有点博克伦血统），屈膝——跺脚，屈膝——跳跃。他的脚左右飞舞的时候，躯干却保持着尺子一般的笔直，脑袋往上越仰越高，好像要从脖子上拧下来一样，似乎这劈劈叭叭的跺脚声对它毫无影响。他这脑袋向一个方向使劲，脚往相反方向使劲的怪模样可真逗人。从长官的脸上我们也能看出这份怪劲儿来。他咧开嘴笑着，拔出来的烟斗早给忘在了一边的手上。他的喉结也一上一下地在跳动，也许是和着他心里的回声。很明显，他正看得开心呢。我们呢，与长官同乐，应着佩里格舞蹈的节奏使劲地拍着巴掌。

可突然，舞被叫停了。佩里格的头清醒过来，重又连到了脖子上。他眼里闪着恐慌，从我们的掌声中抽开身去。实际上他早已放弃了作为我们当中一员的机会。这尊悭吝的躯壳里包藏着的是一个多么贱懦的灵魂！长官给他作出了一点

提示——只是手指稍稍往下一勾而已——这对佩里格就足够了，他马上又跳了起来。不过和刚才不一样，这回他的头好像成了一件身外之物。唉，哪怕是最蹩脚和机械玩偶扭动或是抽搐一下也比他的舞来得可爱。

也许这正是我们长官能发明新式舞蹈的原因。

新式舞蹈之一叫猩猩舞。当然了，我们长官是不会自己去表演的。佩里格毫无疑问地会通过秘密渠道从长官那儿获得鼓励来跳这种舞。这种秘密渠道能让我们看到的唯一外露特征便是长官那寓意甚丰的勾手指或是扬眉毛。长官的意志通过这渠道，注入了佩里格少尉的四肢，于是它们便作出了精彩的表演。要是哪位还没见过猩猩，看了佩里格的表演定会深感一饱眼福。他屈着膝，弓着腰，长长的手臂似乎无处不在：搔背、抓胸、剔牙、挠肚皮、摸地板、夹在大腿间、到腋窝里抓虱子、在地上滚球……他一次又一次试图直起腰来，想像人一样站立，可一次又一次落回去四肢着地，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他的背把他往地上按似的。准确地说这已经不能算是跳舞了，然而毕竟很有趣。再看看他那顶黑贝雷帽；为了不让它掉下来，佩里格把它一直拉到了耳根。换了别人这样，早被看成是在侮辱长官了。我们可从没见过长官不戴贝雷帽，究其原因，有人讲这是因为他开始稀发。不过我想，这也好那也好，我们不要管长官帽子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关键是，只要贝雷帽还在长官头上，出于尊敬吧，他在场的时候我就必须也都戴着贝雷帽。

这样不出几个月，佩里格的保留节目里便拥有了醉汉舞、稻草人舞、猩猩舞和驼鸟舞。让人吃惊的是，这最后一种舞乃是佩里格自己的发明。那次我们大家都屏住笑看他跳

猩猩舞。他正乱舞着双臂，突然前肢着地把身体支撑起来，脑袋夹在这变短了的“双腿”里，屁股竖在上面对着我们，疾速发狂地摆动着。他似乎想像一只竖起羽毛的驼鸟那样来混淆我们的视线。

这一瞬间我看到了他的眼睛。它们由水汪汪的棕色变成了死黄色。也许是荧光灯反射的缘故，但我无法证实，因为他在跳驼鸟舞，头是藏着的。据说，自从那个姑娘匆匆离开长官的办公室之后，长官对佩里格少尉的态度就变得冷淡多了。当然，长官对下属有权采取他想采取的态度。可我要说的是，毫无迹象表明他对佩里格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佩里格照样当长官的跑腿，干这干那，甚至是长官的私事。我也没见到哪场打猎少得了佩里格的。

每次晚会跳舞的间歇，难道长官不都是赏给佩里格一杯白兰地？有时还当众把手放在佩里格肩上，鼓励他再跳一个呢。佩里格擦擦脸上的汗，就会又跳起来。佩里格应当感激长官才行，有了长官的庇护，他在我们中间就有了一种地位。当然啰，他也像我们一样，在提到长官的名字时会肃然起敬，或许比我们还多一份恐惧。

4

这是我们驻地平凡的一天。低云整天一直萦绕在堡垒的塔楼上，却没有赐下一滴雨来，只是到了吃饭和休息的时候才下了一星半点。这样的天气里，我们便按命令进行日常的工作和训练。火炉点起来了，把师部烤得暖哄哄的。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接到通知，说今晚以长官的名义要举行军官晚会。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刚举行了阅兵、游行和竞技来庆祝“师

庆日”，不过我们还没搞过全师性的晚会。长官不喜欢人太多的庆祝活动，这场晚会他一定也是定成了一个小范围内的活动。

午饭期间，大家又像往常一样取笑佩里格，问他要不要去食堂吃饭，可他没吭声。刚开始的那些日子，他总是回答说：“不，谢谢。”后来就变成一个“不”字——简单、果决、带着敌意，头还稍稍摇一下；现在他干脆什么也不说了。真是没趣，大家也就停住了笑。有人大概是从食堂里拿了一听水果罐头来，正用勺子叮叮当当舀着吃，他们一边咂着嘴一边往佩里格那边看。他正躺在那张折迭床上埋头看一本科幻小说。有时，人们会眼瞅着佩里格，大声讲那些令人发指色情刊物上的下流故事。但是时间一长，这么干也没什么乐趣了，只不过出于习惯，大家还在重复着。

晚上六点，一顿小餐过后，我回到房间，看见佩里格在擦鞋。他拿的是少尉的薪水，可我们从没见他穿过自己买的衣服或鞋子。他穿的一律是部队发的军用品。这会儿他正坐在床上，样子很奇怪，右手上一只鞋滑在旁边，吊在那儿被遗忘了似的，左手拿着什么东西贴在眼睛上在看。

他没察觉到我进来。奇怪的是，他那平时类似羊皮纸一样绷得紧紧的脸现在变得很柔和。我弓着腰蹑手蹑脚地从后面走过去，一直到我差不多贴着他的时候，他才看见我。他赶忙警惕地把那张明信片一样的东西塞到床上的一堆作战服里面——那是一张姑娘的照片，有明信片大小，装在一个赛璐珞夹子里。我装着道歉的样子说了声“请原谅”。就这么短暂、模糊的一眼，我发现照片上那姑娘有点眼熟。为了再了解一点，我便用恭维的口气说：“好可爱的姑娘，真像个

公主。”佩里格狒狒一样眯起眼看了看我，先是有点害羞，接着便有点狐疑，最后睁大眼睛，咧开嘴笑了。也许“笑”这个词还不足以形容他那大开的皱巴巴的嘴唇。他整个腮帮子都笑皱了，像一张扭曲了的面具，似笑非笑，似哭非哭。这一笑立即使他的四肢得到放松。他从衣服里把照片拿出来，小心而又庄重地用手指捏着，举到我面前。

正是那天观看阅兵式的那个姑娘，那只“小鸟”。她那怒冲冲的脚步，她细巧的脖子上搭着的那缕亮闪闪的头发，她那随呼吸一起一伏的套衫立即浮现在我眼前。照片上的她很年轻，脖子脆嫩脆嫩的，一副受了惊的样子，似乎不愿意拍这张照片，似乎不想让自己的魅力流露出来。然而这拒绝的表情，本身就充满了魅力。

“是我妹妹，”佩里格不无自豪地说。他张嘴想再说点什么，我看了他一眼，他又闭上了。这兄妹俩真是太不相像了。“她是我的小妹，”他终于又说道，“小妹妹。”他又强调一句，似乎她妹妹要比实际年龄还要小得多。

“你喜欢她吗？”我突然问，重音不知怎的落在了“你”字上面。佩里格看着我，竭力想搞清我问的是什么意思。“我照顾她，”他说。我知道他们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但至于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去世的，我不清楚、也不想问。

“她叫塔尼亚。”佩里格凄然一笑说。

“塔尼亚，”我慢慢重复一遍，多么迷人的名字！我在心里把这个名字分解成一个个音节默念着，似乎又听到了她在冰冻的石头路面上小跑时的“沓沓”声，看到了她盯着飞鸟看时那闪烁的眼神。佩里格在一旁滔滔不绝地尽说些塔尼亚的学习情况和衣柜呀什么的琐事，打断了我美妙的思绪，

于是我打算走了，佩里格却说了声：“等等。”他盯着我，直到我同意留下来。

他从床底下拖出一只落了锁的小铁箱，拿钥匙打开，在一叠纸和女孩子衣服上的小玩意下面掏出一个黑色的小木盒。盒盖上嵌着一幅红黄相间的瓷画——一只小鸟、一棵树和一条小溪。他花了好大一会儿功夫才把缠在盒子上的绸带解开，然后用一把细皮绳拴着的小钥匙开了盒子上的锁——里面是一大叠塔尼亚的照片。

塔尼亚在幼儿园参加哈努卡舞会，头顶着一支闪亮的蜡烛；塔尼亚在跳舞，眼睛大大地看着镜头；塔尼亚坐在妈妈怀里——这是妈妈去世前一年拍的；妈妈去世之后塔尼亚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姨妈家里，肩上背着一只书包，腰上挂着一只水壶，手里拿着一块面包卷；塔尼亚骑着木马，飘舞的裙子下面天真地露出了小衬裤；塔尼亚穿着芭蕾舞鞋——这张是在她出了一身麻疹之后拍的。佩里格告诉我塔尼亚很容易生病。在她麻疹消了之后，他们就离开了姨妈家。从此，佩里格担负起了照顾妹妹的重任。他给她买了双芭蕾舞鞋，作为离开姨妈家的补偿。照片上，她正踮脚站着，一副要倒的样子，可似乎又被那双舞鞋给托住了。照片还有很多很多，都按塔尼亚的成长过程排列得整整齐齐。佩里格十指捏着照片，我只好就着他的手看了。他的手掌心又小又白，像石头磨过的一样，皮肤上起了上千道的皱痕，如同饱经风霜的老人的手。

这么一大叠照片里没有一张是他自己的。

他又告诉我说等月底拿了薪水，要给塔尼亚买把大提琴。于是他一边认真地捆扎小木盒，一边就盘算开了，看怎

样才能实现这个计划。偶尔，他算帐的声音变成“啵啵”的爆破音。这令人厌恶的声音，整个营地没一个人爱听。

我起身走近那扇俯瞰着外面庭院的窗户。堡垒外墙上的窗户开得又高又窄，非得爬上去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我爬上去，看着外面的院子，点上一支烟。

借着火柴的光亮，我看到了自己的手。这粗糙的手，瘦骨嶙峋，骨结突出。这些讨厌的骨结，弄得我的手指怎么也并不拢。我从来不能像别人那样用手捧着水喝——水总是从手指的空隙里漏光，沙子也一样。我真不知道自己的手上除了皮还有些什么。这无用的手！我只顾胡思乱想，连火焰快烧到手指了也没注意到。

5

在堡垒的房间里举办晚会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儿太冷，好多东西已经没用了。灰灰的墙上我们刷了好几遍的灰泥、白涂料和油漆都不顶用。墙里冒出来的那股影子般的湿气把什么都给毁了，以致不管刷上什么东西，最后都会像破布一样挂下来。上帝，这可把我们耍苦了。这些该死的墙会打断我们的话语、吞噬我们的笑声，留下长时间的死寂。寂静里谁要是无端冒出一句话，又会带来轰隆隆开炮一样的回音。古堡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了我们与沉寂斗争的战场。我们在堡垒里装了许多灯泡，然而灯光只不过像把墙推远了一点。那“多”出来的一点空间也并不能消除我们背上的寒意——这笨拙古堡的一堵堵灰墙带给我们的寒意。

这一次我们长官带来的是一位抽象牙烟斗的女士，看上去气质很高雅。她不是长官的妻子。也许是他妻子的妹妹或

是朋友，我不知道也管不着。当然，她的到来多少给我们的晚会带来一点调剂。我们先是就着甜沙司吃烤鸽子，接着喝红葡萄酒啃烤兔肉，还喝了许多白兰地，然而周围的气氛却仍是那么冷淡。我们的长官彬彬有礼地微笑着，正以他那平平淡淡、毫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口吻对他的女宾讲述着我们打猎的故事，讲野兔和鸽子，讲老鹳和鹧鸪，讲豪猪，当然还有佩里格。因为讲的是打猎的事，长官便把佩里格叫作了涅姆罗，并且屈尊用手向他指了指。佩里格把头埋在盘子里，独自咯咯笑着，假装忙于啃骨头、吸骨髓。女士看着佩里格不禁笑了，我们的长官也加入了他那缓慢而又有所抑制的笑声，于是我们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笑声起了又落，落了又起。每次间隔，大家看到的又只是古堡光秃的墙壁。于是大家都齐声叫起来：涅姆罗！

醉汉舞！不，稻草人舞！不，猩猩舞！

佩里格早不在桌旁了。笑声四起的时候，他已经离开桌子，躲到墙角的阴影里，贴着墙蹭来蹭去了。

当然，他怎么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更逃不过格林—涅波的眼睛了。准将看都不用向那边看一眼就轻轻说道：

“涅姆罗，到这边来！”然后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又翕动嘴唇说了两三个字，好像妈妈对婴儿、或是主人对小狗耳语着什么一样。这回是个新花样了，我们立即发现这意味着：“不跳醉汉舞，不跳稻草人舞，也不跳猩猩舞，而是猎犬舞！”

跳猎犬舞的关键是要把打猎的过程重现出来，像到休耕地里去叼回那些折了脖子的鸽子，到麦秸堆里去抓大鹳，或是到小河里去衔野鸭，等等，等等。还有好多其他灵活的技

巧，如清除障碍，特别是像我们打猎时不止一次碰到过的那些自然障碍。为了让猎犬舞更贴近现实，我们长官从一个军士长手里拿过一根磨得亮光光的小棍来，权当那些头或是心脏挨了子弹的小动物。这么一来房间立即显得小了，不管长官把棍子扔到哪儿，涅姆罗三蹦两跳就能把它取回来。起初他是用手拿，后来就用嘴叼；起初一到那儿就把它拿起来，后来干脆就和它玩上了，好像这根棍子真是只受了伤的野鸭，正摇头扑翅作垂死挣扎呢。他把它叼在嘴上，然后又把它抛个背朝天（现在棍子已变成野兔了），抓着它的脖子让它向前跑。他一边这么玩着一边不时打着响鼻，快活地哼哼着，笑得大家前仰后合。就这样打猎打了四五个回合。最后当涅姆罗把"猎物"放回到长官大腿上的时候，他敞开的口袋里掉出了夹着塔尼亚照片的赛璐珞夹子来，落在那位女宾的脚旁。

这事没能逃过格林—涅波准将的眼睛。长官一定是看出了是谁的照片，因为当我们的贵宾不知为什么要把脚踩上去的时候，他用棍梢拨开了她的脚，把照片拣起来，仔细地端详着。

我从来没见过长官用这样的眼神看东西。他两眼眯着，脸慢慢变成了古堡那种灰濛濛的颜色。斗胆夸张一下，他盯着照片的双眼简直要冒火了。他的手指漫无目的地在那薄薄的赛璐珞夹子里搜寻着什么。我看见他的手摸到了塔尼亚肩上那阳光照耀着的瀑布一般的头发，摸到了她套衫上那起伏的条纹——也许这一切都只是我的想象，因为我的眼神主要被涅姆罗吸引开去了。涅姆罗好像出了什么毛病似的，他越跳越快，越跳越野。他的身影被地板上的灯投射到四壁上，

投射到天花板上，像一只挥扑双翅逝去的巨鸟的影子。我似乎也看到了一个影子正飞离乱蹦乱跳的涅姆罗那瘦瘦的身躯而去。

大伙的哄笑这时已变成了叽叽喳喳的议论声。长官把照片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他已经厌倦了涅姆罗的舞蹈，于是伸出手扬起眉毛，给涅姆罗一个“够了”的信号。

可涅姆罗还在继续跳着。

格林—涅波准将有点担心了，他叫涅姆罗站起来。涅姆罗竖起耳朵往旁边看了看，但毫无迹象表明他真的听到了命令。其实，这会儿他已经停止了跳猎犬舞，不过又把肚皮贴着地板，摇摇晃晃地转起了圆圈。他的头一上一下地点着，好像在平衡呼吸似的。

我们大家都看着长官。一阵寂静之后，长官把手伸了出来。他什么也没说，但我们都明白，长官的手指到谁，谁就得出来照顾涅姆罗。也许是我没赶紧作好随时听命的准备，也许是在我想站稳时长官看到了我发颤的双腿，也许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长官选中了我。

涅姆罗在地板上圈子越转越大，离灯光的中心也就越来越远。他作战服上的钮扣全都松开来了，衣服像一片破布在地上拖来拖去，成了一件碍事的累赘。他先是把头夹在窄窄的双肩之间，后来又向前伸，变得长长的、尖尖的。他的脚轻轻地晃动着，完成了所剩的一点舞蹈动作。接着他又拖着身子踉踉跄跄地走起圈子，快速的呼吸声也终于渐渐平稳下来。

我膝盖点地跪下身来，听见涅姆罗在轻轻地哼哼着什么。他睁开眼，温和又友善地看着我，这双眼已不再那么冷

淡。跪下腿来倒真不错，我那该死的腿顿时就不抖了。他嗅了嗅我，发出一种轻轻的友好的声音。我双手着地，以便听得清楚一些。他好像在冲我笑。从上面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些，但现在低下身来了，和他处于同一层次，我在他浑浊的细眼里，在他干瘪的腮帮上的皱纹里，在他低低的额头上，看到了这微笑。我们一起转着圈子，时而我跟着他，时而他跟着我。一股酸酸的汗味淹没了我的全身，堵塞了我的喉管——这是涅姆罗身上发出的气味，它渗进了我的身体并沉浸下去，一直进入到我的手脚，我的指尖。突然间，我感到自己强大多了。是的，我终于真正理解了我的同志，我的弟兄涅姆罗。当你四肢着地的时候，你才会感到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地面也变得宽敞多了。我真不理解周围的那些声音。那简直可以算作新奇的合唱！

（陈延青　译）

待到黎明时

穆谢·沙米尔

1

“艾莫斯，别再和我捣蛋了！快住手！”

听到这话，艾莫斯跳了起来，纵身抓住一根桁条，人一下子腾空，开始在空麻袋堆上方来回荡了起来。凌乱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瘦弱的褐色手臂，蹬着一双橡胶靴的双腿，这就是在桁条上高兴地荡来荡去的艾莫斯。很快，他的手指开始握不住桁条了，但他强咬住嘴唇坚持着：看看自己到底能在上面坚持多久。突然，他的胳膊肘出现了一阵钻心的疼痛。他终于从桁条上跳下，落在麻袋堆上。只见他从头到脚沾满了灰尘。他站了起来，看着握扁了的手掌。这时，格尔松再次开口道：

“你该上床睡觉了。看看外面都什么时候了！”

艾莫斯在把头转过去看着格尔松的同时，飞快地瞥了外面一眼。外面已经黑了，完全地黑了。到处是雨水和泥泞。只有零星的灯光闪烁。四周一派宁静。他看着格尔松。格尔松

正站在筛谷机巨大的进料口旁，把一只沉重的麻袋举到进料口处，然后，用一种赶驴的方式把包里的麦种缓缓倒入进料口。他的一只脚踩在筛谷机的铁箱上。所做这一切都极其认真。筛谷机上方装着一盏灯。借着灯光，能够清楚地看出筛谷机闪亮的金属外壳。倒入筛谷机的麦种像落下的火星疯狂地跳动着。格尔松爬到筛谷机上，开始检查振动着的格筛。这时，人们可以看到他闪亮的双眼，长着淡黄浓密汗毛的手臂和沁着汗水的嘴。

正梁的上方还亮着一盏灯。这两盏灯不仅照射在艾莫斯和格尔松身上，也同时照射在地面上，装粮的麻袋上，筛谷机上，以及扫把和盆桶上。

“今晚爸爸不会来带我去睡觉了。”

格尔松抖了抖手中的麻包，看着艾莫斯。他的父亲是不会来带他去睡觉了。当然不会。他怎么可能来呢？艾莫斯的运动衫丢在了麻袋上，运动衫的袖子反了过来。他的外套则整整齐齐叠着放在另一只麻袋上。外套是格尔松在孩子进来时帮着脱下的，当时运动衫还穿在身上。然而，没过了一会儿，他却发现到处跑动着的艾莫斯的身上只剩下短袖衬衫了，穿皱的运动衫被扔到了一旁。

“艾莫斯，快把运动衫套上！”

格尔松把手中的麻袋扔到空麻袋堆上，然后，走过去去取另一个满装着麦种的麻袋。装麦种的麻袋一个个地堆在一起，等着倒入筛谷机过筛。他抓住麻包的两只角，把麻包拎了起来，先放在他的一个膝上，在拆开麻袋后，把麻袋放到筛谷机的进料口旁。每只麻袋重一百公斤，装的都是选过的上等麦子，由于麦种不同于其他食用麦子，必须经过筛谷机的反

复筛选。然后，还要再装入每包重五十公斤的小号麻袋，供播种用。

格尔松把一个装满麦种的麻袋拖到筛谷机旁，积了一层粉尘的地面上留下了一道宽宽的印痕。他拎起麻袋，举到了筛谷机的进料口处，把麻袋横着放下后，拆开了麻袋的缝口，麻袋口顿时张开，黄澄澄的麦粒在扬起的藕灰色的粉尘中闪烁着自身的光芒。格尔松张开五指，伸进麻袋，将袋里的麦种朝外扒。这时，他陷入了沉思。

……他首先想到的是那些来自另一个基布兹、身着工作服的农夫。他们前来是为了和我们商量借用筛谷机的事："我们的筛谷机坏了。希望能让我们使用你们的筛谷机过一下我们所需要的麦种。我们将昼夜加班，在一天内干完。""没问题。"我们同意了。在那以后，我们也学着开起了夜班。若不是他们的影响，我们大概说什么也不会开夜班的。不过，若是像以往那样，我们是不可能完成筛种任务的。很可能会每天早上都有在大田干活的人从地里跑来要麦种，而我们则什么也拿不出来。

那天晚上，就是夜班开始后的第一个晚上，艾莫斯跑了过来。在进门的地方，他站了下来，向四周打量了一下，便走了进来。打那以后，他便每天来这里。小艾莫斯刚刚六岁！每当太阳西沉，消失在森林背后，他便"噔噔噔"地穿过院子，狼吞虎咽地吃完晚饭。大家都说，他总是站着吃。当夜幕降临，他便飞快地奔向我们的加工场，奔向这灯火通明的地方，奔向隆隆着响的筛谷机。

格尔松举起正在迅速流空的麻袋。他不知道现在艾莫斯又在盘算什么样的恶作剧。就在这时，艾莫斯突然大声喊了

起来："格尔松？格尔松！漫出来了！漫出来了！"

格尔松用力拍打了一下手中的麻袋，让里面的麦种流空，然后向后退一步。挂在筛谷机出料口下面的麻袋已经装满了播种用的麦种，麦种正在不停地往外漫。格尔松赶紧跑过去，边跑边大声说着："你这小傻瓜，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坐在麻袋堆顶上的艾莫斯只是一个劲地笑着，样子十分开心。过了一会儿，他止住了笑，开始有节奏地拍起手来，边拍边唱道："是你叫我住口的！是你叫我住口的……"

格尔松忍住不笑。"难道你不想要我让你单独照看筛谷机了吗？"

艾莫斯打坐的地方"嘭"地一声跳了下来。他真的有点来气了。他走到正在扎麻袋口的格尔松跟前，责问道："什么？你不打算让我看筛谷机了？"

艾莫斯满脸愤愤不平的样子，他两眼圆睁，射出了愤怒的光芒。这时，格尔松已经扎好了麻袋口，把麻袋堆放在加工场的一侧，又重新回到了筛谷机旁。筛谷机正在空转，格筛嘎嘎地响着，传送带不停地转着，筛谷机里已没有麦种了。

格尔松将麻袋口朝上，套在筛谷机的出料口上，然后，用手将堆积在里面的麦种往外扒。筛谷机的空转声再一次和麦种流出来的沙沙声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支仿佛有成千上万只手指弹奏出的曲子。机器在转动，格尔松在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需要换一只麻袋。艾莫斯两眼盯着挂在筛谷机出料口上的两只麻袋，防止麦种再次漫出。两人又一次陷入了沉思。

这一情景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星期。艾莫斯每天晚上都来这里。艾莫斯的母亲离家出走了。孩子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他对这事会怎么想呢？母亲离开了家。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就此离开了基布兹？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会到哪里去呢？她会不会一直在不停地走着？会不会永远也不回来睡觉？她会不会现在还在走着，不停地走着……这种行走会不会成为一种长途跋涉？

在过去的一个礼拜中，卡夫里从未过来把孩子带去睡觉，一次也没有。他整天忙着分配基布兹的工作。夜班开工以前，艾莫斯都做些什么？晚饭后，他到什么地方去？是和大一些的孩子打闹，还是独自一人在餐厅乱玩？是去阅览室打扰他人看书，还是跑到牲口棚去逗牲口？

格尔松再一次把目光移到了艾莫斯身上。只见他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慢慢被灌满的麻袋。

埃德娜是几个星期前离家出走的。她就这样离开了卡夫里和艾莫斯，至今不知下落。离开前，她是这里幼儿园的老师，是弹钢琴的……

有的人无事不知，无事不晓。他们只消把眼睛一闭，便可马上察觉出一切。“用不着来告诉我……我知道是为什么……背后有其原因……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若是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随即，他们接着道，“格尔松，你也太天真了！你如同刚出世的孩子。格尔松，你根本不懂生活是怎么回事，谁都可以牵着你的鼻子走……”

尽管如此，格尔松仍然逢人就问，不仅在公开场合下问，还在私底下问：

“不管怎么说，你们有谁知道她到底为什么要离开？我们

大家都很喜欢她。孩子也爱他。她工作很出色，还有了个家——你们笑什么？还有艾莫斯是那样地可爱，卡夫里也不是那种经常不归家的人。瞧这孩子，他对谁都亲近，对什么样的笑都高兴，总是一副惹人喜爱的神情。他看人的样子仿佛在问：'妈妈，你在哪儿？'尽管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感到难过，并没有受到打击，尚无法体验出什么是不幸，可今后呢？她是个十分活泼的女子，聪明能干，情爱甚笃，乐于奉献。可突然之间，问题发生了，她走了，离开了家。”

“格尔松，你太天真了！”

“她为什么会离开？”

“你也太落后于时代了。”

“我们大家都喜欢她。”

“你还不懂……”

格尔松抖了抖一只空麻袋。迟早，所有的麻袋都会变空，都会被抖一下，都会扬起一股灰尘。他把抖过的麻袋扔到地上。艾莫斯仍站在筛谷机旁，两手背在背后，聚精会神地看着正在装满麦种的麻袋。现在看来，麦种不会漫出来了，格尔松可以走开了，可以把这活交给艾莫斯看管了。于是，他对艾莫斯开口道：“艾莫斯，现在机器由你暂时照管。我过一会儿就回来……”

埃德娜以往经常带着艾莫斯坐在钢琴旁。她总是把孩子抱起，放在自己的膝上。艾莫斯坐在她的腿上，头正好到母亲的下巴。然后，她开始弹琴。人人都说埃德娜非常宠爱这孩子。

“听我说！即便是天底下最好的幼儿园老师，在对待自己孩子的问题上，也是令人不敢恭维的。可是，瞧埃德娜，

她简直是在宠惯这孩子……用音乐来宠。”

卡夫里整天忙着分配工作的事，深受基布兹管理委员会赞赏。由于他整天忙于分配工作，家里没有人去哄艾莫斯睡觉。卡夫里点着了前一支烟的烟头。你是决不会看到他吸“绅士”牌或埃及产的香烟，因为他总是吸价钱很便宜的烟，即使是打城里回来也一样。他每次进城总是用前一天的《米西马报》包上一点吃的带在身边。他长得精瘦，个子比格尔松略矮一些。尽管他十分喜爱艾莫斯，然而，他每天却难得抽出几分钟的时间和儿子呆在一起。

“卡夫里，有件事想……”

卡夫里站了下来，一只手搀着艾莫斯的小手，肩上放着洗澡用品，艾莫斯则不耐烦地用力拖曳着他。

“爸爸，走吧……”

“爸爸，那是谁的车子？”

“爸爸，你写‘卡夫里’时用的是大写的K，对不？爸爸，……”

“爸爸，……”

每当碰到这一情况，卡夫里总是停下才说了一半的话，看也不看地拍拍艾莫斯的头，嘴里说着：“去，过一会儿再来。我现在要去冲个澡。”他就这样把儿子给打发走了。

若是碰上艾莫斯死命拖着他不放，他只好无可奈何地跟在他后面，边走边转过头说：“从八点钟起，我必须像往常一样到分配工作办公室！”

格尔松决定不再拆包了。他按了一下按纽，筛谷机随即停了下来。艾莫斯望着他说：“格尔松，你为什么要停机？麻袋还没装满哩。”

“到我这里来一下。”

艾莫斯走了过去。格尔松理了理孩子的衣领。

“我打算去一趟分配工作办公室。想跟我一道去吗？”

“去干嘛？……谁来看这机器？”

“机器现在不在工作。”

“这又怎么啦？我留在这里看机器……”

艾莫斯绕着筛谷机转了一圈，拍了拍还没有装满的麻袋。

“这机器说不定会突然转起来。爸爸曾对我说过……”他把手从筛谷机上移开，回到了格尔松身旁。

“好吧。”格尔松用手拍了一下艾莫斯的肩膀。这孩子有一点站不稳了，但却咬着嘴唇，坚持着。善意的拍肩举动是友谊的象征！格尔松离去了，把艾莫斯一人留在了那里。

这孩子会一直呆在那里，会找个地方坐下，深情地看着一动不动的筛谷机。他有时也会做梦。他什么时候会梦见自己的母亲呢？会梦见自己的父亲呢？他不想去父亲的办公室。这时，一个离题的念头突然出现。“我们说什么也得力争另一名人手。不过，卡夫里在这方面很精明……”

加工场外一片漆黑，泥水在脚下“咕唧咕唧”作响。他先前的想法又回来了：“好吧。不过，请告诉我——兴许有人已经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为什么？”

办公室会不会像以往那样乱哄哄的？

办公室的门敞开着。罩着的灯光、讲话声、电话铃声、人影、所有的一切都交织在一起，打老远就能看见。

办公室内亮着耀眼的白炽灯。卡夫里的办公桌被一群“来访者”团团围住：有戴披肩的、有穿休假服的、有围着

围裙的、有穿皮夹克的、有顶着羊毛头巾的……

所有人的脚上都穿着橡胶靴，有带泥的，也有不带泥的；有污黑的，也有闪亮的。胶靴之上，有穿着长裤的，有穿着长衫的，也有穿着短裤的。那些穿短裤的人露出了或是长着汗毛的黎黑的腿，或是光滑雪白的腿（这些人难道不冷吗？）。

另一张桌子周围也坐满了人。桌子后面，在桌子和墙之间，有人正大声对着话筒喊："什么也听不清。这里简直就像地狱。一个字也听不清。请问你是谁？"他失望地挥舞着手，然后抬起头，扫视了一下办公室。最后，他只得砰的一声失望地放下了话筒。

办公室里到处是人，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靠在墙上，有的在削铅笔，一个上学的孩子正在吸墨水。

办公室里十分暖和。也许这是为何会有如此多的人来这里的一个原因。房间亮着灯，人们挤在一起，相互打着闹着。那个坐在角落椅子上的人来这里并没有特别的事，纯粹是出于好奇。他只要呆到十一点，那他今晚就会知道自己明天将干什么活。围在电话机周围的一群人正在议论一台新购置的拖拉机。一位种田人讲了一则笑话，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格尔松走了进去。他很可能是这里唯一穿着工作服的人。由于人太多，他没能看到卡夫里。说不定，卡夫里也穿着工作服。卡夫里的办公桌被围得水泄不通，使他根本无法接近。

"我既来了，"格尔松在想，"就一定要往里挤。让我进去，让我进去。我现在还在班上。他们会生气、会争吵，喧笑声会更大。有人会说：我还在开会……而其他的人则会

取笑说：那就享受吧，在上班时放松一下……”

突然，卡夫里从人墙后面站了起来。

“诸位，能不能稍微静一下？这样吵是无法工作的！我要求所有与分配工作无关的人——不管怎么说，去餐厅等候，这对大伙都有利，围在这里是无法……”

有的人向后悄悄退了退，其余的只是极不自在或很不情愿地移动了一下脚步。格尔松没有向卡夫里的办公桌走去。他在想：“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对造成他工作过度一事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卡夫里又一次突然站起，匆匆扫视了一下所有在场的人，不过，他并没有注意到格尔松，随后，又再次坐下。就在这时，格尔松听到人墙后传出了他的说话声。“这儿有谁看见过我的艾莫斯？这些天来，他们是几点钟让孩子上床睡觉的？”

格尔松绕到他办公桌后面，悄悄地挤了进去，朝卡夫里的椅子靠近。卡夫里正在与管理菜园子的人争论：“我实在找不出办法。我必须把丽福娃留给婴儿室……我现在无法回答需要多长时间……”

“可是……”

“只要一有可能，我们就立即把她分配回去。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顾不上你那头的工作。”

格尔松把一只手放到卡夫里的肩上。他想对卡夫里说艾莫斯在加工场，一切都很好，很快就会上床睡觉。还有最近一直由他亲自照看。他想以此使卡夫里放心……

卡夫里看着他，问道：“有事吗？”

格尔松有点生气了。他没有提及艾莫斯。他有点犹豫，

也许……然而，卡夫里却再次开口："有事就快说。我们不能整天……"

格尔松感到心里有几句热情的话在向上涌。要说的话是："卡夫里，别太累了。想想艾莫斯。丢掉手里的烟。再看一下我……还是……"可是当他开口时，说出来的都是另外一些话，尽管他说得很轻很轻：

"明天，我还需要一个人。"

"什么？！"

一个协助分配工作的人接过了接待管理菜园子的人的事。

"你知道别人的种子已经加工完了。现在，又碰上雨天。以目前的速度，机器是拿不出所需要的麦种的。我们必须开两班。"

"开两班？"声调表明了说话人既惊又疑的态度。

"是的，得开两班。我还需要一个人手。"

"没办法解决！"

格尔松没有再说什么。他生性意志薄弱。"没办法解决"这几个字就像一堵墙，一堵铁墙。这句话的威力比一台拖拉机的威力还要大。他退却了。

"卡夫里……"

"难道我还得再向你解释：明天没人休假。全基布兹都找不出一个闲人。"

这个没休假的想法似乎一下子控制了卡夫里。他提高声调，对着管理菜园子的人，以及所有在场的人宣布："明天，基布兹将取消休假！我宣布了谁也不准，那就每个人必须遵守。"

说罢，他用手有力地拍了一下放在桌子上的分工明细表。这是权威的一击，是严酷的一击。

格尔松朝卡夫里俯下身子，以便能看到他的眼睛。

“请听我说，卡夫里。”刚才拍桌子的声音把大伙的注意都吸引过去了。

“请听我说，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唯一的可能是开两班，没对其他选择余地。否则的话，就播不成种了。”

“不对！”卡夫里说着，再一次拍了一下桌子。

格尔松吃了一惊。所有的人都屏气敛声地听着。

“‘不对’是什么意思？”

卡夫里把手搁在桌子上，猛地向左转过身子，直对着格尔松。格尔松总算第一次看到了他的眼睛。他两眼闪射着一种不安的神色，似乎处于一种狂怒的边缘。

“是说你在撒谎！”

人们的头聚到了一块。格尔松看到的是出现在卡夫里眼睛里充血的细胞和布满皱纹的额头上沁出的汗珠。

格尔松开始默默地退让。他直起身子，什么也不说。而其他人都在等他开口。

格尔松啊，格尔松，亏你还是个年长的人——你刚刚被人指责为撒谎，这可是种令人丢脸的诋毁。格尔松，你的名声已经受到伤害。你的人格已经受到侮辱。你被指责为撒谎，而且是在公开场合受到这一指责，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受到这一指责的。发出指控的人大概忘了他指控的是谁。卡夫里一定是忘了自己是什么人，他与之谈话的人又是什么人。忘了你就是格尔松，他的挚友，一个为人十分忠厚的格尔松，而且是马上就要回到艾莫斯身边的格尔松。格尔松，你

可不要对此沉默，你绝对不能这样！格尔松，人们都在说（尽管实际上，人们是在看着他，而不是在议论此事）像这样的事可从来没在这里发生过啊！你不能就这样算了。格尔松——快开口说呀！

然而，格尔松还是没有开口。叽叽喳喳声开始慢慢响起。过了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人们已经呼吸了十次。格尔松什么也没有说。他穿过骚动不安的人群，离开了卡夫里的办公室。

虽然头顶上的天空还是晴朗的，可是，南边和西边的地平线已经是乌云密布了。再像这样一天一班缓缓地干，说什么也不行了。所有的麦种必须备齐。所有的麦种都必须在两、三天内备齐。只有这样，播种的人才有可能驾驶着所有的拖拉机和播种机不失时机地完成播种任务。看来，只好由他来干通宵……除此，已别无他法。待到黎明时……

当他经过餐厅时，刚才的情景又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拥挤不堪的办公室，卡夫里那颗消沉的脑袋瓜子，感情受到抑制的声调。

一个人如果是感到羞辱时，不去理睬这种羞辱，而是让这种羞辱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这是很容易做到的），那将是……是愉快的，如果你愿意的话。然而，如果让那种突然出现的温暖的感觉受到怠慢忽视，受到伤害，轻易地丢掉；感到眼角旁的压力，用像人家欠你还不清的钱的眼光去看人；任你的手臂无力地垂在身体的两侧；或是在筛谷机旁消沉，沉默，不理睬艾莫斯——那将是可悲、极其可悲、最最可悲的。艾莫斯怎么办？不去理睬他？不带他去睡觉？

对，一直干到天亮。明天，对，明天。绝不改变进城的

计划。

格尔松突然停了下来。他脑子里闪过了一个任何人都不愿意想到的可怕念头。“也许我是在撒谎！”这时，他的眼前再次出现了卡夫里以及他拍打过的那张分工明细表的情景。

“我想过，现在仍然在想，明天进城的事。确实，我们需要开两班，我们必须开两班。不过，除了这是事实外，我想到的还有进城一事。我想回来后再上夜班。有了外加的人手，白班就可以交给他了，我可以上夜班……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得开两班。是的，我曾经考虑过，现在想的仍然是进城的事。”

格尔松透过阅览室的窗户看了一眼阅览室。阅览室一般九点关闭。艾莫斯怎么办？也许在麻包上睡着了。肯定是睡了。天上的云宛如浓烟散去了一些。晚风发出了轻轻的啸声。门像步枪发射似的“砰砰”作响。他再次透过窗户向阅览室内看了一眼。阅览室里坐着两个人，不过，并不在看书。他走了进去。晨报摊了一桌。他来到阅览室桌旁，把报纸翻到了广告栏——不错，刊登的信息和他先前了解到的情况完全一样。

儿童剧院——幼儿园教师协会主办……售票处…………钢琴演奏：埃德娜……埃德娜·卡夫里。时间：下午三点半……演出大厅……明天……

他想到过要把孩子带上。卡夫里是不会去想这事的。可以打赌说，他是不会去看她的。肯定不会！到目前为止，他尚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卡夫里不是个宽仁的人。不过，有谁说得清呢？不管怎么说，他认为他明天一定要把孩子带

上。明天一早出发，把他带去见见母亲，然后把他带回来。回来后，让他上床睡觉，自己换上工作服去上夜班。当然，这就需要有人上白班。其实，谁都可以把麦种筛一遍。不论是什么人，只要能分辨麻袋和扳手，都能干……

格尔松朝加工场走去。九点了！九点、十点、十一点、半夜。然后，再有五个小时……就到了把艾莫斯带进城的时候了。这样，艾莫斯就能看到演奏钢琴的母亲了，然后，再带他到后台去见母亲。剧场引座员有可能会不让他去后台。不过，最终，最终埃德娜是会感谢他的，会衷心感激他的，会握住他的手，会把艾莫斯抱起来，紧紧地贴着她自己，连同胶靴、绒帽、外套和穿着的一切。

格尔松走进加工场。艾莫斯到什么地方去了？随后，他发现孩子伏在一只横倒在地的麻包上。他几乎是躺在了袋子的上面，用整个身子去拥抱它。原来，他试图把倒下的麻包扶起来。他喘着气，蹬着脚，使出了全身的气力。

“嗨，你这个小笨蛋在干吗？”

艾莫斯没有理睬他，只是说了句：“别干涉我！”

艾莫斯十分气愤，突然间开始恨起格尔松来。“我已经说了，别干涉我！”

格尔松用力把他扶了起来。“现在还不想上床睡觉？”

“不想睡！”

“去吧，还是去睡觉吧。”

“我会自个去！”

“知道你会自己去。我只是想陪你一下。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哩。”

“我会自个去！”

格尔松帮他把外套穿上。“我倒忘了问你，机器怎么样了？”

艾莫斯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格尔松。格尔松走到机器旁，摸了摸那些金属部件和皮带，然后，绷紧了嘴，说道：“看来一切正常。你有没有给机器加油？”

“人家又不知道它需要加油。”艾莫斯的语气整个软了下来。

“没关系。我过一会儿加。咱们走吧。”

他俩走出加工场。泥浆在他们脚下“叽呱叽呱”作响。头上的夜空一片漆黑。雨点开始慢慢落下。

格尔松已经很疲倦了，然而，一切还刚刚开始。他得把艾莫斯弄上床，然后再回到加工场，在耀眼的灯光下干完活。随后，还得走好几个小时的路进城。

雨点越来越密，终于变成了倾盆大雨。格尔松抱起艾莫斯，让孩子的头靠在自己的胸口，然后用自己的外套把他盖住。

2

分配工作办公室终于空了下来，不过，先前曾挤满了人的痕迹仍四处可见。椅子毫无秩序地到处堆放着，地面上沾满又粘又黑的泥浆。桌上那盏布满灰尘的灯或明或暗，满桌都是从笔记本里撕下的纸页和烟头，烟灰缸里堆满了火柴头和柑桔皮，高高的一层。

在这乌七八糟之上的是一张整洁的分工明细表。分配工作的人——卡夫里孤零零一人蜷缩在椅子里。他缩在那里，两腿前伸，两眼盯着对面那扇不透明的窗户。他慢慢伸出

手，把那张分工明细表又拿了起来。

终于大功告成。1945年10月24日，星期二的工作终于分配完毕。10月24日星期二……10月24日星……10月24……10月……10……

办公室的门“砰”地一声打开了。进来的是内夫塔利，卡夫里的助手，另一位分配工作人员。显然卡夫里为合理分配基布兹的工作竭尽了全力，显然卡夫里竭尽了全力……显然卡夫里……难道他头脑里的这些杂音就不能沉寂半刻？

内夫塔利拿起那张分工明细表，看了看后说道：“他们明天需要的是半天时间，而不是四分之一天的时间。我们必须从售衣店抽出四分之一的人力。”

卡夫里没有听清楚他的话，便问了一声：“什么？”

“没什么。我来调度一下。”

突然，卡夫里向前探过身子。看着分工明细表。他看得十分仔细，仿佛是想找出暗藏的错误似的。内夫塔利也伏在上面看了起来。他用铅笔在上面划去了一些项目，在“托儿室B”栏旁添了几个字，然后，又划去了一些项目，用线条表示变动。

卡夫里重新倚在椅背上。他抓住内夫塔利那只戴着闪闪发光手表、长着汗毛的手臂，说道：“内夫塔利，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帮什么忙？”

“用张干净表把分工明细表重誊一遍。去掉这些划划杠杠的东西，去掉上面乱七八糟的涂改。我一看到它这个样子就感到不舒服。这样子太难看了。请你去掉所有的涂改处，所有的一改再改处，所有的改过来变过去的四分之一天，半

天，或四分之三天之类的东西，所有的勾勾划划，圈过来绕过去的东西。”

内夫塔利听糊涂了。卡夫里则感到自己是在玩一种新奇的游戏。仿佛他想要的是一种模糊、如同打碎的玻璃杯一样的现实。

“这表可是我们的自画像！内夫塔利，务请……”

“你在说些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出过整洁表的？明天一过不就作废了。难不成你手头的事还不够做？”

卡夫里累极了。他不再坚持原先希望得到的东西了。

“是啊，难不成我手头的事还不够做？现在几点了？有没有到十点半？再过几分钟，我还有个会要去参加。而我还没有吃晚饭哩。”

“他们让值夜班的人给你留了些吃的。”

“是吗？那太好了。好吧，把表给我。我去餐厅，去把它贴上。”

卡夫里撑着桌子站了起来。烟灰缸旁放着两只空烟盒。他知道没等他走到餐厅，他的嘴唇之间又会叼上另外一支烟，一支又苦又难闻的便宜香烟。

他走出办公室，朝餐厅方向走去。天上细雨濛濛。他停下来想点支烟。第一根火柴没有划着，第二根火柴也没划着。当他取出第三根火柴时，才发现整包火柴都湿掉了。他没有打火机。他看了看周围，四周一个人影也没有。他叹了口气，继续朝前走去。

下雨意味着他们必须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将所有的拖拉机都调去执行播种任务。这下，所有在果园，草场，菜园干活的人很可能会聚集在一起起哄、闹事。此外，筛谷机也确

实需要开两班。这意味着他的压力更大了——人们是怎么称这一类事的？“加班加点”，对，是需要加班加点。

这么看来，格尔松还是对的。

换言之，亲爱的卡夫里，在你走进餐厅以前，请告诉我：真的有必要这样吗？还是客观、冷静地考虑一会儿：我们这个基布兹的工作分配委员突然对自己的一名成员发火，冲着他又喊又叫。其实，我需要的只是一个人手，他可以是格尔松，也可以是其他人。他们会推荐说：格尔松。我则会说：随便哪一个，不一定是格尔松。实际上，在基布兹中，无论是谁，除非我们做好了彻底信任他的准备，除非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对他有足够的信心，否则是不可能成为我们中一员的。喏，事情就像这样：分配你在食堂做饭时，大家是信任你的。分配你分发衣服，大家也是信任你的。当你和一个姑娘手拉着手在一起跳舞时，或坐在一块时，那不是一种纯真、朴素的友谊和信任吗？当大家把教育孩子的事委任给你时，不也是对你的信任吗？工具、牲畜、帐户、医生、旅游、疾病、思想——各种各样的思想，所有这一切都包括着信任、信任、再信任。是这样吗？当然是。可我又是怎么做的呢？冲着格尔松叫喊（又是格尔松）：“你在撒谎！”撒谎？撒谎既不是做错事，也不是胡思乱想。撒谎就是欺骗——是一种恶意行为，是一种由于憎恨而有意做出的行为。

像格尔松这样的人怎么会撒谎呢？……怎么会呢？是不是他想休息了？可他能歇得住吗？会不会是他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

谁对生活失去了热情？会不会是我？我自己？分配工作的人？农业市场委员会中央局委员？艾莫斯的父亲？埃德娜

的丈夫？格尔松的朋友？他的朋友？他的好朋友？

别再胡思乱想！

卡夫里走进餐厅，从自己的衬衣口袋里拿出了分工明细表。表上写满了人名字，有擦去的，有改过的。他把分工明细表摊在了桌上。顿时，所有在餐厅的人都朝他围拢过来，有从他背后踮着脚看的，也有冲到前面来看的。

“别急！别急！”（又要发火啦，卡夫里？）“等一下！我还没弄完呢。请再等一会儿。等我把它贴上去，你们不就可以看到了吗？务请协助，务请协助！”（他那苛刻的脑袋使得他的话变得生硬起来。）“让我静一会儿，好不好！”

大伙迅速地扫了一眼分工明细表，便走开了。那些性情有点古怪的人则在他对面的长凳上坐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卡夫里俯身在分工明细表上，琢磨了好一会儿，在空白处添了几个字，然后，又从头至尾把表浏览了一遍。他再次拿起铅笔，好像要写些什么或划掉些什么似的。谁知，他又轻轻地把笔放回桌上。终于，他把分工明细表贴到了墙上，去厨房吃饭了。留给他的饭菜放在一只带盖的搪瓷盆里，搪瓷盆炖在明亮清洁的气炉上。他把搪瓷盆从气炉上端起，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随后坐下，揭开了盆盖。盆里的饭菜十分可口。煎肉片还是滚热的——从飘出的香味就可以知道了。烤土豆松软、金黄，而且是用他喜爱的方式浸在黄油里。煎肉片下面还藏着一只煎鸡蛋。一壶咖啡正在炉子上煮着。厨房的桌子上还放有一盆新鲜蔬菜、面包、人造黄油以及奶酪。

所有这一切肯定是某人专门为他预备的。一定是某个人在大约一小时以前来这里，出于对他的关心，不嫌麻烦，忙

着准备了这一切。此人是在没有见到他的情况下，是在他没有说出想吃什么的情况下，准备了这一切的，是出于一种估计，一种理解，即出于一个名叫卡夫里的人迟早会要吃饭这么一种估计，出于为他准备一餐可口的饭菜，将饭菜炖在炉子上以保持饭菜的温度是必要的这么一种理解。

为什么肉片如此可口？是因为它们是热的缘故？还是因为你饿了的缘故？或者是由于因为某个人专门为他预备的缘故？再不就是由于你累了，你的思想（一连串的词语，一场词语的雪）搅得脑细胞失去了"劳驾"这个词的缘故？

卡夫里站了起来，端着一杯咖啡回到了餐厅。

值夜班的巡逻人员蹑手蹑脚地在这位分配工作委员面前慢慢来回走动。他的步枪背在肩上，枪口朝下以防雨水打进去。他仔细地看着贴在墙上的分工明细表，以便了解夜里谁照看奶牛，谁在伙房工作。还要再等一会，站岗的女青年才会来和他交换一下情况，然后两人一道去儿童之家查看。他还要问她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你打算何时替我做晚饭？"

卡夫里把手中的空咖啡杯放在一张桌子上，抬头看了眼墙上的钟。现在是去开会的时候了。教育委员会的会议这时差不多该结束了。（我以往总是要等教育委员会开完会。）他们很可能连看也不看这儿一眼，就径直去办公室。（我为什么要等在这儿呢？是等埃德娜吗？是的，是在等她。）埃德娜是位优秀的幼儿园教师，一直担任教育委员会协调人的职务。作为卡夫里的妻子，艾莫斯的母亲，每当她一天工作下来回到家里，每当她开完会回来，每当她在充满"请予以理解"的争论会后回到家里，每当她带着艾莫斯外出散步，然后再把他抱上床后回到家里，她总是感到十分地累，总要

躺倒在床上，歉意地笑着，然后点上一支烟。同样，每当卡夫里干完一天的工作回到家里，每当他出差后回到家里，每当他提着公文包四处匆匆视察后回到家里，每当他从烟雾弥漫、与会人一个个穿着土黄色衬衣的会议回到家里，每当他分配好第二天的工作后回到家里，每当他用了很迟的晚饭后回到家里，他也总是感到十分地累。他往往先把公文包往椅子上一放，然后，面对窗子站着，说上一声："又是倒霉的一天！"

以往的日子就像这样。

后来，基布兹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如何提高劳动效率，削减一些工种，削减教育的事。那些喜欢一边发表议论一边拍桌子的人发表着议论、拍着桌子；那些喜欢在发言时老是重复同一件事的人，发着言，重复着同一件事；那些喜欢发言时一针见血的人总是在发言时一针见血。

卡夫里也曾这样想过：我为什么不能与埃德娜讨论此事呢？为什么我们要接受一种带有明显偏见的愚蠢观点：认为基布兹成员不应该将基布兹的规定强加在妻子身上？家庭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自私的部分？俗话说：身为丈夫，我怎能以他人的名义，为他人的利益，向妻子提出要求？作为丈夫，我又怎能代表除自身的利益、自家的利益、自己孩子的利益以外的他人的利益？这样说是不是一种讽刺……？

基布兹终于作出了停止在学生中教授音乐的决定。而埃德娜正好是教音乐的。她每周两次，一次半天，给那些穿着短裤，赤着脚，剪着短头发的女孩子上钢琴课。而基布兹的上述决定则意味着完全取消这一课程。卡夫里曾自告奋勇地

说："这事由我去跟她说，我去把这一决定通知她。……"

几天后，埃德娜便离开了基布兹。

埃德娜　非要这样不可吗？在卡姆辛干热风刮来的时候，当我们这些在以色列出生的孩子赤着脚的时候，来这么一点高尚活动，来这么一点音乐都不可以？你们有没有看到过那些女孩子坐到钢琴旁，开始弹奏时脸上流露出的不同于往常的神情？你们有没有发现那时的她们是多么地轻松自如？有没有看到那时的她们害怕全无，仇恨全消的精神面貌？我真不敢相信这一周中的一天会对你分配全基布兹工作造成妨碍……不就是两个半天吗？

埃德娜　（晚上，几个小时以后）这下，你们所有的委员都有了可以暗中庆幸的资本了。这是你们的一项胜利。你们捣毁了这钢琴！这下，我们这个基布兹可了不起了。好哇！你们真勇敢，竟有勇气砍掉女孩子的钢琴课！

埃德娜　（争论在继续）我已经累得不行了。卡夫里，看看你自己的样子，再看看我的样子。我们现在在哪里？艾莫斯的前途在哪里？我们的生命之光又在哪里？

埃德娜　（第二天，满脸倦容）不错，这是个生命攸关的大问题，是牵涉到我们生活意义的大问题，而不是只涉及两个半天时间的问题。（十分痛苦地）为什么要你来跟我说这事？我们已经争论了十个小时，两人的嘴巴上都争出了白沫。为什么我们不抽出些时间让你亲自听一下我的弹奏？为什么我们从不抽出时间让我悄悄地听你谈谈我们这个基布兹，谈谈我们的梦，谈谈面临的困难和拥有的权限！我们有时间争论……

埃德娜　（又一次开口）你为什么要把这任务揽到自己身上？你为什么把这事叫做自愿行动？你为什么如此顽固，如此迂腐，如此……你为什么不能承认做错了事？你为什么不能将这些小问题处理得更好一些？

埃德娜　（再一次）没有这两个半天，难道就绝对没有办法了吗？

埃德娜　（再一次）事实不是这么回事！

埃德娜　（再一次）这是在撒谎！

卡夫里上楼走进了会议室。他来迟了一些，进门看到的是满屋烟雾和穿着土黄色衬衣的人。基布兹的司库正在作简短报告。他坐了下去，听了起来。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翻动笔记本和用笔记录的沙沙声。

“那件事明天再议……在三点到四点之间给他去个电话……就这样。问题是……四、九、六、五……现在不要安排其他事！”

会议在继续。坐在那些令人疲倦的椅子上的仿佛不是人，而是各种观点。其中包括司库的观点，分配工作委员的观点，部门经理的观点。所有这些观点提了出来，记到了纸上。在这些人的血管里流动的是一种苦涩、神圣、希望干成事业的液体。

在这些人脑子里起作用的是日常琐事：什么问题啦、说明啦、会议啦、委员会啦、买卖工作日啦、成千的劳动者啦、经济效率啦，不一而足。

时间已经很晚了，外间的毛毛雨仍在不停地下着。这很可能会影响播种。基布兹中大部分人已经睡了，然而，他们

仍然在无罩的灯光下，在什么布置也没有的墙之间，在绿色桌子四周，坐着，开着会。

卡夫里没有发言。以往每当他发言时，他总是身体前倾，一边说着，一边用眼光扫视所有在场的人。这次他身子没有前倾，而是把椅子跷起来，只让椅子的两条后腿着地，倚靠在背后的墙上。他没有发言，也没有用眼光扫视坐在桌子四周的人。

埃德娜有没有说过这一切？

埃德娜　（再一次）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埃德娜　（再一次）这是在撒谎！

接着，我离开了会议室，悄悄地，就像一个人离开生病的孩子时那样。

然而，我却不应该离开。

由于我的离开，她不再把目光投向我了。一个人是缺少不得这种目光的……如果有一位女子，你的妻子，用目光看着你，即使那目光只是一种习惯，不再包含任何特别的含意，那毕竟是作为你妻子的女子的目光……她不再把目光投向我了。因为当我离开会议室时，就预示着她不会再回到原先的态度上了。

格尔松也不应该走出去。他应该站在那里说："朋友们，这并不是一件很可怕的坏事。卡夫里本人也清楚这是个小小的错误。他并非真的是指我。因此，他并非真的是羞辱我……"我应该和埃德娜呆在一起。我应该呆在那里、呆在那里，而不应该让她走掉，使她突然感到事情已无法挽回，无论怎样都无法挽回，感到她所遭受的痛苦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

埃德娜真的说过那些话吗？

开始出现了椅子移动时产生的刮地声音。有人开腔了。“你在说什么？”

“卡夫里，我们明天继续吧。”

又有人说了句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希望明天我们都去查看一下大田的现状。”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只有卡夫里一人还坐着。他把跷起来的椅子放平，使四只椅腿都着地。“我可能去不了……”

“为什么？”

“我明天将不在这里。”

“你在说什么。”

“我决定明天休假。”

这时，卡夫里身子前倾，然后微微转动着身体，扫视了一下所有站着的人。尽管这里的人并非都去过工作分配办公室，然而，那些去过的人显然都还记得他当时大声说的话：“明天基布兹将取消休假。谁也不得休假！”

他不想解释，甚至连希望解释的念头也没有在他脑子里出现。在开了这么迟的会议之后，他们的好意已经竭蹶，友善的眼睛已经闭上。他们唯一能够懂的是，不管怎么说，他是肯定要休假的。

与会者嘟囔着慢慢散去。明天继续开会的事没再被提起。只有卡夫里一个人还留在那里。

他拿起一把扫帚，开始扫起地来。他挥动扫帚的幅度很大，粘在泥浆上的烟头、纸屑统统被扫了起来。他还用同一把扫帚扫去了桌上的杂物。他打开会议室的门，用椅子把门

抵住，这样门就不会关上了。然后，“唰、唰、唰”几下把所有的杂物垃圾都扫出了门外。雨点和泥浆在门内射出的灯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射出的灯光同时也映出了手拿扫帚，立在门外的卡夫里的身影。

他把扫帚放回到墙角，伸手打算熄灭会议室里的灯。谁知，他突然又将伸出的手缩回，急步来到办公桌旁。他打开抽屉，抽出一张整洁的分工明细表，叠起后放到了衬衣口袋里，然后才朝开关处走去，熄了灯，关上门，离开了。

卡夫里又走回到餐厅。分工明细表旁已不见一人。整个餐厅都已空荡荡了。餐厅虽已沉睡，工作服却未脱下：桌上还放着杯子、盘子、报纸，有好几处的灯还在亮着，窗帘拖挂着没有拉上。显然，是一副没有打扫过的样子。

卡夫里取下分工明细表，把它铺在自己面前的一张桌子上，然后，从衣袋里取出钢笔和那张新表，开始一项一项重新誊抄起来。庄稼地，草料场、菜园、柑桔园、苹果园、奶牛场、养鸡场、车辆厂、灌溉、住宅卫生、安息日帮厨(无)、洗衣房、病员（无）、疗养院，哺乳期妇女，休假人员（已经有了？他们真的打算休假？哪些人打算休假？明天，我们这个基布兹的人谁也不得休假！）

卡夫里站起来时，碰倒了自己坐的长凳。他看着倒下的长凳，迟疑了一会，最后还是决定不把它扶起来。他在把新的分工明细表贴好后，开始撕那张旧表，先是撕成宽的长条，然后撕成细长条，接着撕成碎片，一直撕到手指发疼才停下来。随后，他走到餐厅外面，像撒雪花一般，把手里的纸屑撒到了泥水中。

接着，他又去了琴室。进门后，他拧亮了里面的电灯。

钢琴静静地躺在那儿，琴盖已经锁上了。他从一只裤袋里掏出了一把闪闪发亮的钥匙。埃德娜在离开之前把它留在了房间里，并留下一张条子，要求把钥匙转交教育委员会……从那时以来——至今已有三个星期了——这钥匙就一直放在他身上，从一个口袋换到另一个口袋，一直带在他身边。

他转动了一下钥匙，打开了琴盖。

琴上有一排黑键。在这排琴键上，一个人可以从天堂一直降到地狱。

琴上还有一排白键。在这排琴键上，一个人可以上升，上升，上升，一直升到天堂。

上升到天堂——上升到天堂——上升到天堂——上升到天堂……

他用手指按了按一只琴键，随后又按了按另一只，接着又按了按更多的键。他在琴凳上坐下后，又将凳子朝琴边挪了挪。他抬起另一只手，左手按着黑色琴键，从高往低；右手按着白色琴键，从低往高，弹了起来。高音、高音、高音。

突然，他想起了该去刮一下胡子了。

他的左手在黑键上由高往低弹着，右手在白键上由低往高弹着。高音、高音。为什么要刮胡子？

他突然停了下来。只用一只手指击了下一只白色琴键。空声、回声、清晰声。

明天再刮不行吗？

他站起来，把琴锁好，关上了琴室里的灯，朝自己的屋走去。

他走进屋子，每走一步，脚上的那双橡胶靴都要在地上留下一处泥印。也许这是另外一间房间，一间他从未进去过

的房间——尽管如此，他还是急步朝壁橱走去，从中取出他的刮脸用具，从衣钩上取下浴巾。他看了一下桌上的座钟。一点半。不，已经过了一点半，是一点三十七分。钟上有一只长长的红颜色秒针。秒针围着钟面上的数字以及分针和时针飞快而又优美地移动着，转着圈子。细长的红指针简直就像一根缝衣针。

卡夫里又一次走了出去。这是他今天晚上离开的第三个，不，是第四个地方了：会议室、餐厅、琴室，现在又加上了这儿。他朝浴室走去。这将是今晚去的第五个地方。真不知他还打算去多少地方？

浴室里堆放着一些工作服，其中有不少挂在钩子上。布满泥迹的地面上横七竖八地放着一双双供洗澡用的木鞋。浴室的镜子都已破裂。

卡夫里将刮脸用具一件件按使用顺序摊开。他撕去包在刀片外面的包装纸，小心翼翼地将刀片装在刀柄上。他打开热水龙头，却发现热水已经没了。他只好改用冷水冲脸。在冲了一会儿后，他抹了抹脸，睁开眼睛，接着用手把头发全部梳向后，然后，边用水冲，边用手擦洗自己的面颊。

浓密的胡刷上沾了满满一层松软、嗞嗞作响的肥皂泡沫。他拿起胡刷，开始在脸上迅速地来回涂沫，涂沫完毕，拿起剃须刀，开始刮起脸来。他从鬓角处开始往下，越过坚硬的颧骨、下颌，一直刮到下巴底下。他轻轻地、来回刮着，不时把刀从面颊上移开，放到龙头上用水冲去粘在上面的肥皂泡沫。

他拧上水龙头，突然，听到了远处传来的一阵隆隆声。他仔细听了一会儿，辨别出是什么声音，他清楚加工场的方

向。不错，是筛谷机的声音！

猛然间，他从镜子里头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模样：一只腮帮子上尽是肥皂泡沫，另一只腮帮子已刮得干干净净，靠近下巴的地方有一道小口子，脖子上起皱的地方也留下了几道划过的印子。这就是卡夫里，眼睛下泛着一圈黑晕，额头上布满一道道皱纹，皮肤被太阳晒得黎黑，头发像猪鬃一样竖立在头上。人们会怎么描述他呢？一位年轻人，三十来岁的汉子，来自基布兹的人，一位年轻的定居者，一位肩负一切重担的人，快往下说……不过，卡夫里现在的动作倒是加快了。他“唰、唰、唰”几下刮完了脸，然后，用水清洗了一下刮脸用具，用毛巾将它们统统包在一起，便走出了浴室。

外面，尽管毛毛雨仍在不停地下着，四周却是一片静寂。在这夜深人静之时，筛谷机的隆隆声听上去愈发地喧闹。尽管卡夫里这时还看不到加工场射出的灯光，但他知道，过不了一会儿，他便能看到反射在泥水里的灯光，照亮树枝的光线，映照在庭院大车车轮上的光线。再往前走，他便可以看到加工场自身的情景：筛谷机、照亮的灯光和流着汗水的人，还有不绝于耳的隆隆声。

当他来到加工场跟前时，他看到只是一个人的身影。格尔松正在抱着一袋麻包。他浑身上下，从裤脚管到头发和戴在后脑勺的圆顶小帽，全部为粉尘所覆盖。他并没有发现站在灯光之外、正打量着他的卡夫里。格尔松十分敏捷地拆开麻袋，把麻包举起，竖着靠在筛谷机进料口旁，然后，迅速跑到筛谷机另一端更换出料口上的麻袋。换好后，又回到先前的麻袋旁，把它开口对着进料口，慢慢地抬起麻袋，把麻袋里的麦种倒入进料口。顿时，一道粉尘腾起，隆隆声开始

变大。

卡夫里走了进去。格尔松仍然没有注意到他。卡夫里在筛谷机旁站下，双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目不转睛地看着格尔松，而格尔松还是没有注意到他。

这么说来，格尔松已经像这样连续工作两天了。看来，连续工作是必要的。他没有撒谎。他并没有撒谎！他确实需要另一名人手。这样，他才可以去睡上几个小时的觉，然后再回到机器旁。这样，即使播种的人分三班，使用上所有的拖拉机，他也会提供所需要的种子。看他那干活的劲头，即使最后不得不单枪匹马干这筛种的活，他也会保证种子的供应。

这时，整个基布兹只有两个人还没有睡。整个基布兹只剩下了两个人……“听我说，”卡夫里突然开口道，“我明天休假。”

他想再说下去，想再加上这么一句：“现在，让我来替你干吧。你去睡一会儿觉。”他想坚持这一想法，想把格尔松打发上床。他想独自一人留在这里，在喧闹声中，在夜色下干活，以便成为全基布兹唯一醒着的人，以便提供播种用的麦种，以便能马不停蹄地一连工作两天。格尔松什么也没说，只是保持着沉默。让人无法推断他究竟是听见了卡夫里的话，还是没有听见。

然而，卡夫里说出的却是：“不管怎么说，我打算明天休假。”在这以前，在会议上，当他说这话时，大家都感到了惊奇。不过，谁都没说什么。他也没有试图作任何解释。因为当时大家都累坏了，不会理解他可能作出的解释。因此，他当时只说了声。“我要休假。”打那以后，便是一阵令人

感到不安的沉寂。

现在，他清楚地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于是他又把那句话说了第三遍，不过，格尔松还是没有作答。

“我打算明天休假——我打算进城一趟！”

格尔松又拎起另一只麻袋。这时，麻袋堆已经变得很小了。地上只剩下三、四包没有加工了。这些完了以后，他今晚的工作是否可以结束？

卡夫里希望格尔松听他讲话：“我打算去见埃德娜……”格尔松仍然保持沉默，并用背朝着他。是不是他的眼睛突然难过起来？

“我收到她的一封信，说她明天在城里。我决定去那里见她……”

格尔松默默地倒干净麻袋中的麦种，然后把麻包扔到地上，又去取另一袋。卡夫里快步向前，和他一道把麻袋从地上拎起来。格尔松什么也不说。卡夫里和他一道把麻袋抬到筛谷机旁。他站在格尔松身旁，感到了他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和热气。格尔松还是什么也不说，一个劲地沉默着。卡夫里真想上前抓住他的手臂，停下机器，然后对他大声喊道：“你为什么不说话！我打算去把埃德娜接回来。你为什么不说话！”不过，他说出口的却是：“自从她离开以后，我还没听到她的任何消息。刚才说的话……实际上是我在报上看到的一则广告。你也许没有注意……她将在一场为孩子们举办的演出中弹钢琴。”

格尔松就是不开口。他举起麻袋，把剩下的麦种倒入筛谷机，在抖了抖后，把麻袋扔到了地上，接着，他绕到出料口处，更换了挂在出料口的麻袋。

卡夫里向麻袋堆的最后几个麻袋发起了攻击，把麻袋一个接一个地拖至筛谷机旁。他拖过一袋，格尔松把麻袋口拆开，他接着拖来第二袋。当格尔松把麻袋中的麦种倒出时，他已拖来了第三袋。

卡夫里在格尔松的肩膀下喘着粗气。格尔松则在卡夫里的额头上方喘着粗气。在这期间，筛谷机是整个基布兹中唯一不停地说着话的生物。它不停地说着：麦种——麦种——麦种——麦种——麻袋空了。卡夫里打量着加工场另一端几处高高堆着的麻袋。他选择其中一堆，走了过去。从上面取下一只麻袋，打算把它拖过去。

这时，格尔松第一次开口道："不是那些，那些是玉米！"

卡夫里走回到他身边，看着他说：

"这么说，今晚的活干完了？"

"还没，我们去把那堆麻包拖过来。"

当他们去把另外一堆麻包拖到筛谷机跟前时，格尔松说道："你得早点起，汽车五点离开，道路十分泥泞，而司机还希望能于当天赶回。"

格尔松一边敏捷地拆开麻袋口，一边再次开口道："艾莫斯的衣服和毛衣都放在床边的椅子上。你可以在不开灯的情况下替他穿好衣服。最好不要弄醒其他孩子。他的衣服都已准备好了。"

格尔松一边把麻袋中的麦种倒入筛谷机进料口，一边说出了他要说的最后两句话："别忘了带上雨衣。我想她见到孩子时是会非常高兴的。"

（徐 新 译）

附　录

作者简介

（按照作品出现先后排列）

徐　新　　编写

希莫尔·尤瑟夫·阿格农

以色列最有影响的当代作家，1888年出生于东欧布察兹犹太人居住区。由于父母均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从小便受到严格、正统的犹太教教义方面的教育。系统的学习和正规的训练不仅使他娴熟犹太教义，精通犹太法典，而且在他思想深处树立了犹太法典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极大地影响着他日后的创作。1908年他只身前往巴勒斯坦，1913年至1924年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去德国进修。1924年返回巴勒斯

坦并在耶路撒冷定居，1970年与世长辞。

阿格农15岁时便开始创作活动，1909年因短篇小说《弃妇》成名。20年代末发表的《婚礼的华盖》是作者的代表作，作品以史诗般的风格刻划了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欧洲犹太人的生活情景和精神状态。他的其他名作还包括《宿客》、《逝去的岁月》、《大海深处》等。

阿格农一生曾多次获奖，享有现代希伯来文学经典作家之美誉，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196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荣获这一殊荣的希伯来语作家。

阿哈隆·阿佩费尔德

以色列当代诗人、散文家，1932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八岁时，其家乡为德军占领。纳粹分子将他强行带走，送入乌克兰集中营。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阿佩费尔特于1947年前往巴勒斯坦。

阿佩费尔特以诗歌步入文坛，但很快便转向散文创作。成为以色列著名散文家。他的作品大多以其童年的不幸经历为主题，从侧面描写大屠杀给犹太民族带来的悲剧。阿佩费尔特作品数量众多，文笔优美，现已出版的小说集有《烟雾》(1959)，《肥沃的山谷》(1964)，《地球上的青蛙》(1966)。

汉诺克·巴托夫

以色列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和新闻记者。1926年出生于巴勒斯坦的佩塔提克瓦，父母均为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

巴托夫于50年代初步入文坛，1953年便有作品发表。1966年至1968年曾在以色列驻伦敦使馆任文化参赞。

作为一名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作家，巴托夫的作品常常从历史的深度去表现当代以色列的社会生活，并特别注重对不同时代犹太人思想和行为的刻划，使作品始终洋溢着巴勒斯坦的气息。

巴托夫是位多产作家，迄今为至已有二十多部作品问世，其中最著名的有《帐单与灵魂》（1953），《一队人马》（1965），《在小说之中》（1984），作者因后两部作品分别获希朗斯基和比亚利克奖。

约瑟夫·布伦纳

现代希伯来文学家，1881年出生于乌克兰，1904年离开俄国前往伦敦，在当地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1909年加入第二批进入圣地运动来到巴勒斯坦，1921年死于发生在特拉维夫附近的阿拉伯骚乱中。

布伦纳在青年时代便登上文坛，是早期现代希伯来文学运动的重要成员。他于23岁时发表的中篇小说《冬天》确立了他在现代希伯来文学中的地位。在伦敦当排字工时，他便开始编辑发行希伯来文的刊物。一次大战爆发后，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文学批评方面。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衰

竭与丧失》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为表彰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布伦纳奖现已成为当今以色列的一项最著名的文学奖。

德沃拉·巴农

以色列著作女作家，1887年出生于俄国，1911年移居巴勒斯坦，1956年卒于特拉维夫。

巴农一生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和翻译。她是为数不多的以文学成就确立自己社会地位的犹太女性。由于她的创作活动主要在现代以色列建立以前，她被誉为以色列建立前最著名的女希伯来文学家。

巴农作品中描写东欧犹太人的小说通常以立陶宛的乡村小镇为背景，以遭受不幸打击者的悲惨命运为主题，以此反映当时犹太人的普遍遭遇。

此外，她的作品描写细腻，善于捕捉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充满人道主义精神。

本杰明·塔穆兹

以色列当代作家，1919年出生在俄国，五岁时随父母迁居巴勒斯坦。早年学习法律和经济，后去法国巴黎学习艺术。他具有较高的艺术天才，在雕塑艺术中颇有造诣，先后举办过个人雕塑展多次，迄今仍是以色列有声望的一名雕塑家。1989年谢世。

塔穆兹热爱文学。青年时便经常提笔写作。不少杂志、报刊均登载过他的评论文章。一度还出任特拉维夫《哈阿瑞兹报》文艺版编辑。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金沙》于1950年出版。以后出版的还有《锁着的花园》（1957），《人身牛头怪》（1980）、《变色蜥蜴与夜莺》（1989）。其中《人身牛头怪》是著名长篇小说，受到评论界广泛重视和高度评价。

格松·肖夫曼

以色列著名作家，1880年出生于俄国奥尔沙，1901年来到波兰华沙，1913年至1938年侨居奥地利维也纳，1938年举家移居巴勒斯坦，1972年逝世。

肖夫曼创作生涯漫长，1902年开始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在其后的七十年中不断有作品发表。他主要从事短篇小说创作，作品短小，风格各异，不少作品采用电影剪辑式手法，给读者以较大的想象余地。已发表的小说集达十余部。一生中多次获奖，其中包括著名的以色列文学奖。1970年在其九十寿辰时，以色列总统在总统府为其举行庆寿活动。

除了创作以外，肖夫曼还是位翻译家，经他手译成希伯来文的有高尔基、契诃夫等作家的作品。

海姆·哈扎斯

以色列著名作家，1898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乡村小镇。从

小受过正统犹太教教育。16岁离开家乡去基辅、莫斯科等大都市求学。1921年离开苏联，侨居法国达九年之久，1931年前往巴勒斯坦，并在耶路撒冷定居，1973年逝世。

哈扎斯创作生涯始于侨居巴黎期间，他当时的作品受到包括T.S.艾略特在内的文学家的赞誉。作为一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还包括戏剧。他一生因创作多次获奖，并担任过希伯来作家协会主席的职务。他创作的戏剧《末日》被选为耶路撒冷剧场开业时的首场剧。哈托斯的作品有：《破碎的里程碑》，《黄道带的灯光》，《日晷》，《救赎的权利》，《青铜门》，《绞刑架》等。

阿谢尔·贝拉克

现代希伯来诗人，小说家，生平不详，1952年逝世。

贝拉克的小说主要反映早期移民至巴勒斯坦的犹太拓荒者的生活，表现犹太人对圣地故土的一种近乎狂热的爱。

此外，贝拉克还是位翻译家，经他手译成希伯来文的世界名著包括《汤姆叔叔的小屋》，《鲁滨逊漂流记》等。

阿哈农·梅格德

以色列著名小说家，1920年出生于波兰，1926年随家人定居巴勒斯坦。中学毕业后创办斯多特茅姆基布兹，并在其中生活了十年，二次大战后出任犹太办事处驻美文化代表。1968年至1971年曾就任以色列驻英文化参赞。

梅格德1950年创办文学周刊《一萨》，并一直任编辑达十五年之久。他主要从事小说和戏剧创作。1954年就因《我与海德娃》获尤西西肯文学奖。

梅格德文笔流畅，擅长讽刺，主题通常反映不同代人之间的冲突和相互缺少沟通。其主要作品有：《傻瓜的运气》(1962)，《活在死者之上》(1970)，《短暂的生命》(1980)。《福伊格尔曼》(1988)是他的近作。

舒拉米斯·哈雷文

以色列女诗人、小说家和翻译家。

哈雷文出版过多部诗集。她的小说创作受到现代派、特别是印象派的影响，具有一种超现实色彩。197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许多日子的城池》被视为其主要作品之一，小说于1977年译成英文，在以色列以外地区发行。

尤里·奥利伍

以色列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1931年出生于波兰华沙。1939年至1943年一直生活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内。1943年被德国法西斯逮捕，关押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战后移居巴勒斯坦，曾在基布兹中生活多年，后定居耶路撒冷。

奥利伍擅长小说和儿童故事创作。儿童文学《鸟衔小岛》(1921)的出版使作者享有世界声誉。作品译成外文后，使作者荣获五个国家的十项图书奖。长篇小说《龙冠》(1985)

是作者的近作，深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本—扎恩·托默

以色列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1928年出生于波兰，二次大战爆发后逃往俄国，一度被押送西伯利亚。1943年与一犹太青年小组来到巴勒斯坦。在独立战争中曾为约旦所虏，停战后被遣返回以色列，进入希伯来大学学习。1966年至1968年任以色列驻比利时文化参赞。

托默于五十年代起开始步入文坛，从事诗歌、小说和戏剧的创作。1959年出版的诗集《河流回归》受到评论界的好评。剧作《幻像》于1963年被搬上舞台。

托默的小说常以他个人的不幸遭遇为背景表现犹太人的苦难。

耶胡达·艾米海

以色列当代诗人兼小说家。1924年出生于德国，12岁时来到巴勒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英军，在中东地区服役四年，战后加入以色列陆军突击队。现代以色列建立后在希伯来大学学习，毕业后在一所中学任教。

艾米海自五十年代初便开始发表诗歌，迄今为止已有十余部诗集出版，其中部分已被译成20种不同文字在国外发行，被誉为以色列著名诗人，1982年荣获以色列诗歌奖。

除了诗歌外，艾米海还从事小说和戏剧的创作。《不在

此时，不在此地》（1968）是他的著名长篇。他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在如此狂风中》和《世界是个房间及其他故事》等。

亚可夫·斯坦伯格

犹太诗人、小说家和翻译家，1887年出生于乌克兰。一生在许多国家度过，其中包括波兰的华沙、俄国的基辅、瑞士的日内瓦。1914年移居巴勒斯坦。1947年逝世。

斯坦伯格主要从事诗歌和小说创作。早期作品受到当时风行欧洲的颓废思潮影响，大多描写人的孤独和命运的悲惨。以巴勒斯坦为背景的作品则多半表现生活的疲惫以及对难以实现的目标的渴求。

在其五十岁生日时，作品分诗歌、小说和散文三卷文本出版。另两部文集在作者逝世后出版。

由斯坦伯格翻译成希伯来文的有但丁、托尔斯泰、雨果等人的作品。

史·伊扎尔

以色列当代作家、政治活动家。1916年出生于巴勒斯坦，其家族属于第一代移居巴勒斯坦的移民，父亲和叔叔均是农民出身。尽管伊扎尔一生以教书为职业，但同时也是位政治活动家，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色列工党的成员和以色列议会委员。

伊扎尔在叔叔摩什影响下开始创作，第一篇小说发表于1932年，先后出版过数部小说集，其中《午夜护送队》荣获1950年以色列著名文学奖——布伦纳奖。《齐克兰格岁月》是一部描写以色列独立战争的长篇小说，小说的风格和对传统观念的反叛使作品受到评论界的好评。

艾莫斯·奥兹

以色列当代著名小说家，193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十几岁时便成为基布兹成员，曾在棉田、果园干过各种农活，一度教过书。

奥兹毕业于以色列著名学府希伯来大学，60年代起开始创作，196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的迈克》使作者一举成名。作为一名在以色列立国后成长为作家的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他的作品深深扎根于以色列的土壤中，着重反映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喜怒哀乐。由于作者擅长从历史汲取创作素材，他的小说往往洋溢着一种史诗般的风格，读后令人振奋。

奥兹作为一名专业作家，作品数量众多，其中为读者和评论界称道的有《罪恶的律师山》，《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理想和平》等。

奥兹是第一位以其作品赢得国际声望的以色列当代作家。他不仅获得众多的文学奖，他的作品还被译成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范围流传。

鲁思·阿尔蒙格

以色列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家，1936年出生于巴勒斯坦，父母是来自德国的正统犹太教徒。阿尔蒙格早年学习哲学和文学，毕业于特拉维夫大学。大学毕业后曾一度从教，1967年起开始步入文坛。起先为特拉维夫《哈阿瑞兹报》文学版撰稿，后开始从事小说和儿童文学的创作。

1969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玛格瑞塔之夜》发表，随后又有数部短篇小说集、儿童故事集和长篇小说出版。1986年因儿童作品获以色列儿童文学奖。长篇小说《雨中的死亡》（1986）和《光根》（1987）是作者的近作，受到评论界高度重视，其中《光根》获1989年以色列著名文学奖——布伦纳奖。

伊茨哈克·奥巴斯

以色列小说家，1923年出生于俄国的琴科夫，15岁时移居巴勒斯坦。早年曾生活在基布兹，后来学习哲学和文学。

奥巴斯于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为止已出版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多部。其中较为有影响的作品有《蚂蚁》（1968）、《莱桑达之死》（1964）、《拉姆珍拉大街》（1979），《永恒新娘》（1987）以及散文集《世俗香客》（1982）。

奥巴斯的作品富于想象力，色彩绚丽，给人一种新奇的

感受，近期作品更表现出结构宏大、富于哲理的特点，从而开辟了希伯来文学的新领域。1986年，他荣获以色列最高文学奖之一的比亚利克奖。

穆谢·沙米尔

以色列当代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政治活动家，1921年出生于巴勒斯坦，1941至1947年是基布兹成员，1944年加入犹太人抵抗运动，1969至1971年期间担任犹太办事处驻伦敦主任，1977年至1981年被选为议会议员，是以色列工党中右翼分子。

政治上十分活跃的沙米尔酷爱文学，一生中从未中断过写作。他亲手创办了以色列军报并任第一任编辑。他擅长写历史小说和从历史中发掘创作素材。自他的第一部作品《他走在旧地里》（1948）发表以来，已出版了十余部长篇、八部戏剧和不计其数的评论文章。《血肉之王》、《用他自己的双手》、《第五只车轮》、《新娘的披纱》都是引起读者兴趣的作品。他的作品还多次获奖，1988年又荣获以色列文学奖。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现代希伯来小说选
作者＝徐新主编
页数＝３６３
ＳＳ号＝１１５０１１５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２年０５月第１版